

编辑说明

黎翔凤先生生前是辽宁大学中文系教师，他学识渊博，勤于著述，敏于思索。只是由于黎先生所处的特殊年代，限制了黎先生才智的发挥，影响了事业的成就，也使他在正应大有作为之时离开了我们，令人非常惋惜。出版黎先生的著作，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在本书与读者见面之时，特做如下说明：

第一，本书初稿虽成于近半个世纪之前，但其主要内容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仍是“新”的；又则相对今天社会上诸多水平不高，相互抄袭雷同的《周易》书籍而言，确有鹤立鸡群、耳目一新之感。这对广大读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故以“新释”冠名。

第二，本书尽量保存原稿风貌，甚至不惜突破现行大多数书籍体例模式，以“甲乙丙丁”等排序，并特在正文之后附上原书稿目录。

第三，本书尽可能尊重原稿，行文、用语、用字都有“文言”成分，本书编辑不作大的改动，甚至在标点符号的问题上也尽量尊重原书稿，只是在“起段”等问题上作改动，以适合现代一般人的阅读习惯。

有不当之处，请黎先生的亲属及读者多谅解。

本书编辑 谨上

前 言

作者黎翔凤（1901—1979）字丹池，湖北省黄梅县人。1925年毕业于武昌师范大学，曾师承黄侃先生，专攻汉学。1961年起执教于辽宁大学中文系。

翔凤生前长期从事中国古籍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执著地追求学术上的创新与贡献。写作是他一生中唯一志趣。综计其遗稿有200多万字，中国古籍方面的有《管子校注》、《音韵通论》、《周易新释》等；自然科学方面的有《中算史导源》、《自然场论》、《旋动数论》等。上述遗稿中，《管子校注》一稿于1984年被中华书局收购，现正在校订中。《中算史导源》即将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翔凤剩下的遗稿尚待整理和出版。诸多遗作中，《自然场论》是翔凤积四十年的时间，结合多学科，特别是中国古代科学的成果，对现代科学，主要是经典力学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全新的解释。对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作了具体的诠释。证明宇宙没有真空，一切力为电磁场的旋力，粒子运动为圆锥转动惯量，改“万有引力”为“万有旋力”。将“万有引力”、“相对论”、“量子力学”三家统一起来，解决了爱因斯坦和魏尔试图把电磁场和引力场统一起来，惜无成效的问题。全稿约36万字。翔凤并结合“万有旋力”的建立，对数学进行了改革，又写出了《旋动数论》一稿，约24万字。

此次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周易新释》（原名《周易研究》）初稿写成于1946年，距今将近半个世纪了。

今蒙辽宁大学出版社热情支持，把搁置已久的遗稿公诸于世，作为家属感戴之情，铭记不忘，倘翔凤地下有知，亦当欣

慰于九泉！原稿因改动较多，由我代为抄录，限于才疏，舛错之处，当所难免。深望海内外专家，读者批评、指正，更望对本书能取得共识。如此书能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方面，起到点滴作用，则作者生前夙愿足矣！付印在即，追忆往昔，执笔黯然！

再次向辽宁大学出版社领导及编辑董晋骞、蒋秀英同志致以诚挚的谢忱。

李雪尘

1994年3月22日

《周易新释》原自序

辛未九月之变，翔凤钩校往籍，旁稽西学，实始探究《周易》，少年病瘵，困于酒，掀其宿疾，绝笔不复构思，三年燕息，复其常度，赍续前业。自甲戌季冬，至乙亥仲夏，凡六阅月，裁成十二篇，都十五万言，缮写杀青，而华北之难作矣。悲愤不可言，乃自序其端曰：呜呼！我之不竟，于人何尤。承积弱之后，居纵横之世，道术材用，我瞠乎未能方驾西邻，而虚憍恃气，循声背实，务为回遄，失于器数之要，安固陋而愈窥新录，骄奢淫佚，以乐其身，泮免伎隋，以临其人，壤土削夺，强敌荐食，不知怵惕，而乞灵于衰朽之经籍，又卤莽灭裂，不一宣究其初谊，屯滞于衰周嬴汉之间，以与富强殊绝之国竞，习非胜是，民愚而不周于用，自惭国脉，生心害政，胥为此笃旧一念所注误矣。

三千年教化，以六经为之大齐，而《周易》实为巨擘，参天地之奥，达性命之情，主张而纲维是，洪纤小大，范围不遗，然其与《诗》《书》《礼》《春秋》异趣者二事：枕经文以驱邪，写八卦而厌胜，奕世相仍，播为民俗，此其一；卦画相其阴阳，爻象分为九六，寄言龙马，托意风雷，有类神签，无殊谶纬，此其二。

《周易》之始，领域湫隘，记其吉凶之词，宣于巫覡之口，祈祷禳禳，通于祝由，信念固结，尊为常道，易传为之羽翼，而声威大著，于是传诸人事，扩其玄旨，人首蛇身，祠为审谛，仰观俯察，协乎神明，推小致大，极远钩深，回环隐约，眩惑不可理析，丛祠篝火，惊诧齐民。降及赵宋陈搏、邵雍辈，河洛图书，托之天授，龙马龟文，务为恢诡，

饰说干时，罪戾滋甚，乃若京赣焦房，灾异五行，衍为术数，杨简、王心传闻发心学，遁于禅宗，别派支流，欺漫者鲜，巧妄之咎，盖不及之。晚近殷虚阙地，龟甲兽骨，数逾巨万，“畸零记载，为王室命龟之词，大自祭祀征伐，次则行幸畋渔，下至牢鬯之数，风雨之占，莫不眇于鬼神，比其书命。”（王国维语）尽鄙浅言，曾无深义，其文字缔构，诘曲画成，存其初制，偏旁互异，繁简攸殊，或两字而并书，或一名而离析，漆豷之风，接于荒古。《周易》时代与之颀颀，凿龟揲蓍，貌异心同，汇其筮辞，编为定本，比而察之，昭晰不疑。寄初民之迹象，留部落之遗骸，必谓尽性穷理，绵络天地，约万有于肤寸之中，宁非妄耶？

欧阳修《易童子问》，以《繫辞》《文言》《说卦》而下非圣人作。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崔述《洙泗考信录》续有诘难。顾颉刚《古史辨》，考核典籍，肇其颉理，易传伪托，昭然可信。河图洛书，亡逸已久，宋儒析自道家，讼言托古，毛奇龄《易图原舛》攻之，嗣有胡渭《易图明辨》，摘奸发伏，宣其伪谬。而河图洛书非姬汉之旧，得其环枢，更无疑滞。郭沫若《古代社会研究》排比经文，取证社会，援引远西之说，自成壁垒，博通条贯，有异陋儒，又以八卦根底，为生殖崇拜。钱玄同与之契合，精言独往，勇于破道，迷感知方，新义渐启。然而易传作者，未得主名，河洛伪图，于何盗窃？社会详其状况，生殖证以经文，凡此数端，急待寻绎。

余以朱愚之质，习于雅言，兹所撰述，以社会为之骨干，朴学通其故训，卜辞稽其同异，古史尽其流变，翊以哲学、佛典、地质、民俗诸科。远绍旁收，坚其佐证，综计所得，辜较有四：“河图”出于道藏，而讳其黑白之数，“洛书”原于《太玄》，而削其经注之文，《元包》即《归藏》，太阴太阳窃之作“先天图”文王无卦位，四正四维，详于《易乾凿度》八卦即字，案无其文。卦象之称，因果倒置，九为男阴，孳乳

为尻，六即牝户，音转为涿，九六之谊，贯于全经。易传著构精之语，龙凤载器官之符，不圻不副，《生民》所咏，生殖崇拜，昭然若揭。日月敷陈之说，先儒未闻，人引其端，我竟其绪，此搜讨所得者一也。龙即蜥蜴，反正可书，长鼻之象，豚走之象，祈祷嗣息，尊为战神。名义若定，经理斯得，若夫“乾”为龙旗，“坤”为阵地，“屯”为勒兵而守，自即“师”之初文，“否”训花柑，“豫”训大象，旋蠱为“蛊”刻木为“剥”，箕子翠雉，可释“明夷”，武王伐殷，著于“无妄”。凡兹卦义，悖于易传，协于经文，殷末用阴阳之历，易传出荀卿之门，有渝为独木舟，王母即西王母，蔽前兽皮，呼之为市，营窟而处，出自穴中，虐待俘虏，用人祀神，原始之风，可得而说矣。义无所承，自我作故，此搜讨所得者二也。

国名有易，肇于图腾，曰狄，曰郤，因之转变景龙之瑞，讹号伏羲，歧颐自求，又曰后稷，事以隐讳，而有殊称，赐姓为姬，由兹衍出，记载汨其源流，考证通其脉络，治丝而棼，董理匪易，此搜讨所得者三也。

卯金之世，图例杂出，“飞符世应”溯自京房，“六日七分”详于易纬，“爻辰”以进退为贞，纳甲与五行相配。乾息坤消，而生卦变，卦爻互异，可以旁通，义浅术繁，骤难迎入。又以潜龙牝马，虑非譬况，虎变黄离，异夫抽象，七日来复，随月霸之生死，虽旬无咎，卜十日之吉凶。元亨为初亨，利为煎和，贞为卜问，俘虏为孚，感格为咎，涵泳经文，悦悻可解，爰自战国，迄于今兹，务为曲说。唐大耸人视听，艰深隐秘，以为名高，剪其荆棘，示以坦途，一图一例，详为诠释，浅近明析，童竖与知，此搜讨所得四也。

原夫儒家治《易》，善为比傅，绘事后素，礼后启予，鸟止丘隅，是为至善，大水必观，君子比德，持满有道，欹器可师，举一以反三，闻一以知十。是故“屯”“蒙”反对，而《序卦》有物生必蒙之辞，裂肉为随，而《彖传》著天下随时之

目 录

释易	1
甲. 易为官名	1
乙. 易为国名	3
丙. 易即龙	5
丁. 周以易为图腾	9
戊. 日月为易	12
己. 简易不易变易	16
庚. 结论	17
释卦	20
甲. 卦为方局形	21
乙. 卦易音近	22
丙. 土圭为立卦之始	23
丁. 八神将	25
戊. 文王周公测景台	28
己. 历法	32
庚. 卦位	39
辛. 全面观察	43
释九六	51
甲. 先决问题	51
乙. 周初生殖崇拜情形	5
丙. 九六二字形声义	53

丁. 豫爻辞易本身之证	55
戊. 字形之特构	56
己. 崇拜时之典礼	58
庚. 一般之生殖崇拜	61
辛. 生殖崇拜之哲学	62
释无	68
甲. 儒为求雨之巫	68
乙. 舞雩为无	70
丙. 无咎	72
丁. 雩祭与生殖崇拜	74
戊. 求雨止雨	78
己. 水旱丰穰休咎之征	82
庚. 精气为物	83
释八卦	86
甲. 三画成卦	87
乙. 卦象	93
丙. 文字起源说	104
释彖象	110
甲. 两种提示	110
乙. 豨神为彖	111
丙. 象舞为彖	116
丁. 彖象后起之义	121
释六十四卦(上)	125
释六十四卦(下)	178
《易传》与孔门教学法	233

《周易》符号应用之展开(上)251

甲. 系辞传251

乙. 象传289

丙. 彖传317

丁. 文言336

戊. 说卦341

己. 序卦349

庚. 杂卦354

《周易》符号应用之展开(中)357

甲. 汉派357

乙. 宋派371

《周易》符号应用之展开(下)383

甲. 灵棋经383

乙. 易林384

丙. 太玄385

丁. 洞极真经388

戊. 元包390

己. 潜虚396

庚. 皇极经世399

附: 《周易新释》(即《周易研究》)原目录415

释 易

卜筮之书何以名之为易？细考之凡有六义：易为官名，一也。易为国有名，二也。易即龙，三也。周以易为图腾，四也。日月为易，五也。简易不易变易，一名而含三义，六也。前五义为周初作《易》时所有，后一义则易家所引伸也，兹分述之。

甲 易为官名

易为卜筮之官，人或知之，卜筮之官何以名之为易，则不知也。《章氏丛书·小学答问》云：“易借为覡。”《说文》：“覡能斋肃事神明者，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唐韵》音胡狄切，与易音最近，卜筮本掌于巫。《春官》“巫更、巫咸、巫式、巫目、巫易、巫比、巫祠、巫参、巫环。”即以巫为筮之借。《祭义》：“昔者圣人建天地阴阳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郑君曰“易官名，《周礼》曰太卜”。是则卜筮之官称易，乃即覡字。

太言所言极是，然有当补正者。《汉书·郊祀志》“在男曰覡”师古音下狄反，与易同音，音义相同，覡为易之或体。吾于《经子探原》中，已证明，儒者即古代之巫覡。周公、太公皆以巫覡而为宰相，其官阶特高。《周书·克殷解》“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和寤解》“行有令问，咸和不逆，加用祷巫，神人允顺”周初重视巫覡，可以概见。周人称巫本为易，以易即为经之专名，乃别制覡字以代之，覡为易所孳乳，非借字也。

巫之职为女，而覡则为男，性别不同，亦自有说。佐野袈裟

美《中国历史教程》云：“殷代从成汤至帝辛三十个帝王中，有十四个是弟继兄业的。‘易洛魁人奉行母权制，而儿子是属于别个民族的，惟有兄弟或姊妹的儿子，得常被选为继承者’

（《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起源》）从这段文字可以明了，殷代王位继承的实状的意义。又在殷代父子相继的场合，这种父子不一定有血缘关系的，这些父亲也许是诸父之一的父亲，总之到了父亲的财产可以由他的亲子继承的时候，母权已经崩坏，兄死弟继不过是一种遗习了。”

周立太宗以长子继承，此种遗习亦已革除^①，确立男权超于女权之新制度。巫在古代为政教领袖，母权时代掌之于女，父权时代则移之于男，不再容女巫持重柄，故女巫之转为男覡，为历史必然之演化，父权至周始确立，政教领袖必为男子，故卜筮之官，非女巫而为男覡。易之义为覡，古籍有可考证者：《论语》云：“林放问礼之本，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何晏训易为和易，朱熹知其不可通，改训为治，然丧与其治也，宁戚。全无意义。朱熹申其说云：“在丧礼则节文习熟，而无哀痛惨怛之实。”节文习熟，与治字何涉，治丧二字以今语释之，为办理丧事，丧事非不可办理，特恶其易耳，此真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词者。《檀弓》云：“子游曰：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易”，即礼有余之意。朱熹引范氏亦有此语，而未言其出于《檀弓》，不知何故。然朱熹所谓节文习熟者，则实不谬，盖易训覡，有丧之家，多用巫覡，崇饰外观，以为尽心于丧礼，不若有哀戚之诚者能行孝道也。《檀弓》又云：“邾娄考公之丧，徐君使客居来弔含曰：‘寡君使客居坐含，进侯王其使容以含。’有司曰：‘诸侯之来辱敝邑者，易则易，于则于，易于杂者未之有也’。”

“易”即覡，于即吁嗟求雨之呼（详释无），《庄子·齐

物论》所谓唱于者，眼前之义，人不察耳。

乙 易为国名

《大壮》丧羊于易。《旅》丧牛于易。顾颉刚《古史辨》引王国维之考证，谓即王亥丧牛羊于有易之故事。顾云：“自从甲骨卜词出土之后，经王静安先生的研究，发见了商之祖先王亥和王恒，都是已在汉以来史书里失传的了，他加以考核，竟在《山海经》《楚辞》和《竹书纪年》中寻出他们的事实来，于是这个久已失传的故事，又复明于世，今把这三种文字抄在下面：“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山海经·大荒东经》）。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师于河伯以伐有易，遂杀其君绵臣也”（郭璞《山海经》注引真本《竹书纪年》）。

“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于协时侮，何以怀之？于鬻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仆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束？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节，负子肆情”（《楚辞·天问》）。

静安先生谓：“《天问》中有扈乃有易之误，因为后人多见有扈，少见有易，又同是夏时事，所以改写的。”又谓：“有狄亦即有易，古时狄易二字本来互通假，其证甚多。”于是断之曰：“此十二韵，以《大荒东经》及《竹书纪年》参证之，实纪王亥、王恒及上甲微三世之事，狄易二字不知孰正孰借？其国当在大河之北，或在易水左右，盖商之先，自冥治河王亥、迁殷已由商丘越大河而北，故游牧于有易、高爽之地，服牛之利，即发现于此。有易之人即杀王亥，取服牛，所谓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者也，其云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者，似记王亥被杀之事，其云恒秉季德焉得夫仆

牛者，恒盖该弟与该同秉季德，后得该所失之服牛也、所云昏微遵迹，有狄不宁者，谓上甲微能率循先人之迹，有易与之有杀父之仇，改为之不宁也。”有了这段说明，于是这个久被人忘却的故事，便从向来给人看看荒唐的古书钩出来了。

易见于爻辞，其为国名毫无疑义。然周初无以易名国者，窃谓有易即有郃①。《诗·生民》：“有郃家室”《传》：“姬之国也”“郃”古读“怡”，与“易”同音，字又变作螯。《史·姜记·周本记》“舜封弃于郃”，《汉书·郊祀志》“后稷封于螯”。《酷吏传》“赵禹螯人也。”师古曰：“螯读曰郃”，是螯即郃亦即易矣②。即有易也，然又名有狄者，周之文化视殷较低，未代殷有天下以前，殷人视同夷狄。《周本纪》“不窋失官，窜于戎狄，公刘居戎狄之间，古公亶父乃贬戎狄之俗”，此周之先人居于有狄之证。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周文王陵在咸阳县北一十五里，毕原上。《山海经》：狄山文王葬其所”。文王所葬之狄山当即因有狄而名之③。

“易”即狄。故《史记·殷本纪》简狄《索隐》以为旧本作易。《说文》“逖”从“狄”声，或作遏，从易声，狄从亦省声。《论语》“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释文》以为鲁读易为亦可参互为佐证也，然其义尚不止此。《左传·僖公十六年》“雍巫有宠于桓共姬。”杜预注“雍人名巫，即易牙。”《管子》《史记》所载桓公与管仲对话，皆作易牙。《大戴礼·保传》“齐桓公任竖刁狄牙身死不葬，为天下笑”。王充《论衡·谴告》“狄牙之调味也，酸则沃之以水，淡则加之以咸。”《吕氏春秋》《墨子》《法言》等书均以易牙为狄牙，不具引，易牙乃男巫，本称为覡，依本义作易，易与狄通，故又作狄。《书·顾命》“狄设黼宸缀衣”。

《礼记·祭统》“狄者乐吏之贱者也”。皆以狄为覡，古代巫医同为一人执掌，故医又作鑿。伊尹为名医而以割烹要汤善于调味。④然则易牙调味，乃其本来之执掌也，扈为有易之属

地。《关中胜迹图志》“郿县本夏之扈国也，秦改为郿。姚察《汉书训纂》扈，郿一也，古今字耳。”文王所都之牛即在郿县⑤。当以雩祭得名（详释无），然则有扈非有易之误，称其雩祭之小名也。

丙 易即龙

易以乾为首，乾卦六爻皆龙，其土圭立卦，亦仿龙马所负之河图而作。（详下）盖殷人尚卜，卜用龟甲，故以龟为神。周人尚筮，筮用卦（即挂），卦始于土圭测日。周为农业社会，晴雨为其所最注意，崇拜能兴云雨之龙，故以龙为神。《管子》云：“伏奄能存而能亡者，蓍龟与龙是也，龟生于水，发之于火，于是为万物先，为祸福正。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蠹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浑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龟与龙伏闇能存而能亡者也（水地）。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小匡）”

以龙与龟并列，龟属于卜，则龙当属之于筮，顾卜之用龟，凡卜皆然。而易之龙仅一乾卦，无全部之关系，必不然予细考之易即龙，易经即龙经，则知凡筮亦必用龙矣。《说文》“易蜥蜴守宫也，象形。”蜥易即龙，易与龙同义。

先以文学学证之“龙”《说文》“从肉𪚩，象形，童省声。”卜辞作𪚩，全为象形字，其上作开，为生殖崇拜（详下）非从童省声，此为繁体图象，其简单者仅作𪚩。商承祚《殷虚文学类篇》“龙”作𪚩或反书作𪚩，𪚩即𪚩反书作𪚩，则为易字。殷代文字，在演进中，一字可反可正，其例颇多，𪚩易同字，不足为异。容庚《金文篇》“易”克鼎作𪚩，公伐朱鼎作𪚩，盂敦作𪚩，则在金文中亦可反可正矣。伯其父簠“龙”作𪚩，伯家父敦作𪚩，即𪚩之反书，与易相似。丁佛言《说文古籀补》作“龍”作龍，而《金文篇》买敦“易”作𪚩，字形无

一不肖，龙易同物，了无可疑。龙与易本为一音，故《家语·子路初见》“王事若龙”注“龙宜为夔。”然周人呼龙为易，乃别制龙字。说文训飞龙，即乾九五所谓飞龙在天者，可为其证。夔与蟬皆从龙省声，龙音义与蟬皆同，龍音近夔，近习，即近易。《说文》读沓者非是。《玉篇》：有𪚩字亦读沓，与龙同音，则因之划成卦而制此字，其音亦当近易也。

征之古籍，龙与蜥易，其形状亦极相似。王充《论衡》世俗画龙之状，马首蛇尾。《淮南·精神训》“禹济于江，黄龙负舟，舟中之人，五色无主，禹视龙犹蜥蜴，颜色不变（注：蜥蜴蜥蜴也）。”段成式《酉阳杂俎》“龙头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宋书》“徐羨之常经山中，见黑龙长丈余，头有角，前四足皆具，无后足，曳尾而行。”《陈书》“正元元年有黑龙如狗，走宣阳门。”《御览·鳞介部》引《列仙传》“骑龙鸣者，于池中，求得龙子，状如守宫。”《图书集成·禽虫典》引《越南志》“有媪于水中愚一卵，大如斗，归置器中，经十余日，有一物如守宫长尺余，穿卵而出，秦始皇闻之曰，此龙子也。”

综诸书所记，龙之形状，与守宫相近。且《越南志·列仙传》真以为形似守宫矣。郭璞《抱朴子》谓：“蜥蜴为神龙者，非但不识神龙，亦不识蜥蜴”。《宋史·礼志》“大中祥符十年，夏旱，出蜥蜴，求雨法，咒曰：蜥蜴，蜥蜴，吞云吐雾，雨令滂沱，令汝归去”《禽虫典》《引《荆溪疏》“龙池蜥中蜴能含气出云，神物也。”李时珍《本草纲目》“石龙子一名泉龙，一名石蜥。”苏恭曰：“龙子即蜥蜴。”寇宗奭曰：“有人见蜥蜴从石罅中出，饮水数十次，石下有冰雹一二升，行未数里，而雹大作，令人用之祈雨，盖取此义。”

龙子即蜥蜴，蜥蜴能雨雹，能祈雨，功用与龙同。郭璞时人已以蜥蜴为龙，郭特不承认耳，郭盖以龙为神物，而不知其为常见之水族也。龙之与易，以螭为其通石。《汉书·司马相如

传》注“螭雌龙也”。《杨雄传》音义引李奇同。廖文英《字通》“通雅曰：蜥蜴总曰螭。大者曰：山龙子，缘木曰：蜥蜴，在草曰：蜥蜴，在屋曰：守宫，捕蝇曰：蜥虎，首随十二时变色。”守宫为易之变名，亦有龙之称谓。薛福成《庸庵笔记》“俗称壁虎，在五毒中亦曰蜥蜴，亦曰守宫，亦曰旋龙。”皆其证也。

今之蜥蜴形状渺小，无可崇拜之价值，然古代则不然。

陈映璜《人类学》云：“中生代动物之化石，蜥蜴居最高等，其形态伟大，种类复杂，远非今日之蜥蜴所能拟及。陆生之种类如Attantasm身长九尺有奇，海中之种类如Ichthysawyns及Ptecanodon，视今日之鲸尤巨，又或以后足著地，前足上举，如澳洲之大袋鼠（Kangaroo）之形状有之，又或有前后足为双翼，飞翔空中，如南美州之公佗鹫（Condor）此外奇形怪状不可殫述。要之，中生代之蜥蜴类，可称极盛，与今日吾人所习见者其种类之多寡，及其体格之大小，盖无比拟之价值也。

周太玄《地质学》云：第二期侏罗纪大爬行动物之发达，可谓空前绝后之巨观，草食之恐龙类，其体量硕大无比，如腕足龙（Brachiosaurus）乃其中之最大者。在北美州发现此等化石其长达二十四英尺，然在非州东部，乃达三十六英尺，而普遍认为较大爬行动物之梁龙（Diplodocus）雷龙（Tyrannosaurus）其体量当亦不小。

周所述之龙，与陈所述之蜥蜴同一地层，周之载域龙，即陈之陆生蜥蜴，盖地球中生代分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侏罗纪即在中生代中也。此种龙类（即蜥蜴）能飞能潜，形状又诡异如此，足以使人震慑，而崇拜乾卦所称潜龙勿用，或跃在渊飞龙在天，即为此种诡异之蜥蜴也。或疑蜥蜴无论如何伟大，其形状与龙不类，此见甚谬。英人兰克斯德《科学常谈》、《龙为幻说抑为真物》云：“龙之形状，然其详形，则言之非易也，耶

教圣经中，曾言及海居及陆栖各种动物而名之曰龙，标以龙章，自称为龙，有杀首领者，则谓之与真龙战，或屠杀真龙，今日合法之龙形，则为纹章，字刻绘之龙，谓为六物，其原形仅大如狮，不得知之也。龙形似蜥蜴，有鳞，鼻端有短而尖之角，颌下有髯，耳大而尖，为今日虫类所绝无者，张口露齿吐舌，舌端有箭锋，亦为今日动物界所无，尾长盘绕如蛇，尾端亦为矢镞形，有四足，爪似鹰，三趾向前，一趾向后，有翼一对，为皮革质所成，以杆状物张之，如蝙蝠之翼，不似已绝迹之翼乎。龙亦不似鸟翼，脊有三角形脊片，自头及尾，排列脊部中央，蜥蜴类亦有具脊片者，如新西兰所产之蜥蜴是也。人类历史之各时期，皆有臆造之种种动物之怪谈神话，逐渐流传，而龙之为人臆造者亦正类此，不论何种种族之中，皆有以各兽之各部分合而为怪物之幻想。希腊之生脱Centwne为半人半马之怪物，神圣不可侵犯之其米拉Chimeia为似狮似羊之两头怪物，纹章学者谓龙亦为其米拉，又有凶恶兽类为土特产，且为土人所敬畏，有口述其形状于不产此兽之地，非言之不详，即形容愚甚，乃成为怪物矣。

所谓龙者，或即今日印度、非州蟒蛇之始祖也，长约二十五尺，性猛状恶，太古人类脑中保留蛇之印象，传述龙之故事，亦随人之迁徙，而布于东西各处，是故古代中国、日本、埃及、希腊皆有龙之说也”。

然则今日之龙，乃人以意想绘为图形复经神话之传述，及艺术之维持，而定为标准，以故与蜥蜴绝异，是可为现代龙形作一真确之解释焉。

丁 周以易为图腾

图腾制度为从事渔猎之某一定社会集团，将鸟类、兽类、鱼类及植物等名称附于其所属之集团上，认为其血族所自出之祖先而礼拜之，并禁宰食其图腾之物，在一定时期，举行其图

腾之繁衍祭，杀其图腾动物而享宴之，此古代各民族所同也。

《说文》又云：“易亦曰从勿”，勿为“州里所建旗，所以趣民，有三游杂帛谓之幅，赤白半，或作旃、笏从从旌旗之游也”。蜥蜴之易，所以又从勿者，勿即旗，其上当绘有蜥易（即龙）之图腾。

试以古籍考之：《诗·周颂·载见》“龙旗阳阳和铃央央”。《鲁颂·閟宫》“龙旗承祀”。《礼记·明堂位》“夏后氏山、殷火、周龙章”。此周以龙为图腾之确证。《史记·周本纪》“泰伯仲雍居荆蛮之间，文身断发”。《正义·应劭》曰：“常在水中文其身以象龙子，不见伤害”。周人文身龙，绘图腾于身，以为民族之标志非为远害，盖远害无绘龙形之必要也。图腾之状，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可以考见，阮元释为鹿字，然卜辞鹿字，与此绝异，与上述卜辞龙字比较，其形正同，象歧颐之状，角亦与武梁石室飞龙同，确为龙形，器仅一字，非作，器者之名，必为图腾，稍后则图腾人格化，与人形相似。薛尚功《钟鼎款识》迟父钟有如下图：图凡四器文曰：“不显龙光”。三为象形字，一作龙其为龙形无疑，前一形演为伏羲后一形演为后稷。兹分述之：先言伏羲《繫辞传》：“昔者庖犧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司马贞《补史记三皇纪》：“太皞伏羲氏风姓人首蛇身，画八卦”。画卦托始于伏羲，此必有甚大之意义，蛇身者即龙身。《春秋合诚图·路史后记》皆云：“伏羲龙身牛首，渠肩达掖。”是其证矣。伏羲形状诡异，人多不信，吾人若认为一种图腾崇拜，而非实有其人，则疑可以顿释。冯云鹞《金石索》卷九汉武梁祠石室有伏羲画像。

原注云：“伏羲氏冠上方下圆前仰，衣有缘边，手执矩，又一人冠五梁，衣相似，皆有尾而相交，中有小儿，手曳其袖，而双尾。题云：伏羲仓精，初造王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鹞案：王文考《鲁灵光殿赋》“伏羲龙身，女媧蛇躯。”

注引《玄中记》云：“伏羲龙身”是也。彼图于殿，此刻于石，汉制一也。

该图像由图腾演变，彼画于旗上，简单便利，类于图案，此则祀于室中，已变为半人半神之物矣，伏羲所执，为画卦之用，今术士扶乩，以此器画字于沙盘，由画卦而来，卦即古乩字也（详释卦）。吾乡有此器，钉于壁上，支板作几，呼为鸡膀，乃卦画之音讹耳，所执者非矩。《汉书·魏相丙吉传》“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则又以为规，皆不得其解而为之说也。仓精者，即《史记·索隐》所谓：“东方苍帝，其精为龙。”龙马负图之神话，导源于此。伏羲或以为三皇，或以为五帝，要以列于五帝之中为确，以五方与八方同为祀坛之布置也（详释卦）。《周礼·小宗伯》“祀五帝于四郊。”注“苍曰威灵，仰太昊食焉。”《礼记·月令》“其曰甲乙，其帝太皞”。此东方方神，为五帝之一，乙即易即龙，卜辞龙，又作夬。孙诒让《说文古籀补》“龙”龙伯戟作𪛗，“夬”毛公鼎作𪛗，卜辞作𪛗，其上所从之龍亦作𪛗，皆为乙字，盖即𪛗之简书，然则与蜥蜴为龙之义，又相会矣。

王应麟《玉海》一百九十八引皇甫谧《帝王世纪》“太昊庖牺氏有景龙之瑞以龙纪官。”《左传》昭公十七年“太皞以龙纪官，故为龙师而龙名。”朱熹《通鉴纲目》“伏羲以龙名官，号曰龙师，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伪《三坟》“伏羲以朱衰为飞龙氏，昊英为潜龙氏，大庭为居龙氏，浑敦为降龙氏，阴康为土龙氏，栗陆为水龙氏。”此虽一种传说，然龙官之名，不系之他帝，而独归之伏羲，则伏羲之为龙神，又可知矣。《管子·轻重戊》“虑饗作造六炷以迎阴阳，天下化之。”又云：“周人之王，循六炷，合阴阳天下化之。”

伏羲即为周人。《乾鑿度》“亡殷者纣，黑期火代仓精受命女正昌，効纪承余以著当。”其上文云：“昌以西伯受命。”

亦以昌，为仓精所受命者。《竹书·赤纪》“雀年衔书其文要曰姬昌苍帝子。”夫文王为伏羲之后，则伏羲为周之图腾，不亦信而征哉！

次言后稷《尧典》帝曰：“弃黎民祖饥女后稷，播时百穀。”戴震《毛郑诗考正》据宋天圣本《国语》及《史记》祭公谋父谏穆王皆曰：“昔我先王后稷”。谓先王世为后稷之官，非谓弃也。周为农业民族，但知其祖先为龙神。又如《诗·生民》之传说，就易与稷与羲之对音，而名曰弃而弃之有无其人，不可知也。迟父钟之龙字，即为后稷，可作翔实之说明。《诗·生民》“克岐克嶷”。《春秋·元命苞》“后稷岐颐自求”。王符《潜夫论·王德志》姜原履大人迹，生姬弃，厥相披颐。《生民》为咏后稷之诗，岐者指其颐下歧出之状，披训分，义同，嶷即疑。《说文》：“九嶷山名。”《离骚》“九疑缤其并迎”《说文》“疑从子正，七矢声。”段玉裁谓七矢非声，然则当为会意，迟父钟龙字，下象歧颐之状，其上正作匕矢形。《西阳杂俎》所谓头上如博山形名尺木。”者是也，此为后稷神像之速写，颐为臣之或体，臣为周姓，或加女为姬。《国语·晋语》“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臣水名，无须加女，或依歧颐作岐。太王居岐山，由水得名，岐即歧之变，因其为一山名，改从山也。加女之姬仍读臣。《汉书·文帝纪》“母曰薄姬”。如淳曰：“姬音怡”是其证，今人称妾为嫫，当作姬，则姬音又同于易矣。周以后稷配天不仅因其为农业之始祖，且因其为龙神而祷祀之。《左传》襄公七年“卜郊”郊祀后稷，以祈农事。”《汉书·郊祀志》“周兴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诏御史，其令天下立灵星祠。”张晏曰：“龙星左角曰天田，则农祥也，晨见而祭之。”合而观之，可得其说矣。图腾动物杀之以供祭享，龙亦不在例外。

《论衡·龙虚篇》：龙有体也，传言“鳞蟲三百龙为之

长。”龙为鳞虫之长，安得无体？传曰：“纣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极也，夫有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盈，象箸所挾，则必龙肝豹胎。”夫龙肝可以食，其龙难得，难得则愁下，愁下则祸生，故愁而痛之，春秋之时，龙见于绛郊。蔡墨曰：“昔者缪叔宋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嗜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舜，而锡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豢川，豢夷民是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帝，帝赐之豢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即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龙，夏后嘉之，赐氏为御龙，以更韦豕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烹之，既而使求，惧而不得，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由此言之，龙可畜又可食也。龙可畜可食，则古代实有其事，为图腾社会之遗习焉。

戊 日月为易

易因土圭测日而立卦，观测日月之往来，而知阴阳消息之义，其详于释卦述之。

《说文》又云：“秘书说曰：日月为易”。段玉裁注：《参同契》曰：日月为易，刚柔相当”。陆氏德明引虞翻注《参同契》云：“字从日下月”。《乾坤鑿度》云：“日月相衔”，“日往月来，古日下有月为易。”易为象形字，从日下月，当为傅会，然易之义有取于日月则无可疑，最奇者，伏羲画像中有日月，则此义甚古，秘书说非无据矣。

《时事新报》《学灯》常任侠《重庆附近发见之汉代崖墓与石阙研究》中大史学系所掘石阙遗址，在嘉陵江盘溪之南，石阙躯干向外侧浮雕一人首蛇身像，手承月轮，中有一蟾东向，内侧浮雕一虎像，衔组繫环，作向下吊垂之势。据此阙推知，必另有阙在东，与之偶，寻诸田畔，堆有废阙乱石，略为发掘，果有钱文画砖半段，阙盖及残阙躯干在其两侧，一面浮雕人首蛇

身像，手承日轮，中有一鸟，一面浮雕龙像，衔组系环，与虎相同，盖环者门纽，青龙白虎，为汉四神之二，用以守门，故在内侧也。其外侧所刻人首蛇身象则传说中之伏羲、女娲亦汉石刻所常见，盖其时代民俗所遵尚耳。《说文月刊》常任侠《沙坪壩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中云：“重庆沙坪壩国立中央大学开辟农场，掘地得石棺二，较大一棺，前额刻一人首蛇身象，一手扶日轮，中有金乌，后刻双阙。较小一棺，前额刻一人首蛇身象，一手扶月轮，后刻两人一蟾，蟾两足人立，手方持杵而下捣，中立一人，手持枝状，疑为传说中之桂树，两手一人捧物而立，棺一较大，一较小，所刻亦象征一阳一阴。”金陵大学南阳汉画第三图人首蛇身画像，手捧月轮中有一蟾，众星之中，有一月轮，中亦有一蟾。第四图月轮中一蟾一兔。

《中央亚细亚》斯坦因发掘高昌古墓，绢画为彩色，两人首蛇身象，绸缪相结，左者左手执矩，右者右手执规，上有日轮，卫星环之。

诸伏羲、女娲画象，手承日月轮，即日月为易之义，汉石棺象征一阴一阳更可证其与《周易》有关。《易》之卦画，原于土圭之测日月，（详释卦）故画日月以著其意。《吕氏春秋·分览》云：“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尚仪即嫦娥，羲和为日御，嫦娥为月神，而有占日占月之传说，亦日月为易之证。常任侠论石棺画像云：“原始人类解释宇宙自然现象，恒喜赋以生命，世界各民族关于日月之传说，大率有之。沙坪壩所出石棺上刻有人首蛇身象，一捧日轮，中有金乌，一捧月轮，后刻灵蟾桂枝，日中有鸟，其说始见于《楚辞·天问》篇曰：

‘羿焉弹日？乌焉解羽？’王逸注引《淮南》言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鸟皆死，堕其羽翼，故留一日也。《淮南》又云：‘日中有踆乌，踆犹蹲也。’《春秋·元命苞》云：‘阳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鸟者，阳精也。’又《山海经》云：‘黑齿之北曰阳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

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鸟，按扶木亦即扶桑，日居上枝、下枝，视同鸟雀，先民璞美之思，可以想见，此皆关于日中金鸟之传说也。至于灵蟾捣药，蟾官折桂之说，则后世甚盛，但古诗十九首，有“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之语。汉瓦当中亦有蟾兔纹缘，瓦当旧为刘铁云所藏，后归中村不折氏，曩居东京帝大时，曾往见之，汉人所遗，存此实物，是汉时已有月中灵蟾之说矣。”常氏此言，考之未析，周人以鸟兔为休咎之征，而赤鸟亦为周之图腾。

《周本纪》：“武王为文王、木王载以车中，军即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鸟，其色赤其声魄云。”《穆天子传》：“赤鸟氏出自宗周。”《竹书纪年》昭王十五年雉兔皆震，宣王三十年有兔舞于镐京，惠王元年周阳白兔舞于市。”

《诗·推度》：“灾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体始就，穴鼻始萌。宋均注，穴决也，决鼻兔也。”《后汉书·天文志》注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筮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其大，昌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春秋·元命苞》：“月之言阙也，两设此蟾蜍与兔者阴阳双明，明阳之制阴，阴之倚阳、《春秋演孔图》：“蟾蜍月精也。”

《御览》四引《五经通义》月中兔与蟾蜍何？月阴也，蟾蜍阳也，而与兔并明，阴系于阳也。《抱朴子》黄帝医经有虾蟆图，言月始生二日，虾蟆始生，人亦不可针灸其处。

《水经》注汾水鲁哀公祖载其父，孔子问曰：“宁设桂树乎”哀公曰：“不也，桂树者起于介子推，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烧死，国人葬之，恐其神魂震于地，故作桂树焉。”《御览》：九百五十七引《淮南子》曰：“月中有桂树。”又四虞喜《安天论》曰：“俗传月中仙人桂树今视其初生，见仙人之足，渐已成形，桂树后生焉。”

《春秋运斗》：“枢椒桂生合刚阳。”

《礼斗威仪》：“君乘金而履玉，其政颂平，芳桂常生。”

《春秋潜潭》：“巴宫桂下土，诸侯号有声。”

《九歌》：“东皇太一桂酒兮椒浆。”

上列诸记载错杂纷乱，然吾人可清出其头绪，而与满意之解答。先言赤鸟。《文献通考·象纬考》春秋鲁哀公六年，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晋穆帝永和八年，张重华在凉州日暴赤，如火，中有三足鸟、形见分明，五日乃止。”然则三足鸟为日班之形象，日色赤，故为赤鸟，赤鸟流屋，周人以为兴国之瑞，特记于小过卦，卦辞云：“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爻辞所记皆为此事，译释卦伏羲为太阳神，故以日班之三足鸟为瑞，而月神则为姮娥，恒为测月之仪器，予释恒卦，考之甚详，月以配日，日为男性，则月为女性，故恒加女为姮，仪加女为娥，而有姮娥奔月之传说。后人避文帝讳，改为嫦娥，而嫦娥遂为最美之仙女焉。羿有射日之传说，故月中嫦娥为羿妻，此日月为易之两大现象也。日班重要，而三足鸟与赤鸟之说合流。《御览》：百八十一引《尚书大传》“武王伐纣，观兵于孟津，有流火于王屋，化为赤鸟，三足。”其演化之迹可见矣。因此日班均有记载。《汉书·五行志》“黑气大如钱，居中央。”《后汉书·五行志》“黑气如飞鹊，数日始消。”

《晋书·天文志》“黑子大如鸡卵。”此不赤之斑也。而《御览》四引《黄帝占六》曰：“日中有三足鸟，见者其所居分野有白衣会。”不赤则非瑞矣，桂兔蟾蜍，皆为月中阴影，而求其阴影，月有魄而桂为人魄所依，故从圭声，圭即卦，详下。卜卦之木，故《说文》：谓桂为百药之长，桂酒用以祀神，蟾蜍则为雩祭求雨之用、（详释无）兔唇阙，月阙也，故象小兽之形而以为兔，然则汉墓所刻一捧日轮，中有金鸟，一捧月轮，后有灵蟾桂枝，可完全解说之矣。若夫捣药之杵血则以生殖崇

拜之象征，（详释九元）而影附之。《楚辞·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兔在腹。”傅元《拟天问》

“月中何有？白兔捣药。”兔之所捣当为种子之药，以其有助于生殖也。

许所引之秘书，亦于易有关。《周书·当麦解》：“少祝导王，亚祝迎王，降阶，即假于大宗小宗，少秘于社、王命口口秘作筮，许诺，乃北向，繇书于内门之内。”《鲁颂·秘宫》

“秘宫有恤，实实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

阌宫即秘宫，为祀后稷之圣地，此种制度之来源，仍当求之于图腾。林惠祥《文化人类》：“珠灵卡Chutinga，为阿隆泰语，阿隆泰人多用木片或磨石，制成卵形或椭圆形，小者长约一英尺，大者五六尺不等，表面概作图腾动物，及代表其神话传说的纹样，阿隆泰人信此物是图腾祖先寄托之所，故常将其放在秘密的地方，除长老外，部族成员，绝不知其所在，妇女及未入社之青年，不许接触。”

澳州土人各有棒片或石片等物，称为珠灵卡，极为神圣，有宗教的意义，其物或为木制穿孔而系以头发，常于举行仪式时，执之作奇异之声音。珠灵卡为秘祝之来源，惟周之秘祝⑥较珠灵卡为进步，当时名为禁社或龙忌。《墨子·耕柱》季孙绍与孟伯常治鲁国之政，不能相信，而祝于禁社曰：“苟使我知，是犹掩其目而视于禁社也。”《淮南·要略》因循倣依，以知祸福，操舍开塞，各有龙忌。丹书金滕，皆为秘祝所藏，俟《释图书》再述之，今人百无禁忌之壁箴，其遗俗耳。

己 简易不易变易

《乾鑿度》云：“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管三成为道德包籊、易者以言其德也，通情无门，藏神无内也，光明四

通，倣易立节，天地铄明，日月星辰，布设八卦，错序律历，调列五纬，顺轨四时，和粟掌结，四通读情，优游信诘，根著浮流，气更相实、虚无感动，清静炤哲移物致耀，至诚专密，不烦不挠，淡泊不失，此其易也，变易也者其气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君臣取象，变节相和，能消者息，必专者败，君臣不变不能成朝。纣行酷虐天地反，文王下吕九尾见，夫妇不变，不能成家。妲已擅宠，殷以之破，大任顺季，享国七百，此其变易也。不易也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之道也。”主要的原因由于土圭测日而得，故曰：“天地炼明，日月星辰，布设八卦，错序律历，调列五，顺轨四时。”变易不易，亦与易传相应。

《易面》“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四时变化而能久成”。此变易之说也。天地千物，变化虽然不测，而其法则甚简易。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天下之动员夫一者也”。“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然简易变易之中，有不易之理存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变化见矣。”易之为道，如是而已，此易传云大旨。其详俟《符号篇》述之。

庚 结论

前述三义，互相关联，不可分离。《礼记·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祭之曰，王被袞以象天，旗十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迎长日之至，为卦之所由构成，（详释卦）旗为从勿之义，龙即蜥蜴，设日月以日月为易也，三义合于一处而不可分焉。图腾之制，拘儒或以为未必有，然史事有非图腾不可解者。

《论衡·纪妖篇》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縈惑守心，有星坠下地为石，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燔其石妖，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野或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我遗镐池君。”又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之，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俱以言闻，始皇帝默然良久曰：“祖龙者人之祖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

《左传》：“文公十六年有蛇自泉官出于国，如先君之数。”《吕氏春秋·至忠》楚庄王猎于云梦，射随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夺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诛之。左右大夫皆进谏曰：“子培贤者也，又为王百倍之臣，必有故，顾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申公子培之弟曰：“臣之兄尝读故记，曰杀随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惊惧而争之。”祖龙以龙为祖先，为龙之生殖崇拜，龙忌可为其证，鲁为王臣，故以蛇为先君之灵魂，吾邑至今不敢杀室内之蛇，乃周之旧俗。杀随兕不出三月，亦必图腾之禁例也。

注释

① 详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及拙荒《经子探源》，《食货》第二卷、第二期曾寒《殷周之际的农业的发达与宗法社会的产生》云：“当氏族过渡到家族而分封子弟的时候，被封子弟获得了财产，私有权，于是就成为别子，而对后世为始祖了。他的身份和财产，以他的长嫡子继承，遂成所谓继别为宗的大宗，由是继称则为小宗，小宗宗族。如以同高祖的为范围，则同高祖的以祖的嫡长子孙为长，同曾祖的以曾祖的为范围，则同高祖的以高祖的嫡长子孙为长，同父的则以弟而长兄，就成为宗法的基本体系了。别子虽然因为土地财产私有权对后世为祖，但他对于他那个分封的最大的共同体中的最大之宗，仍有大宗之道。譬如君有昆弟，以此宗良分封、则因此分封而获得土地财产的宗弟，对后世因为始祖，而演成一大体系。现就对君而言，所演成的大宗实有宗事，所谓君统的那个最大之宗的关系，故所谓君统，实际就是从氏族盟长的身份，转化到家族时所形成的最初最大的大宗，而且

最大宗因为分封同姓子弟的原故，又统多数的大宗，就是周室宗主权之所以建立。金文与典籍中，所以常称宗周者，就是由于这种宗法关系而来。”

②《说文》“郃炎帝之后，姜姓所周弃外家国右扶风郃县是也。”段注“郡国志，无郃县，郃下曰有郃亭。盖郃并入郃也。今陕西乾州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故郃城是。”《辞海》郃，今陕西武功县境。

③《孟子》“文王兴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郢，周书作程，夷即狄。

④《孟子》“伊尹以割烹要汤”皇甫谧《甲乙经序》“伊尹亚冬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王应麟《小学紺珠》商之名医列伊尹、巫咸二人。

⑤《说文》“丰，周文王都，在京兆杜陵西南。”《左传》“丰文之昭也。”杜注“丰在郿县今陕西西安府东南十五里，有故杜陵城。”《辞海》“丰，陕西省长安县涝水东岸。”

⑥《汉书·文帝纪·除秘祝》应邵曰：“秘祝之官移过于下，国家讳之，故曰秘也。”此秘社之祝为周人之遗。

释卦

易基于卦爻而作，卦爻何由而成，八卦之背景安在，未有何能说之者。《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圆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扚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二，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卦。”为一重要启示。《系辞》又云：

“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又为重要启示，易以乾为首。《象传》云：“天行建，君子以自强不息。”又为一重要启示。《易纬乾坤鑿度》云：“乾训建，壮建不息，日行一度，凿者也开，圣人开作，度者度路，又道圣人鑿开天路，显彰化源。”然则乾之壮建不息，由于宇宙之运行，而圣人以显彰化源者，宇宙之始浑然一气。《乾凿度》云：“太易始著太极成，太极者乾坤行。”又云：“太始而后有始，太始而后有素，有形始于弗形，有法始于弗法，极先、元、见、轨、辙像侖，章流立文，以沽息孙，而后传授天老氏，而后传授于混沌。”《乾凿度》云：“昔者圣人固阴阳，定消息，立乾坤，以统天地也，夫有形生于无形，乾坤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形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无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成，而未相离，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轨辙即轨道，浑沦即混沌，凿即《庄子》：“中央之帝为浑沌一窾”之凿，度即《楚辞·天问》“天有九重孰营度之。”之度。

《易》以天文为背景，而产生八卦，已无疑问矣。是故，伏羲有十言之教，于八卦之外，配以消息。虞翻纳魄、旁死魄

甲以八卦配月魄。周初以哉生魄、既生魄、旁生魄、既望既死、纪日。汉儒以卦气值日，可由此推而知之。《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迎日推策。”《礼记》“莢（即策）为筮”，《史记》有《龟策列传》皆可为掣辞之证。

甲 卦为方局形

《易》之来源，亦可由卦字之声义而得之。《说文》“卦所以筮也，从卜圭声”。圭可测日，而卦为八方分布之形。《说卦》，东方之卦也；巽，东南之卦也；离，南方之卦也；坤，西南之卦也；兑，正西方之卦也；乾，西北之卦也；坎，正北方之卦也；艮，东北方之卦也。

《周髀算经》冬至从坎，阳在子，日出巽而入坤，见日光少，故曰寒，夏至从离，阴在午，日出艮而入乾，故曰暑。

《淮南·天文训》日东至日出东南维入西南维，至春秋分日出东中入西中，夏至日出东北维，入西北维，至则正南。

日之出入，看春分秋分，由东至西，冬至由东南而入西南，夏至从东北而入西北，合之正北之阳与正南之阴，分布成一八面正多角形，卦音同碁（或作棋）字变作碁，卦为卜筮之专名，而如棋形之卦，则孳乳作棋。

《史记·日者列传》：“分策定卦，旋氏正棋。”《索隐》云：“正棋谓以卜作卦也。”韦曜《博奕论》所务不过方罫之间。罫为博局之方格，今之象棋围棋皆然，经纬纵横，各有界道，街从圭声，与卦之从圭声相同，而训为四通之道，即罫中之纵横缘也。《山海经·中山经》“休与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台之棋。”帝台之棋，即帝台之卦。东方朔《灵棋经》做八卦而作（详释象象）。卦即棋，然不谓之灵卦，而谓灵棋者，周人呼卦，汉时已改称为棋也，卦中纵横线之间，相去为一步，跬从圭得声，训为一举步。《汉书·王莽传》“天文郎按式子前，日时加某”，式为候时仪器，旋式正棋，正方局之卦也。

《汉书·郊祀志》：“甘泉泰畤，紫坛，八觚宣通，象八方。”服虔曰：“八觚如今社坛也。”师古曰：“觚角也。”又：献公以畦畦栢阳而祀白帝，师古曰畦畦者如种韭畦之形，而畦于畦中各为一土封也。”又：“古者，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为坛，开八通之鬼道。”是汉时祭坛，尚为八卦之形，中有畦形之界画，又开八通之鬼道矣，八卦方位所来之风，名为八风。《淮南·天文训》许慎注《左传》隐公五年服虔注，皆云八风，八卦之风。《吕氏春秋·有始览》“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薰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说文·淮南》各书所记之风，名虽异，而以为八卦之风则同，各方皆有祭祀。《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坛祭四方也”。

然亦无固定之方位，黄佐《六艺流别》引《尚书大传》云：“孟春之月，御青阳左个，禘用牡，索祀于艮，仲春之月，御春阳正室，设祭于户，索祀于震，季春之月御青阳右个，荐用鲔，索祀于巽，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尝麦用雉，索祀于巽，仲夏之日，御明堂正室，设主于灶，索祀于离，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设主于霁，索祀于坤，孟秋之月，御总章左个，尝谷用犬，索祀于坤，仲秋之月，御总章正室，设主于门，索祀于兑，季秋之月，御总章右个，荐用田禽，索祀于乾，孟冬之月，御玄堂左个，禘年用牲，索祀于乾，仲冬之月，御玄堂正室，设主于井，索祀于坎，季冬之月，御玄堂右个，荐用鱼，索祀于艮。”八方轮流，可知其无固定之位也。

乙 卦易音近

易所用之兆，何以呼之为卦？此其消息，即寓于音韵之

中。《大雅板》云：“天之牖民，如燮如篴，如璋如圭，如取如携，携无日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无自立辟。”

圭与易为韻，其音即由易而来。故《易》中之画，名之曰卦，从圭得声之字。畦畦二字音携，赳赳二字音烦，注读古携切，赳读乌携切，其音皆与易近，佳厓娃诸字，今音不同于易，然扬雄《反离骚》“闺中容竞绰约兮，相态以丽佳，知众嫫之嫉妬，何必颺累乎蛾眉。”以佳韻眉。《甘泉赋》“携蒸焜上，配藜四施，北灯幽都，南燭丹厓。”以厓韻施，江淹《空青赋》，“楚之夏姬，越之西施，赵妃燕后，秦娥吴娃。”以娃韻施，施读异，则古音仍相近也。

卦为卜筮，从圭得声，其古音当存于今卜筮之术语中。《说文》中“呬，卜以问疑，从口卜”。呬俗作乇。《尚书》“稽疑”作稽，呬与易同音，为牙音见母齐齿呼，卦为牙音见母开口呼，牙音开齐互转，例证极多①。政卦之古音读为呬，呬即卦之或体，非别为一字也，今人于呬称为扶箕，或写作扶乇。《礼记·檀弓》“凡民有丧，扶服救之”。《诗·谷风》作匍匐救之，扶读匍，音同卜扶乇，即卜卦也。汉武帝石室画像，伏羲所执画卦之物，当名为呬，呬与卦为一字，绝无可疑，卦音近易，即近覲，近筮，近蓍。巫覲卜吉凶之兆，呼之为卦，其用细长，有棱角之竹者，呼之为筮，用三脊茅者，呼之为蓍，吾乡呼为司茅，一音孳乳，以别其用耳。

丙 土圭为立卦之始

卦从卜从圭，卜为灼龟之裂纹，吾人由殷虚甲骨，知卜为殷所已有。周人师其意而作卦故从卜，而其义则取于圭，圭非谐声，乃会意而兼谐声也。凡谐声之字，多兼会意，故不曰谐声而曰形声，以声而兼形也。此为习文字学者所深知，卦古卖切，圭古畦切，同属见母，亦当读呬。

卦之取义于圭，由土圭测日而得。《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友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

郑玄注引郑众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于土圭等，谓之地中。”测日之时，表之长短，可以任意用八尺者，古人不知三角函数，历加试验，知直角三角形之三边，为三、四、五之比例，以底为勾，高为股，斜为弦，定勾股法，为勾三股四弦五，八尺之表，为股四之二倍，长短适宜，便于计算也。《考工记·玉人》“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

郑注云：“致日，度景致不？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日至之景，丈有三尺”。土圭定为尺有五寸，乃合于夏至之日景，圭从重土，盖于土地之上，作尺五寸之埂，作之之时，先掘地为坎窞，将祭者所备之牲血或玉埋于其中。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卜偃卜之，坎血加书。”昭公卅年宋寺人柳有完，太子佐恶华合比曰：“我杀之。”柳闻之，乃坎用牲埋书而告公曰：“合比将纳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诗·大雅》“上下奠醴，靡人不宗。”此为埋牲血之证。《山海经》所记各山之祀典则多座玉，或不掘坎窞，而沈于河。“襄公十八年献子以朱丝系玉二瑱而祷，沈玉而济。”

“襄公三十年游吉奔晋，驷带追之，及酸枣，与子上盟，用两珪质于河。”

周礼、伏羲为龙神沈璧于河，乃祀伏羲也，不近河之地，则必用坎窞，既埋之后，于其上作土埂以掩盖之，此种礼制，不始于周。《淮南·齐俗训》云：“有虞氏之祀，其社②用土，夏后氏其社用松，殷人之礼，其社用石，周人之礼，其社用栗。”

日之出入四时不同，春分秋分出正东，入正西，夏至出东

北，入西南，冬至出东南，入西北。天文家为便于称述，各予以特别名称。正东名之为震，正西名之为兑，东北名之为艮，东南名之为巽，西北各之为乾，西南名之为坤，而正南正北，为日出所不经，为指示方位之便，正南名之为离，正北各之为坎。于是于土圭之各方，作八卦形，以示四时日所出。然八卦之形，若无分别，则又失记号之用，而日之形状四时如一，无可取象，于是取象于月，以一代表光明，以一代表黑暗，用当时术语，则一代表生魄，一代表死魄，☳为三日生魄之象☳，为八日生魄之象，☽为十五日月魄圆矣，☾为十七日死魄☾之象，为二十三日死魄之象，☿为二十九日月魄清矣。以☳为日精，☽为月精，合为八卦，（虞翻之纳甲即由此出）而震取象于☳，兑取象于☹，乾取象于☰，巽取象于☴，艮取象于☶，坤取象于☷，离取象于☲，坎取象于☵。《康诰》、《顾命》、《逸周书》及周代金文皆以生魄死魄纪日。（详复卦）土圭四方依象而作八卦，东西南北之卦名曰四正，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之卦名曰四维，四维为隅侧相交之地，别名曰爻。《周书·王会》云：“成周之会，埤上张赤帟阴羽，外台之四隅张赤帟，为诸侯欲息者，息焉，命曰爻闾。”

卦之一画为爻，由是得名，以四正配四维，合而为方局形之卦坛。《史记·龟策列传》云：“仰天而视月之光，观斗所指，定日处乡，规矩为辅，副以权衡，四维已定，八卦相望。”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表記》“后稷③兆祀。”注“四郊之祭处也。”《祭义》“祭日于坛，祭月于坎。”兆坎皆取于卦以迎日月，合而观之，八卦由测日月而定，毫无疑义矣。

丁 八神将

八方之卦各有一神，名八神将。《通卦验》冬至之日，立八神，树八尺之表，日中规之，晷之，如度者则岁美，人

民和顺，晷不如度者，则其岁恶，人民为讳言，政令为之不平。

《史记·封禅书》“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淄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峙，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园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莒山，皆在齐北，并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主，祠琅邪，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珪弊杂异焉”。

八神之中，天地阴阳日月四时，皆与土圭测日有关，别有一兵主，具有深意。《五行大义》引太公《兵书》“坎名大刚风，乾名折风，兑名小剛风，艮名凶风，坤名谋风，巽名小弱风，震名婴儿风，离名大弱风。大刚风者大阴之气好杀，故刚。折风者，金强能摧折物也。小剛风者，亦金杀故也。凶风者，艮在鬼门，凶害之所以。谋风者，坤为地大阴之本多阴谋也。小弱风者，巽为长女，故称弱也。婴儿风者，震为长男爱之故曰儿。大弱风者，离为中女，又弱于长女也。大刚、小剛客胜，大弱、小弱主人胜凶，有凶害之事，谋有谋逆之人，折为将死，婴儿风主人强”。

兵主一神而兼有八方之风，仍与土圭测日有关，然终嫌其不整。《淮南·天文训》“何谓八风？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风至（高注：艮卦之风下同），條风至四十五日明庶风至（震卦之风），明庶风至四十五日清明风至，（巽卦之风）清明风至四十五日景风至，（离卦之风）景风至四十五日凉风至，（坤卦之风）凉风至四十五日闾阖风至，（兑卦之风）闾阖风至四十九日不周风至，（乾卦之风）不周风至四十五日广莫风至。（坎卦之风）

以四时配八卦，斯真土圭测日应有之义，太公掌兵符，加入兵主，乃别具意义者，然八神将除蚩尤外，余七神无名。考之《金匱》则另有七神之名。《北堂书钞》一百四十四引《金匱》云：“武王伐纣，都洛邑未成，海内神相谓曰：‘今周王圣人，得民心乎？当防之。’随四时而风雨阴寒，雨雪十余日，深丈余，甲子平旦，有五丈夫乘车马，从两骑止门外，欲谒武王，武王将不出见。太公曰：‘不可。雪深丈余，而车骑无迹，恐是圣人。’王使太师尚父谢五大夫曰：‘宾幸临之，失不先问，方修法服。’太师尚父乃使人持一器粥，开门而进五车两骑曰：‘先王大夫在内，方对天子，未有出时，天寒故近热粥，粥以御寒，未知长幼从何起？’两骑曰：‘先进南海君，次东海君，次西海君，次北海君，次河伯雨师风伯。’使者具以告尚父。尚父谓武王曰：‘客可见矣。’五车两骑四海之神河伯雨师风伯耳王曰：‘不知有名乎？’南海之神曰祝融，东海之神曰句芒，西海之神曰蓐收，北海之神曰玄冥，河伯名曰冯夷，雨师名冰，风伯名姨，请使谒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于殿上，谒者于殿下，门外引祝融进，五神皆惊④。”

五方之神七人，合蚩尤为八。《天文洲》“何谓五星？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

（高注：旧说云祝融）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

《月令》略同，而以分配四时，然则祝融、句芒、蓐收、玄冥谓之天主地主可，谓之日主月主四时亦可，河伯雨师风伯则阴主阳主耳。八神八风与四时八方相联系，由是而九州、九山、九藪、八紘、八殛、八泽，皆以八卦之方位分之。（见《坠形训》）而《天文训》之八风，《坠形训》又名以八方“东北曰炎风，

（高注，艮气所生，一曰融风也，下同）东方曰条风，（震气所生也，一曰明庶风）东南曰景风（巽气所生也，一曰清明风），南方曰巨风，（离气所生也，一曰恺风）西南曰凉风

（坤气所生也），西方曰^西风，（兑气所生也）西北曰丽风，（乾气所生也，一曰闾阖风）北方曰寒风。（坎气所生也，一曰广莫风）”四时八方同有八风之名，其义起于土圭测日，至为明显。《管子·牧民》“礼义廉耻是为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政治术语亦沿用之矣。或疑祝融等七神，与蚩尤不相链接，不能合为八神，请看《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龙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令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帝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

《韩非子·十过》“黄帝令鬼神于泰山之上，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是蚩尤与风伯雨师有关，已有可证验者。叔均者后稷之子，周人祀为田祖，祀蚩尤并祀风伯、雨师。《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龙见于绛郊，蔡墨曰：‘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杜注后土云：“土为群物主，故称后也，其祀同龙焉”，龙是四海之神，与后土合为金木水火土五正，后土即后稷之子叔均所称为田祖者，后土在中，蚩尤祝融等八神祀于八方，其关系至密切矣。

八神神话，当然不可尽信，然《齐太公世家》“武王伐纣，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劝武王。”《论衡感书篇》“武王伐纣，疾风晦冥，武王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谁敢害吾意者，于是风霁波罢。’”则此言不为无因，此与陈胜篝火狐鸣、刘邦斩白蛇，一样妖言惑众，取天下者，皆如是矣。

戊 文王周公测景台

《周礼·大司徒》注引郑司农云：“土圭⑥之长，尺有五

夏以至，寸之四。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相等，谓之地中。今颖川阳城为然。董作宾《周公测景台调查报告》云：“古人认阳城之为地中，更有唐人实地测景可征。《嵩高志》引杜氏《通典》云：‘仪凤四年五月命太常博士姚玄于阳城测景台，依古法立八尺表夏至日中测景，尺有五寸正同古法。’此为阳城之地，八尺之表在夏至日中，晷景一尺五寸之实测纪录，此实测正与古法相合，更可证周代测景，亦于阳城矣。地球上纬度不同，夏至日景，即有差异，故除与阳城，在同一之纬度者外，皆不能在夏至日中得一尺五寸之景也”。阳城为三代旧称，孟子称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即其地，五代改为登封，今河南登封县告成镇有周公测景台。贾公彦《周礼·疏》云：“武王已迁鼎于洛，欲以为都，周公又度景求地中者，武王即定鼎訖，周公更度之者，所以审慎故。”案《书传》云：“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建侯卫者在《尚书·康诰》封康叔是也。”案《康诰》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大新邑于国洛，四方民大和会。注云：岐镐之城，五岳之外，周公为其于为政不均，故东行于洛邑，合诸侯谋作天子之居四方民闻之，同心来会，乐即功作，效其力焉，是时周公居摄四年也。”

度景求地中在居摄四年，筑地为卦坛，当在其时。以八卦周公前已有之也。董作宾引日人新城新藏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以为土圭测景，为春秋中叶，而断之云：“吾人最近研究历法之结果，确证殷代有大小建与闰月，是殷人已精知一年之长，而制定太阴月太阳年之历法，殷人有无土圭测景之发明，虽不可知，而周用殷礼，西周历法，因亦沿于殷末，则不得谓土圭之法西周时代不能采用也。”董于西周是否採用，不能确定，其于测景台原于土圭测日信念已生动摇，此为其最大之谬误，周用土圭测日，文王时已有之。《诗·含神雾》文王作邑于丰，起灵台。《竹书纪年》帝辛四十年，周作灵台。《三辅皇图》文王灵台在长安西北四十里。《诗序》曰：“灵

台民始附也”。郑玄注云：“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祲象，察氛祥也。”文王受命邑作于丰，立灵台，灵台高二丈，周四百二十步，汉灵台在长安西北八里，汉始曰清台，本为候者观阴阳天文用，之因更名灵台。

灵台在陕西鄠县东，为测候之所。《易》之丰卦，已有记载。遗址且在灃河右岸。（详下图）“丰亨，勿忧之，宜日中，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沬，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六五：来章，有庆誉吉。”土圭所测之景，正以日中而度之，丰卦所言日中，即指土圭测日之事。《周髀算经》以为度元之始，日月俱起建星。原注云：“建六星在斗上也，日月起建星，谓十一月旦，冬至日也，为历术者度前，牵牛前五度，则建星其近也。”

斗指建星，沬为杓后小星，为斗之辅星，亦指建星也。《周髀》以十九年为一章，四章七十六年为一蔀，则丰其蔀来章有庆誉，皆指历法而言矣。度起建星及牵牛者。《国语·周语》“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此于历法发生二种影响，一以冬至为岁首，一以夜半为朔。《史记·历书》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左传》昭公十七年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周书·周月解》惟一月斗丙建子。《白虎通·三正》夏以十三月为正，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夜半为朔。

《说文》“幽美汤亭，即邠也，民俗以夜市”。桓谭《新论》“邠安在漆县，其民有会，日以相与，夜中市，如不为则有灾咎。”《说文》有美阳亭，云民俗以夜市有幽山者即此。

冬至日景为一岁之临界线，故以为岁首，日中日景，为一日之临界线，日中至夜半为一日，故以夜半为朔，为必有之事。古代市场集会，皆在宗庙附近，夜市之俗，相沿至今。西安人名为鬼市，鬼即祖宗也。《孝经》“祭则鬼享之”。今其地为

四时二十四气，人之四支二十四脉，亦存于期。故其当至不至，则万物大旱，大豆不为，人足太阴脉虚多病振寒，未当至而至，则人足太阴脉盛多病，暴逆，臃张心痛，大旱应在夏至，小寒合冻，虎始交，……故日者象阳之精也，天所以照四方，因以立定二十四气，始于冬至，终于大雪。”《通卦验》历序二十四气晷景之长，与《后汉书·律历志》不同，二表不知孰为精确。《汉志》与《周礼》注合，似以《汉志》为是。车站，闻民国二十七年后，已渐废矣。然周虽定冬至为岁首，而各国历法乃不统一。《国语·晋语》献公问于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对曰：“童谣有之曰，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鹑之贙贙，天策焯焯，火中成羊，虢公其奔，火中而正，其九十月之交乎！”韦昭云：“丙，丙子，龙尾，尾星也，伏，隐也，晨，日月之交会也。鲁僖五年冬周十二月，夏十月丙子朔之朝，日在尾，月在天策也，伏辰，辰在龙尾隐而未见也。”周之十二月而曰九十月之交，此晋用夏历之确证。故《左传》僖公九年十一月晋里克，杀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春秋》记其事在十年春，晋用夏正，鲁用周正也，后人不知，以为迟赴两月，春秋以赴告时书之，大谬。各国历法既不一致，故《春秋》每年必书春王正月，以周正为其主体。《公羊》隐公元年传“元年春王正月，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此言周正为文王所定，故以王正月之王为文王，非泛指文王受命也，灵台测日，尚有一附作用。

《淮南·道应训》：“纣拘文王于羑里，文王归乃为王门筑灵台相女，重击钟鼓，以待纣之失也。相女即所立之二女尸。”

（详释彖象）此本巫祝诅咒之事，然在当时，不为异矣。《通卦验》云：“冬至广莫风至，藺射干生，麋角解，曷且不鸣，晷长大三尺，阴气去阳云出，其茎末如树木之状，凡此阴阳之云，天之云，天之便气也。坎震离兑为之，每卦六爻，既通于

然《前汉书·天文志》冬至为一三·一四。夏至为一·五八，春分秋分为七·三六，与《通卦验》为近，观测地点不同，其数亦异，非再作数年之实测，不能决定。董作宾拟汉志作一表，极为醒目附后。上表前行为《过卦验》，后行为《汉志》。

西域高昌附近，古墓中枢上绘之唐朝星图，伏羲女娲所执与他相同，亦作交尾之象，中为日，环日者为月，兼画象星象则为他处所无。丰卦之日中见斗，日中见沫，皆可于图中得其象，此必古之遗制，而非唐人所创为之者，然则日月为易，于天文密相关矣，此图得于西域，而中原反缺焉，礼失而求诸野，不亦信与。

近年出土的西川宜宾之恐龙化石，可知中国古代飞蜥蜴大量存在，易之为龙有实物为之证验，不徒托诸想象矣。

己 历法

测日土圭，为八卦之原，故筮法仍不离乎日策。《系辞传》“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卦一以象三，扚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复卦。

此为卦出于测日之证，周为农业社会，布种收获，与循环之气候相推移，即认为一年，故以年为稷，而其字从禾，稷之音由卦或圭而得。《周髀算经》云：“夏至南万六千里，冬至南十三万五千里，日中立竿测景，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南千里，勾一尺五寸，正北千里，⑥勾一尺七寸。”

正南千里，正北千里，共二千里，而影差二寸，一寸差千里，夏至日晷一尺六寸，故知为万六千里，冬至影长一丈三尺五寸，故知为十三万五千里，此种概数，当然不确。《周髀》注已实际复测而证其误，然此种方法，确为古代极科学之方法，

节气日影长短表（尺为单位）

大雪	二·四〇	小雪	二·〇八	霜降	九·一六	秋分	五·五〇	处暑	三·三三	大暑	二·〇〇	夏至	一·四八	小满	三·四〇	谷雨	五·二〇	春分	七·二四	雨水	七·九五	惊蛰	六·二八	清明	四·一五	立夏	二·五二	芒种	一·六八	小暑	一·七〇	立秋	二·五五	白露	六·二八	寒露	八·二〇	立冬	一〇·一四	小雪	二·四〇	大雪	二·四〇
冬至	一三·〇〇	大寒	二·〇八	雨水	七·九五	春分	五·二五	谷雨	五·三二	小满	三·四〇	夏至	一·四八	小满	三·四〇	谷雨	五·二〇	春分	七·二四	雨水	七·九五	惊蛰	六·二八	清明	四·一五	立夏	二·五二	芒种	一·六八	小暑	一·七〇	立秋	二·五五	白露	六·二八	寒露	八·二〇	立冬	一〇·一四	小雪	二·四〇	大雪	二·四〇

稍加改正，现在测南北纬度，仍属可用。放在北半球于夏至日正午测得表影之长为AC，其高为AB，乃已知之数，则由正三角形ABC可推求ABC角，此角与对顶角ABZ相等，即太阳在极北时，距天顶之度数也，于冬至日正午测得表影为AD，则ABD之对顶角S BZ，为太阳在极南时之天顶距，因太阳在天球，赤道南北所行之距离相等，故两侧数之中数，为赤道去天顶之角距离，即天顶之赤纬，亦即本地之纬度也。算式为

$$C = \frac{1}{2} (K_s + K_w), \quad K_s, K_w \text{ 为太阳在冬夏二至日之天顶距}$$

惟影未虚阴模糊，难得影长之确数，斯为憾耳，此地上之观察也。《周髀》又云：“立表在正南北之中央，以绳系颠，希望牵牛中央星之中。”此天上之观察也，然宇宙旋转不已，周时冬至在牵牛，今已移至箕星之次。庐景贵《高等天文学》云：

“古书每言冬至日在牵牛之初，查牵牛之初，距尾14度55分，为33度7分，准岁差考之，应溯二千三百八十年前，约当周贞定王之时，冬至日在牛初，如是则春分日在娄初八分，夏至在井28度41分，秋分在角10度15分，牛宿黄道积度为7度40分。故周贞定王以上五百五十年间冬至日皆躔牵牛之次也，彼鹑鸟三宫正当朱鸟七宿，降娄宫正当娄宿，而心宿正当大火宫，以宿名之，合于宫名言之，或者二十宫之划分，其始于斯时耶！该时去周公不远，岂亦周公所遗留与”？观此而知希望牵牛中央星之中，乃于冬至时测之矣。

地上观察，仅能定阳历，而阴历定日月合朔，非兼观天上不可，十九年为一章，冬至与合朔，后斋于一日，一章凡235整月，四章七十六年为一部。

冬至与合朔复齐于日首，无小余，一部凡27759整日，940整月，其算式如下：

$$\text{一月之数} = \frac{\text{一部之日数}}{\text{一部之月数}} = \frac{27759}{940} = 29 \frac{499}{940}$$

$$\text{一岁之月数为} \frac{\text{一章之月数}}{\text{一章之岁数}} = \frac{235}{19} = 12 \frac{7}{19}$$

耶纪前四百三十二年希腊人麦通 (meton) 创一太阴周期十九年一周，235整月，6940整日，其平均岁实为365.2468日与中国相似。其后迦力波 (Calli—Phocl) 修正麦通章法，采用365.25为岁实以与十九年周期相融合，而得七十六年之周期，谓之迦力波蓀，一部积日较麦通之四章短一日，⑦合为27759日，490月，更与中国完全相同矣。

欲定阴历，先定阳历，其间经过有一定之步骤，《周髀》云：“古者包牺、神农制作为曆，度元之始，见三光未如其则，日月列星，未有分度，日主昼，月主夜，昼夜为一日。日月俱起建星，月度疾，日度迟，日月相逐于二十九日三十日间，而日行天二十九度余，未有定分。于是三百六十五日南极影长明日反短，以岁终日影反长，故知之，三百六十五日者三，三百六十六日者一，故知一岁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岁终也。

一年之长，以晷影定之，一月之长，非影所能定，但知其介于二十九日与三十日之间，此种现象，新月满月，均能计算，周以满月为望，与希望牵牛星之望，取义相同，其初当有以冬至为岁首，满月为朔之一阶段，后改为以新月为朔，朔从月从𠂔，逆之古字。即《左传》逆女之逆，日月合朔而相遇也，新月又有生长之象，可取为吉兆。巴比伦历、回历、皆以新月始生为朔，其义当相同。一月之长究为若干日，须作精密之观察。《周髀》云：“月积后天十三周又与百三十四度，无虑后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未有定，于是日行天七十六周，月行天千一十六周，乃合于建星，置月行后天之数，以日后天之数除之，得十三度一九分度之七，则月一日行之度。”

观察所得，经过七十六年，日行天七十六周，月行天千一十六周，其初日月俱起建星，至是复合，两数相除，而得十三度十九分之七。

$$\frac{1016}{76} = 13 \frac{28}{76} = 13 \frac{7}{19}$$

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分天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便于推算，月积后天十三周百三十四度余略与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相当。

$$13 \frac{7}{19} = 13 \frac{134 \cdots \cdots}{365 \frac{1}{4}} = 13 \frac{134 \cdots \cdots}{365 \cdot 25}$$

然不能确定其数，经过七十六年而后定之，岁之长短，须经过四年，月之长短，须经过七十六年。然此为一种机遇，假令至四年，或七十六年之期，适有阴雨，须再过一期。故决定岁之长短，须经四年左右，决定月之长短，须经七十六几年，此是如何悠久之岁月也。《周髀》又云：“复置七十六岁之积月，以七十六岁除之，得十二月十九分月之七，则一岁之月，置周天度数以十二月十九分月之七除之，得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则一月日之数。

十九年恰为七闰，故《周髀》十九年为一章，章岁之月二百三十五，七十六岁为四章，以四乘章月得九百四十，以七十六除之，得十二月十九分月之七，以此数除周天度数，得一月之数⑧：

$$235 \times 4 = 940 \quad 640 + 76 = 12 \frac{7}{19}$$

$$365 \frac{1}{4} + 12 \frac{7}{19} = \frac{1461}{4} + \frac{940}{76} = \frac{1461}{4} \times \frac{76}{940} = 29 \frac{499}{940}$$

《乾凿度》将历与易综合演算，最足表示二者之密切关系，其言云：“历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为一岁，易以三百六十折当期之日，此律历数也。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卦，以应律历之数，历元无名推先纪得甲子岁。”古历之传于今者，有四分术，三统术。《乾凿度》所言为四分术，十九岁为一章，而闰之余分俱尽，蓍月九百四十，蓍日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九，按其蓍日以甲子命之。二十蓍而复其初，得一千五百二十岁，是为

一纪，历三纪，得四千五百六十岁，而岁各亦复其初，是为一元。又云：“求卦主岁术，常以太岁纪岁七十六为一纪，二十纪为一部（部即部，纪部之数与周髀汉志互异）首，即积置部首岁数，加所八纪岁数，以三十二除之，余不足者，以乾坤始数二卦而得一岁，未算即主岁之卦”。爻辰每二卦共主一年（详下），六十四卦于爻辰为三十二对，故以三十二除之，又云：“即置一岁即日法二十九日与八十一分日四十二除之得一命日月，得积月十二与十九分月之七一岁”。月行过周，追及日行，每岁得十二次，又十九分之七，以历十九岁有七闰月，而余分俱尽也，故云十二月十九分月之七为一岁。又云：“以七十二乘之，得积月九百四十，积日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九，此一纪也，以二十乘之，得积岁千五百二十，积月万八千八百，积日五十五万五千一百八十，此一部首”。

$$940 \times 20 = 18800$$

$$27759 \times 20 = 555180$$

又云：“更置一纪，以六十四乘之，得积日一百七十七万六千五百七十六，又以六十乘之，得积部首百九十二，得积记三千八百四十纪，得积岁二十九万一千八百四十以三十二除之得九千一百二十周。”

$$27759 \times 64 = 1776576$$

$$32 \times 6 = 192$$

$$192 \times 20 = 3840 \quad 3840 \times 76 = 291840$$

又云：“此谓卦当岁者得积月三百六十万九千六百月，其十万七千五百二十月者闰也。即三百八十四爻除之，得九千四百日之二十周。”

$$291840 \times 12 \frac{9}{13} = 3609600$$

$$(291840 \div 19) \times 7 = 107520$$

$$3609600 \div 384 = 9400$$

又云：“此谓爻当月者，得积日万六千五百五十九，万四千五百六十，以万一千五百二十折除之，得九千二百五十三周，此谓折当日者而易一大周，律历相得焉”。

$$291840 \times 365 \frac{1}{4} = 106594560$$

$$384 \times 30 = 11520$$

$$106594560 \div 1152 = 9253$$

又云：“今入无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昌以西伯受命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代崇侯，作灵台，改正朔，布王号于天下，受录应河图”。历法有太极上元，为起算之端，此上元从何起？《稽览图》有术士附加之接语云：“从伏羲天元甲寅以来至太唐贞元年乙亥，积二百七十六万一千二百二十算。”。两数相减，得一千九百四十年，为文王受命至唐之年数，则所云今入天元者，以伏羲天元甲寅而计之也，以三纪四千五百六十岁除之，得六百零五上元，再以七十六除之，而知其应入何部：

$$2759280 \div 450 = 605 \text{ 余 } 480$$

$$480 \div 76 = 6 \text{ 余 } 24$$

汉志天纪岁名，自一蓂至二十蓂为甲子” 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己卯、戊午、丁酉、丙子、乙卯、甲午、癸酉、壬子、辛卯、庚午、己酉、戊子、丁卯、丙午、乙酉、以七十六除四百八十，得六余二十四。知当入六蓂之下，即第七蓂，数之得戊午，故云入戊午蓂也。

阴历未确定以前，其情形如何？章太炎《蓂汉微言》云：“六家之历，始于黄帝，虽由六国假托，然大桡作甲子，容成造历，见于《世本》，则阴历阳历相互补苴始此也，黄帝以前，则固尝用阳历矣。《周髀算经》古者包牺、神农制作为历法云云，此章推朔上古定历之原，其始但见日月相逐于二十九日三十日之间而已，固不能定朔策也。而日月出入以成昼夜，则举

目而知之，亦未知积日若干乃成一岁也。由是测景以辨长短，始知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岁，犹未和有余分也。积测四次，最后一次三百六十六日而日景反长，举四次所得积日，分为四岁，乃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为一岁，是则测景四周，已知有太阳历矣。而月之行度，必测之七十六岁，屡用通分、约分之法，乃始知其委悉，而朔策始定，以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为月都数，是则岁实早定，四年而成，朔策后知，七十六年始晓，则当四年以后，七十六年以前，中间七十二岁，自不得不用阳历，若不用阳历，朔策未成，以何计月？然则任用阳历，古自有之，特远在包犧、神农之世耳。”

殷人每月三十日，有三十一日者，知当时确用阳历，阴历定于周，包犧为周之图腾，祀图腾之始，固尚用阳历也，圭上所用之竿，《周髀》以为取竹空径一寸，故卜卦曰筮，字亦从竹。《汉书·律历志》：“大桡作甲子，隶首作数，二者既立，以皆表以管万事。《世本》：“黄帝时，隶首作算数。”

以竹筮为计日或计爻之用，卜筮之时，不能築土为圭，则画地以代之。《仪礼·士冠礼》：“卦者在左，《注》有司主画地识爻者也。《少牢》卦以木，《注》画地识之皆取卦画之义，若夫大衍之用，以卦为挂，则更为后起矣。

庚 卦位

周人遇大典，对于方位极为重视。《易》中如坤之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解之利西南，不利东北，升之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皆指八卦所在之方位言之也。《书·召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纳，越五日甲寅，位成。”

《正义》云：“庄二十九年《左传》发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

裁，日至而毕，此以周之三月农役众者，径言寻常土功，此则迁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农忙之时，不能兴功动众，然此特不可征用周民，若殷民则亡国之奴隶，不在此例，庶殷者，殷之庶人。《曲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庶人即奴隶也。孔颖达不知此义，以为迁都之时不拘常制，谬矣。又《洛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涧水东，亦惟洛食，伾来，以图及献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匹，公既定宅，伾来，来视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贞，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二人共贞，即周公召公二人共卜问也，卜宅为周人最重之事。”《周礼》“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皆有此五句，可知辨方正位，在周朝极为重视矣。郑注：“周公营邑于土中，敕政成王，司徒职曰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合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考工》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声考之极星，以正朝夕，是别四方。”是知攻位与测日有直接之关系。《周礼》于其下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系邦国，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知八卦之位，官署皆有之，不独王宅也，此宅位即八卦之位。

《周书·大匡解》“官口朝道，舍宾祭宅曰八宅，绥比新故，内外贵贱，曰六位”。六位即“六位时乘”之位，则八宅即宅中之八卦位无疑矣，王之所立，如《克殷解》王入，即位

于社太卒之左。土与群臣所居之位，如《明堂解》“会万国诸侯于宗周大朝诸侯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负斧宸，南面立，公卿士侍于左右，三公之位，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南北上云云。”

此当时所定之朝仪也，有时人神杂处，万兽率舞，极诡异之观。《王会解》：“成周之会，埤上张赤帟阴羽，天子南面立，唐叔、荀叔、周公、太公望在右旁，天子立于堂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周公旦主东方所之青马黑馱，谓之母儿，其守营墙者，衣青操弓执矛，正北方稷慎犬麋，移人前儿，前儿若弥猴立行，声似小儿，良夷在子，在子口首人身，脂其腹灸之霍，则鸣曰在子，扬州禺，禺鱼石。解淪寇。发人鹿鹿者若鹿迅走，俞人虽马，青丘狐九尾，周须辉羴，辉羴去羊也，黑鹵、白鹿、白马、白民乘黄，乘黄者似骐，背有两角，东越海蛤，欧人蟬蛇，蟬蛇顺食之美。”姑于越纳日姊妹珍且欧文蜃，共人玄贞，海阳大蟹，自涿桂会稽以輶皆西向云云。合礼堂与博物馆为一，一部仪礼，几乎处处与方位有关，不赘述。

其减而为五者，则名曰兆。《说文》“挑，畔也，为四畔界祭其中。”《周礼》曰：“兆五帝于四郊。”兆之为兆，亦纂土为之，中有界道，与卦坛同。《作雒解》“设丘兆于南郊，以上帝配口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诸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周中，其埴，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叠以黄土，将建诸侯，凿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黄土，苴以白茅，以为土封。”埴训埴叠土为之，制与圭同，兆与卦同享日月，而兆以后稷为主，兼享先王，此典礼之异也，苴以白茅，以菁草为筮，义取于此，此五方者乃名曰位。

《小开武解》“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苍位木，四白位金，五黄位土。”卦兆俱称为位，土圭之位也，明乎以上所述。则八卦之何以构成，恍然悟矣。

无论八方之卦，与四方之兆，皆以中央为最尊最善。《史

记·龟策列传》“元王乃刑白雉，及与骊羊，以血灌龟于坛中央，以刀剥之。”八方合中央为九方，四方合之为五方，九方之卦称为九宫。《汉书·张衡传》：“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易·乾凿度》“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郑玄注：“太一者，北辰神明也，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谓之九宫。”

伪河图即取于此，五方为五行（“行”读“杭”）。《月令·周书》所记已见前，四正之卦以中为最，故有正中、中正、中之说。四方之位，以中为最，故有黄中通理之说。九方之位，其中为五，故九五为极尊。九五二数之名词极多，九以《禹贡》包罗最广，五以《月令》包罗最广。卦策原于历法，卦爻即定之后，历法反为所支配。

《汉书·律历志》并终数为十九，易穷则变，故为国法，参天九，两地十，是为会数，参天数二十五，两地数三十是为朔望之会。《管子·轻重》戊虑戏作造六𡵓，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王先谦《汉书补注》：“李锐曰，并天九地十得十九为闰法，钱大昕曰三其九得二十七，两其十得二十，合为四十七，三其二十五得七十五，两其三十得六十，合为一百三十五”。夫十九年七闰而余分俱尽，此实测之结果，于天九地十，并不相涉。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岁，而日月会于冬至，同在周道之交，三统术称为一会，以一会之一百三十五与年月二百三十五，（十二乘十九加七）得大公约五，以五除二百三十五得会数四十七，于参天九两地十亦不相涉。三统术以五月又二十三分之二十，而一食。通分纳子得二十三分之一百三十五，定一月为二十三分，满一百三十五而为食限，通计之一百三十五月，而又二十三食，此亦实测所得。与参天数二十五，两地数三十不相稷涉，此皆故为牵合，使人堕入迷阵。洪颐煊曰：𡵓当作𡵓，古法字。闻一多曰：‘六法与易通卦验，上篇说虑戏作易，而文王演之，孔子赞之，下文叙术法曰乾，法

曰离，法曰艮、法曰兑、法曰坎、法曰坤，后义郑注著六法则以乾为始坤为终，又曰故此六法以乾坤为终始是，八卦古有六法之称（六爻之义盖本此）下文曰周人之王循六法（原作惑亦法之误字）谓虑戏始作卦而文王演之耳。”九九谓算术，《律历志》“纪于一，协于十，大于千，衍于万，其法在算术，宣于天下，小学是则职在太史羲和掌之。”

辛 全面观察

《易》之全面演化，可由哲学及注释两方面观察之。哲学以易传为主，汉儒之卦气值日、爻辰纳甲等，亦为重要哲学。虞翻、郑玄、荀爽等之注释，以晋、唐以后之眼光观之，觉其支离怪诞，然实为有师授渊源之正统派，皆由土圭测日含蕴而出也。

先言《易》传：大衍之数，“象闰”、“象四时”出于历法，前已言之。《系辞传》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圣人设卦，观象，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精气为物，游魂为变，通乎昼夜之道而知，一阴一阳之谓道，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天一者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诸如此类之哲理，均由天文家观察所得。《系辞》中有“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注家各以亡意解释，纷纭不一，宋儒尤以郢书、燕说。吾人若知理论产生之背景，出

于土圭测日，则太极即臬极，亦称艺极，树臬于正中，谓之太极。转化天上，则为不动之北辰。两仪者日仪月仪也，仪娥同音，故月神有嫦娥，测日月之机械谓之仪器。四象本为东、西、南、北四方，转化天上，则东方七宿象苍龙，西方七宿象白虎，南方七宿象朱鸟，北方七宿象玄武，指观察时所见之天象。《系辞传》“观鸟兽之文。”陆绩之注，可为其证，离土圭测日之史实，而凭虚忆说去《易》远矣。《易》之哲学重心，为阴阳消息，阴者阴影，阳者阳光，消者月魄之渐减，息者月魄之渐生。《左传》：定公二十四年疏云：“伏羲作十言之教，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稽览图》有易姓四十二，消息三十六。

复	十	三	三	十	五	姤	七	十	九	三	十	一
临	十	四	三	十	六	遁	八	十	十	三	十	二
泰	三	十	五	十	七	否	九	十	十	一	三	十
大壮	四	十	六	十	八	观	十	十	十	二	三	十
夬	五	十	七	十	九	剥	十	一	十	三	三	十
乾	六	十	八	三	十	坤	十	一	十	四	三	十

震三十七、巽三十八、坎三十九、离四十、艮四十一、兑四十二。即所谓十二辟卦由复至乾，以渐而息，复临泰大壮夬乾由姤至坤，以渐而消。三姤三遁三否三观三剥三坤，凡一阴一阳之卦，其消息视复姤，二阴二阳之卦，其消息视临遁三阴三阳视泰否，四阴四阳视大壮观，五阴五阳视夬剥，此一式也。《稽览图》又云：“惟消息及四十卦当尽其日。”郑注“寒温之气，消息尽六日七分，四时七十三分也。”六十卦分配十二日，一卦六日八十分之七，而震、兑、坎、离四正则为八十分之七十三（详下六日七分）此又一式也。汉儒如虞翻辈善言消息，其要不出此。《系辞》“观变于阴阳而立卦”。观其阴阳消息也。杜预《左传后序》“汲冢《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象文言系辞。”消息之重要有如此者。

汉儒治易，各家体用不同，而表现之情态则一。京氏积算，用月建，六十甲子，用五星二十八宿；虞氏纳甲，三日震象出庚，八日兑象见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巽象退辛，十九日消乙入坤，二十三日艮象消丙，坎戊月精离巳日精，皆八卦与天象，扭合而不可分。爻辰之左贞，右贞，以两卦配之十二宫，六日七分，以六十四卦配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此中奥义，亦由土圭测日而演化也。

上下经之卦爻辞，惠栋《周易述》，张惠言《周氏虞氏义》，姚配中《周易姚氏学》，汉儒注释用天象者甚多。“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惠《注》“乾成则坤毁，谓四月也，坤成则乾毁，谓十月也，乾坤毁则无以见易，谓六日七分也。”《疏》“阳息阴故乾成则坤毁，乾成于己，故谓四月也，阴消阳，改坤成则乾毁，坤成于亥，故谓十月，坎离为乾坤二用，四月无坤，十月无乾，乾坤毁，故无以见易，六日七分，谓中孚咸也。”惠注似支离，然为《易》之正统，确不可易。王弼、程颐、朱熹之徒，不能知之矣。《易》为象数之书⑪，舍象数而言《易》是则是矣，其如非易之本意何！

注释

①如家读ㄣ一丫又读《丫》，讲读ㄣ一尤又读《尤》，街读ㄣ一ㄣ又读《ㄣ》，此例极多，牙音开齐互转，可定为一公例。

②社读ㄣ丫，地从也声，也读一丫，其音相近，地为女性为母。《说文》：“棠牡曰棠，牝曰社，社从土声，土即古社字，是社为女性也，淮南说山训，社何爱速死，吾必悲哭社。”注：“江淮谓母为社，地从也声，也为女阴，加母为𡗗，湖北广济人，呼母为异，是社与地皆为母也。”

③《海内经》：“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耒。”《大荒南经》：“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郭注“叔均，商均也。”《大荒西经》：“有西周之国，食谷，有一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所载各不同，俊即舜，叔均或为其子，或为其孙，或言作牛耕，或言方耕，方耕即併耕，亦耨耦耕，所说有

异，要为周之先祖无疑。”

④御览七百三十九“武王欲伐大国，行且有期，王寝疾十日不行，太公负之而起曰：行已有期，君不发，天下闻之，国亡身死，胡不勉之，王允焉，如无病者。”是武王伐纣以病延误，所谓风雨暴至，风霁波罢，系假托之辞，与陈胜、刘帮相似。

⑤新城云：厥后更至春秋中叶，立垂直表于地面，测其在日中之影长，以其最短最长之时期，为日至，得比表为圭，此时代遂称日为辰，土圭见于《周礼》，但决非采用于周初者也，余言虽非依拟何等确定的文献，然由种种事情推察，采用土圭之时代，定为春秋中叶，盖至用土圭观察日至时代，此其前必须有重要变化，即一比以前所采用之方式其决定时节之精确度，当远胜之，因兹遂得精知一年之长，从而能制优良之太阳历，二则与观测法相关联，遂至以冬至认为理想的年始，于是自然势必至采用含有冬至之月为正月之历法，而斯二事，适均见于春秋中叶，文公、宣公时代者乃显得由春秋之纪录而察知故也。

⑥李淳风注：“宋元嘉，二十九年遣使往交州度日影，交趾去阳城一万八百二十里，而差尺有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千里之言，固非实也。”

⑦日积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与日会，十二会得全日三百四十八余分之积又五千九百八十八简化之，得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之二百四十八，为一岁月行之数

$$29\frac{499}{940} \times 12 = 348\frac{5988}{940} = 354\frac{248}{940}$$

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通分得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二百三十五为一岁日行之数。

$$365\frac{1}{4} = 365\frac{235}{940}$$

岁十有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岁之常数也，故月与天会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为盈。

$$365\frac{235}{940} - 360 = 5\frac{235}{940}$$

用与日会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为朔虚。

$$360 - 354 \frac{248}{940} = 5 \frac{592}{940}$$

合气盈朔虚而闰生焉，故一岁闰率则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

$$5 \frac{235}{940} + 5 \frac{592}{940} = 10 \frac{827}{940}$$

三岁一闰则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之六百零一。

$$10 \frac{827}{940} \times 3 = 30 \times \frac{2481}{940} = 32 \frac{601}{940}$$

五岁再闰则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七十五。

$$10 \frac{827}{940} \times 5 = 50 \frac{4135}{940} = 54 \frac{275}{940}$$

十有九岁七闰则气朔分齐是为一章也。

$$10 \frac{827}{940} \times 19 = 190 \frac{15713}{940} = 206 \frac{673}{940}$$

$$29 \frac{499}{940} \times 7 = 203 \frac{3493}{940} = 260 \frac{673}{940}$$

⑧中气相去三十日十六分之七，通分纳于为十六分日之四百八十七。

$30 \frac{7}{16} = \frac{487}{16}$ 一部。七十六岁九百四十月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九日以月

数除，数得一月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四百九十九若就朔言之，从朔至朔一月之日为九百四十分日之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九以中气除朔分。

$$29 \frac{499}{940} = \frac{27759}{940}$$

$$\frac{27759}{940} \div \frac{487}{16} = \frac{27759}{940} \times \frac{19}{487} = \frac{444144}{457780}$$

以中气分母十六乘朔分子得四十四万四千一百四十四变为中气积分，以朔分母九百四十乘中气分子得四十五万七千七百八十为朔日积分，相减以七除之得一千九百四十八为法，除中气积分得二百二十八即章中也。

$$457780 - 444144 = 13636$$

$$13636 \div 7 = 1948$$

$$444144 + 1948 = 228$$

更以一千九百四十八除朔积分得二百三十五即章月也。

章月与章中差七即一章之闰，更差二百二十八以岁中十二除之，得十九章岁也。

⑨殷人有日历。《殷虚书契前编》三卷二页四片有如下列之表：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

由甲子癸巳终而后始者三，每月规定三十日，殷人自甲至癸，以旬纪日，此为三旬制，自甲午以下尚未配置，此最初之日历，其后渐逐配置而为六句式之日历，如下表所列：

乙未庚申辛壬戌戌癸

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

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

戌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壬子辛丑

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二月

戌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甲申乙戌

己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

月一正日介交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

右表见《后编》下一页五片。郭沫若《甲骨文研究·释干决》云：

“月一正者即一月，又名正月，卜辞两用𠂔当是食字缺刻，横画者，卜辞食字有作𠂔者，从食之𠂔作𠂔，缺其横，则为𠂔矣，其下一字为麦月一正食麦，即《月令》孟春之月，食麦与羊也，第六四行二月下一字为父，父乃斧之初字，又其下一字不识，然其从木，要当为二月之行事也，此外尤可注意者，则一月二月均各规整为三十日，且一月起甲子，二月起甲午，此亦大历每月规整三旬之一证掖也。”然每月三十日，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历久则发生差异，寒暑不时，故卜辞有年终置闰之

事。二十九页五片有一表：

□□卜癸未卜即癸酉卜即癸亥卜□

□贞旬 贞旬亡 贞旬亡 贞旬亡

□咥二月 咥一月咥一月咥 一月

同页三片及四片又有一表二片乃一片之折

癸未卜即 癸酉卜即 癸亥卜即 癸丑卜即 癸卯卜即 癸巳

□□

贞旬亡咥，贞旬亡咥，贞旬亡咥，贞旬亡咥贞旬亡咥，贞旬□□

在正月在正月 □□月 十二月 十二月 十二月

由上月一正一片，知正月起于甲子，有癸未、癸酉、癸巳，三日。

而此二片于正月乃起癸亥，则于三十日纪月已有变动，而分月大月小，所分者为阳历之月大月小抑为阴历之月大月小未能决定，拟明子宜纂录之卜辞观之则为阳历。

□未卜、癸酉卜、癸亥卜、癸丑卜禿、癸卯卜禿，癸巳□□。

□贞旬，禿贞旬，禿乃旬贞旬亡，贞旬亡贞□□□。

□国九月，亡国八月，亡国八月，国四月，国八月，七□。

郭沫若云：“此于八月一月中，有癸卯、癸丑、癸亥、癸酉，四癸日即以卯为月之一日，酉为月之末日，一月亦有三十一日，此于现行阳历虽有之，然在中国古代不应有此，此当为纂录之误，否则当系原辞刻误”。不知此正阴历未确定以前之阳历。

⑩《月令》有五行、五方、五帝、五神、五色、五谷、五音、五味、五臭、五祀、五藏。《禹》有九州、九川、九泽、九山、九江、田与赋均有九等。其外五之推广者，有五中、五内、五木、五正、五民、五玉、五白、五戌、五臣、五兵、五均、五戒、五更、五车、五事、五典、五礼、五瑞、五刑、五昼、五性、五服、五毒、五常、五金、五门、五品、五牲、五纪、五胡、五伦、五射、五庠、五气、五泰、五马、五鬼、五教、五族、五时、五章、五湖、五劳、五等、五云、五馭、五禁、五禽、五经、五义、五路、五过、五雉、五鼎、五福、五种、五管、五际五齐、五德、五龙、五岑、五嶽、五辞、五刑、五霸、五蠹、五凿等。九之推广者有九土、九天、九丘、九功、九伐、九合、九地、九夷、九如、九寺、九式、九曲、九歌、九章、九辨、九成、九京、九两、九官、九府、九股、九牧、九门、九品、九圉、九垓、九

思、九拜拜、九星、九流、九皇、九重、九夏、九皋、九能、九贡、九
御、九扈、九族、九野、九卿、九寒、九经、九四或九貉、九通、九
道、九鼎、九庙、九德、九数、九几、九谷、九黎、九锡、九嫔、九
归、九窹、九筮、九藏、九职、九畴、九蕝、九症、九变等可谓多矣。

⑪物鬼、物妖，祥也，详《经子探原》。

释 九 六

《易》之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如泰䷊为初九，九二、九三、六四、六五、上六，益䷩为初九，六二、六三、六四、九五、上九，全经皆然，此为易之通例，凡书之通例，必为其旨趣所在。乾卦《正义》云：“张氏以为阳数有七有九，阴数有八有六，七为少阳，八为少阴，质而不变，为爻之本体，九为老阳，六为老阴，文而从变，故为爻之别名，老阴老阳皆变。《周易》以变者为占，所以老阳数九，老阴数六者，以揲蓍之数，九过揲则得老阳，六过揲则得老阴。”周革殷命，其利再变，故以变为占。详《释六十四卦》，然与图腾无关，其义较晚。

图腾种类有三，（一）氏族图腾，（二）两性图腾，（三）个人图腾。龙为周之氏族图腾，同时又有两性图腾。钱玄同《古史辨》曰：“我以为原始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的东西，乾坤二卦，是两性生殖器记号。”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曰：“八卦的根底，很鲜明的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遗迹，画一以象男根，分而为二以象女阴，所以由此而演出男女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易》以一为男性器官之符号，称之为九，以--为女性器官之符号，称之为六，其义最为主要。《淮南·览冥训》观九鑽一，知之所不知。一非一二之一，乃阳画代表男性者，推其意亦可云观六鑽--矣，鑽者鑽其画于龟甲之上也。

甲 先决问题

《系辞》述伏羲画卦，有一先决问题。古者包牺氏之王天

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其目的在通神明之德，而以类万物之情，为达目的之手段，通神明之德之方法，除祈祷而外，又用威胁以为厌胜。

《公羊》庄公二十五年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阴阳之道也，以朱丝营社或曰胁之，或曰为闾，恐人犯之，故营。

《春秋繁露·精华》大水鸣鼓而攻社，大水者阴灭阳也，阴灭阳者，卑胜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贼伤贵者，逆节也，故鸣鼓而攻之，朱丝而胁之，为其不义也。

类万物之情者，于万物纷纭变易中，求一最简单之共同点。如泰理士ThOtes及服水论师以水为万物之源，海勒克来脱斯HeLatius及火论师以火为万物之源等皆是。（详释八卦）然由此所生之火神、水神、崇拜，只能祈祷，不能威胁，且于近取诸身之原则不合。画卦之原则，须所定之共同点，按之天地、鸟兽物宜及人身，无所不合。天地鸟兽物宜，范围太广，作易者注意之点，不易推测，而人生则为有定，天地不可知，精神意志五官四肢，物宜之所未有，求一共同点而不可得。土圭测日，有光者为阳，光所不及之处为阴，阳显而阴暗，阳大而阴小，阳温而阴寒，于是天、地、水、火、日、月、男、女、君、臣、父、子等等均以阴阳配之，而万物化生，则以男女、牝牡、雌雄之合，其作用由于阴阳性器官，近取诸身，易知也，按之天地鸟兽物宜，无有不合。《墨子·辞过》：“凡回于天地之间，包于四海之内，天地之情，阴阳之和，无不有也，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牝牡雄雌也。”

《墨子》所言，即作易者所求之共同点，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也”于是以一代表阳器官，以--代表阴器官。“天地细

组，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代表人，而天地万物在其内。匪独可祈祷子嗣，且可以厌胜，中国用女污辟邪，西人用阳物辟邪（详释八卦），皆即此义，是亦可通神明之德者也。

乙 周初生殖崇拜情形

周初图腾制度，必有生殖崇拜，考之古籍，有极显著者。

《诗·生民》：“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圻、不副，无蓐无害。”《山海经·海内经》：“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大比赤阴，是始为国。”

圻，裂也，副析也。《史记·楚世家》：“陆终妻女媭生子六人，圻副而产。”《曲礼》“为天子削瓜者副之。”此圻、副之义，达为小羊。言姜嫄生后稷，如母羊生小羊之易，姜嫄产户，即不破裂，又不副开，旧训圻副为难产，嫌其褻渎，含意未伸。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曲解谓为胞衣之不圻裂，夫胞衣即生圻裂，与产妇不生灾害，以《史记》证之，指产户必矣。叔均大比赤阴，郭璞无注。《说文》妣，籀文作匕。则比与匕同，以匕配女则为妣，配牛则为牝，配鹿则为廌，皆指阴性，是比为女生殖器。俗读勺一者矣，阴为男生殖器。《史记·吕不韦传》“私求大阴人嫪毐为舍人”是其证。周既颂姜嫄生子，产户不圻裂，而叔均开国时，又以大比赤阴为其特征，此非崇拜生殖器之铁证乎？

丙 九六二字之形声义

《说文》九，阳之变也，象其屈曲究尽之形。《广雅》九，究也，其言含混不可理析。顾实《中国文字学》九即尻本字，禽兽下体之者也。又云：公从禽兽下体之省，禹、万等字皆然。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九”孟鼎作九，师觚父敦齐侯同“万”颂鼎作𠂔，虢叔钟师赵史颂同。章太炎《新方言》

山西、平阳、蒲絳等处，谓臀曰尻子，四川并谓臀为尻子，广州则移以言阴器。

九即𤇗，本为禽兽之生殖器之称，后则移以称人，男生殖器缩时多，挺直时少，吾乡谓缩为究，阳之究即阳之缩也，九古读几，字通作𤇗。《东方杂志》二十七卷孤桐《也母考》略云：

“𤇗”《说文》云：“𤇗，从火，也声。”殷注谓即弟子职之𤇗。江沅曰：今谓灯煤，“𤇗”《说文》云：火之余木也，殷注火之余木曰𤇗，火之𤇗曰灰。《弟子职》作𤇗，而“𤇗”《说文》云：火华也。徐锴《系传》曰火𤇗所以生也，是𤇗者固非死火之𤇗，而正为光熊熊之𤇗兴也，与男阴作时张脉兴奋之状，雅复相似。《诗·齐风》履我即兮。《郑风》子不我即，二即字俱作男阴解。《山海经》“钟山之神，名曰烛阴”。烛阴即𤇗，即即九，今俗谓男生殖器为𤇗𤇗，或曰𤇗巴，即九之古音也。《说文》七作𤇗，训阳之正，亦象男阴之形，音与𤇗相近，其本为七。

六，《说文》作𠂔，“易之数阴变于六，正于八，从入八。”殷注此谓六为阴之变，八为阴之正也。八《说文》作八“象分别相背之形。”按即象女阴形，今人尚谓女阴为别，音转为𠂔一。如𠂔，从𠂔得声，其一例也。其例面象形则作𠂔。

《说文》牝从匕声，𠂔从比声，籀文作𠂔，从匕声。卜辞𠂔或作𠂔、作𠂔、作𠂔，或作𠂔、作𠂔、不一定从牛，凡以表示其为牝户而已。①𠂔之平声即读𠂔一。妃、配等字，皆由此音孳乳，入八者即交构之谓，今人尚谓交构为入，八为女生殖器之正字，字变作六，故曰变于六，正于八。或曰六，为纯象形字。《说文古籀补》“六”师奎父鼎作介齐刀背作𠂔，卜辞作𠂔作𠂔𠂔不从入，与女阴极似，总之，无论象形会意，皆指阴户而言。

六，古读若涿，如睦从“𠂔”声，濁从蜀声。《左传》哀公二十七年颜涿聚《古今人表》作颜涿聚皆其证。章太炎《新

方言》：“《说文》涿，流下滴也，是故阴器受名于此，犹训为流，而也字从之以得声义矣。”《诗·大雅》昏椽靡共，笺云：椽，椽毁阴器者也，夫惟椽为阴器，故毁阴曰椽，犹去耳曰刱，去鼻曰劓矣。《三国志·周群传》诸毛绕涿居乎？涿乃阴器之称。涿奇字作𣵀、日声，同入，乙即飞，也以为声而训女阴者，知涿为孽生字，六为初文，今人谓交构为涿，音变作綽。

丁 彖爻辞易传本身之证

九、六二字之称谓，足表明卦之来源，然尚有彖爻辞及易本身之证。《字林》：“曰正通《易》。”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观六二，窥观利女贞，六三，观我生进退，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上六，观其生君子无咎，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天坤其静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乾坤其易之门耶！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

此就其最显著者而列举之，坤利牝马之贞，以阴祀阴，物从其类，尚无特殊意义，观卦为尸女，为庙合。有女性之秘密，故窃窥之而观我之生殖与人之生殖之状。震为妊娠，索男索女，皆祈祷于生殖神之前，其意义已特殊矣。乾其静也专诸句，可释为阳性静则专一，动则勇往直前，翕合也、辟开也，阴性静则合，而动则开，可勉强释为静则闭藏而动则开展，然终不甚可解。盖乾坤本为两性器官，专小谨也，为专之借，古文作𠂔。②男器官收缩时，睾丸特显，为古文专之形，乾静时收缩，动则伸直，坤静时两唇合拢，动则两唇张开，此极自然之现象。故曰乾阳物也，坤阴物也，二物一开一阖有如门户。今俗谓男器官为阳物，女器官为阴户，或产户或产门，古语之

遗，其来久矣。闾户为坤，而所以辟户则乾也，故曰闾户谓之
闾，而所以辟户则乾也。故曰闾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老
子》“玄牝之门”。玄作𠄎与专之古文形声皆似，谓乾坤二物
之门，门即户也。天地絪縕为天地交合，兴云雨而生万物，如
男女构精，其意义为最显矣。此言其略，详细证明，各详本篇
焉。

戊 字形之特构

九、六二字以外，变回复至龙之本身。卜辞龙又作𪔐作𪔑
作𪔒，各家之解不同。

《殷虚书契考释》罗振五曰：“《说文解字》龙从肉飞之
形，童省声，卜辞或作𪔑即许君所谓童省。”《甲骨学》卷十
一叶玉森曰：“开象肉冠。”《甲骨文字研究》下册，郭沫若
曰：“象龙凤头上之冠，字当为说文部首𪔑字之省。”《武汉
文艺》一卷一期，苏雪林曰：“龙性凶残，且力大难制，商有
龙圉，即祭龙之所，龙头上加𪔑号，是一种镇压之法。”龙字
第三形作𪔑，与童省形不似。许说非是，罗信之误矣。叶、郭
二氏认为肉冠，卜辞凤作𪔑，凤有冠似矣，然龙则有角无冠，
且卜辞妾作𪔑，僕作𪔑，其上也作𪔑，是岂有肉冠者乎？苏氏
谓为一种镇压之法，亦误。商为国号，其字作𪔑，上亦从𪔑，
决非子国号之顶，加以镇压。《汉书·西南夷传》“乐其子为
王太后，首领属汉，封其子为龙侯，晋灼曰：‘𪔑古龙字。’
卜辞有𪔑，凡数见。而《殷虚书契后篇》卷一作𪔑，其示字上
下顺逆互易，仍为一字。知𪔑可作𪔑，然则龙头所作之，即
示字也，龙头作示，非独表示龙神崇拜而已，卜辞往作𪔑，从
之从土。《殷虚书契前编》四卷十四页，𪔑作𪔑，知𪔑即土，
而为示之例文，示与土为一字矣。虽然土果何物耶？”

牝、牡二字，一从匕，一从土，匕即女器官，俗语尚有此
称，形声义皆无可疑，然则土为男器官亦无可疑。牡《说文》

从土，而卜辞作𠂔，王国维谓𠂔从土不从土，其左之一即古文十，合于推十合一之义。按土与士为一字。《书·吕刑》“有邦有土”。《史记》作士。《周礼》“其附于刑者归于士”。注士谓主断刑之官，或谓归于圆土。郑以古土字有作士者，故复以圆土释之。《诗》“保有厥士”义作士。《周牧敦》亦以士为土，《汉礼器碑》“于是乎四方土仁”。以土为士，仁为人。《诗·商颂》“宅殷士茫茫。”《史记三代世表》作“殷社茫茫”。土之通士，以其有社音也，然则示土士皆为生殖器矣。表示性器官之物事，可顺可倒，任意为之，初无定例。

了为男性器官之字，顺写，然王延寿《王孙赋》“悬瓜悬而瓠垂”则倒写③。印度恒河神庙以石柱为男阴，石臼为女阴，皆顺置（详释象象）禾山祠太牢之具，羞瘞倒毛，堵山玉山皆倒祠④修造房屋桥梁时，以筛置于门首，剪一镜一，用以厌胜，剪倒插于筛上。驱邪之八卦，张天师符，姜太公在此，泰岩敢当，皆顺置。⑤扬州迎春，以纸为巨大之牝牡器，荷之而趋，焚化于纯阳观之前，顺置。⑥倒与不倒与厌胜诅咒无关，凡以表示其为崇拜而已。

此外表示性器官之字，有且，为龙头表性器官之第三形，金文用作祖，有宗有祝，金文作宗作T𠂔皆极明显，而也主二字且有实物之表象可见。

《说文》也，女阴也，加匚作匚，为似女阴之器，可以注水酒者，上图见《西清古鉴》三十二卷，汪仁寿《金石大字典》燕姬彝姬字，与二卷十一页也字同，然则也即匚，亦即姬姓之姬，姬读怡，已见前。主作主，灯中火主也，即烛𦶇，今人多供奉木主。《山海经·中山经》“桑封者桑土也，方其下而锐其上，中穿之加金”。正象男器官之形。

匚主二器用于宗庙，由崇拜生殖器而演化者，上列诸字，皆与土通。《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立后土祠于汾阴，厓上，师古曰：“厓者以其形高起，如人之尻厓，故以名云。”

立后土于尻上，此必用形象言，象形而兼会意，而尻之义又通于九矣。

己 崇拜时之典礼

当时崇拜生殖器，毫无亵渎意味，其典礼隆重举行。张东蓀《性的崇拜》：“希腊土地神黑姆斯专司农产之丰歉，偶像性器官特别伟大，雅典城中神像，尤华丽而繁多，不立亚泼斯是罗马专司生殖之神，像遍布罗马全境，在其乡间，往往是简单石柱，年年致祭，以祈年丰。”此外国之后稷也。《前途杂志》所记印度生殖器崇拜，节录于下，其详述于《释彖象》中：

“男器官为石柱，女器官为石臼，以石柱置于石臼中心，烧香拜神者，以香花数朵，清水一滴，洒于男性石柱尖头。”此外国之典礼也。《说文》：“妻，女中空也”。为女子性欲冲动，渴求解决之景象⑦，徐锴系传有籀文从臼人中女，臼即石臼也，母之兄弟曰舅，妻之父亦曰舅，皆为臼统关系，其义由石臼引申。卜辞有𠂔字，或作𠂔，从示，其为生殖崇拜之义显然。《礼记·杂记》畅白以栒，杵以梧。《释文》畅亦作𠂔。

《周礼·天官·少宰》“凡祭祀赞玉弊爵之事，裸将之事，凡宾客赞裸”。注“裸之言灌也，明不为饮，主祭祀，惟人道宗祖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小宗伯》“以待果将。”

崇拜生殖，于宗祖之前行灌祭，所谓人道，即灌于男女生殖器之上，将为浆之借，酒也。《说文》“浆酢浆也”。《诗》“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是其证，俗作浆，果将即裸将，裸体之裸，从果得义。《孟子》“二女嫫”字或作嫫，以酒浆灌于裸出之石柱上。《诗》“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将训行，非是。卜辞土作父或作父，上象酒滴之形，其义尤为显著。栒即菊。《说文》“菊，大菊，蓴麦也。”《礼·乡射》“鞠有黄华”。以鞠为菊，知菊花之菊，尚无定字。栒于母有关，《诗》“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书》“无遗鞠子羞。”是

其证。梧桐用为丧杖，亦于生殖有关。鬯白以菊者，香花数朵之义，其男器官则用梧也，颐动九“观我朵颐。”乃以花朵供于后稷之神前也。又繇辞之繇亦作由。《墨子·耕柱》“使翁难雉乙卜于白若之龟，乙又言兆之由。”《说文》“𦵏从弓由声《商书》曰颠木之有𦵏栝。”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书·盘庚》若颠木之有由蘖。《释文》引马本蘖作栝，不言由作𦵏，是古文尚书正作由，由古𦵏字。”𦵏从弓则占卦时用花苞，此其可谓巧合矣。

不用石白石柱之处，以少女代之。《性的崇拜》：“印度有个女神叫加兰Kali，她是雪弗的爱妻，也是印度人最尊崇的女神，她的庙中，一年总要举行几次特别的祭祀，祭的时候，例须有一裸体的少女作此女神之活的代表，那少女非但体上一丝不挂，而且须端端正正的坐在祭台之上，二腿张开，以供一般善男信女的瞻仰与崇拜，祭司们尤须向她顶礼拜跪，并须向她的私处行接吻之礼，一切礼物，也须先经她性器官之尝试，然后分喂虔诚信徒，仿佛与耶教中的圣餐礼一样。”此种礼制，中国称为立尸。

《诗·采蘋》：“于以采蘋，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楚茨》：“工祝至告，神具醉止，皇尸载起，鼓钟送尸，神保丰归，诸宰君妇，废彻不迟，诸父兄弟，备言燕私。”供尸之祭品，为蘋藻之类。《左传》所谓“蘋繁蕰藻之菜，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者也。其行吻阴之礼与否不可知，然祭品既撤之后，而男女苟合，备言燕私，则其祭时之情景可想。且蘋藻之菜，用以荐羞，而羞耻之羞当由此引申。此种人道宗祖之灌祭，其举行之时，当在布成八卦之室中。《说文》“琮瑞玉大八寸，似车钲。”段注“车毂空中，不正圆为八觚形，琮似之。”《周礼·大宗伯》“以黄琮礼地。”郑注“琮，八方，象

地。”琮为八方，为祭祖宗时所用，宗本象生殖器，八方即八卦之方位也。若夫祭祀之情形，由《诗》咏武王元女大姬之事，可以推测之，大姬去作易时极近，此真可为直接之证粉矣，下文所述，乃其祭赛时之情形。

《汉书·匡衡传》：“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张晏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无子，好祀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诗云：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地理志》：“周武王封舜后妣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巫鬼。陈诗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又曰：“东门之枌，宛丘之桷，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风也。”《诗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乱，游荡无度焉。”《东门之枌》“疾乱也，幽公淫荒，风化之所行，男女弃其旧业，巫会于道路，歌舞于市井尔。”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此诗击鼓缶，舞鹭羽，正事巫歌舞之事，非泛言游荡也，值持也。鹭鸟之羽，可以为翳，《笺》“翳，舞者所以指麾。”《说文》：“𦏧或从羽，𦏧舞羽也，鹭羽盖即羽舞，亦巫吁雩用羽舞之谓。”

大姬好巫而淫祀，此必为家风所化，其淫祀好巫，由于无子，此崇拜生殖之绝好写照也。《说文》“宛屈草自覆也。”野合者于山坞僻处，屈草自覆，盖祭祀已毕，而有男女之行，与后世之越礼者异矣。《宛丘》又云：“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广雅·释诂》“望，伺也”，毋窥伺之也。《东门之枌》二章云：“谷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绩其麻，土也婆娑。”其三章云：“谷旦于逝，越以鬲迈，视尔如敢，貽我握椒。”马云：“玉符《潜夫论》曰：‘诗刺不绩其麻，土也婆娑，今多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

《汉书·地理志》引此诗首章，师古注：“亦言于枌羽之下，歌舞以娱神，则此诗正为事巫之事，于差即吁嗟，古者巫事神必吁

嗟以请，椒亦巫用以事神者。”《离骚·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王逸注椒，香物所以降神是也。《诗》言：“貽我者，盖事神毕因以相赠遗耳”。此大姬之事，《诗序》以为刺幽会，此真道学先生之迂见，盖以后妃之德，为二南所颂叹，不应有此女孙，而移之于幽公也。郑康成知其不然，政其《诗谱》云：“大姬无子，好巫覡祷祈鬼神，歌舞之乐，民俗化为之。”郑之言兼二诗言之也，醜者以豢龙世家之人也。《国语·郑语》董姓醜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董父好龙，以服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醜川，醜夷氏其后也。”崇拜神龙，故用豢龙者之后裔，毛传训醜为总，误矣。

庚 一般之生殖崇拜

中国淫祀，江浙尚多有之，予闻之江浙人言，北京雍和宫欢喜佛人亦多见之也，私家笔记，必有述之者，惜予未之见也。《资治通鉴》天后垂拱四年，狄仁杰毁吴楚淫祠一千七百余所。吾楚当时必甚多，今已不可见矣。

徐珂《清稗类钞·祠庙类》：“蒙古僧寺之大者曰昭，所供上古之神，或舞爪而张牙，或人首而兽身，像极狞恶。此外更有一神，红发青脸，血口铜牙，赤身裸体，毛如钉竖，项下悬一人手抱一女神，容貌媚好，作与女交合之状，蒙古呼为欢喜神。”

董含《莼乡赘笔》：“辽阳城中一古刹，巍焕壮丽，守卫严肃。有往观礼者，俱于门外，叩头而去。有范生者，遊于其地，欲入不可得，请一显者乃入，见闪塑巨人二，长各数丈，一男子向北立，一女南面抱其头，赤体交接，备极淫褻状，土人呼为公佛母佛，崇奉甚谨。”常阅《留青日札》载嘉靖十五年大善殿，有铸像，极其淫秽，鉅细不下千百，夏文愍公言建论焚之，以靖官禁，尽付诸火，其像号欢喜佛、乃元之遗制。又郑所南《心史》载元人于幽州建佛母殿，铸佛裸形，与妖女合，淫状种

种，纤毫毕具，即此类也。

欢喜佛即阿难《法华文句》一之上曰“正法念经，明三阿难。”阿难陀此云欢喜，Amanda持小乘藏，阿难跋陀此云欢喜贤，Anandntheadia持杂藏，阿难安加，此云欢喜海，Amandaseigala持佛藏。《楞严经》“释迦徒弟阿难遇摩登伽女，摄入淫室，将败戒体。”注“摩登伽名钵吉帝，淫女也。”摩登或泽摩鄢，男子称摩登祇matang，女子称摩登迦matanga，上述神像，为佛教所崇拜，与吾国风俗未必尽合，然因此而知，吾国古代之生殖器崇拜，不足怪也。

周之淫祀，流风所播，影响特甚。《周书·时训解》“秋分之日，雷始收声 雷不收声，诸侯淫。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冻，又五日雉入大水化为蜃，雉不入大水，国多淫妇。小雪五日虹藏不见，虹不藏，妇不专一，天气不上腾，地气不下降，君臣相嫉，不闭寒而成冬，母后淫佚。”

淫佚之风，归之于时令之休咎，当然谬误，然此风在一夫一妻且女子为男子私有制度之下，不能长此不变。于是乎有母教，有内则，女子守贞之说，唱而和之，男女正位，为治国之大经，而生殖器崇拜，换为生殖崇拜，且有生殖崇拜之哲学焉。

辛 生殖崇拜之哲学

生殖崇拜之哲学，于何产生。《中国历史教程》云：在原始的群众生活之下，还莫有发生宗教，到了蒙昧期的中段⑧，还莫有发生氏族制度的时候，灵魂说才当作最初的宗教发生了，图腾集团是把某种动物或植物认为共同的祖先而崇拜他。可是氏族社会所崇拜的，则是死去的真正祖先，随着氏族制社会的产物，祖先崇拜的宗教出现了，由同一祖先出来的这种血缘意识，强固联系着氏族的成员。随着牧畜和农业产生，宗教的表象，也跟着发展了，太阳、土地、风雨、山川等都被看成神灵了，祖先神虽然不继续存在，

但另外又出现自然现象的神来，这是宗教的表象复杂起来了。同时又有巫的出现，他的任务，是联络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当说明氏族社会中的宗教起源时候，有人认为是由生殖器崇拜起始，这是不正确的。生殖器崇拜，不过是附随的现象，宗教的本源，还是需要从经济关系中去探寻，宗教不过是作为他的上部构造的意识形态而已。是》》》。《生殖崇拜与原始宗教》（《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

（《周人崇拜后稷，是农业经济所产生，然而生殖器崇拜，亦随之而产生，并由此而产生生殖器崇拜哲学及生殖崇拜哲学，在复杂表象中，有独立。周予同《孝与生殖崇拜》一文，言之至为详尽，其略云：在生物界里，两性的爱比亲子的爱普遍些，高等动物，才表示亲对于子的爱。人类再进步，才表现子对于亲的爱，这种親子间表示相互热烈的爱，本是人类社会自然产物。不过像中国这样将孝过度的看重，尊为一切道德的中心或基础，则实始于儒家。儒家所以特别重孝，其初亦不过为达到或宣传其大德目的之方法或手段。儒家个己的理想境界中，是仁，社会的制度是大同，但是这是绝不容易实现的，于是儒家利用当时民众的幼稚思想，将初民生殖崇拜的宗教，加以修正，便成为生殖崇拜的哲学。儒家的思想，为其出发于生殖器崇拜与生殖崇拜，所以郊天祀地，祭日配月，尊祖敬宗，迎妻纳妾等一套把戏，在思想上都与孝有一贯的关系。在儒家的意见，以为万物的化生，人群的繁衍，完全在于生殖，倘若生殖一旦停止，则一切毁灭，那时无所谓社会，也无所谓宇宙，更无所谓讨论宇宙原理或人类法则哲学了，所以生殖或者露骨些说性交，在儒家认为最伟大最神圣的工作。《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又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这就是说夫妇因性交而长育子女，与天地化生万物，同其伟大，同其神圣，同为从事于生殖

性交，普通的愚夫愚妇也都晓得，也都会得。但是与性交同其作用之天地化生万物的原则，那就虽是圣人，也有时有所不知，有时不能体行。




儒家崇拜生殖的话。在《易》与《礼》里发挥得很详尽。如：“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易·序卦》）“天地感而万物生”。（《易·咸彖辞》）“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系辞下》）“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礼记·郊特牲》）“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礼论》）“姤，遇也，柔遇刚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易·姤彖辞》）“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易·乾彖辞》）“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厚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易·坤彖辞》）“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易·系辞上》）乾坤其易之门耶！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易·系辞下》）“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易·说卦》）“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系辞上》）“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吐气者施而含气者化，是以阳施而阴化也，阳之灵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天地诉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翼角觫生，蜚虫昭苏，羽者妪，伏羽者乃子，鸢卵者不殍。而卵生者不殍。”（《礼记·乐记》）

在这些文字里，我们一目了然的儒家是在用哲学的含义、

文学的笔调，庄严地、纯洁地描写本体的两性，歌颂本体两性之性交，赞叹本性的两性之性交。并且因为儒家婚姻制度的立场，在于生殖，所以主张亲迎，主张无子出妻，主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甚至于赞成“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的制度。（见《周礼·地官》）。

古代生殖器崇拜的信仰，遗留于记载中的，除上文已征引的以外。还有许多，例如：“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礼记·礼运》）“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礼记·礼器》）“日出于东，月出于西，阴阳长短，始终相巡，以致天下之和。”（《礼记·祭义》）“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内外，以端其位。”（《礼记·祭义》）“男教不修，阳事不得，适见于天，日为之食：妇顺不修，阴事不得，适见于天，月为之食。故天子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相须而成者也”（《礼记·昏义》）“山为积德，川为积刑，丘陵为牡，谿谷为牝，蚌蛤龟蛛，与月盈虚。”（《大戴礼·易本命》）都是很明显的证据。我们说儒家的生殖哲学，完全脱胎于初民生殖器崇拜的思想，决不是武断的诬蔑的话，而只是客观的归纳的结果。

儒者为崇拜生殖之宣传者，又为其创始者。《汉书·艺文志》“儒者出于司徒之官”。近人或不信，予在《经子探原》中已证明，司徒金文中多作司土，土即男器官，前已证明，然男生殖器崇拜，即为儒家所职掌矣。《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言之更为透辟，略引数则于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父。”“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玄”小篆作, 古文作, 与车之小篆作相似。《释名》“玄懸也”即《方言》𠄎字。四川呼为垂子。门即《系辞》“乾坤其易之门耶”之门，乾阳物也，坤阴物也。《老子》所谓门，阳物阴物而已，谷神之谷，河上本作浴，洪颐煊云：“谷浴并欲之借字。《易》损君子以惩忿窒欲，孟喜本作浴，其例证也。”⑨欲即有欲无欲之欲，今作慾，精即男女构精之精。股赤子阴也，众父即卜辞及金文多父，群婚时代之现象也。《老子》哲学，由此引申，较儒家之侧重伦理，尤广博焉。

注释：

①牝之从羊从马从豕者今不可见。《左传·襄公四年》忘其国恤而思其牡，即牝牡，惟变牛为从鹿耳，旧读攸知从马从羊从豕义同而音不同也。

②《说文》重小谨也，专为六寸簿，即今之砖字，其静也专，当作重。

③《说文》𠄎禾危𠄎也段注：“玉篇云：‘亦𠄎悬物也，则同’。《方言》之𠄎，方言曰𠄎悬也，赵魏之间曰𠄎，燕赵之郊悬物于台上，谓之𠄎，郭璞曰𠄎𠄎悬物几丁小反。”𠄎都了反，与丁小反同音，吾乡呼男生殖器正作都了反，读刁字上声。

④见《山海经·中山经》禾山帝也，其祠太牢之具羞座倒毛用一豎牛无常，堵山玉山家也皆倒祠。

⑤八卦与张天师符用以驱邪，此事人人知之，八卦之所以驱邪，以其生殖器之符号，故用以厌胜。今人用女人污袴，亦此意也。参阅《释八卦》姜太公三字可以驱除邪，以其封神也，今之《封神传》小说完全无稽。《太公金匮》云：“武王伐纣，都洛邑，明年阴寒雨雪十日甲子平旦，五大夫乘马车从两骑止王门外尚父曰：四海之神与河伯、风伯、雨师耳，使谒者各以其名召之。五神皆惊。武王曰：天阴乃远来，何以教之？’皆曰：天伐殷立周，谨来受命’。”《旧唐书，礼乐志》引《六韬》云：“武王伐纣，雪深丈余，五年二马，行无辙，诣营求谒，武王怪而问焉，太公曰：此必五方之神来受命耳。迹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职命焉。”史游《急就篇》“师猛虎石取当。”颜师古注

“卫有石蜡、石买、石恶。郑有石祭、石楚、石制。皆为石氏。周有石速，齐有石之纷如，其后亦以命族，敢当言所向无敌也。”师古之意师猛虎、石敢当，皆为假设之名，故历引人各以证实之，然石敢当何以为驱邪之恶神，必有其历史。叶奕苞《金石录补》“石敢当碑云：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唐大历五年口县令郑（押字）记。”陶宗仪《辍耕录》：“今人家正门适当巷陌桥道之街，则立一小石将军，或一小石碑，镌其上曰石敢当，以厌禳之。”则唐宋以前，记载已较详矣。今武汉多立长石碑，镌泰山石敢当，五字，四川则立石像，略如虎首形。

⑥见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

⑦详《释象象》。

⑧详《周易中文化状况》。

⑨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关中称谷多谓之峪，音如像，盖一字异呼，俗改加山耳。”是谷、浴、欲音皆如像，故可通借，教育之育，湖北读与浴、欲同音，国音则读育，如像，亦可为证也。

释 无

凡宗教经典，多有一种专用之字，如道家之炁，释家之无，皆有其专门之解释①。《易》之“无”字，因其为宗教产物，不见他经。《庄子·大宗师》“无庄之失其美”。一用此字，然无庄为人名，用为有无之无，仍为《易》所独有，无之形义，许叔重已不能言，予加以阐述，爽然理顺亦稽古之大快也。

甲 儒为求雨之巫

欲明无之形义，当先知儒之来源。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雨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何以知之？鸟知天将雨者曰鹩，舞旱暵者以为衣冠，鹩冠亦曰术士冠。庄子言儒者冠，缘冠者知天时，履句屐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明灵星舞子吁嗟以求雨者谓之儒。故曾皙：之狂而志舞雩，原宪之狷，而服华冠，皆以忿世为巫，辟易放志于鬼道。”

章氏谓儒盖出于需，是否未确定，然以形与音证之，需即儒之初文。《荀子·修身》：“偷儒转脱”。《非十二子》：“偷儒惮事。”偷儒即偷儒。《考工》“鲍人之事，欲其柔滑，而腥脂则需。”注“读为柔需之需。”《辘人》“马不契需。”注“读为畏需之需。”柔需畏需即柔儒畏儒，此以音言，证其为一字也，需加人为儒。《说文》人部之字，加人与否，仍为一字者甚多，如价即介，化即匕，仲即中，傭即庸，供即共，棚即朋，什即十，作即乍，伪即为，佐即左，佑即右，价即贾，仪即义，伍即五，佃即亩，佰即百，假即畏，俾即身，儼即寔，併即并，

倅即霽，備即菑，像即象，侈即多，俱即具，仕即士，几于全部皆然，此以形言，证其为一字也，然则儒之为需决矣。

《说文》“需頤也，遇雨不进，止頤也。”“需初需于郊，九二需于沙，九三需于泥，六四需于血，九五需于酒食。”《易》之所言，皆为求雨之事，儒者于求雨之祭，别制为同音之雩字，以示殊异。《说文》：“雩，祭乐于赤帝以祈甘雨也，从雨亏声，𠄎或从羽，雩舞羽也。”《祭法》：“雩宗祭水旱也”。郑注：“雩之言吁嗟也”。贾疏《考异邮》云：“雩呼吁嗟哭泣，故云雩为吁嗟也。”《左传》：“桓公四年龙见而雩。”《荀子·天论》：“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则后决大事，非以为求得也，以文之也。”

赤帝即伏羲。《诗含神雾》“赤龙感女媧。”与武梁画像比证，知即伏羲也。《春秋》雩祭极多。如：

桓公五年大雩。僖公十一年秋八月大雩。僖公十三年秋九月大雩。成公三年秋大雩。成公七年冬大雩。襄公五年秋大雩。襄公八年秋九月大雩。襄公十六年秋大雩。襄公十七年九月大雩。襄公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昭公三年八月大雩。昭公六年秋九月大雩。昭公八年秋大雩。昭公十六年九年大雩。昭公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昭公二十五年秋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定公元年九月大雩。定公七年秋大雩九月大雩。定公二十二年秋大雩。

西周舞雩，后名其地为鄆，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涝水东岸，雩何以用辛日。《说文》：“‘辛’秋时万物成而熟，金刚味辛，辛痛而泣出，从一辛辛皀也。‘童’男有皀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从辛重省声。‘妾’有皀女子给事之得于君者，从辛女。”卜辞妾与龙上皆从开，龙谓从童省声，知童上亦从平矣。平即辛，即平从与龙同有此符号，为向龙祈雨之事，故曰龙见而雩，而辛又为万物成熟之时也。

乙 舞雩为无

王育知儒者舞雩之事，则无之形义可说矣。《说文》：“无奇字无也，通于无者，虚无道也，王育说：天屈西北为无。”《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注》：“女巫也，或为疾病之人，其鼻向上，俗谓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为之旱。”尪篆作尪，字又作尪，从大象偏曲之形，天与大同意。大作大。《说文》：“象人形。”天卜辞作𠂔，金文作𠂔，亦象人形。《说文》谓从一大会意，非是。天字象人形，左足稍屈作𠂔，即无字。王育知为天字之变形，而不知其象左足之屈，一问未达也，其屈一足，即巫尪之流，虽然，巫何以须屈一足耶？《家语·辨证》：“齐有一足之鸟，飞习于公朝，下止于殿前，齐侯使使聘鲁，问孔子。孔子曰：‘此鸟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儿谣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舞。’商羊即商祥，金文吉祥多作吉羊可证，其名商者，卜辞商上亦作𠂔亦为生殖器拜崇之符号，与龙字同，大雩须舞，而商羊鼓舞，为大雨之兆，屈一足者，乃象商羊舞耳。巫之作法，常屈足而作禹步。”《荀子·非相》禹跳注“偏枯之病，步不相过，人曰禹步。”《法言·重黎》“巫多禹步”注“禹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而俗巫多效禹步。”

巫于方卦之内，祈祷作法，步跬而行方，故须屈足，非必效禹之病态也，禹加足作蹢。《诗·唐风》“独行蹢蹢”。《说文》：“训蹢为疏行貌。”即步跬而行方者，非病态也，然因是而任用天然病足之人。《荀子·王制》“鑽龟陈卦，是佞巫跛𦰇之事也。”跛𦰇即跛覿。郭沫若《殷契萃编》翌日庚其秉乃舞，卯至庚又（有）大雨。②无即舞雩之义，以无为舞。《说文》：“舞，乐也用足相背，从舛，无声。”《尔雅·释训》：“舞，号雩也”。无舞，雩无古为一字，无之从大，（详下）舞之从舛，皆由无义孳乳，然

则无为屈一足而舞，已无疑义，且可证其为舞雩矣。雩之舞雩，亦以舞而得名。

王充《论衡·明雩》：“曾皙对孔子言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曰：‘吾与默也。’”鲁设雩祭于沂水之上，冠者童子，雩祭乐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龙之从水中出也，风歌也，歌咏而祭也。

《公羊传》桓公五年“大雩”。注“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疏“《论语》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乃鲁人正雩，故其数少，此见书于经，非正雩，故其数多。”

刘宝楠《论语正义》：“春服既成，雩时所服也。”《国语·楚语》“在男曰覿，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主位次主，而为牲器时服。”韦昭解时服曰：“时服色所宜。”又《春秋经传集解·求雨篇》言春雩之制，祝服苍衣小童八人，服青衣而舞之，此冠者疑即祝类，童子即舞雩童也。

孔门之儒，不忘恒业。章太炎《原儒》自注云：“阳狂为巫，古所恒有，曾、原二生之志，岂以灵保自命哉？董仲舒不喻斯旨，而崇饰土龙、乙效蝦蟆，燔煨荐，脯其愚亦甚。”不知曾、原二生，正以灵保自命，以为阳狂肆志，则违于事实，夫阳狂者，接舆晨门、荷蓑、沮溺之流，孔门热中之辈，曷常有是人哉？

雩祭祷词，亦有可考。《论语·颜渊》樊迟从遊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刘宝楠《正义》“崇德修慝辨惑为雩之祷词。”德、慝、惑三字为韵，确为祷词。子张之问，仅少一目耳。《左传》：桓公

六年“忠于民而信于神，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以忠信事神先事而后得福，是崇德也，攻己之恶，不攻人之恶，向神前忏悔，是修慝也。爱其人不为人祝福，恶其人不为诅死，此巫者秘祝诅咒之专技，是辨惑也，一朝之念忘其身，以及其亲，以为神前决斗。”《曲礼》：“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报仇决斗乃常事也，则更惑之甚者矣。三者皆为神事，孔子即神前祷词，而加以哲学化，则其生平所专擅之术耳。③

丙 无咎

无咎二字，易中屡见，意义简单，而构成则甚复杂，无与無同，何故？咎作何解？无咎二字作何解？分述于下。无卜辞作亼。《诗·邶风》“何有何亡”此为有无之本字。《说文》亼逃也，从入亼。

《史记·龟策列传》：“卜迫亼人当得不得，得，首仰足开，内外相应，不得，首仰足开，若横吉安。”逃从兆得声，证以《史记》，知于龟兆有关，或从足作跳。《广韵》徒聊切，四川人谓逃为条。《汉书·高宗纪》“汉王跳”谓汉王逃也。《集韵》田聊切，正读条，今人寻人招贴，尚将人字倒写，显然含有厌胜作用。亡又孳乳作𡇗。

《说文》：“𡇗，亡也，从亡，𡇗声，无，奇字无也。”𡇗从𡇗从林，𡇗即卜辞𠄎字。《说文》籀文“童”中从𡇗，𡇗人已知童从𠄎，则𡇗即开矣。许以为古文疾字，非也。舞亦从𡇗声，与无同，从𡇗者崇拜生殖器之符号，从林从大，大象人形，林谓腰围花而舞也，今苗人犹然，舞之从𡇗，则谓其屈两足耳。求雨时屈一足，常舞屈两足也，无孳乳为“𡇗”，姿微视也，姿为性欲冲动，渴欲男之意。（详释彖象）有“𡇗”，覆也，与卜辞巫作巫同意。有“𡇗”爱也，有“抚”，抚摩也，有“𡇗”媚也，皆与跳舞义相近。

咎同臼同皋。《说文》咎灾也从人各，各者相违也。相违，何以为灾？义不明析。《国语·晋语》“宜咎”注“咎或作血，古字通用。”《仪礼·士昏礼》注古文舅作咎。《荀子·臣道》“晋之咎犯”注“咎与舅同。”《左传·大学》均作舅犯。是咎之本字作臼，咎之孳乳有楷。《说文》木也。张自烈《正字通》楷即柏字。《函史》作柏，即《本草》写臼树，并形声之字，亦通，是咎即臼之异文，非通假也，崇拜石臼时，心不专一，则有灾殃，此咎字之函义也。

《汉书》：“百官公卿表咎繇作士，师古曰咎音皋。广韵皋陶舜臣古作咎繇。皋为儒者招魂之呼声，予在《经子探原》中已证明，儒者求雨之外，治丧亦为主要职务，失魂者当向石臼呼之，吾乡人招魂，将瓠切成半边之瓢，以木梯置屋檐，登高持瓢招之，当以瓢代石也。《类篇》“桔槔，机器或作桔楷，皋与咎古字通。”孳乳字同前，最奇者为晷字。

《说文》：“晷日景也，从日咎声。”《汉书·天文志》：“去极远近难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晷音轨，然当读轨之古音。《说文》有缙字，训纬十缕为缙，读若柳。《海外北经》“共工之臣曰相柳氏，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毕源《校正》“《广雅》云：“北方有民焉，九首蛇身，其名曰相繇，繇柳音相近。”缙即咎、繇二字合音，晷音同，以古无舌上音也，则咎又通于土圭测日矣。无咎卜辞作亡囧，或作亡囧。贞旬亡眚。宁师往卫，亡囧。

明无眚之义，当先明古人最注意之无它无恙二词所函之义。《说文》“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同无它乎。”段注“俗作他。”《国策·齐策》“威后问齐使曰：岁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风俗》通噬虫能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问劳曰无恙。如《战国策》赵威后问齐使曰：“王亦无恙。”《说苑》魏文侯语仓庚曰：“壑无恙。”前汉武帝报公孙弘曰：“何恙不已。”

《晋书·文苑》顾恺之与殷仲堪笺：“布帆无恙。”《隋书》：“日本遣使至书皇帝无恙。”皆问劳之辞也。

它与恙皆为虫名，则𧈧亦当相类，无𧈧作无𧈧，分写亦可作无尤。《论语》“君无尤焉，是也。”《说文》“尤，异也，从乙，又声。”蚩尤为所视八神之一，前已言之，从乙与从龙同，尤孳乳为𧈧。《集韵》“于求切，音尤，蚩蚩古诸侯号，通作尤。”尤所从之乙即龙，当为蚩之异体。《说文》谓“龙子有角者也。”惟蚩为今蛔虫，猪之食生糠者多有之，寄生于人之肠中。未有火食以前，其祸最烈，与恙之食人心者相类，亦可畏之虫也，𧈧从口从卜，当与吓或占同意，亡𧈧，无须卜问也。无咎与亡𧈧同，为抽象名词，崇拜石臼时，诚恪专一则无咎。《大丰殷》“王祀于天堂，降天亡尤，王衣祀于不显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监在上。”周兼用亡尤，不专用无咎也。

丁 零祭与生殖崇拜

祖与社皆为崇拜生殖器之地，二者常对举。《书·甘誓》“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春官·太祝》“出师宜于社，造于祖。”《考工记·匠人》“左祖右社。”祖祀于内，社祀于外，周人祀后稷，以田祖为最要。《诗·甫田》“以御田祖。”《史记·始皇本纪》“祖龙者，人之祖先也。”是固以后稷为伏羲矣，当时有四大祭赛。《墨子·明鬼》“燕之有驰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有云梦，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

《诗·召南》为燕地，《采蘋》云：“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此崇拜生殖器之祭，前已言之，于即吁，吁嗟以奠之也，奠于宗室，是明为祖祭矣。《甲骨文字研究》云：“祖而言驰，盖荷此牝牡，神而趋也，此习于近时犹有存者。扬州仲春二月上巳，以纸为牝牡器各一，男女群荷之

而趋，以焚化于纯阳观之前，号曰迎春。所谓男女之所属而观者，殆即此也。”《小雅·甫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介我稷黍，又能谷我士女，所谷者为何？当即仲春通淫之事矣，驰字之义，当专为驰祖而制。驰从𠂔也声，也为女阴，而也之从𠂔。又训流下滴，今人谓女子月经布为马片，而男子遗精，名为跑马，此正驰字之义，虽然社稷不驰，而独驰祖何耶？云云此其，默文德高聖，合文楚云于部

曰《诗·大雅》：“仲山甫出祖，注将行犯，轂之祭也。”④

《宋书·律历志》崔寔《四民月令》曰：“祖者道神，黄帝之子曰累祖，好远行死道路，故祀以为道神。”

《左传》：“昭公七年公将往，梦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实祖，君其不行乎！’子股惠伯曰：‘行！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祖为行神，故须驰之，驰之者行之也，祖亦为求雨之祭。《谷梁》定公元年，雩者为求旱者也，求者请也，焉请哉？请乎应上公，古之神人有应上公者通乎阴阳，君亲帅诸大夫，道之而以请焉。此又为巫覡专有之职掌矣。”

燕之风俗。《汉书·地理志》云：“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咸以为荣。”而《诗》之《召南》“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覯止，我心则降。”“肃肃宵征，抱衾与裯。”“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岂不夙夜，为行多露。”覯即构精之构。

齐之社稷，见于《谷梁》庄公二十三年云：“夏公如齐，观社常事曰视，非常曰观，观无事之辞也，以事为尸女也，无事不出意，公至自齐，公如往时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惧焉尔。”尸女以女为尸也。《潜夫论》“天地絪縕，万物化醇，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为者盖所以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月为阴，女为阴气，尸女致月，所以感通阴气而

致珍异也。

个 齐之风俗，《汉书·地理志》：“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國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社祭掌于巫，故通淫之女，名曰巫儿，巫儿可以厌胜，嫁则不利其家，为家主祠，即乡社也。”

云梦之事，宋玉言之最详。《高唐赋》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倅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曰“所谓朝云者也”王曰：“何谓朝云？”玉曰：“昔署先王当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行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观，号曰朝云。”《神女赋》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玉寝，果梦与神女过，其状甚丽……。《舞赋》：楚襄王既游云梦，将置酒燕欲，谓宋玉曰：“寡人欲觴群臣，何以娱之？”玉曰：“臣闻激楚结风阳阿之舞，材人之穷观，天下之至妙，噫可以进乎？”王曰：“试为寡人赋之。”玉曰：“唯唯。”“尔乃郑女出近，二八徐待，姣服极丽，姁媮致态”……

玉三赋云梦，必为当时最令人注目之事，神女所在之地，何以为巫山？通淫于王，何以为云雨？非明于雩祭及生殖器崇拜，不能解释之矣。玉果梦与神女遇，果为果将，即灌祭，已具《释九六》篇，古事相合，有如此者。《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韩诗外传》“郑交甫将适楚，遵彼汉皋，台下，遇二女，佩两珠，交甫目而挑之，二女解佩赠之。”⑤

此风甚广且甚古，汉水游观之地，名之为皋，抑又契于无咎之义焉。武汉三镇，每年三月二十八日士女群游洪山，祭东岳庙，往游者多食甘蔗，所余不能食之蔗头、蔗尾，遥掷少女，无呵禁之者，亦当年之遗俗也。东岳神即兴云雨之泰山，伏羲

苍精，初造王业者也。用《封神传》无稽之说，指东嶽为大帝黄飞虎者非是。《桑林之事见之于《诗》。《桑中》“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淇之上矣”。“爰采麦矣，沫之北矣，云谁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沫之东矣，云谁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上之矣。”沫《书·酒诰》作妹邦，即牧野，纣所都。《春秋》定姒，《公》《谷》作定弋夏之贵姓，⑥庸亦卫地，孟姜、孟弋、孟庸皆贵族女子，桑林为汤祷雨之地。《竹书纪年》“汤二十四年大旱，祷于桑林，雨。”《殷本纪》“汤既放桀后，大旱七年，以身祷于桑林之野。”《吕氏春秋》“汤祷于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是桑林有社矣，社中乐舞，名桑林舞。

《左传·襄公十年》：“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荀偃辞，荀偃士丐曰：‘诸侯宋鲁于是观礼，鲁有禘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师题以旌夏，晋侯惧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还，及著雍疾，卜桑林见，荀偃士丐欲奔请祷焉。”《庄子·养生主》“合于桑林之舞。”荀偃辞桑林，嫌褻也，旌夏者，男女私合之处，树以标帜，他人无敢入者，苗人跳月，犹有此风，以故晋侯惧而退入于房也。郑国之俗，则行于溱洧之上。《诗·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蕢兮，女曰观乎？士曰即且，且往观乎？水之外，洵訐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水之外，洵訐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即且者崇拜生殖器之且礼已举行也，蕢兰也。盛弘之《荆州记》“兰可杀虫，毒除不祥，故郑人方春三月，于溱洧之上，士女相与秉蕢而祓除。”此礼甚古。《吕氏春秋·孝行览》

“汤得伊尹被之于庙，爇以燿火衅以牺醢”，是被时熏以火且涂以血矣，此礼名修禊。《正字通》“禊有二，《论语》浴乎沂，王羲之兰亭修禊，此春禊也。”禊与雩同，禊从契，契为殷人之祖先，有祀高禘之礼焉。《礼记·月令》“仲春之月以太牢祠于高禘，郑注娥简吞卵生契，后王为禘官嘉祥而立祠。”娥简之偶，当与兰相通，秉兰亦为求子之吉兆。《左传》宣公三年“郑文公贱妾曰燕姑，梦天使与已兰曰：余为伯綏，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是其证矣。然采兰赠芍，仍与求雨有关。《东方杂志》三十一卷十五号：“广西歌墟，男女数千人，于暮春艳服对歌，互相赠遗，政府以有伤风化，下令禁止，时天久不雨，百姓怨望以年岁荒歉，为政府禁歌墟之咎。”
数千年之俗，至今不放，礼失而求诸野不亦信哉？

戊 求雨止雨

雩祭求雨之法，董仲舒《春秋繁露》言之最详。《求雨》篇云：“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祷社稷山川，家人祀户，无伐名木，无斩山林，暴巫聚蛇八日，于邑东门之外，为四通之坛，方八尸，植苍缯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鱼八，玄酒，具清酒膊脯，择巫之洁清辨利者以为祝，祝斋三日，服苍衣，先再拜，乃跪陈，陈已复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谷，以养人，今五谷病旱，恐不成实，敬进清酒膊脯拜请雨，雨幸大澍。’即奉牲祷，以甲乙日为大苍龙一，长八丈，居中央，为小龙七，各长四丈，于东方，皆东向，其间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啬夫亦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凿社，通之于闾外沟，取五虾蟆，错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虾蟆焉。具清酒膊脯，祝斋三日，服苍衣拜跪陈祝如初，取三岁雄鸡，与三岁豕猪，皆燔之于四通神宇。令民阖邑里南门，置水其外，开邑里北门，具老豕猪一，

置之于里之北门之外，市中亦置豕猪一，闻鼓声皆烧豕猪尾，取死人骨埋之，开山渊，积薪而燔之，通道桥之壅塞不行者决渫之，幸而得雨，报以豚一。酒、盐、黍财足，以茅为席，毋断。

夏求雨，令县邑以水日家人祀灶，无举土功，更火浚井，暴釜于坛，血杵于术，七日为四通之坛，于邑南门之外，方七尺，植赤缙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鸡七，玄酒，具清酒膊脯祝斋三日服赤衣，拜跪陈祝如春辞。以丙丁日为大赤龙一，长七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六，各长三丈五尺，于南方，皆南向，其间相去七尺，壮老七人，皆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啬夫亦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蚩社而通之闾外之沟，取五虾蟆错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具酒脯祝斋衣赤衣拜跪陈祝如初，取三岁雄鸡，豕猪燔之四通神宇，开阴闭阳如春也。

季夏祷山林以助之，令县邑十日壹徙市于邑南门之外，五日禁男子无得行入市，家人祠中溜，无举土功，取巫市旁，为之结盖，为四通之坛于中央，植黄缙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母鲍五，玄酒，具清酒膊脯令各为祝斋三日，衣黄衣皆如春祠。以戊己日为大黄龙一，长五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四，各长二丈五尺，于南方皆南向，其间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斋三日服黄衣而舞之，老者五人，亦斋三日，衣黄衣而立之，亦通社中于闾门之沟，虾蟆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

秋暴巫尪至九日，无举火事，无煎金器，家人祠门，为四通之坛于邑西门之外，方九尺，植白缙九，其神少昊，祭之以桐木鱼九，玄酒，具清酒膊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为大白龙一，长九丈，居中央，为小龙八，各长四丈五尺，于西方皆西向，其间相去九尺，与者九人皆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马亦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虾蟆池方九尺，深一尺，他皆如前。

冬舞龙六日，祷于名山以助之，家人治井，无壅水，为四

通之坛于邑北门之外，方六尺，植黑缙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膊脯，祝斋三日，衣黑衣，礼如春。以壬癸日为大黑龙一，长六丈居中央，又为小龙五，各长三丈，于北方皆北向，其间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虾蟆皆如春。

四时皆以水日，为龙必取洁土为之，结盖龙成而发之，四时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妇皆偶处，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乐神”。

四时夏分为二者，配而为五也，其色东青、西白、南赤、北黑、中央黄。其数：东八、西九、南七、北六、中央五。色为五行，数为洛书。四时：东春、西秋、南夏、北冬、中央季夏，依月令也。十干：东甲乙、西庚辛、南丙丁、北壬癸、中央戊己，依纳甲也（译《符号篇》）。小龙长为大龙之半，大小龙合计，等于各方之数，求雨故用水日，《淮南·天文训》：“壬癸亥子水”。凡亥子皆属水，春属木故无伐名木，夏属火，故更火浚井，秋属金，故无煎金器，冬属水，故无壅水，更火者，即《论语》钻遂改火也。《夏官·司燿》“变国火以救时疾。”此更火之作用也，祠户、祠灶、祠中、祠雷、祠门、祠井者，祠五祠享有功也。

《吕氏春秋》“孟冬飨先祖五祀”注“户灶中雷门井也。”

《淮南·记论训》“今世之祭井灶门户箕箒血杵者，非以其神，为能飨之也，恃赖其德，烦若之无已也。”

暴巫即鲁僖公欲焚巫尪之意，聚蛇，蛇与龙为同类。《墨子·近土》“灵龟近灼，神蛇近暴，蛇亦暴也，植缙者，以丹书告，祷于禁社之遗习也。”《说文》“缙帛也，从系曾声”绎缙文缙从宰者，扬雄以为汉律祠宗庙，丹书告也。具清酒膊脯又用玄酒者，郑注《仪礼·土冠礼》云：“玄酒，新水也，今虽不用，犹设之，不忘古也。”脯栗脯之类。《广雅·释诂》“膊曝也”皆乾物，用之与暴巫暴蛇同意，生鱼赤雄鸡母

鮪黑狗子以血涂祭也。《山海经》“祈用犬用鸡，蚺用鱼。”郭注“以血涂祭为蚺，祈通鬻，涂血祭也。”母鮪为食物，有性象征之义，闾即爻闾（详释卦）用虾蟆，取水于月也，姮娥奔月，化为蟾蜍，（详释易）即虾蟆也。《淮南·天文》“积阴之寒气为水，水之精者为月。”冀虾蟆取水于月也，埋死人骨者，驱旱魃也，今人尚谓旱魃为僵尸所化，决渎亦逐旱魃也。

《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帝后置之赤水之北，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以茅为席者。郭璞注：《中山经》席者神之所冯止也，令吏民夫妇偶处，有行云行雨以召天和之意，猪豨即豨猪，暴血杵者娭祭（详释九六）与偶处用意相同。

止雨之法，反其道而行之。《止雨》云：“雨太多，令县邑以土日塞水道，绝道盖井，禁妇人不得行入市，令县乡里皆扫社，下县邑若丞令史嗇夫三人以上，祝一人，乡嗇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皆斋三日，各衣时衣，具豚一，黍盐美酒财足，祭社，击鼓三日而祝，先再拜乃跪陈，陈已复再拜乃已。祝曰：“诺！天生五谷以养人，今淫雨太多五谷不和，敬进肥牲清酒，以请社灵，幸为止雨，除民所苦。无使阴灭阳，阴灭阳不顺于天，天之常意，在于利人，不愿止雨，敢告于社。”鼓而无歌，至罢乃止。凡止雨之大体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乐神也，开阳而闭阴，阖水而开火，以朱丝萦社十周朱衣赤帻。

诺为祈祷之巫声，（详文化篇）求雨祷于伏羲，止雨则祷于女娲。《论衡·顺鼓篇》“雨不霁，祭女娲，于礼何见？伏羲、女娲俱圣者也，舍伏羲而女娲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言义，其故何哉？俗图画女娲之象，为妇人之形，又其号曰女，仲舒之意，殆为女娲古妇人为帝王者也，男阳而女阴，阴气为害，

故祭女媧，求福佑也”。《金瓶梅》。出祭者血以干成黑也。

土克水，故止雨以土曰。《天文训》“戊巳四季土”四季辰、戌、丑、未也。辰为季春，未为季夏，戌为季秋，丑为季冬，四季皆土日也，击鼓紫社，仲舒自有解释。《精华》云：“大雩者何？旱祭也。难者曰：大雩旱祭而请雨，大水鸣鼓而攻社，天地之所为，阴阳之所起也，或请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阳灭阴也。阳灭阴者，尊厌卑也，固其义也，虽太甚，拜请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阴灭阳也。阴灭阳者，卑胜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贱伤贵者，逆节也，故鸣鼓而攻之，朱系而贺之，为其不义也。”此礼甚古。《公羊》“庄公二十五年以朱丝营社或曰胁之，或曰为闾，恐人犯之，故营之。”朱衣赤帻，亦同此义，以阳胜阴而止之也。

己 水旱丰穰休咎之征

旱则祷之，雨则止之，农业社会，水旱之关系，最为切近。迷信时代，偶当异物出见，其后偶遇水旱丰穰之现象，则以某物为水旱之咎征，某物为丰穰之休征。《山海经》所载甚多。如：“有蛇焉名曰肥遗，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有蛇一首两身，名曰肥遗，见则其国大旱。”“有鸟焉其状如鸛而人面，雉身，犬尾其名自号也，见则其邑大旱。”“是有大蛇赤首白身，其音如牛，见则其邑大旱。有焉其状如鸡而鼠毛，其名曰蜚鼠，见则其邑大旱。”“沫涂之水其中多蜃，其状如黄蛇，鱼翼，出入有光，见则其邑大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鸿雁，其名獬獬，见则天下大旱。”“石膏水其中多薄鱼，其状如鳢鱼，而一目，其音如欧，见则天下大旱。”“子桐之水其中多鲮鱼。其状如鱼，而鸟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鸳鸯，见则天下大旱。”“鲜水之中多鸣蛇，其状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见则其邑大旱。”此旱之咎征也。

“有兽焉其状如禺而四耳，其名长舌，其音如吟见则郡县大水。有鸟焉其状如鳬，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鬿𪊑，见则天下大水。”“有鸟焉其状如翟而赤，名曰胜遇，是食人，其音如录，见则其国大水。”“羸鱼鱼身，而鸟翼，音如鸳鸯，见则其邑大水。”“有兽焉其状如夸父而彘毛，其音如呼，见则天下大水。”“有兽焉其状如牛而虎文，其音如钦，其名曰𪊑𪊑，见则天下大水。”“有兽焉其状如彘而人面黄身，而赤尾，其名曰合窳见则天下大水。”“阳水其中多化蛇，其状如人面而豺身，鸟翼而蛇行，其音如叱呼，见则其邑大水。”“有兽焉其状如白鹿而四角，名曰夫诸，见则其邑大水。”此水之咎征也，然亦有丰穰之休征者。如：“观水多文𪊑鱼，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见则天下大穰。”“有兽焉其状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见则其国大穰。”“有兽焉其状如豚而有牙，其名曰当康。其名自叫，见则天下大穰。”

遇有征兆，皆当祷之于神，其神：人面龙身，人面羊身，人面鸟身，人面马身，人面牛身，人面豕身，人面彘身，人面兽身，载鹄人面三首，人身龙首，人身羊首，龙首马身，龙首鸟身，无一为人形者，此真图腾时代之景象也。祈禳之法，瘞玉、瘞藻、芭、瘞桑封，婴玉、糈用稌米、稷米、稻米，或投玉而不糈，杀犬、豕、牛、羊、鸡、鱼，而涂其血，或用脰，或倒祠，皆古礼之可考者。今之历书有月占，与此相类。正月《月占》岁朝宜黑四边天大雪纷纷，是早年最好立春晴一日，农夫不用力耕田。又有农谚云：“月逢初四雨，个月九天晴。”个月一个月之省文也。水旱之征为天象而非异物，于易道尤为接近也。

庚 精气为物

《说文》“无”通于元者，虚无道也。段注：“《礼运》

曰：是谓合莫，注引《孝经》说曰上通元莫。《正义》云：上通元莫者，孝经纬文，言人之精灵所感，上通元气寂寞，引之者证莫为虚无也，其义上通于元始，故其字形亦用元篆上毋于一。”此无之又一解释，然仍与从天无异。《孟子》“勇士不忘丧其元”以元为头，睽六三其人天且劓。《山海经》：“有刑天之国，皆以天为头，元天二字同象人形，元特示入头，天则着重头之顶耳。⑧

精气之气，《通卦验》作气。“坎气逆乎阳离气乱祸，蜚有巽气逆风乎乾震气，乱石陨山。”又云：“凡易八卦之气，应验各如其法度，则阴阳和，六律调，风雨时，五谷成熟，人民取昌此圣明王所以致太平法，故设卦观象以知有亡夫，八卦缪乱则纲纪败坏，日月星辰失其行，阴阳不和，四时易政八卦气不效，则灾异气致八卦，气气失常。”气从无从大，旧以为从无误，无为饮食逆气不得息者，与精气无涉，气之从无，以其为天之游气而为巫所注意也。

《系辞》“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淮南子》“天气为魂。”云即云，云气与鬼合而为魂。《说文》“鬼从儿象鬼头魂古文从示。”鬼有头可象必为有形之物，所谓精气为物者，如石言于晋，豕人立而啼，为公子彭生之类。游魂为变者，如晋侯梦见大厉郑人相惊以伯有之类，皆为元气所化。《春秋繁露·重政》“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令元在焉安在乎？乃前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命而共违其所为也。”此无之别解也，然其事又通于土圭测日。《汉书·律历志》所谓“太极元气含三为一”是也。

注释

①《周礼·春官》“祗浸掌十辉之絜。”注“谓日光絜也。”《释文》注本亦作气此见于经注之始，然不见于正文。《道藏·洞玄》部元精，元炁，无神为内三宝，耳、目、口为外三宝。《茅亭客话》漱令满

口乃吞之以竟送至脐下炁海一七遍。《黄庭经》注脐下三寸为下丹田即其处华严经“如未胸臆有大人相形如卍字名吉祥云”。梵名室利鞞洛剌曷。

②郭释无为旱祭之舞雩，极是。

③《风俗通·过誉》太原周党伯纯少为卿佐，发党过于人中辱之，党学春秋长安，闻报之义，辍讲下辞归报 仇，到与卿佐相闻，期斗日。”则古代真有报仇决斗之事矣。

④《汉书·疏广传》“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笃老，皆许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没祖道供张东都门外。”师古曰：“祖道饯行也”。

⑤《说文》魃鬼服也，《韩诗传》曰：郑交甫逢二女魃服。”《文选》江赋注：引韩诗内传“郑交甫汉皋台下，遇二女请其佩，二女与佩交甫怀之，即亡矣。”南都赋注：《韩诗外传》“郑交甫遇二女，佩两珠，大如荆鸡之卵。”《七发》注引韩诗序“《汉广》悦人也，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谓汉神也。”以上见段注引，则此事与高唐神女，同一神话矣。

⑥见《毛诗传笺通释》。

⑦春为小童，夏为壮者，季夏为丈夫，冬为老者，年龄以此渐增，则秋当为冠者，秋即冠者之借。

⑧《说文》天颠也，颠从真声，别变作顶天即今之顶字，顾炎武读天为丁，作平声误。

释 八 卦

予既考定“—”“--”为男女两性之符号矣，又考定八卦出于土圭测日，而其背景为崇拜龙神，此其说于卦象中均可求得之。其初以“—”为男根，“--”为女阴，而以三（乾）为父，三（坤）为母，此必然之趋势。父母相交而生子女，易之社会为阶级制度，爻从下起，于是以三（震）为长男，三（坎）为中男，三（艮）为少男，三（巽）为长女，三（离）为中女，三（兑）为少女，此一事也。由是将两性符号，扩大为阴阳，而以“—”为阳，以“--”为阴，阳之最大者为三（天），阴之最大者为三（地）。《象传》所谓天行健，地势坤，坤者顺也，古人不知地小于日，地之外尚有如许恒星，此亦必然之趋势也。雷起于地，性刚而由柔地之下上出，故以三为雷，水流中央速而两岸较缓，即中刚而两岸柔，故以三为水，山在地上，危然耸出，其刚在上，故以三为山，风柔而行乎刚天之下，故以三为风，火烧物而力猛，其刚在外，中有黑影较柔，故以三为火，泽上受水，水柔而受水之地较刚，故以三为泽，刚柔之义，由阴阳引申，此又一事也。土圭测日以八卦为出入之方位，于是又由阴阳之义引申。以“—”为月光，“--”为无光之符号，以三（震）为三日月生魄之象，三（兑）为八日月生魄之象，三（乾）为十五日月魄盈满之象，魄之生，月有光也。三（巽）为十七日月死魄之象，（艮）为二十三日月死魄之象，三（坤）为二十九日月全消之象，魄之死，月无光也。此值月光一月消长之图画也。日中有三足鸟，阳中有阴，以三（离）为日精，月中有蟾蜍，阴中有阳，以三（坎）为月精，此又一事也。《说卦传》“帝出乎

震，震东方也”。帝为苍帝，为伏羲，即龙神也。苍帝在东方，而以震为东方，为土圭测日所规定，震为长子，为崇拜生殖所规定，而又合于周之宗法制度，以长子继承帝位，为帝出乎震之又一义也。震卦为崇拜龙神，而又为孕娠之象，为崇拜生殖。（详震卦）丰卦为土圭测日，而以北辰为斗建所在，辰即震，兼有崇拜龙神，崇拜生殖（详丰卦），兹三者纵横推之，无往而不合，通于一，万事毕矣。

甲 三画成卦

“—”、“--”两符号叠之为三画，构成八种形态，又推演之适于三方面之用，虽然何以不二不四，适至三画而止耶？《系辞传》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是三画成卦，其动机原于天、地、人三才。证之杨雄《法言》儒者通天、地、人之道，巫觋为古代之儒，天神、地祇、人鬼，皆为儒所供奉。”①儒者以通三才为其职掌，故三画成卦，象征三才之运用，其理可通，而稍涉抽象。《乾凿度》曰：“物有始、有壮、有究，故三画而成乾，乾坤相并俱生，物有阴阳，因而重之，故六画而成卦。”其言最为切实，虽然三画成卦，尚有浅鄙之意义，卦之三画，为男性器官之象征，与九六关系密切。《一般》：一卷四期李味农《释三》云：从一到无穷大，在日常语言里，最常用的不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三和五又最通行，三和五的成语，在人类生活各方面，在古今记载里，比一切数目都占势力，五还可以解释，因为人用五个指头做算筹，成为习惯。唯三很有值得注意的特点，现在先把它的重要成语和表现列在下面，然后用精神分析的发现来解释这个疑谜。

关于宗教的如：三清、三洞、三神山、三一、三尸、三魂、三

身佛、三藏、三乘、三界、三生、三皈、三宝、三位一体、三教……。

关于人事的如：三纲、三从、三友、三迁、三益、三多、三皇、三王、三跪九叩、三年之丧、三鞠躬、三揖、三世为将、事不过三、三头六臂、三族、三事、三姊妹、三角恋爱、三不朽、三家村……。

关于学术和政治的如：三才、三元、三灵、三焦、三尺课程、三W主义、三B铁路、三S政策、三民主义、三坟、三育、三易、三礼、三传……。

关于表现的如：神殿里的偶像，普通都成三数，观音两旁配善才、龙女，关帝旁有关平、周仓，岳武穆旁有牛皋、王贵，土地两旁站着判官、獬王，城隍两旁塑牛头、马面，释迦牟尼两旁有文殊、普贤，阿弥陀佛两旁有大势至和观音，法国莲花Fleury-delgl，英国三叶金花菜Clooev 人岛和西西里的三个半截的腿Juiskeles都是他们各国的国徽。

以上所举的例，我们分为三类。

(一) 确是用得正当的，三藏是经藏、律藏和论藏，把佛典包括无遗，而且三个中间的分别也很好明晰。三纲也是正当的计算，在宗法社会，除君父和夫以外，找不出别个相类的纲来。

(二) 一类事物实数不止于三，也用三来计算，道家神仙何止于三，何以称三清？海外神山不会有五个、八个吗？中国的宗教只有儒释道吗？人的灵魂何以止限于三个，人类生活除福寿和男子以外，便没有可以羡慕的吗？小乡村何必止有三家？天、地、人以外还有物，为什么只有三才？What How Why便可以代替研究的态度各方面吗？智育、体育、德育以外还有美育，为什么只有三育，三头算凶，假若有四头、五头，岂不更凶，何以三头六臂特别通行？

(三) 一类事物的数目，并不够三，因为特别的缘故，牵强附会而成三，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圣灵，父子可以并列，圣

灵便属于另一类的东西，何以拿来同耶和華和基督湊成呢？由伦理学讲起来，同鸡三足、臧三耳，犯一样的毛病。假若伦理学的法则，可以应用到这种材料上，三一可以算中国古代三位一体说，包含天一、地一、泰一，道家的三一，是精气神，混三为一，是道家的三位一体说，三才也可以说是儒家的三位一体说。

此外还有三皇、三王、三族等没有一定计算，各家争论不休，终没有得着一致的意见，可见这种计算，只是无意中举个数，而且最常用的数以包括一切。

从古书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点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的解释。《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淮南·天文训》：“道曰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生而为阴阳，阴阳和合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史记·律书》“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说苑》“发于一，成于二，备于三。”《子华子》“出于一，立于两，成于三，连山以之而成形，归藏以之而御气，大易以之而立数。”《素问》岐伯曰：“天地之数，始于一，终于九焉，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潜夫论》“天地絪縕，万物化醇，和气生人，以统理之，是故天者诸阳、地者诸阴、人者中和，三才异务，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气乃臻，玕衡乃平，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为者盖所以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列子》：“一者形变之始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故天地含精，万物化生。”

由以上的解释，三数代表宇宙间完成和统理万物的势力，它是阳数，它又是代表人的数，它是阴阳二气交感的结果，如同子女是父母构精的结果一样。人者中和，它所日常做的，是感通阴阳而致珍异。总而言之，三是人的代表，人在中间而含和气，于是三成为完成宇宙而生出万物的势力的代表。这是由中国古书得到三才的解释，也是一个三的解释，由它的感通阴阳

而致珍异，看来也是中国最通行的三位一体说。据人类学的比较研究讲起来，三是古代原始民族和现代野蛮民族一个神数。神殿里的偶像，多成三数，前面已说过了。三跪、三拜、三揖，这些礼节，都是古来敬神的仪式，后来才推到敬之如神的人上。宗庙的祭祀有三献，牺牲有三牲，烧香要三炷，道教的尊神是三清，佛教的尊神是三身佛，基督教所崇拜的是三位一体，佛典有三藏、三乘，道书有三洞，这都是三应用在神上的例子。三所以成为神数，因人相信他驱恶避邪的魔力，据可靠考证，法国三瓣莲花，英国三叶金花，人岛和西里里岛三半截腿，与其它有三部的东西，现作国徽用的，都是古来护身符的遗迹。由此看来，三是野蛮人或原始人宗教上最常用的一个象征。可是上面的解释，只是说出当然，而没有说出所以然。三既能代表多于三或少于三的数，它一定是主观的对象。解释主观的对象，必要用心理学，但从前的心理学，对于这种材料，既没有相当的能力，更没有相当的注意，于是我们不得不应用最新一派心理之精神分析，来解决这个问题。精神分析对于前面解释并不否认它，不过把它们先与别的现象联络和比较，然后用它的方法和根据，找出更深更确的解释来。”

从梦的研究，精神病的治疗，和日常生活的心理，精神分析，已经发现了象征在心理作用上的重要和意义。以后它又用文学、美术、宗教、语言学、人类学各种的研究，与他的发现融会贯通起来，象征的普遍性和确实性，因此更得了极渊博的证明。象征的起因，是被抑制的欲望，要求满足，它的凭籍，是无意识的心理作用。它的方法，是应用心理的联想作用。它的作用，是改变欲望的表现形式，以避掉意识的注意，而达到满足的目的。它的结果，是似乎离奇古怪，不可思议的心理表现，它是普遍的原始的表意思的符号，与原始的婴孩的语言相当。

因为性是力量最强而受抑制最甚的一个欲望，所以在无象

数征之中,关于它的占大多数。试看野蛮人的习俗,和宗教下等社会的隐语和迷信,甚至于文学和美术的表现,差不多处处充满了性的象征。在精神病和常人梦里面的象征,尤其是常见的罈子、船、炉灶、山水的风景、房间、城郭、宫殿、堡垒等都是女性的象征。而门户、穿堂、洞穴、箱篋、簾子、衣袋等,都是阴性生殖器的象征。男性的象征是太阳、火帽子、大衣、蛇、鱼、鸟等,阳性生殖器的象征,是棍棒、伞、树、刀枪、炮、泉水、挂灯、铅笔、铁槌、孩童等。而最可注意的是:三也是阳性生殖器的象征,大概因为它分为三部的缘故。弗洛伊德说:“许多在自然界三部分的东西,所以成为人们的徽章,都因为它是阳性象征的缘故,如英国的三叶金花,法国的三瓣莲花,和相隔在天涯地角的人岛和西里里岛,公用的三半截腿,(三截半屈的腿,同由一个中心生出)不过都是阳物各种形式的象征。在古代的时候,阳性生殖器的图象,被用为最强的驱恶避邪的护符和法宝。而且现代的时候,所有护身符,都是阴性的或阳性生殖器的象征。三所以成为神数,也因为它是阳性生殖器的象征。”(《精神分析入门》第十讲)

我们现在有了开启迷宫的钥匙了,我们晓得原始民族和野蛮民族,都是生殖器崇拜者,他们相信生殖器是生命的源泉,是万物的始祖,是繁殖起点。生殖器尤其是阳性生殖器,因此得到无上的神秘性和魔力。三即是阳性生殖器的象征,它自然在宗教上,有极重要的意义,基督教十字架,无论他的教徒怎样解释,也不外是三部合一的阳性生殖器象征。三所以成为神数,所以是宗教表现的数目,所以能生万物,所以能感通阴阳而致珍异,都是因为它的这种象征作用。

三为神数,李味农以为由于三为男性象征,用为驱恶避邪而来,其言极是。《逸周书》:“以三为男阴,有极坚强之证据。”《武顺解》云:“人有中曰参,无中曰两,两争曰弱,三和曰疆,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五,以室成室,成以生民,民民以度。

三象征男生殖器，当竖看即示下之三垂，金文宗作宗，祝作𡇗，即象睾丸与阴茎之形，其形下垂，故四川谓男阴为垂子。《说文》：以为象日月星天垂象见吉凶，此为后起之义，五卜辞作𠄎，为女生殖器之象征，故曰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五，男女配成家室，繁衍种嗣，故曰成以生民，民民以度，俗语所谓人度，人也三别名为中，男有中，别名为参，女无中，别称两。

《说卦传》参天两地而倚数。天阳性，故参之。地阴性，故两之。变三为参，有阴阳和合之义。《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即此义也。作《易》者将三简化为“一”，将五简化为“--”，三之形成在先，故易以三画成卦。

《淮南·天文训》：“道曰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和合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三月而为一时，故祭祀三饭以为礼，丧礼三踊以为节，兵重三罕以为制，以三参物。”

《公羊》：“喜公三十一年三卜礼也，四卜非礼也，三卜何以礼？四卜何以非礼？求吉之道三。”

宗教仪式必用三，三为阴阳和合，上二则已有充分说明，然吾所以知“一”为之简化者以卜在筮先，而卜之仪式必用三。《洪范》：“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金縢》：“乃卜三龟一习吉。”《龟策列传》：“人若已卜不中，皆被之以卵，东向立，灼以荆，若刚木，土卵指之者三，持龟以卵周环之，卜先以造，灼钻，钻中已，又灼龟首各三，又复灼所钻中日正身，灼首曰正足，各三，即以造三周龟。”

筮亦用三，然恐三筮不一致，有损筮之尊严，故以再三为戒。《蒙卦》云：“初筮告，再三筮，渎则不告。”虽以再三为渎，然必有人三筮，则可知也。减三为一，此为知识之进化，然其余之仪式，仍用三。《顾命》“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飧。”此其证也。

《易》中所用三字，皆为约略记数，不限定其为三者。如：“讼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比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盍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坎上六，系用徽墨，置于丛棘，三岁不得。”“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困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革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渐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上列诸语，不限其为三，可知其为神数。需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解九二“田获三狐。”巽六四“田获三品。”似为实数，然以损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例之，仍为辜较之辞，然则画天、地、人三才而成卦，非原有之本义明矣。

乙 卦 象

☰、☷、☱、☶、☴、☵、☲、☳八卦之名，为土圭测日时所定，日之出入，冬夏各有偏斜，八方立有专名，便于应时之用之称呼。予在《释卦》中已述及之，即以☰代表东方，☷代表西方，☱代表南方，☶代表北方，☴代表东北，☵代表东南，☲代表西北，☳代表西南，其各方吹来之风，亦分之而为八。《说文》“风，八风也。”东方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南方曰景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闾阖风，西北曰不周风，北方曰广莫风，东北曰融风。《易·通卦验》：“立春调风至，春分明庶风至，立夏清明风至，夏至景风至，立秋凉风至，秋分闾阖风至，立冬不周风至，冬至广莫风至。八方之风，配于八节，惟土圭测日之义能解释之。《左传》：隐公五年服虔注《淮南·坠形训》：许慎注皆谓八风为八卦之风，又八卦之八神将，为天、地、日、月、星、水、火、土之神。”

月、阴阳兵四时，三(乾)不为天，三(坤)不为地，三(巽)不为风，三(震)不为雷，三(艮)不为山，三(兑)不为泽，三(坎)不为水，三(离)不为火，八卦之涵义，近于哲学而似非哲学，欲明此义当先明五行之来源。五行之说，先于八卦，可由哲学发展之顺序，推而知之。

希腊与印度哲学发达，希腊古代哲学，乃一种朴素之唯物论，由肉眼直接观察而得。如：泰理士Thales：“水是万物之源，万物生于水，没于水，万物均为有生命者。”安娜雪孟特Anaximander：“世界之原则，或根源即万物所从来与归宿之总体，whate总体无定形，无定质，为万物隐藏之墟，万物隐然杂存于一处，彼是莫能分焉，大而无当，充塞宇宙之间，无边无际，网括一切，此总体名为无限nhinitc。”安娜雪孟尼斯Anaximenes：“气无定形，可变万物，变万物复可变气，一为稀薄之方法，一为凝结之方法，气稀则变火，气凝则变风，变金、变水、变土、变石，以至于变万物。”海勒克莱脱斯Hecatitus火：“向下流，则变成万物，万物向上流，则变成火，全世界之物都为火所变，重复归于火，归火之后，再变万物。”班赛高勒斯pythagoras：“安娜雪孟特之无限，安娜雪孟尼斯变为气，班氏则变为一，无限不变，无限为万物之总和，一亦为万物之总和。恩一亦不变拍道克利斯Emrodohies完成真理，必有几种原素，自古而存在，不生不死，永远常存，至于常生常死之物，全为此几种原素结合或分析，此种原素为火气水土。”

印度哲学为唯识派，然其古代哲学，亦为朴素之唯物论。如：地论者：《大曰经》、《住心品》三十种外道中，地等变化外道，以一切众生万物，皆依地得生，计地为万物之真因，供养地者得解脱。

水论者：《住心品》亦覆在地等变化中，此种外道，计水能生万物，宜应供养。又《外道小乘涅槃论》第十七《服水论师》

说水是万物根本，水能生有命无命一切物，水能生物，水能坏物，水是常不涅槃因。

火论者：《住心品》亦摄在地等变化中，此亦计火能生万物，火为真实。

风论者：《住心品》亦摄在地等变化中。《外道小乘涅槃论》中有风仙论师其说曰：“风能生长万物，能坏万物，故风为万物之因。”

空论者：此外道计万物从空而生，空是真解脱因。《外道小乘涅槃论》第十九另论师曰：“虚空是万物因，最初有空，从空生风，从风生火，从火生暖，从暖生水，即冻结作地。”

方论者：谓四界万物，生于上下四方之方位，万物灭尽，后归于方，故方位为万物之因。《外道小乘涅槃论》第二方论师说最初生诸方，从诸方生世间人，从人生天地，天地灭没，还入彼处，故方是常，名为涅槃。

时论者：此外道以时为一切实之因。《外道小乘涅槃论》第十七时论师说，时作一切物譬如百箭射时，不到不死时到则小草触即死，一切物时生，一切物时灭，故时是常为涅槃因。

《二十唯识述记》其地水风火，是极微性，若却坏时，此等不灭。《圆觉经》我今头身，四大和合，所谓发毛、爪、齿、皮肉、筋肉、髓脑垢色，皆归于地。唾、涕、脓、血、津、液、涎、沫、痰、泪、精气，大小便，皆归于水。暖气归火，动转归风，四大各离，今者妾身，当在何处。又，我慢生五唯，五唯生五大，五大：地、水、火、风、空。

耶、回二家，虽宗教色彩极浓，然亦有相同之认识。

《创世纪》起初上帝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了；上帝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上帝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上帝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上帝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上帝

说水要多滋生有生命的物。

《古兰经》：天地的创造，昼夜的往复，行驶于海洋有益于人的船舶，及真宰由天空下降的雨，复活已枯死的大地，散布各种牲畜，风的吹，云的流，这些都是有理智的人的征兆，悖逆之徒，还不知道吗？天地原是固蔽的，然后我们将他分开了，而用复活一切生物，为甚他们还不皈信呢？
耶教主张地水风（气）火（光）而侧重水为生命之原，回教亦侧重水，与耶教同。

上述各派归纳之有地、水、风、火、时、空六种，总体与一，为时空之和，为观察自然所提供之意见，万物之本源，或为火，或为水，或为地、水、风、火，由简单进于复杂，中国古代哲学亦当同此情形。《管子·水地》云：“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水者万物之准也，诸生之淡也。达非得失之质也。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产于金石，准于诸生，故曰水神，准于草木，根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万物莫不尽其几。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是以水聚于玉而九德焉，凝蹇而为人，而九窍五虑出焉，乃其精也。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也。”

此种言论与泰理士，服水论师《创世纪》、《古兰经》相当，而更为深刻，于火风等当有同类主张，古籍散亡，此种有系统之言论，不可复见，稍后进化，则为五行。《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

行古读杭，五行为古人观察自然界之五种原质，古代化学未发明五种原质，确能包括一切，石刻归金属（洋《经文探原》），《洪范》近人以为晚出，非箕子之言，似乎五行之说

在作《易》以后，然《甘誓》、《墨子》、《迎敌祠》、《荀子》、《非十二子》均有五行。《管子》有《五行篇》②《周书》《小开武》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苍位木，四白位金，五黄位土。《国语·郑语》“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充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韦注：“谓八体以应八卦也，谓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离为目，兑为口，坎为耳，艮为手。”五行配八卦，是故五行之说，必不在八卦以后。《左传》哀公九年：“赵鞅卜救邲遇水适火。”注“水、火之兆。”疏引服虔云“兆南行适火卜法横者为土，立者为木，邪向经者为金，背经者为火，因光而细曲者为水。”《周礼》：“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卜有五行，在卦之先。《殷虚书契考释》：列举所见之兆形，有卜丫HH丫丫丫丫斗斗斗斗等，卦为上南下北，服虔所云，可推知其大概。离象畜牝牛吉，李鼎祚《周易集解》荀爽曰：“牛者土也，土生于火，离者阴卦，牝者阴性，故曰畜牝牛吉。”家人象曰：“风自火出。”家人马融曰：“木生火，火以木为家。”

随初九，官有渝贞吉，惠栋《《周易述》》：“水以土为官。《疏》云：‘此九家虞义也。’《参同契》曰：‘水以土为鬼，土镇水不起。’”

《系辞》：何以聚人曰财，惠注：财，爻也，与人同制之义，故以聚人。《疏》云：八卦时为制爻。《淮南·天文》云：母胜子曰制，如火为水妃之类是也。

《春秋繁露》为五行家之专书，而未尝以八卦释五行，此八卦出于五行之后之又一证也。八卦为八神将之祀典，以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城内名山大川，于是以八卦为八祭之代表，乾坤为天地，坎离为水火，震巽为雷风，艮兑为山泽，然仍不

能一致。

象传释卦象者十二卦。

屯 震下 坎上 “雷雨之动满盈”。以坎为雨。

蒙 坎下 艮上 “山下有险”。以坎为险。

泰 乾下 坤上 “天地交而万物通也。”

噬嗑 震下 离上 “雷电合而章。”以离为电。

恒 巽下 震上 “雷风相与”

晋 坤下 离上 “明出地上”以离为明。

明夷 离下 坤上 “明入地中”以离为明。

睽 兑下 离上 “火动而上，泽动而下”

井 巽下 坎上 “巽乎水而上水。”

否 坤下 乾上 “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

革 离下 兑上 “水火相息”以兑为水。

鼎 巽下 离上 “以木巽火”以巽为木。

象传释卦，极有统绪，每卦皆然，然亦有例外。如：云雷屯，以坎为云。山下出泉蒙，以坎为泉。雷电噬嗑，以离为电，丰卦同。泽灭木大过，以巽为木，升卦井卦渐卦同。明出地上晋，以离为明，明夷卦离卦同。雷雨作解，以坎为雨。《汉书·律历志》亦有一例。“《易》金火革之卦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以兑为金。

吾人知八神将之祀典，无固定之卦位，（详《释卦》）则八

卦之象，参差不一，毫不为怪，然如《彖传》之以巽为木，《象传》之以坎为云为泉，《汉书》之以兑为金，则已由祀典转为物质。此其故可以波斯教解释之，波斯古教崇拜土、水、火、风，其禁止土葬最严，犯者死罪，且焚之则为渎火，沉之则为渎水，弃之不葬则为渎风，于是特造死人楼一座，以蜡涂其尸，然后置于楼上，以饱鹰腹。由是观之，无论其为物质，为祀典，其为崇拜之对象则一，故曰八卦似哲学而非哲学。

然八卦亦自有其哲学。如：“天”《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积阳为天”，《文选·东京赋》“规天矩地”，注引《范子》“天者阳也。”“地”《吕氏春秋·有始览》“地寒以形”注：地阴也。《通典·礼》十五引《白虎通》地者阴也。“风”《南齐书·五行志》引《洪范五行传》“风于阳则为阴，于阴则为大臣之象。”“雷”《淮南·天文训》“阴阳相薄，感而为雷。”《白虎通·封公侯》“雷者阴中之阳也。”《古书微》引《春秋元命苞》“阴阳合为雷。”“山”《谷梁》成五年经“梁山崩”。注引许说，山者阳位，君之象也，公羊成五年传“外异不书。”注山者阳精，德泽所由生，君之象。“水”《素问·热病论》“水者阴也”。《淮南·天文训》“阴气为水。”《论衡·顺鼓》“水，阴也”。《盐铁论·论菑》“水生于阴”。“火”《风俗通·皇霸》“火阳也”。《白虎通·五行》“火者阳也”。《春秋感精符》“火者阳之精也。”《大戴礼·曾于天圆》“火日外景”。注“火阳气也”。

泽字故训，于阴阳之说天征。然《国语·周语》“泽，水之钟也”。《周礼·地官·序官》“泽虞”。注“泽，水所钟也”。则泽亦当为阴，夫然则卦象之哲学，仍以土圭测日之阴阳为解释，而不以所代表之祀典为解释，五行为哲学，卦象非哲学，故卦爻之义，多为五行所支配也。

卦象以祀典为对象，祀典之形成，于生活有密切关系。《中国经济》第三卷第九期石决明《中国古代原始宗教巫术中之经

济的原素》云：“原始民族，对于客观与主观两种观念，是没有将其分立能力的，因此在他们的宇宙观，常把外界和自己误为是同一，把天地、日月、山川、岩石等无生的东西，也赋予生命和人格，而把他当做具有很大神秘的力，和加以崇拜。此种崇拜的对象，直接的对于他们生活上，最能予以苦乐恩惠的东西，所以其崇拜之根本动机，不用说着，是经济生活。当然是原始民族里崇拜天地、山川、日月，以及一切自然界，是很普遍的现象。最初在原始人类中，无论是谁都可以行的，后来阶级发生，生出差别。”据《礼记·王制》等所载，天子祭天地四方名山、大川、五祀。（门行户灶中霤）诸侯除天地四方外，与天子同，惟其名山、大川，则限于在其地者，大夫只祭五祀，士除先祖外，不能自行自然崇拜，这完全是层层相叠之封建的阶级反映，起初当然莫有这样严格的分别，在氏族社会，大概对于天地、山川等祭祀是酋长处于主祭的地位，率着氏族社会里成员而行的。”

天地崇拜：中国古代，不独崇拜天地，并且崇拜其人格化的上帝与社稷后土，甚至以为一切生活资料，都是上帝所惠赐的。这种进展，完全是经济生活由游牧入农业之反映，盖在狩猎游牧时代，原始人的生活，可说是自然界一部分，或合自然相融的。这种时代他们对于自然的观念，比较简单，只是以自然为其衣食的供给而已。进入农业阶段，始感到自然力之伟大。四季之变迁，晴、雨、霜、雪，这对于狩猎畜牧，虽非全无影响，但其关系决不若农业之密切，地之恩惠，在狩猎游牧时代，虽非全不觉到，但其关系，却不若农业那样直接。

山川崇拜：山川崇拜，并不一定的本着农业生活才发生的，山林可供狩猎，山草可饲牲畜，游牧人是赖山而生存的，所以山川崇拜，游牧时代早已存在过，然无论如何热烈，山川崇拜，却须基于农业生活。中国古代天子诸侯，均须致祭名山大川，天子出巡的时候，甚至焚柴而望祀泰山，后来竟把泰山更加神秘

化起来了，以为泰山崩溃，是和整个社会安危有关的。这种热烈山川崇拜，原因约有三点，第一，在农业社会里，江河的崇拜，都是无须赘言的，然而山岳的崇拜，至少总有一点游牧时代的山岳崇拜之孑遗。第二，不过实际上游牧民族，眼中所看的山岳，和农业民族所看的是两样的，山岳是农业经济的动力，他专门管理农业生活之黑暗方面和否定方面的转变，洪水地震和旱魃，从远古时代起，五岳是保持着中国农业经济之经济的循环。第三，至于泰山特别的崇拜，因为泰山是东岳，东方为日出之处，故在他们看来，太阳之出，似乎受了泰山的指挥控制，太阳和农业既有密切关系，那末他们农业民族以泰山为五岳之首，是理所当然的。

太阳崇拜：原始民族，不但崇拜太阳，而且崇拜月亮，所以至今中国各地还有太阳崇拜之俗。然而原始民族其自然生活，一跑进低级农业，则因耕作上直接和太阳有关，故其太阳崇拜，远非太阳崇拜之所及。中国很早就跑进农业生活，故其太阳崇拜亦至早，太约炎帝就是太阳崇拜之人格化。此外据《礼记》、《国语》、《周礼》等所载，中国有朝日之礼，这至少也可算是太阳崇拜的遗俗。虽则《礼记》谓：“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内外，以端其位。日出于东，月出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这种意义，当然是后人所加入者，起初并没有这种唯心论的意义。关于农业社会里太阳崇拜，尚有一点足述者，救日是也。《礼记》有“如诸侯皆在而日食则从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与其兵。”他们以日食是阴阳易位了，故用代表各方的诸侯与各方的兵器来厌胜一下，这完全是一种巫术的行为。在封建社会里，因阶级及等级的对立，阴阳易位，是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故对日食天子诸侯等特权阶级，均须亲自出马补救。其实这完全是唯心论的解释，就历史意义言，日食开始，原始人以为太阳将要消失了，他们的经济生活，便受了很

大的影响，所以不能不救。

龙之经济的意义，自然崇拜中，龙的崇拜似乎含有一样的意义。旧说谓龙乃鳞虫之长，能兴云雨，利万物，为四灵之一。中国古代的龙和云、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根本互相关连，不可分离。《易经》上所谓云从龙者，就是这个缘故。《易经》上关于龙的记载很多。“见龙在田，利天大人。”“或跃在渊，无咎。”“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他们眼中的龙，几乎无不与天空（云）渊（水）田（牧畜或耕种之地）等相关连，倘若不然，那就不吉了。崇拜龙在后期的牧畜时代及农业经济社会，是具有很大意义。龙和雨旱具有密切不可离的关系，足以左右农业的丰欠，所以龙在中国，无论在信仰上，在艺术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龟筮之术。龟术很显明的是一种巫术行为，我们试看龟卜吧！龟卜用龟的时候，要向龟说：“日（意即谓要择日）假尔泰（泰尊称也）龟有常。”这明明是对于自然物或自然力（龟或龟的灵魂）以命令的强制的态度，使其生出某一种现象来的。古时无论田猎、耕种战争等，都要先行龟筮，然而为什么一个水产动物的壳子，和几根植物的草茎，会这样灵化而发出神秘的幽光呢？刘向云：“蓍之言蓍，龟之言久，龟千岁而灵，蓍百岁而神，以其长久，故能辨吉凶也。”这确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然而必还有一更根本之经济生活的反映，一种原因存在着。对于这层，沙发诺夫这样说：“社会的上层，比之下层，对游牧的宗法氏族的生活要接近些，他们落后的遗迹，已经变为他们祖宗的勋章，由此命运推测，才靠羊骨或乌龟（注：据说乌龟可以活一千年，所以它才为永劫与人类之间的中介人挑选出来，总之不论乌龟，不论羊，都是游牧人日用品罢了。）的帮助。”他的意思以为乌龟等是游牧的日用品。——事实，乌龟不但只是游牧的日用品，并且是一种贵重品，所以古代曾以龟、贝等为币——因之龟卜之要用龟壳，蓍草者就是游牧生

活的反映，或子遗，我们从这古代龟筮等目的，可很容易推知当时经济生活。

农业社会中求雨的巫术：在农业社会里，雨旱可以说是他们的生死关头，所以求雨，亦是为农业社会中最主要巫术之一。在历史上，求雨的巫术中最显明者，莫若汤祷的故事。《史记》帝王纪上说：“汤自伐桀后，大旱七年，殷史卜曰，当人祷。汤曰：吾所为请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祷，吾请自当，遂斋戒剪发，绝爪，以身为牺，祷于桑林之社。”这个故事，经后儒不少的粉饰，然而含有经济的意义，大旱而须祷，已是跑进低级的农业社会。首领本来具有一种威权的神秘性，遇有大旱的时候，天子不能求得天下雨，则谁能求得，汤为支持他的地位起见，不得不自为牺牲以求雨，不能上了后儒的当，信为他是爱民。中国古代，虽然崇拜龙，然而起首求雨，似乎不向龙求而向天乞，汤祷的故事，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为什么起初求雨不向龙而向天呢？这正是后期氏族社会及初期封建社会之反映，封建社会的一般构造，与前代社会一样，以威权与服从为基础，不过其形式比前代复杂许多了，人们已不将生命看做组织者的直接命令，现象和这命令的实行，而把他看做一种纽带的长连锁了。从教皇到大臣，从大臣到小臣，直到最下层的农民，都是由上而下的命令，他们构成一种与下界社会相适应的想像世界，以为神与俗界一样的封建的统属组织，认定宇宙的最高君王，求雨不向龙而向天，原因在一点。以经济释卦象，石决明之言，极为合理，龙之经济意义一节，可为《释易》之补充说明。求雨之巫术一节，可为《释九六》之补充说明。龟筮之术一节，留待易传中讨论，然有当补正者，汤以身为牺，乃当时一种仪式，而非专支持其地位。《史记·鲁周公世家》“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即爪）沉于河以祀于神。”《书·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周公曰：未可以灭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告太王、王季、文王。”《史记》作

自以爲質，然則絕爪爲牺，周公亦曾行之，可知其爲緊急處置時之典禮，向龍求雨，爲周人之事，湯不禱于龍而禱于社。

（詳《釋九六》）亦非向天乞雨也。

八象由祀典產生固矣，然有當分別觀之者，古者崇拜之火，乃天火而非人火，故象傳以離爲電，諸書所載電又與雷不別，噬嗑彖傳“雷電合而章”。而雷電之來，又往往挾風雨俱至。《春秋》隱公九年：“大雨震電。”《舜典》“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金縢》“秋火熟，未穫，天火雷電以風，禾盡偃。”

在農業人民心目中，雷火之祭，不當析而爲二，澤之祭典，有時附之於地，有時附之於川，無獨立特祭之價值。《典禮》“天子祭天地。”疏曰：“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昆侖之神于方澤，一也。夏至之月，祭神州地只于北郊，二也。”《文獻通考·郊社考》“靈鼓靈鼗鼓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祭之。”《周禮·大宗伯》“以血祭五獄，以狸沈祭山林山澤。”

環丘祭天，方澤祭地，取天圓地方之義，方澤之祭，祭地非祭澤也。《易》中以兌配合者十五卦皆無澤字，是知八象之分配，勉強湊成，五行由歸納而得，數極自然，八象由演繹而得齟齬不合，故八象無真正之哲學價值。

丙 文字起源說

《易乾坤鑿度》“三古文天字，今爲乾卦，三古地字，今坤卦，三古風字，今巽卦，三古山字，今艮卦，三古水字，今坎卦，三古火字，今離卦，三古雷字，今震卦，三古澤字，今兌卦。”王應麟《困學記聞》“伏羲之易以圖觀，文王以後始有書，誠齋云：卦者其名，畫者非卦。此伏羲初制之字也。”卦象既非確定，則所謂某卦爲某字者，不能成立，今按楊万里《誠齋易傳》“三，三古之天地字也，曷由知之？由坎離知

之，偃之则为三，三，立之则为水火，若风雷山泽之字亦然。故《汉书》坤字作《》，八字立而声画不可胜穷矣，岂得鸟迹哉？后世草书天字作互，即三也”。又项安世《家说·说经篇》“《说文》益字从水从皿，以水注皿，故谓之益，以此推之，坎卦即水字也，初作八卦之时，乾、坤、坎、离、震、兑、艮、巽必皆以三画为字，今《尚书》为坤、三《尚书》为水，余可知矣”王应麟杨万里、项安世之言，皆受易纬之影响，然所能举者，仅坤、坎二卦，竖离为火，已不甚合，最奇者以草书互字证明三为天字，画卦时，岂预知有草书哉？即其所举三、三、三卦，考之于古，亦为不合。

先以《说文》所载之小篆证之。



天 地 风 雷 山 泽 水 火

仅有一水字相似，此王、杨、项三氏之说所本也。然益字从水，而益卦三，三不从坎，又坤作《》，见陆德明《释文》《四部丛刊》《大戴礼》坤亦作《》，然马衡所拓汉石经残碑“坤以藏之，坤作出，并不作《》。”（《古史辨》有拓片）是三亦非坤字也，即认为坤字，亦非地字也。

以较古之钟鼎文证之。



天

山

水

泽

雷



六字见吴大澂《说文古籀补》然亦仅一水字相似，𠂔(山)恰与艮相反，𠂔(天)似乾而上余头形，故此说亦不能成立。

以最古之甲骨文证之。

𠂔 天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鳳(凤)假借为风

水

火

雷

五字见朱芳圃《甲骨学》一太以乾而中以竖画相连。水作𠂔两旁滴断纹有三，又甲文益作𠂔、作𠂔、作𠂔，无定形，并坎为水之说，不能成立。

尚有一更异之说，以卦爻辞为一种语汇，创之者为法人拉克伯里，谓八卦即巴比伦楔形文字之变形，而《易经》一书，即来自加尔底亚(亦译迦勒底，即中国之葛天氏)。乙巳《国粹学报》引日本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著之《支那文明史》内载拉氏之说离卦如次：

三、三

经文

古文字

近代字

意义

離

离

离之一字有多数之意义

畜牝牛

离

(牝)





家畜之女牛






吉








初九

履	离	离 (《说文》以丝介履也)	靴、鞋、之事
错	离	离 (《王篇》欺漫之言)	误也、易误之言
然	离		燃
瞽	离	瞽 (集韵视也)	注目帝视
无咎			
六二			
黄离	离	离离 (鸛鷖黎)	黄鸟之名
元吉			
九三			
日昃之离	离	离、離 (韵会) 离同離明也又黎明。斜日之光	
不鼓缶而歌	离	(或后世之骊歌)	不击缶而歌、歌之一种
则大耋之嗟	离	离 (《玉篇》言不止也)	老人之喋舌
凶			
九四			
突如其来	离	離 (懼)	不意之遭殃
其来如	离	離 (丽, 俚)	附也, 来归也
焚如	离	离 (《玉篇》火焱也)	幕内失火
死如	离		死别之离
弃如	离		舍弃之離
六五			
出涕沱若	离	漓	
戚嗟若	离	漓	如斧破木之音
吉			
上九			
王用出征	离	离 (漓) (盖古行掠婚也)	王出征所用之
衣也			
有嘉	离	离 (俚)	婚姻之结合
折首	离	離 (務)	身首分离
获	离	(螭影)	猛兽

匪	离	篱籬（笊籬，竹构）	竹篮小龙
其	离	籊籊篔簹	簸穀器
魏	离	离魑	丑恶可恶之怪兽

拉氏此说，吾证六十四卦卦名时，觉其言有一部分可信，八卦形体特殊，雅与楔形文相似。《易》中多用十干，而十干受巴比伦之影响，（见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易传作者，直接受印度之影响，间接受巴比伦之影响，（详后）故谓八卦脱胎于楔形文，似难否认。然不可谓八卦即楔形文字，试观楔形文之天作米，作，山作，作，与三（乾）（艮）毫不相似，故即谓八卦原于巴比伦，而八卦即文字之说，亦不能成立。

然则八卦果与造字毫不相涉乎？抑又非也，八卦之法图书，如一、二、三、、、、、等皆成一种祭祀之符号。吾于《释图书》已证明之，六书指事之作，先于象形，任何未开化之民族，或无文字，然必有刻画之符号，以为社会交际印信，或祭日之纪录，前所述苗俗，及象形文轮即可为其例证。文字制作，以此种符号为其基础。《系辞》传：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八卦非文字，乃书契之属，后人不知古代之情，状而强为之说也。美州土人，其记数之符号与八卦相似。五作一，六作，七作，八作，九作，十作，十五作，此种写法，合八卦与商店之码子、、文等为一。码子周、汉已有之③，美州土人，当白令海峡未断时，或由中国迁入④，然则八卦为书契而非文字乃益信而有征矣。

注释

①详《经子探原》。

②《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迎敌祠》“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青旗青神，敌以南方来，迎之南坛，赤旗赤神，敌以西方来，迎以西坛，白旗素神，敌以北方来，迎之北坛，黑旗黑神。”《非十二子》“案往旧说，谓之五行，甚僻远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

解，乃饰其说，而只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据此则五行之说，孔子已有之，所谓先君子，即孔子也。《五行》“日至睹甲子木行御，睹丙子火行御，睹戊子土行御，睹庚子水行御，睹壬子水行御。”

③《左传》：亥有二首六身二即二，六即上。《汉书》邓生说汉王位六国后，张良发八难，曰臣请借前箸为大王筹之，良与高祖共食，共有四箸，良筹策时以四计数，曰一不可时用一箸为！，二不可时用二箸为二，三不可时用三箸为卅，四不可时用二箸交叉为×，五不可时用四箸为Ⅹ，六不可时用二箸为上，七不可时用三箸为丄，八不可时用四箸为丄，凡良所陈以箸计之，必有碍字，否则排字不便，且四箸不足用也，借前箸三字最重要，人多忽之矣。

④章太炎谓：法显曾至美州在科仑布之先自“北京人”发现，河北最古而之中国人可能当白令海峡未断时移至美州，此符号或在八卦之有前，八卦亦有所仿也。

释 象 象

吾人既知易为动物，而简易不易变易之说，义由后起，则象、象二名，亦当为动物，而材也像也之训，其义亦当由后起，兹分论之。

甲 两种提示

象象当为动物，先儒早有此疑。《路史·发挥》易者名象之书也，三百八十四爻，一皆有象，而易与象象亦以三物取名，易者庐壘之名，守宫是已，身恒无邑，日十三变，是则易者本其变也。象者茅犀之名，象神是已，犀形独角，知几知祥，是则象者取其几也，而象则直取身形相像，远近不变，肺有成位，胆有四时而已。

易之为龙。《释九六》证明其为生殖器崇拜，而生殖器之旁，亦有兽神之实例。《前途》第二卷第一期陈友生《西天朝佛地》云：“北纳勒斯位于恒河，北岸为印度历史文化之中心，人口稠密，人物昌隆，其间庙宇林立，为印度教人之圣地。每年远道来此巡礼者，数逾百万，且恒河圣水，沐浴于其中者，日数千人。我等既居撒呐兹二日，遂于第三日（二十三年六月十六）迁入城中，寓于政府设置之旅舍，取其公道，而清洁也。（其名为Dak Bangalow政府在各城多有设立，取价较廉，设备亦佳，所以便外国人之旅行。）我等雇马车两辆，驰行之街，店铺洋行一如普通城市，无足奇者。既至恒河岸上，便下车步行，触目皆为高楼大厦，为印度小王国之行宫，又庙宇众多，形势奇特。我等偶过一庙，便可就近观之，（不可着鞋入，印人认为大不敬）则见生殖器之崇拜处，庙之中央，设一

圓石大柱，象征男生殖器。立于椭圆之石臼中心，象征女生殖器。庙壁四周，皆塑神像，门口置一牛形石像，跪对男女生殖器之前。烧香拜神者，人山人海，皆以香花数朵，清水一勺，洒于男子生殖器之石柱尖头，合掌致敬而去。后我等经过他处，见此类之模型极多，香火甚盛。吾人读古代历史，闻有所谓生殖器崇拜教，往往疑信参半，不料今日目击其神庙，亲见其仪式，少见多怪，自不待言。时有一孟买人，为我等向导，操英语尚流利，余因以问之，彼谓人心不同，信仰自异，崇拜菩萨，崇拜上帝，崇拜祖先，同一不可解说之感情冲动也，生殖器之崇拜，亦犹是耳，有何足怪？人种之创造，虽秘不可测，然必出于两性，成于母体，此可断言。崇而拜之，亦慎始追远之义焉。余又问牛像作何解释，则称此非牛像，乃战神之象征，取其孔武有力，生育男女，不须绝大生命力呼？余不欲与辨，但笑颌之。

中国以杵代表男生殖器，臼代表女生殖器，而行裸祭，与印度完全相同，则庙中之牛像最可注意。又《性的崇拜》二十七图，埃及神Phtha崇拜女之圣号，旁有一鸟，三十七图Ghcdet作恋爱中之人，猛狮一，裸女依雄狮之旁，殆亦此意，然则象象二兽，亦当与牛狮相类，而为求生殖者所祝祷，故卦辞爻辞取义焉。

乙 豨神为象

《路史》以豨为豨神，其意极确，然此字形，声义混乱已矣。《说文》且误分为二字。豨豕也，从互从豕，读若弛或视切。豨豕走也，从互从豕，省通贯切。二字相差一划，然实为一字。

《康熙字典》豨《唐韵》通贯切。又《类篇》赏氏切，音矢，豕属，又敝人小切，音侈，义也。豨与豨音义相同，此一证也。《唐韵》豨尺氏切，侈上声，或者作豨。

则彖由彖而省，非为二字，此二证也。故戴侗《六书故》以彖与彖为一字。《说文》分为二为非，咒即祝，与诅音义全同，而诅从且声，音与弛近，祝音转为断。（去声）《谷梁》哀公十三年：“祝发文身”。即泰伯之断发文身，祝即断也，吾邑谓咒骂人者为断（去声）人，即祝音之转也。《公羊》哀公十四年：“子路死，子曰天祝予”。祝亦即咒人之咒，旧谓为断，音是而义则非也，祝音转为断，与诅音近之，彖有通贯切之音读，亦循一例。而相转者，其音既变，即减一划而为彖，如乾坤之乾从双日，即乾湿之乾。《噬嗑》之乾肱乾肉，即用不湿之义，其音既变，加一划为彖，以别之。元亨之亨即煮物。故《诗》曰：“或剥或亨，煮熟之物，用以祭飨。”故《大有》曰：“公用亨于天子，其后煮物之亨加火作烹祭，飨之亨，加横作享，其实皆一字也。需加人而为儒。（详释无）大加一点为太，此例甚多。彖与彖为一字，无可疑矣。”

《说文》训彖为豕走。《玉篇》“豕，走悦也。”殷注云：“恐是许书古本如此。”悦即男女相悦之悦，此为彖字之本义。《说文》有豨字云：“豕走豨豨也。”又“豕·彘也，读与豨同。”豨音同豕，即同彖以彖为式视切也，然则彖训豕走悦，即以其发豨豨之声。牝豕性欲冲动求牡时，猖狂出走，口中发豨豨之声，或被人所系不能出走者，盘旋不已，口中亦发豨豨之声，吾邑人称为猪豨窠，此古义之存于方言者。然则卦辞名彖，可得而说矣。睽上九“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即以豨为鬼神。（详本卦）


《海内经》：“又有朱卷之国，有黑蛇，青首，食彖，有羸民，乌足有封豕。”《淮南·本经训》“逮至尧之时，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豕于桑林。”《修务训》吴为封豨修蛇，蚕食上国。”《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蠶食上国。”《楚辞·天问》：“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滨？冯珧利决，封豨





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注：豨神兽也。古代有封豨修蛇为民除害，民敬畏而崇拜之，修蛇龙属故彖与易同为崇拜之对象，羿禽封豨，与羿射十日，同一神话，其后面将封豨人格化，一面转化于天上。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各曰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琳无厌，忿颡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

《史记·天官书》：“西咸池，奎曰封豕。”《文献通考·象纬考》“奎腰细头尖似破鞋，一十六星，石氏谓之天豕，亦曰封豕。”腰细头尖恰为彖之形状。彖从互。《说文》“互豕之头象其锐而上见也。”此奎名封豕之由来，虽然奎为两脾之间，此星何以为奎，封豕居于桑林，为求雨及男女期会之所，（详《释无》）而生封豕之女又黥黑而甚美，为恋爱之所钟，其背景又安在？

《竹书纪年》：“季历之妃曰太任，梦长人感已溶于豕牢而生昌是为文王。”《国语·晋语》：“太任震文王不变，少谗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感者以人道感之也，此必祷子于彖神，而有此记载，豕为生子最多之畜，有祈祷之价值。

《左传·定公四年》：“既定尔娑猪，盍归吾艾豨？”《说文》“娑空也，从母中女空之意也。”徐锴本有籀文，从白人中女。娑之从白，即象征女器官者，封豨为白旁之彖神，卜辞豕作，从豕加豨，即豕字。

涿训流下滴，椌为椌毁阴器，（详《释九六》）加表示生殖器官崇拜。《淮南·记论训》颜喙聚《吕览》、《孟夏纪》、《韩非》、《十过》作颜涿聚豕与彖同。《殷虚书契前编》卷六有，亦作，象豕妊娠形，从，以两手奉之，与巫同意，为向彖神求子之象征。罗振玉释为豨字，义亦可通。吾邑谓生子为豨儿，豕生子多者一次可有十余头，其神有崇拜之价值。《博古图》卷九有一图。旧释兕卣，兕有角。此图无角，

背有刚鬣，与《铁云藏龟》六十二页豕字同，其头锐而上见，与彖之从互同，综合观之，为彖豕无疑，然吾谓与其释为豕不如释娄猪为适当。章太炎《小学答问》云：“娄为女求男牝，求牡也。”《公羊传》：夫人不僂不可使入，僂即婁之借，其字从女从母，引伸为中空之谊，牝牡相求非中空则无此事。《北堂书钞·八十五》引《东观汉记》“魏霸妻死长兄更为取妻，霸笑曰：‘何用空养佗家老嫗为？’即自入拜其妻，手奉案前，霸跪曰：‘夫人视老夫复何中空而远失计义，即拜而出。’此中空者即欣然不足韵羡相求之意，所谓娄也”。

求子于娄猪之神，名为媵祭名也。《韩非·五蠹》“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说文》“媵楚俗以二月祭饮食也。”《御览》引《说文》：作十二月，则媵腊为一祭之共名。故《集韵》以媵为腊祭，腊或作蜡。《郊特牲》“蜡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飧之也。”《尚书·大传》：“所言八卦之位四时索祭”（详《释卦》）《说卦传》“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索即蜡，即媵求子于彖神而祭之也。



豕为周之发祥地，从豕。《说文》不得其解，当为生殖神旁立之二彖神。（彖神亦有二）《说文》又有“豨”字，河内名豨也，读若弟，豕至切，与“彖”音义并相近，豨从二彖。《虞书》曰：豨类于上帝，类祭名。《诗·大雅》“是类是祧。”以二彖类于上帝，豕之从豕，其义正同。豨今《尧典》作肆。《史记》作遂，豨从豕声。《集韵》许利切，可知豨豨二字音义相同，亦即彖字之异体。《集韵》豨又音聘，妨正切，与豕音极近，豨为二彖之祭，更无疑矣。彖为豨神，已无疑义，然此果何神耶？《释易》篇：所述汉代各种画像，或刻像，皆伏

羲与女娲并列，伏羲为周所祀之龙神，卦为其所画，则女娲亦当于《易》有关。《史记》补《三皇纪》：“女娲氏亦风性，人首蛇身，有神圣之德，代宓牺立，号曰女希氏。”希即豨。《初学记》九，《艺文类聚》十一，《礼记·疏》三十一，《太平御览》七十，皆作女希，娲字古音亦读希，称为女希，以其豨豨也。女希人首蛇身，似与彖神不类。然《楚辞·天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王逸注“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则亦可化为豕形。故《说文》谓：“娲古神圣女化万物者。”以其变也。离卦之离，为雌龙，亦女娲，古无舌上音，希读与离同。

试以《易》之本身证之。睽上九：“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昏媾，往遇雨则吉。”“姤女壮勿用取女，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二卦所述，其义虽不相同，然即曰昏媾，曰取（娶）女，无论如何，豕与结婚有关，非生殖崇拜，不能解释之矣。卜辞有姜猪，而封豨之桑林，为汤祷雨之地，则崇拜封豨，周以前已有之。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曰：‘昔丐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明为范氏。’”《汉书·高帝纪》“刘累学扰龙事孔甲，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诗·长发》“韦顾既伐。”笺“韦，豕韦，彭姓也。”《汉书·韦贤传》“肃肃我祖，国自豕韦，黼衣朱纁，四牡龙旗。”豕韦为国名，当为以豕为图腾之部落，有龙旗，其先为御龙氏，则与以龙腾之氏族关系密切，又豕韦即豨韦，彭姓刘姓，皆与上文所述有关。

《庄子·大宗师》：“豨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袞气母。”《汉书·武帝纪》：“二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今天下大酺五日，酺五日。”苏林曰：“豨酺之祭也。”师

古曰：“《续汉书》作豕刘，刘媪义各通耳。”《释名》“邦封也，封有功于是也。”古文邦作，古文封作，从出土，田即土也，即为一字，段注邦字云：“古邦、封通用。《书序》：邦康叔邦，诸《论语》云：在邦域之中，皆封字也。”豕韦即豨韦，刘即媪，皆由彖神而来，封通邦，即与彭同，音义，彭之得姓，又以其祖先之为封豕也。

丙 象舞为象

象为长鼻之兽，无待考证。而其事亦与求生殖有关。《西清古鉴》二十四卷有象觚，绘象形，最令人注意者，图之上有一点。

象神

《说文》“丩有所绝止，I而识之也。”又：“主鑑中火主也。”二字声义并同。丩即主是其画为主字，象征其所崇拜。《淮南·齐俗训》“武王伐纣载尸而行。”《史记》：作载主，是I为尸之代表。《安阳报告》第七期：有大象孕小象之绘画，大小象各画两足，象有生殖崇拜，亦甚明显。然象之重大意义，乃在象舞，象传释爻辞。爻辞周公所作，《易正义》云：“伏羲制卦，文王卦辞，周公爻辞。”

文王祷于彖神而生，故解释文王之卦辞，名之为彖传，则周公于象，亦必有重大关系焉。《左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曰吾乃知周公之德。”爻辞即周公之易象也。

《吕氏春秋·古乐》成王立，殷氏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

《竹书纪年》：“成王八年作象舞。”《墨子·三辨》：

“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命曰韶虞。此为周初最大之事，成王五年，迁殷顽民于洛邑，遂营成

周，敌人完全毁灭，六年盟诸侯于岐阳，七年城东都，一切布置，均已完备，遂作乐文致太平，而其最得意者，为击败象军，作象舞以彰其功，以昭虞例之，象为长鼻兽，非象其功德也。”

《礼记·仲尼燕居》“下管象武，夏箛序兴。”注“象武，武舞也，夏箛文舞也，序更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乐更起也”。孙希旦《集解》“《象周颂》《雅清》之篇也，序云：‘维清奏象舞也。’维清以奏象武，故谓《维清》为象，下管象，谓堂下之乐，以管插《维清》之诗也，武大武之舞也，夏箛言大夏之舞，执箛以舞也，序兴者言文武之舞次第而起也。”

《文王世子》“下管象，舞大武。”孙希旦《集解》《维清》之诗为象，亦犹《桓赉》诸诗以奏大武，而《左传》即谓之武。武从止戈，舞时执戈举趾而舞此为武舞，舞或作翬，执羽为文舞，实为一字，象武即象舞也。《墨子》：“以象武为武王之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观周乐见舞象箛南箛者。”注“象为文王之乐舞。”而《吕氏春秋》：以为周公之乐，父子三人之乐，同名为象，于理不合。徐文靖《竹书记年·补笺》“时《竹书》未出，误以为武王。”推其意以为文王者，亦以《竹书》未出之故，象舞确为周公之牙，然墨子年代较作《竹书》者尤早，而以象为武王之乐，必有其所以致误之故，留待下文讨论。

作乐之外，立法而亦名为象。《周礼》：载之甚详。《天官》：“正月之吉，悬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地官》“正月之吉，悬教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教象挟日而敛之。”《夏官》“正月之吉，悬政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政象挟日敛之。”《秋官》“正月之吉，悬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

各种法律，均悬于象魏之上，郑司农云：“象魏阙也。”《礼运》孔引疏：孙炎《尔雅注》云：“宫门双阙者旧悬法象，

便民观之处。因谓之阙。”象魏者于魏阙之上，塑有二象。《关中纪》：“未央宫东有苍龙阙，北有玄武关。”《三秦记》：“柏梁台上有铜凤，名凤阙。”象魏与此相类可知为象阙，此种建筑，今日尚多，然所塑之象不大。《左传》哀公三年不桓宫、僖公灾。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旧章可忘。象魏可藏，必为小型塑物，与阙可以分离，此其一。《阙中胜迹图志》冀阙在咸阳城中，刘伯庄曰：“冀犹记事，阙即象魏。”《吕氏春秋·审分览》：“赤冀作白。”赤冀作白，与赤龙感女娲相类，（详《释天》为周民族之事，冀阙为魏阙之有石白者）此其二。《大戴礼·保傅》“过阙则下。”注“敬君典法之处。”《五音篇海》“闕同阙。”悬法象之魏阙，从门从卦，必阙中有卦形，此其三。焦循《雕菰楼集·释官》“观谓之阙。”《说文》“门观也。”是观阙一物也。孙诒让《周礼正义》：“象魏也，阙也，观也，三者盖异名而同物。”是象魏为男女游观之地。（详《释无》）故公布法律于此处，此其四。

然则悬法与象魏仍与崇拜生殖有关。《礼运》“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之祭，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郑注“蜡索也，观阙也，孔子见鲁君子祭礼不备，又睹象魏旧章之处，感而叹之。”此索祭与象魏之关系也。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为字古金文及石鼓文并作𠄎，从爪从象，卜辞作𠄎，𠄎作，从手牵象，知金文及石鼓文从爪，乃又之变。

商人服象，以象为服务之用，故为字从象。《说文》以为从母猴，非是。《说文》又云：“𠄎古文为。”像两象相对，与𠄎、𠄎二字可为对照，婚姻以双数为吉，今人尚然，故象神象神皆有二个，周人塑象于生殖神之旁，其后有独立祀象神之庙。


《孟子·万章》“父母使舜完廩，捐阶，瞽叟焚廩，使浚井出从而掩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干戈朕，琴朕，’

弭朕，二嫂使治朕栖。”《尽心下》“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柳宗元《斥鼻神亭记》：“鼻神亭象祠也，不知何自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传且千岁。元和九年河东薛君刺道州，披地图得是祠。骇曰：象之道以为子则傲，以为弟则贼，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实代之理，以恶德而专世祀，殆非吾人哉！”

王守仁《象祠记》：“灵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祠之，宣慰安君因诸苗夷之请，新其祠屋，而请记于予，曰：斯祠之肇也，盖莫知其然，然吾诸蛮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溯高曾而上，皆尊奏而烟祀焉，举而不敢废也。子曰有鼻之祀，唐之人，盖尝毁之，象之道，以为子则不孝，以为弟则傲，斥于唐，而犹存于今，坏于有鼻而犹盛于兹土也，胡然乎？”

郭璞注《山海经》谓：“爰即舜，近人谓爰字，爰为后稷之祖先。”见于《海内经》前已证明。然《山海经》并象之神话，而亦无之。《论衡·书虚篇》“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是象为兽名，而非人名，故立庙于有鼻，象之特点，即在鼻也，俗传二十四孝之画像，第一考“虞舜孝感动天”绘象牵犁而耕，舜扶犁于其后，孟子将神话演为历史，与伯封有豕心，同一古史变迁之机轴，二女果即二女裸，（详《释九六》）崇拜生殖之曲礼，是又与象神有密切关系也。

抑象觚所绘之象，其上有可为注意，1即尸，前已证明。《说文》“仁亲也，从人二，尽古文仁。”尽古文夷。《中庸》：“仁者人也。”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周礼·天官·凌人》：大丧共夷槃冰，沐曰夷牀衾曰夷衾，皆依尸为言。尽为古文仁，亦即古文夷，仁与夷为一字。《海内西经》“昆仑之虚，非仁羿莫能上罔之岩。”仁羿即《天问》之夷羿，郭注言非仁人及有才艺如羿者，不得登此山，大误，夷从二尸，故《周礼》以尸为夷，丰九四，“遇其夷主。”

象觚所绘即指此，尸有二，故象神象神皆有二，相人即象人。
《淮南·缪称训》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注“偶人相人也。”《国策·齐策》“木偶与土偶相与语。”鲍注“偶相人也。”是其证。夷即尸代表祖先之灵魂，灵魂是不可见，不可闻。《老子》云：“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

夷之义由象神而得，希之义由象神而得，非神象不能有此解释，然想像之训，不从象始。韩非云。“人希见生象，能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吾人已知殷人有服象，殷虚出土者，尚有象骨。《左传》：定公“鍼尹固与王同舟，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春秋尚有颇多，可编成军，决非希见之物，想像本字即相。相，从目从木，以目视木。为土圭测日所造之字，引申为视察。《书》之相宅，《诗》之相其阴阳，皆即此义。《荀子·非相篇》以相为相人之术，相之与像，已无区别，其重大原因，厥为祭祀。

《论语》：“端章甫，愿为小相焉”。《曲礼》：“邻有丧，舂不相。”舂时唱歌为相，义由杵臼而出，小相为相礼者，婚礼常用傧相二人，夹于两旁，祭祀则以二女代表神，周人视为隆重之典礼。《淮南·道应训》：“纣拘文王于羑里，文王归，乃为王门，筑灵台相女，重击钟鼓，以待纣之失也”立相女于灵台之上，其隆重可知。此为神像之始，故曰俑，曰偶，曰相人。象为相之借义，亦为孳乳，今之象棋，相与象相当，布于将帅之旁，与古制完全相合，必有所受之也。《文选》。

是故象舞之作，当原于相，相为乐器，所以节舞者。《文选通考·乐考》“相状如鼗，韦表鞞里，以漆趺局，承而击之，所以辅乐。《乐记》：“治乱以相”诸乐图多以相为节，是相所以辅乐，亦所以节舞。今太乐武舞用之，二工在武者之左手，抚两端以节舞者之步，岂亦得相之遗制与？《礼器》：“乐有相步。”注：“扶工也”相为节舞步之器，所节者即

《乐记》：“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对曰：“病不得其象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对曰：“恐不逮事也。”“发扬蹈厉之已蚤何也？”对曰：“及时事也。”“武坐致右宪左何也？”对曰：“非武坐也。”“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对曰：“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周礼·大司乐》：郑注：“大武武王乐也，武王伐纣，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

象舞与象武虽然相混淆，然武王之乐名大武，周公之乐名象，大武用相，不用象，象武为象之舞，而非大武，墨子误相为象，故以为武王之乐，又自作乐，则甚当矣。

丁 彖象后起之义

文王作彖，周公作象，以兽神为名，合之于易，无甚深义，后人引而申之。《系辞》：

“彖者言乎象者也。”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

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周易》：“是故君子居则观象象天，动则观象法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

釋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者材也。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象，则思过半矣。

象为一卦之总题，故观其象，其思过半，然象于事物不能列举，所言者其象，故曰言乎象者也。象者形象或象征传两言天象，即《说文》示字，所谓天垂象见吉凶也，以三垂代表日月星谓之象，类于算学之符号。许慎谓之指事，郑众谓之象事。与易之象同意。

然此种意义，过于抽象，作易之时，无如是之深刻。《左传》“宣公三年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螭魅罔两，莫能逢之。”《论衡·纪妖篇》：“凡妖之发，或象人为鬼，或为人象鬼，而使其一也。齐田单保即墨之城，欲诈燕军人，天神下助我，有一人前曰：我可以为神乎？田单却走，再拜事之，竟以神下之言，闻于燕军，此人象鬼之妖也。使者过华阴，人持璧遮道，委璧而去，妖鬼象人之形也。”易以神道设教，精气为物，游魂为变，鬼神情状，由此而知，此为象之最初含义，极其数而推之天下，象其物宜，易之范围天下而不过，即在乎此，若夫观象制器，为作传者主观之谬误言论，无一辟之价值矣。

象之用意与象异。《正义》：“象，断也，断定一卦之义，所以名为象也。”《周易集解》：刘瓛曰：“象者断也。”断一事之吉凶，出于象神之口。其字孳乳为喙，《说文》：

“喙，口也”《诗·曹风》：“不濡其味，”毛传：“味喙”朱与祝同为呼鸡之声，则味亦可通断，《大雅·緇》：“混夷脱矣，维其喙矣。”谓混夷奔逃，适如卜筮所断定，以其为象神之口，则呼之为喙，象与象有相关连之义。

欲明易之真相，由《灵棋经》比较而知之，《灵棋经》由《周易》而变，现代庙中之神籤，则又由《灵棋经》而变者也。《灵棋经》有象曰即易之象，已无疑义。吕祖籤之解曰或称断曰，即易之象曰，观而彖象之义，思过半矣。

综合考察：爻分阴阳，以拟光阴，八卦拟月魄之生死，又以象天地、风雷、山泽、水火之八种自然现象，而阴阳所构成之八卦，又拟父母六子，天象人事，皆包括其中。日月为易，以总挈全书之精神，易本为象征天象之书，丰卦测日，恒卦测月，日月往来，而四时成焉。一阴一阳之谓道，指出自然法则，至今为不可易。电子之阴阳，构成物质之基础，此为作易者所不及料，而其义深远矣。六十四卦皆以反对为义，早有知之者，自诩为知辨证之人，论述序卦，而不知其为对立之统一，初潜上亢，依六爻而递变，似质量变化，而过量则为反对物，于上九之有悔寓其机，有时有位，又似乎四度时空。泰之后有否，损之后有益，剥之后有复，既济之后有未济，似否定之否定。自然现象，中外皆同，其哲学之相似，何足怪焉。

易分汉宋二派，汉派之六日七分，以六十四卦值日，此为术数，不必重视，而乾坤左右之贞，不独岁阴岁阳，且包含普遍现象，自星球以至基本粒子，天地万物无殊也。京氏易的飞伏世应反映五星之运动，又有积算，则历法之上元也。《乾凿度》曰：“今入元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昌以西伯受命（郑玄注：受洛书命为天子也）入戊午部二十七年伐崇侯，作灵台，改正朔，布王号于天下受录应河图。”易为天文历法而作、此其著也。河图洛书，匪独以为符瑞。宋儒之河图洛书，以黑白点著之，胡谓易图明辨，毛奇龄易图原舛力攻，请人信二家之说，今人更无论矣。

余早年信二家之说与众人同，而明堂阴阳及太乙下行九宫，又有其真实之历史，河图之数，与大戴礼明堂位同，洛书著于太玄，二图皆出于道藏，易滋人之疑虑。近日偶然想及

《管子·幼官图》：其所言之五数五味，同于洪范，即宋人所谓洛书者，余乃知刘歆以洪范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为洛书之说不谬。而道藏亦有所本，杨雄太玄，取义于玄宫，赫然俱存，特所绘有图有说，其图绘于宗庙，有神道设教之大用，不能以今日之眼光视之，深悔当时人云亦云，非实事求是之态度也。多年经历，历史无全真，亦无全伪，河图洛书，昔信其伪，今信其真，古今环境不同，不能以现代之社会意识衡量古人，尤其属于上层建筑者，周易与其河图洛书在当时政治作用，必深体会焉。清儒攻击宋儒，除河图洛书外，还有古文尚书，是否完全伪作，我今日不敢断言。汉易宋易，皆有其根据，独王弼易注，为哲学著作，于易无关，于天象更无关，而简易易解，传习至今而不知其非，无价值之书，传习最广，抑亦别有原因，不必深论矣。

释 六十四卦（上）

画卦托之伏羲，重之为六十四，亦当托之伏羲。然而伏羲为六十四变。

伏羲既为龙神，必非重卦之人，此言非是。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在鲁。易为周礼，乃周时典制。乾坤为易之首，坤为阵地，寓兵于农。乾为东方苍龙，一年伏见之象，此与夏小正及月令相似。周以农立国，观象造历，卜年卜晴雨，皆于农业有关。历与年皆从禾，农从辰，晨辰同意。辰为房星，田候也。授时耕作，当时农人皆知天象，故乾卦首以苍龙为言，以纪月候，非漫以龙为比拟也。易为周人作，此理至显，而作易之旨，则于泰否明之。（《史记·周本纪》）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泰否二卦命名，在文王囚羑里时，则重八卦为六十四，即在此时。《水经荡水注》：

“夏曰夏台，殷曰羑里，周曰图圉，皆圉土。昔纣纳崇侯虎之言，囚西伯于此。散宜生南。

官括见，文王乃演易，用明否泰终始之义焉。”

殷以否终，周以泰始，文王特寓其意于二卦。《彖辞传》：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尊而在上，地卑而在下，此为天地定位，乃正常现象，方谓之泰，反是则为否。然而易之命名，则以地在天上为泰，天在地上为否，盖文王被囚，急望推倒殷室，天翻地覆，有极强烈之革命思想。若周易作于武王克殷之后，则政权既定，决不希望再有冠履倒置之形，此可以断言者。以未济承既济之后，则示子孙以敬慎垂戒之意焉。《左传·襄公九年》：“穆姜梦于东宫，初往而筮之，遇艮之

八。”注云：“连山归藏，皆以七八为占，故言遇艮之八。”疏云：“七为少阳，八为少阴。九为老阳，六为老阴，老变少不变，周易以变为占二易以不变为占”。夏殷望其不变，故以不变为占，周望其变，故以变为占，则筮法亦文王所定也。若作于武王克殷以后，则以不变为占矣。

爻辞为周公作，历来无异辞，易为术数之一，舍术数而言易，迷其本源。王弼朱熹之易理，新则新矣，易道不如是也，弼有时用六日七分，熹有时用卦变，不能自坚其壁垒，则亦自知其说之不可通矣。汉易有师传，予考定八卦起于土圭测日，而知汉儒之“爻辰”“世卦”“六日七分”皆有历史根据，然传之既久，源远流而流益分，易传十篇，象传最好，按之历史皆合，六十四卦，隐括周初故事，然古籍散亡，不可尽知，所能说者，一部分而已。

乾下 乾元亨利贞。
乾上

乾卦名 元亨利贞象辞也，刘瓛曰：“象断也，断一卦之才也”王弼曰：“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繇之主”。象之作用，与神竿牙牌数之“断曰”同。义由象神而来，象神之判断：结论一卦之所宜与休咎吉凶也。

章太炎八卦释名“《说文》乾上出也，此说草木冤曲而出无取天义，字从𩇑声，当读为𩇑，𩇑日光始出𩇑𩇑也，语转为皓，皞昇，皞者皓肝也，肝乃𩇑字，昇者元气昇昇，春为昇天，称天者多言昇，故以声转谓之𩇑，其言健者，象声而为训也”。按易林乾卦正作𩇑，六爻皆以苍龙为说，房为农神，见于国语，六象于农业有闕，故𩇑转而为乾。

乾卦六爻苍龙之象，七宿合为龙体，运转不已，即天之运行不息，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文王囚羑里演易，狱中不自馁，而图强，所谓君子，指文王也。元亨利贞全易之纲领。子夏传云：“元，始也，亨，通也，

利，和也，贞，正也”。《文言》及《左传》皆指为四德，此引申义，非本义也。“元”卜辞作“兀”从人从上，金文作人乃人首也。《孟子》“勇士不忘丧其元”。年元日之首，亦名为元，《公羊》“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吕览·孟春》“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亨”献也，从高省日象执物形”，亨与享为一字，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亨即享，《诗·楚茨》“或剥或亨”，《瓠叶》：“采之亨之”。亨即烹，火字后人所加也。一字三形三读，常人不 知也。“利”《说文》：“𠄎也，从刀，和然后利，从和省，《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卜辞或不省，作𠄎。《周礼·内饔》：“掌王后及后世子膳羞割亨煎和之事”。利者以刀割食物，调和而煎煮之。鼎初六：“鼎颠趾止利出”，此利之本义也。便利，利益，为引申义。贞者：罗振玉曰：“《说文解字》贞，问也，从卜贝，以为贄，一曰鼎省声，又鼎注：古文以贞为鼎，籀文以鼎为贞，今卜辞中，凡卜某日某事，皆曰贞，其字多作𠄎与𠄎字相似而不同，或作鼎，则与许君以鼎为贞之说合，古谊古说赖许书而仅存者，此其一也。”贞鼎音皆同打，今人谓诘问穷柢曰丁，即贞字，转入马韵，俗亦又作打，贞卦即打卦也，（并详太炎《新方言·释言》）贞者问事之正，引申为正，注家于卜问之说，健忘已久，《春官·太卜》“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则眠高作龟。”郑司农云：“贞，问也”《天官·天府》“冬季陈玉，以贞来岁之嫩恶。”注：训贞为问，引师贞丈人吉，《礼记·缙衣》“恒其德贞。”郑注亦训问，而师恒二卦之贞，注家皆不从古训，可怪也。《洛诰》“公既定宅俾来，来视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贞。”共卜问也，伪《孔传》云：“共正其美”则已不知有古训矣。元亨利贞者，此为文王受命之始，以元年元月日之祭享，利于卜问也。《文言》《彖传》引而申之，逾二千年，莫有悟其非者焉。

元亨利贞四字，散见各卦，其完全有此四字者，如坤，元亨利

牝马之贞。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随，元亨利贞，无咎，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五卦皆有附加之词。独乾无有，等于无字天书，盖有深意存焉。乾为六十四卦之首，文王以之自拟，被囚之日，除祈天水命外，惟朝夕卜问而已，元亨以祷鬼神，利贞以安慰自己。《淮南·道应训》云：“紂拘文王于羑里，文王归，乃为王门，筑灵台相女，重鞀钟鼓，以待紂之失也。”文王之所亨利者，如是而已，元亨利贞四字，等于韩非孤愤一篇。

《文选》王莽《初九潜龙勿用》。《国语》：“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而水涸，”韦注：“辰角大辰苍龙之角，角，星名也，见者朝见东方，建戌之初，寒露节也。”《尔雅·释天》：“天根氏也。”高文策曰：“九月初，凌晨，龙角初见于东地平，角宿一出地面，高达十度强，龙体潜伏地中，”周以十一月为岁首，乾坤二卦，初爻皆为九月何故？《释天》“夏曰岁周曰年”《鹖冠子·天则》：“逾年累岁”陆佃注：“年取禾之一熟，而岁则两稔”由今年九月至明年八月为岁，农作之时，岁骑两稔之间，犹今之年度，《诗·豳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觴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此农业以九月为始也，故韦注以寒露节为言。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高文策曰：“十月凌晨，龙头引头出地，角宿一高三十二度强。”《通志·天文略》丹元步天歌：“角，两星南北正直着，中有平道上天田，总是黑星两相连，别有一马名进贤，平道右畔独渊然。”《汉书·郊祀志》“周典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祀天下，于是高祖制诏御史其令天下，立灵星祠。”张晏曰：“龙星左角曰天田，则农祥也，晨见而祭之。”金文周字作田，象田中有禾，田又为田猎之田。《史记·齐世家》：

事“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𪛗，非虎非𪛗所获霸王之辅，于是遇太公于渭阳。”利见大人，即指文王之利见太公，在下之大人也。

九王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君子指文王，《孟子》“无君子莫治野人”。《史记·天官书》“房为天府曰天驷。”索隐引诗记历枢云：“房为天马，主车驾。”宋均云：“房既近心，为明堂。”明堂为布政之地，故变龙言君子，韩加木为𪛗，乾乾犹俗语𪛗而又𪛗也。郑康成曰：“惕，懼也，”若古诺字，（详文化篇）以诺言誓于神也。万，旱石也。释文训危，为𪛗之借，《说文》：“𪛗履石渡水也，从水从石，诗曰：深则𪛗”。《毛诗》作深则万，渡水履石，其危可知，无咎犹无尤。（详释无）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高文策曰：“十一月中，角宿出现四十度强，龙体显露大半，有腾水的形势。”以此释渊，不很自然，渊之含义，由步天歌“平道石畔独渊然”可以了解。《说文》：“渊，回水也”，角宿高据进贤亢池之间，象渊水之回旋，四为卜卦之始，或以四至六有伏坎，渊指卦言，然不如星象之有据。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高文策曰：“十二月下旬，凌晨角宿高二十一度强，箕宿三，初露东地平，龙现全形，横陈南天，恰值冬至节令。”周以冬至为岁首，改正朔，为天子。六爻以九五最贵，大人指武王。《文言》曰：“云行雨施，天下平也，”至是殷亡而天下平矣。《吕氏春秋·介立》：“有龙于飞”注：“龙君也”有图腾之象焉。

上九：亢龙有悔。

高文策曰：“一月中旬，凌晨，角宿一降落至九度强，而箕宿三南中高度有极大值，十八度强，龙头垂颈，称为亢。”《说

文》：“亢，人颈也，”字亦作颡，亢为苍龙七宿之一，《律书》云：“亢者言万物之亢见也，”既得天下，不可过亢，亢则有悔，丹书云：“敬胜怠者吉。”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高文策曰：“角宿一于二月中旬，凌晨，抵西地平，沉入地下，不见龙头。”王为龙，诸国均有王为群龙，文王为西伯，乃诸侯之长，群龙之首也。然文王不露锋芒，为纣之嫉忌，似群龙无首，是以吉也。

《易》本为卜筮之书，顺天道而应用于人事，由是产生宇宙哲学，与人生哲学。六爻之中，有时有位，初居潜之位，而为潜之时。二居见之位，而为见之时。五居飞之位，而为飞之时。时与位不可分，有似相对论之“时空”。初潜而不可用，二五得中，三四无善无恶，至于上则穷，事务发展至高度，则一变化而为反对物，有似“质量变化法则”。六十四卦以相反为序，如屯䷂需䷄（详《符号展开（上）》）等等，有似“对立统一法则”，泰后有否，剥后有复，损后有益，既济后未济，有似“否定之否定法则”。至于一阳一阴之谓道，则与现代之电子说，不谋而合。此固非卫道之徒之所知矣。此宇宙自然之法则，非爱因斯坦、马恩波尔所专有，然必以为与易不相通，则又过矣。

取象之法，随人与事而变，普通个别，亦各不同。学生在小学为潜龙，中学为见龙，大学则为飞龙；人生幼小为潜龙，弱冠为见龙，壮盛则为飞龙；女子在家为潜龙，出嫁为见龙，儿女成群则为飞龙。舜耕历山为潜龙，相尧为见龙，践天子位为飞龙。六爻之象，在人能近取譬耳。吾邑有老儒筮失物，得否卦六三之包羞，象曰：“包羞，位不当也。”寻物于女裤中而得之，夫以女裤为包羞，虽然滑稽，然实为孔子之正法也。易传举个别之例，示普通之法则，《繫辞传》：“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

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是其例矣。夫术数与哲学，非有二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知此者，可与言《易》，然非所论于作《易》之本义也。于乾卦发其凡，后不复赘焉。

三三 坤下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坤从土从申，朱骏声谓即籀文陈字。陈从阜从木申声，籀文作𡗗从阜从申，与坤同意。陈，阵也。坤之初文为申，卜辞象居地屈曲之形，古文金文同。

坤为农业兼取战阵之义，寓兵于农，文王为殷臣，于卦为坤，隐然有伐纣之志。地厚而载万物，周以德兴，万民所附，故象传谓君子以厚德载物。

坤为地，配天而为女性，故利牝马之贞，象传谓牝马地类是也。《管子·小匡》：“昔令受命者，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乘黄者，黄色骏马。《尚书·中候握河》纪云：“帝尧即政，龙马啣甲，赤文绿色，自河而出。”则合龙与马而一之。《尔雅》：“马八尺以上为龙”文王于殷不知如何应付，其方针乃后来决定者，是谓先迷后得主，然必有与国而力始强大。文王为西伯，与国如蜀庸羌鬲微卢彭濮，武王所属以伐纣者，皆在西南，为西南得朋。东方丧朋，疑为鬼方。盖鬼侯为纣殷烹，鬼方与玁狁同族，在东北也。《说文》：“安，静也。从女在山下。”坤女性，故安贞吉。崔瑗曰：“西方坤兑，南方巽离，二方皆阴，与坤同类，故曰西南得朋。东方艮震，北方乾坎，二方皆阳，与坤非类，故曰东北丧朋。”惠栋《周易述》：“爻辰初在未，未西南阴位，故得朋。曰在丑，丑东北阳位，故丧朋。”此亦卦象应有之义。汉儒卦象不可废，易义本为卦象配合也。初六：履霜，坚冰至。

韦注：以龙见为寒露节见前。寒露之后，即为霜降，仍为九

月，故有履霜之象。《周语》云：“驷见而陨霜，”以房星为首。《文言》：“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由辨之不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慎）也。”坤为文王革殷之卦，其义其显，周亦望其后人有戒慎之心也。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直方大以地形言之。《诗·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大戴礼·曾子问》：“天道曰圆，地道曰方。”《老子》：“天大地大，道亦大，”《文言》引申其义：“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国语》：“是皆习民数者也，”注：“习，简习也。”寓兵于农而简习之。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三事，天成有终。

章、王章，王者之制度也，（见左传）《文言》：“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而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囊以财物括其口而不外露。《文言》：“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慎也。”无咎尚不可恃，必无誉乃其能慎之也。《三国志·魏文帝纪》：“霍性上疏曰：文王与纣之事，是时天下括囊，盖可言而不言，则慎不言。”则当时言易者已知为文王与纣之事也。

六五：黄裳元吉。

千宝曰：“黄中之色，裳下之色。”中和而处下，《文言》曰：“君子黄中道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黄裳元吉，武王终即帝位矣。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文言》：“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元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天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

黄。”侯果曰：“坤，十月卦也。”《乾凿度》曰：“阳始于亥，形于丑”，乾坤同在亥，穷阴薄阳，所以战也，武王戎君，有龙战之象，一戎衣而天下定，黄裳元吉，义有取于坤之六五，而以上六为野，然则野之所在，其牧野乎！”

用六：利永贞。

用六者处阴爻之位，如何施用也，阴以柔为道，可永守而不变，故利永贞。周既得天下，亦望子孙永保之也，《春官·太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求永贞。”鼎之铭文多云：“子孙永保享，永保用。”即永贞之意。《说文》：所谓籀文以鼎为贞也。

震下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从艮贯一，一，地也，即屯田屯兵之屯，加邑作邨，即村字，假作敦。《庄子·应帝王》：“中央之帝为浑沌。”《左传》文公十八年：“谓之困敦”湖北以村庄为墩，贵州作里，即屯字。辽吉等省尚以村为屯。屯守之地，当体国经野，故象传谓：“君子以经纶”后稷封于有邰，屯之始也。

守卫之地，分封建侯，不再逐水草而居，故勿用有攸往。《天官·冢宰》：“惟王建国，辨正方位，”注云：“建，立也，辨，别也，”《考工记·匠人》：“建国永地，以县置紲，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以别四方。”土圭测日之时，有建星在斗上，十二月有月建，《说文》：“建，立朝律也”为引申义，《灵棋经》建侯卦，功业之象。

初九：盘桓，利居贞，利建侯。

相宅之时得善地，盘桓不进，以为利于居处矣，及卜问之，知其又利于建侯也。

六二：屯如 遭如 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遭”吕祖谦《古易音训》作寔，段玉裁曰：“宋时释文作寔，《说文》：‘寔，多穀也，’吾邑呼贮粮之篋簍为屯，音如钝，孳乳为囤，多穀而富，可以娶妻，班，驳也，《诗·东山》：‘之子于归，黄驳其马，’周人以驳马亲迎，如今彩轿焉。《说文》引‘易’作：‘乘马彊如’马载重难行也，《说文》：‘婚，妇家也，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者婚，’‘媾，重婚也，’《易》曰：‘匪寇婚媾，’章太炎曰：‘婚姻未定，以劫掠为家室，故曰匪寇婚媾，’劫婚之俗，至近代尚有之，惟多用以劫寡妇耳。《史记》平准书：‘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吾邑呼孕牛或牝牛为字牛，《山海经，中山经》‘苦山有木焉，黄棘黄华而员叶，其实如兰，服之不字。’注：‘字，生也，’所娶之女，卜问须，十年乃能生育，旧训贞为正，字为许嫁，因谓女子守贞不嫁，于是贞操，贞节，待字诸词，以讹传讹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释文》：“即鹿王肃作麓，”虞翻曰：“虞谓掌禽兽者山，足称麓，麓，林也。”《地官·司徒》：“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释文》：“几，徐音祈，郑作机，机，努牙也，”机为屯守兼狩猎之用，郑义极合，徐音祈，则当作畿，涂血以祭也，（详释无）吝，恨惜也，遯，难行也，《说文》俱引“易”曰：以往吝，师说不同，义各有当，故并载之。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六二人来劫婚，六四我往求婚，但往，无不利也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国语·周语》：“自今至于初吉，土膏其动，壹壹怵惕，保任戒惧，”虞翻曰：“坎雨称膏，诗云：‘阴雨膏之，’是其义也，”土膏动时，保任戒惧而守之，然此为小事，故卜问而吉，若大事则卜问而凶也，盖九五为亲迎遇雨，婚媾虽重

要，然以比于战争，则为小事矣。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亲迎回家，女子涕泣也，《说文》引“易”曰：泣涕涟如，涟，泣下也，比泣血之义为长，亦可解为嫁非自愿，故有泣血之象。

坎下
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

蒙，王女也，钱大昕曰：“女梦之大者为王女”蒙当作冢，从口豕，覆也，引申为蒙昧之蒙，凡有罪之奴皆称蒙，于年之老少无关。奴仆用以耕种，兼服兵役，象传谓：“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者决断隐含强迫之行为，稍为宽待，则自以为育德矣。

曷为非我求童蒙，乃童蒙求我耶？试引农业社会初期之一则近事，以证之。《旅行杂志》：李有义《马塘芦花》云：

“芦花头人公高羊平衙门中娃子甚多，娃子即奴隶，彼辈或系衣食无着，自投衙门为娃子者，或系因败诉被头人籍没入官者，此种娃子，终身不得自由，婚配也限于娃子阶级中，此处头人衙门中之娃子，有三百余。”（十六卷第九号）《汉书》称卓王孙家僮八百人，情形今昔相同，童蒙即娃子，自投为奴，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收受与否，疑而筮之于神，初筮神以吉凶告我，至于再三则不告，以我渎神也。郑康成曰：“渎，褻也，”妓之借。《说文》：持垢也，从黑，卖声。”“易”曰：再三“黻，握黻”《诗·小宛》：“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握持之粟不洁，乃为渎耳。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释名·释言语》：“发，拨也，拨，使开也，”《国策·齐策》：“王何不发将而击之，”注：“发遣也”发遣奴僕，利用我所有之

刑人，脱其桎梏以往，然自己伤残难行也，说，脱也。《檀弓》：“士唯公门说齐衰，”又云：“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使子贡说骖而赙之。”《释文》：“说，他活反”桎梏，刑具也，《秋官·司寇》：“凡民之有罪过而未丽于灋，而害关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注云：“木在手曰桎，在足曰梏，”梏今读靠，桎变作镣。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吉子克家。

郑云：“包当作彪，彪，文也，”然训包为俘，尤合，若汉书包丘伯《盐铁论》作浮邱伯矣，劫婚已见于屯卦，而蒙六二为子纳妇，《诗》：“莺与女萝施于松上”古诗：“兔丝附女萝”亦以婚姻为言，则王女或变蒙卦所取义，而不用改字也，为女奴制服饰而娶为妇，子亦将能负荷其家事，《说文》云：“克，肩也，”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所取之女，为金钱所诱，而输情于人，则无利而反有害矣。此一爻非假定者，必有事实，今不可考矣。

六四：困蒙，吝。

困蒙而失其自由，反为有害，故吉。

六五：童蒙，吉。

收养童蒙，于我有利，故吉，童蒙者，以蒙为童也。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释文》：“击，郑作繫”于义为长，羈繫之，恐其逃亡，故不利为寇，利禦寇也。寇取扑击之义，我攻人，人攻我，皆曰寇。古无分别，后世则用为寇乱之恶名词矣。


乾下

坎上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说文》：“需，须也，遇雨不进，止颺也，从雨而”“易”曰：“云上于天需，”需为儒之本字，儒之吁嗟以求雨也。《归藏》作濡，同濡，《太玄》拟“易”作俛，颺也，

又作粟，取光亨之义，求雨得雨，饮宴酬神，故《象传》谓君子以饮食宴乐。

孚，俘虏也，光，明也，从火在人上，古文作，上为祭祀之符号，光为柴燎，祭天，《祭法》：“焚柴于泰坛，祭天也，”以俘虏为牺牲，于火光中祭享，为古代常有之事，求雨而利涉大川，或者如今之向龙潭取水乎？

初九：需于郊，利于恒，无咎。

求雨于郊，以铎取水于月，为司烜氏之职，即恒也，与董仲舒埋蜎螟同意，为其有助于求雨也。《诗》：“旱既太甚，蕴隆虫之，不殄烟祀，自郊徂宫。”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释文》：“沙，郑作沱”《说文》：“沙水散石也，”谭长说：沙或从叕，”《郑氏周易注》：“沱接水者，”求雨于沙中，小有争论，终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求雨于泥中，行动不便，致寇来劫掠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求雨返祭坛后，出自穴中，涂血以祭也，与现代仪式相同。

《诗·绵》：“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周之先人，有穴居之俗也。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兴仁正月初二，杀鸡涂血以祭神，名打牙祭，四川谓加餐为打牙祭，打为贞字之转音，牙者岬之转音。涂血也，所杀之牺牲，涂血之后，共食之，此需于酒食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兴仁祭神之牺牲，在庙中食尽，不代归，请戚友共享之。若酬神以全猪，则请客愈多，不相识之人，有人介绍，亦可加入，此必古礼之遗。速，请也，《诗·伐木》：“既有肥羜，以速诸舅。”吾邑请客之礼帖多用“恕速”二字。不请

之客三人来，参加打牙祭，不拒而敬之，当与上述兴仁之俗相类，否则客不来矣。

坎下
乾上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讼争也从言公声，段玉裁曰：“公言之也，《汉书·吕后纪》：“未敢讼言诛之，郑展曰讼言公言也。”《史记》：“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惭，俱让而去。”司马迁记于羑里被囚之后。《诗·绵》：“虞芮质厥成，文王赧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御侮。”所谓奔奏、疏附、御侮，指散宜生闋天诸人营救文王之事，则决于在被囚之先，《尚书·大传》“散宜生、闋天、南宫括三子学讼于太公。”即受辨辞，而往争之于紂也。孚同俘，文王因此被俘，虞注：“窒，塞止也，”争之而不得也，中途似有转机，而终于被逮，利见大人，指有力能解救之人，不利涉大川，过孟津至殷都则被囚矣。此一事周人自悔其初谋之不善，而至于善，故曰君子以作争谋始。

初六：不水所事，小有言，终吉。
被囚不久，周以美女文马因费仲以献，而出狱，是小有言而终吉也。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三百户，无责。
《说文》：“逋，亡也，”出狱之后，文王又献地而亡其邑人三百户，得以安定无灾害也。《韩非·难二》云：“文王侵孟克若举鄆三举事而紂恶之，文王乃惧，请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国，方千里以请解炮烙之刑。”文王扩地为紂所忌，

“阴行善”三字只是借口，文王不得已而献地，请解炮烙之刑是饰词，“千里”二字，更是张大其辞，文王本土，大于方千里者几何？而以千里献紂乎？“亡其邑人三百户”近之，

古代地旷人稀，即三百户，其地已不小矣。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德，得也，“尚德载”虞翻作得，文王将地吐出，依然食其旧日所得之地，虽危而终吉也，心拟从事于王业，而无成也。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秋官·司寇》：“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命。”上诉不成，不克讼，纣命复归西伯之原位。是谓复即命。郑康成云：

“渝，然也。”《尧典》：“帝曰俞”渝与俞同，双方应允，则安贞吉矣。

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说文》：“鞶，大带也。”《易》曰：“或锡之鞶带，男带鞶，女带丝。”《礼记·内则》：“男带鞶，女带丝。”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韦，女用缁。”褫，夺衣也，郑作柅，曳也。《论语》：“朝服柅绅”，文王被释之后，纣又锡之鞶带，柅之以为荣宠，如今之带勋章者，然此何足耀哉？《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郑义较长。

坎下：师、贞，丈人吉。

师，家也，从巾从自，卜辞金文皆作自，自，堆也，环居堆上，为首领所在，称为京师，首领帅其家，亦称师。古者寓兵于农，师即民众，故《象传》谓容民畜众。《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蓑。”丈即杖，《六书正讹》：“丈借为扶杖之杖，老人持杖，故曰丈人。”《晋书·天文志》：“军市西南二星曰丈人。”老人执掌军令如太公之徒，即丈人也。《春官·天府》：“冬季陈玉，以贞来岁之嫩恶。”注云：“郑司农云：贞，问也，《易》曰：师贞丈人吉，问于丈人，《国语》曰：‘贞于阳卜’郑康成引《易》及《国语·吴语》以证贞之训，问，《国语》韦注

亦训问，则古训有知之者，《释文》贞丈人注云：“绝句，郑云：能以法度长于人。”不引贞问之训，陆德明已不知贞之本义矣，然二郑及韦昭知之，作彖传者在秦汉之际，断无不知之理。而彖传乃云：“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有心曲解，甚矣，儒家之欺人也。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月令》：“律中太簇，”郑注：“律，候气之管，以铜为之，”《北堂书钞》：“截竹为管谓之律，”《夏官·司马》：“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右秉钺，以先愷乐献于社”注云：“律所以听军声，钺所以为将威也，先犹道也，兵乐曰愷。”《史记·律书》：“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纣，吹律听声。”正义云：“《周礼》太史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其吉凶，《左传》·师旷知南风之不竞，即其义。”否臧，不臧也，《左传》隐公十年：“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六韬》五音篇：“律有十二管，其要有五音可以知敌，金木水火土各以其胜攻之，其法以天清净无阴云风雨，夜半遣轻骑往至敌人之垒，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当耳大呼警之，有声应管，其来甚微，角声应管，当以白虎，徵声应管，当以玄武，商声应管，当以朱雀，羽声应管，当以勾陈，五管声尽不应者宫也，当以青龙。”声律之法，不尽虚妄，听音而辨其方于气温有闻，形之于振动之频率，有似今日之雷达，不过不如现代之精确耳。例如：“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铜山东崩，洛钟西应，”即今日之共鸣，中国音理极精，十二平均律至为外人所佩服，拙著中算史导源，若尽以古人为迷信则谬矣。

九二：在师中，王三锡命。

《礼记·王制》：“大国之卿，不过三命。”《春官·典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眠小国之君，其卿三命。”

注云：“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此锡三卿，此锡三卿三人之命也。《左传》“昭公七年，一命而偃，再命而偃，三命而偃，循墙而走。”此锡一人三次之命也，师中锡命，以后义为长。

六三：师或舆尸凶。

舆尸，以车载尸也，为败北之事，故凶。《法官，渊骞》：“舆尸血刃，者所不为。”《吕氏春秋·期贤》：“扶伤舆死”注云：“死与尸同。”《新序·园事》：“扶伤举死，履肠涉血，”义亦相近，《太玄》扔师为众，次入云：“兵衰衰，见其病，不见舆尸”

六四：师左次，无咎。荀爽曰：“次，舍也。”崔瑗曰：“偏将军出左，左次，尚备师也。”王弼曰：“行师之法，欲右背高，故左次之。”二义俱非，《左传》：“谓楚人尚左，可知周人尚右”，《老子》：“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周礼》有戎右，左一非所尚也。左次承上师败而言，与左迁相似，向后撤退，犹今之转进也。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禽，古擒字，田猎有所擒获，朱震《汉上易传》：“田有禽，则非无故兴师，执言，于我有辞，于义无咎矣，”长子国之嗣君，不可轻绳以法，不可帅师，卜问之而凶也。《左传》：“帅师专行谋，誓军旅，君与执政之所图也，非太子之事也。”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千宝曰：“大君，圣人也，有命，天命也。”《诗·大明》：“有命自天，生此文王。”宋衷曰：“开国谓土地以封诸侯，如武王封周公七百里地也。承家立大夫为差次，大夫因采地各正其功勋，行其禄赏。”朱震曰：“太君者号令之所自

二 出也，故履之上九，临之六五，皆曰大君，有大功者，开国，使建国。有小功者，承家，使受邑也。上，师之成，宗庙之位，古人赏人，必于祖庙，示不敢专。”上为宗庙之位，（详《符应展开上》）此卦当指武王，一切情事，于纣不协，当非指纣，特所谓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者，不知是否指伯邑考或成王，俟他日更考之。

二 一坤下：比，吉原筮元，永贞，不宁方来，后夫凶。
三 三坎上：

《彖传》：“比，辅也，下顺从也。”《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小司徒》：“乃颁此法于六卿之大夫，使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辇，辨其物，以岁时入其数，以施政令，行征令，及三年则大比，大比则受邦国之要约。”《诗·四月》：“洽比其邻，昏姻孔云。”章太炎云：“比而不宁，不属王所，则抗而射之，是以乐有狝首，后至者杀，其骨专车，能无凶乎？”《象传》谓：“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称先王则当指禹会诸侯之事，而周援以为例也。原，水源也，《春官·太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注云：“原，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黄帝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卜纹之坼裂，原兆或象水流，或象田之龟裂，均不可知，既为周兆，则原筮之义，起于此矣。与邻洽化，何得不吉，原筮而用永贞，邻居非暂时也。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二》云：“《梓材》云：庶邦享作兄弟方来，兄弟方与易之不宁方，《诗》之不庭方，皆三字为句，方，犹国也。”又云：“《韩奕》榦不庭方，毛公鼎云：罕怀不庭方，左隐十年传，以王命讨不庭，则不庭方谓不朝之国也，”卜辞以方为国。《说文》：“方，象夷也。”《说文》：“方，象夷也。”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孚为捕人，引申为捕物，《汤誓》：“俘厥宝玉”伪孔传

其云：“俘，取也”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亲比则有俘而无咎矣。《说文》：“它，虫也，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它即蛇，捕之盈缶，一乡安吉也，柳宗元《捕蛇者说》：“视其缶，而吾蛇尚存。”《言氏志》曰：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天官·官正》：“掌王宫之戒令纠禁，以时比宫中之官府，次舍之众寡，为之版以待，夕击而比之，国有故则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内外而时禁。”境内之人，互相亲比，为内比。

六三：比之匪人。

虞翻曰：“匪，非也，”比之非其人也，《释文》：“王肃本作匪人凶。”

六四：外比之，贞吉。与境外之人相比，扩大范围，故吉。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戒，吉。

《国语·吴语》：“不敢显然布币行礼，”注：“显，犹公露也。”校猎于众中，比其材力，是为显比，王用之三驱兽猎，然以未熟练之故，前面应擒获之物而亦失之，邑人知为犹豫，不加戒备，故吉。《孟子》：“为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御，一朝而获十禽。”失前禽，御者之过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邻里须有首长，无首长则秩序混乱，故凶。

乾下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小畜，小规模之畜牧也，《杂卦》：“小畜寡也，”氏族畜牧，为日常之事，文致太平，故《象传》谓：“君子以懿文德。”《归藏》作小毒畜，毒厚之草，往往而生，牛羊之所需也。然《易》无三字卦名，《归藏》拟易，除小毒畜，

大毒畜以外，亦少三字卦名，窃疑本作小毒，后人不知其义，而加畜字，毒亦畜也。现代之苗夷言语，为汉族古音，以畜为毒，古无舌上音，畜本读毒。张铤《典义府志·风土志方言》云：“鸭曰都迸，猪曰都暮，羊曰都庸，马曰都麻，水牛曰都歪，黄牛曰都胃，鼠曰都奈，猴曰都灵，蝦曰都娘，蚊曰都良，虱曰都南，蚤曰都曼，蜂曰都丁，蚓曰都伦。”麻即马，庸即羊，《后汉书》：桓宽为诸生都养，又，灶下养中郎将，养羊音同，即傭工之傭之变音也。其余各字证明稍繁，苗于鸟兽虫鱼之名，上加毒字，以其为畜类也。吾闻之苗人，音作毒，张志作都，小误，知此，则小毒，即小畜，毋须多一畜字，以卦名为小毒畜矣。

畜牧以水草为重要，故常占之，《卜辞》：“其雨”“今月其雨”，“令三月帝命多雨”，“其雨三月无雨”，“不一其雨”等甚多。云以致雨，既有密云，则当雨矣，然而雨，人失望也。周在西方，故西郊曰我，《牧誓》：“逃矣西土之人，”武王指其所帅之部众也。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

复，行故道也，水草既完，行故道而归，何咎之有？

九二：牵复，吉

牵牛羊而反，夬九四“牵牛悔亡”，《书·酒诰》：“肇牵车牛”，《诗·国风》：“间闾车之牵兮”，或曰：牵指牛羊豕，《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惟是脯资，汽牵竭矣，”注云：“牵谓牛羊豕。”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

说，脱也，见前，中途脱辐，车不能行，夫妻争执，因而反目。辐，《释文》本一作輶，《说文》：“輶车轴缚也，《易》曰：‘舆脱輶，’辐有孔，利轴之转动，辐，轮辖也，在毂上，向四方辐射，利轮之转动。《老子》：“三十辐共一毂，”辐折其一，车尚可行，辐脱则不能行，当作

輻，《左传》：史苏引车脱其輻，亦作輻。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公羊》僖公十九年：“邾娄人执郕子，恶乎用之？用眚之社也，社之用奈何？盖叩其鼻以血社也。”用俘虜之血以血社，血去而未死，惕然而出。

九五：有孚，攴如，富以其鄰。

俘人，而拘其手足，夺其财物。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德，虞翻作得，晁说之曰：“子夏京房作得”，《说文》：

“望，月满，与日相望，以朝君也，从月从臣从壬，朝廷也，”几，近也，既雨之地，既居之矣，尚得车载而反，同行妇女，卜问以为危险，古代地旷人稀，无路可寻，夜行辨星，知所向之方位，十三四日，月将圆满之时，光大而日标显，恐有暴客，君子征则凶也。

兑下
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足所依也，《释文》：“礼也”，《太玄》拟履为礼，初一，履于跂，后其祖禰，次二，穆穆足缩，乃贯以棘。履为对祖称一种典礼，所履为何，必有其故。《诗·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姜嫄求子，祀祖称行履的仪式，履上帝之足指，有时介然而行有时而止。《老子》：“使我介然行于大道，惟施是畏。”介，个也，施，斜也。畏行斜道，则介然为行直道，独往独来，时行时止。吾邑妇女福，在庙前行“过桥”礼，驾丈余板桥，宽不及尺，儿女扶老妇渡桥上，仪式与《诗》所言相似，此古俗之一也。此种典礼，有神道，有阶级，《吕氏春秋·恃君览》：“鬱者，不阳也，”“周鼎著鼠，令马履之，为其不阳也。”《诗·大东》：“周道如砥，其直

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令马履鼠为迷信，君子履周道而小人不能，但能旁观，显然分有阶级，（君子小人之分以位，不以德，详文化篇）而皆为周俗。其直如矢，故能介然而行，不畏其斜焉。合而观之，得其概矣，《象传》谓：“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荀子·大略》：“夫礼者，人之所履也”，能履则礼之本立，而上下辨，民志定矣。

履帝武践大人迹而履其拇也，革九五：“大人虎变，”虎为大人之象，诚敬谨慎，神歆享之，宜虎之不啞人也。《释文》：“啞、𪔐，马云：𪔐”《说文》：“啞，大笑也，”《诗·氓》“兄弟不知，啞其笑矣。”啞，训𪔐，为假借，同吃，北音读尺，与啞同音，啞训笑，即嗤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素，平素也，《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平贱”。履有阶级，各素其位，素履以往，自无咎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坦，平地也，幽人当为官名，《周礼》：有均人，质人，委人，龟人，占人，筮人其名甚多，幽人所以事鬼神者。《说卦传》：“幽赞于神明而生蓍。”《檀弓》：“问及诸幽求诸鬼神之道也。”《庄子·天运》：“鬼神守其幽，”履有神道，故幽人贞之。《诗·氓》：“尔卜尔筮，体无咎言。”《韩诗外传·坊记》俱作履无咎言，此履须卜筮之证也。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啞人，凶，武人为于大君。履道长而直，且履且视，履其上者，有眇而跛之巫祝焉。不能视而强视，不能履而强履，误履虎尾，则啞人而凶矣。武人即履帝武之人，眇而跛之巫祝也，所以履者，乃为大君事神以致福耳。周代求神之巫祝，用跛者，其奏乐之巫祝，有

太师少师则用跛者，履时即用其人，不必大君亲为之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愬，恐惧也。《说文》：作𧾷云：“𧾷𧾷，恐惧也，从虎𧾷声，《易》曰：“履虎尾𧾷𧾷，”：从虎得义，知所履为真虎之尾矣，𧾷者际见之白光，神庙幽暗之处，仅有一线白光，由外穿入，不眇不跛之人，亦须谨慎，宜其恐惧也。《庄子·人间世》：“瞻彼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即指际见之白光而言，然则神庙巫祝，宜称幽人矣。

九五：夬履贞厉。

夬，决也，履者之众，而决其先后，卜问之而石也。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礼记·玉藻》：“凡侍于君，足如履齐，周旋中规，折旋中矩。”周旋折旋，合度则吉祥也。

乾下泰，小往大来，吉亨。

郑康成曰：“泰，通也。”《墨子》兼爱中“昔者武王将事泰山，隧传曰泰山有道，曾指周王有事，大事既获仁尚作以祇商夏蛮夷醜貉，虽有周亲不若仁人，万方有罪，惟于一人。”通泰之义，由泰山而得，《博物志·泰山》：“曰天孙，言为天帝孙也，主召人魂，故知人生命之长短。”周地不近泰山，故武王周隧，隧者阙地通路，左僖二十五年传：昔诸隧而王弗许，则非一般人所能为者。《史记·周本纪》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渡孟津，武王乃作泰誓，此篇已亡，墨子所引当即泰誓之词。灵棋经安泰卦象曰：“岁富月昌，土田开张，安如泰山，终无祸殃。”可为旁证。文王演易明否泰终始之义，前已言之，则由隧遥祀泰山，当不始于武王。

幽囚而能安曰泰，否指商，泰则自谓也。至武王则取其亨通之义，身被幽囚，所害者小，望将来代商而有天下，所得者大，故曰小往大来。《曲礼》：“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

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隐然有报复之义。求神佑助，祭享则吉也。是时灭商之志已决，《象传》谓：“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变君子而言后，不曰参赞，而曰裁成，不辅相天子，而辅相天地，泰为革命之卦，作传者已明言之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彙，类也，虞翻曰：“茅之为物，拔其根而相牵引也。茹，牵引之貌也。”《牧誓》：“王曰：嗟！我有邦豕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鬲、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武王伐纣，引若干与国之兵，拔茅茹以其彙征也，然何故以茅为喻？《史记》：“武王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毛叔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徐广曰：“兹者藉席之名。”《春秋繁露·求雨》：“以茅为席”，《山海经·中山经》郭注：“席者神之所冯止也。”康叔布兹，即以茅为之。《楚辞》：“索草茅以筵兮，命灵氛为余占之。”卜筮亦用茅，三者皆眼前之事，用以为喻也。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释文》：“包本作苞”姤九五：“以杞包瓜”《释文》：“子夏传作苞”《诗》：匏有苦蕒，周礼壶涿氏注作苞。《汉书·郊祀志》注：“包读曰庖”包即匏也。《论语》：“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荒，郑康成读为康，空也。贾谊弔屈原赋：“斡蕒周鼎，宝康瓠兮。”康匏即荒包，《诗·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传：“壶匏也”《论语》：“苦匏不才于人共济而已”《鹖冠子》：“中流失船，一壶千金”空瓠为渡水之用。章太炎《广论语骈枝》：“《释文》，予有乱十人，本或作乱臣十人，非，太誓，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予有乱十人，同心同德，大雅涉渭为

乱，释水正绝流曰乱，然则乱十人者，辞例犹越世家，习流三千，太誓称：“十二日师毕渡孟津，渡即绝流，言十人者，举将帅以统士兵也。”九二之冯河即为孟津，中行，上中路以进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作三行，以御敌，荀林父将中行，屠击将右行，先襄将左行”，此行军之通制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说文》：“陂，阪也”，“阪、陂者曰阪”，阪为坡起，而坡亦训阪，然则陂为坡起矣。陂从阜，坡从土，实为一字，坤从土，与陈同，陈从阜，坡从土，或體作讹，皆可为证。凡皮声之字，皆有凸义。《释文》：训陂为倾，为偏，误矣。无有平地，而不坡起，喻周之必典，无有前往而不回复，喻殷之必衰，而周运转鸿钧也。艰贞无咎者，处境虽艰，贞同而无咎也，不恤其孚，不恤殷之俘虏也。《周书·世俘解》：“武王燎于周，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佩衣，衣先赍入，武王在祀，太师负商王纣，懸首白，旗妻二首赤旆，”此勿恤其俘之事也。于食有福，于周之血食有福也，若解为民食则浅矣。《说文》：“福，祐也”得福于神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翩翩，往来轻举也，文王所伐者，有：密、须、耆、邶、崇、犬戎等国，武王则信使往来，但用外交手段，不却邻国以为富，故不期而会孟津，有八百诸侯。以，为也，不戒备，亦不俘虏之也。《仪礼·乡射礼》：“主人以宾揖”，《诗·击鼓》：“不我以归”，郑皆训以为与。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小 象曰：帝乙，纣父也，归妹于文王，文王之不死而受福祉，赖有戚谊也。武王伐殷，与王莽篡汉相似，商亡于外戚，无人知之矣。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说文》：“城以盛民也，隍，城池也。”诸侯自堕其城，复其土于隍，以示降服，故曰勿用师，其自其邑来告，愿受周命，《书》曰：“我不尔动，自乃邑”，然此事不易，故贞于神而以为吝，孔子相鲁，堕三都，戈矛时代，堕城则不能再抗命也。

坤下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乾上

《释文》：“否，闭也，塞也。”《说文》：“否，不也，从口从不。”方言中未闻有不可否者，册亨夷人谓无有为否，音转如彪，（如英文bw）“不有”之合音也，此亦苗汉同种以苗语证汉音之一例也，否音近悖，汉语悖时，即否也，匪人非人也。《诗·四月》：“先祖匪人，胡宁忍予？”文王运之否塞，以所遇之紂非人也，君子如文王者，因以不利，然卜问而知紂将来所失者大，现在所得者小也。是谓大往小来，《象传》谓：“君子以险德辟难，不可营以禄。辟，避也，营，惑也。”《汉书·叙传》：“不营不拔”，应劭曰：“爵禄不能营其志”，引此文以证之。《史记》：“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得征伯伐。”然文王不为所诱惑，是险德避难，不可营以禄也。险或作俭，营或作荣，皆浅人所改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灭商并其类而拔之，《书》所谓“毋易种于新邑”《汉书》所谓：“非其种者，锄而去之，”与泰初九不同，故泰曰征吉，否曰贞，吉也卜问于神，以此计画为也吉。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包承者，以包苴进之也，《诗·木瓜传》：“孔子曰：吾于木瓜，见包苴之礼行。”《史记》：“紂囚西伯于羑里，閼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之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之九

驺，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大悦，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小人指费仲，包苴诌小人则吉，若遇大人，则不肯代转也，计画既定，求助于神而享之。

六三：包羞，进献也，上爻享于神，至此则由费仲进献也。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九家易》曰：“畴者，类也，离，附，祉，福也。”有命，纣之命也。纣释文王命为西伯，所谓有命无咎，而文王之臣，如闳夭，散宜生，南宫括之畴，均受其福矣。一人得道，合室升天。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休，止也，周之否运已止也，《郑氏周易注》：“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圣人有命，咸曰其将亡矣，其将亡矣，而圣乃自系于植桑，不亡也。犹纣囚文王于羑里之狱，四臣献珍异之物，而终免于难，系于苞桑之谓。”《系辞》云：“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灵棋经》神佑卦，否极之象，象曰：“四师二巫，对面仰头，天神下来，解释系囚，患害除愈，实获天休。”若为文王泳也。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侯果曰：“倾为覆也，否穷则倾矣，倾犹否，故先否也，倾毕则通，故后喜也。”《灵棋经》否倾卦任家之象，象曰：“君子抗衡，小人抵躯，明君治世，分别紫朱。”

离下 同人于野，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乾上

同，会合也，此周族聚议伐殷之卦，《尚书·大传》：“周公先谋于同姓，同姓从，然后谋之异姓，”同姓忠实，故先谋之，因此而有亲疏之别，成为定制。《左传》：“周之宗

盟异姓为后，”是也。《象传》：君子以族类辨物，”辨物者辨其族帜之色也。《诗》云：“物其有矣，唯其章矣。”族类于政治之外，兼于祭祀有关，《左传》：“神不欲非祀，民不祀非族。”野，牧野也，大川，孟津也。同人而利涉大川，并利于君子之卜问，盖用兵之权，操之于上，唯主帅能卜问之，若家小人卜问，则意见不一，而有害于事矣。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初出师而祭于门也，《祭法》：“王与诸侯大夫士之祀，皆有门。”《史记》：“武王乃出复军。其明日除道修社。”

《说文》：“繫，门内祭，先祖所以徬徨，《诗》曰：祝祭于系，”祭于门之后，则除道修社矣。

六二：同人于宗，吝。

宗盟范围不广，收效不宏，故为吝道，而又谋之异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戢。

具起也，从昇同，同，同力也，戎，兵也，从戈甲，伏戎于草莽中，以攻商，升其高陵，而扫荡之，商受大损，即三岁亦不能恢复元气，同力反攻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筑土垒壁曰墉，《竹书纪年》：“帝发之年诸侯宾于王门，再保墉。”登商人之墉，商不能攻我，吉矣。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释文》：“号咷，啼呼也。”此决战之时，纣率其旅若林，周人畏其势大，号咷啼哭，既而战胜，则又破涕为笑，双方兵大于此能相遇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郊，商郊也，《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同人于郊，大事已定，商已亡矣。当时伐纣，或有见纣之势大而悔者，至是无悔矣。

《说卦》：“君子居则观象而玩辞，动则观象而玩辞，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乾下大有元亨。
离上

离为日，此日在天上之象。《说文》：“有，不宜有也。《春秋》传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声。”乾为大，日在天上，为月所掩，而有日食。《穀梁·庄公二十八年》，“一有一亡曰有”指食象而言，由有光而无光，其食由月：故云月有食之。古人以日食为天对人君的警戒，人君遇日食而戒惧修德不取为恶。故《象传》谓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又申厄凶咎。海交谓阴阳相遇也。认日食为阴阳不交，因而有害，但不久日光复原，故曰匪咎。艰谓危苦之际能坚持，泰“艰贞无咎”明夷“利艰贞”义同。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日食伐鼓用币，或鼓用牲于社，而大车以载之。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亨即享，用即用币用牲，小人弗能胜任。

九四：匪其彭无咎。《干五》，含其彭其咎。

彭，《释文》：“子夏传作旁，”同普。《说文》：“普，日无色也，从日从竝，”竝者，旁也。日全食则光变红而有色，非全食而无色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干五，乾卦，三六《干五》，训信，象传信以发志也。交如威如，而依然吉利，有诚信以格天，能以恐致福也。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日食既亏而复明，古人认为以德格天所致，而天佑之也。卜辞屡言受又，又即右，即佑也。

艮下谦亨君子有终。
坤上

谦，子夏作嗛。《说文》：“嗛，口有所衔也。”段注曰：假借为歉字，商铭嗛一之食嗛嗛之德是也。《国语·晋语》：“商之衰也，其铭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晋可以矜而祇取咎也。嗛嗛之食，不足狙也，不能为膏，祇离忧也。”《穀梁·襄公二十四年》：“穀不升谓之嗛”，归藏作兼，取人禾麦也。太玄拟易为少，同嗛。年岁荒歉，当分粮救恤。故象传谓：“哀多益寡，称物平施，”旧训谦为让嗛即嗛嗛之德，《彖传》：“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与盈对，即歉。谦让乃引申义。《周书·大匡解》：“维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诏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执事之人，朝于大庭，问疆疾之故，故事之失，刑罚之戾，哀乐之尤，宾客之盛，用度之费，及关市之征，山林之匮，田宅之荒，沟渠之害，怠惰之过，骄顽之虐，水旱之菑。”文王遭大荒，有以善其后，故曰君子有终。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歉甚移居就食，《孟子》：“河西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西，河东凶亦然。”《文选》：

六二：鸣谦贞吉。

以歉收公布于人，谋补救也。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为荒歉而劳问也，《月令》：“劳农劝民”《孟子》：“劳之耒之”有终，能善后也。

六四：无不利，撝谦。

《说文》：“撝，裂也，一曰，手指撝也。”或大量输入，或平均分配，或增加生产，皆须作有计画之指麾也。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为歉而侵邻，掠食也，《左传·隐公三年》“四月郑祭足帅

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于鼎云：“昔饘岁匡众及臣二十夫寇留，禾十秭。”侵，渐进也。段玉裁注云：“《左传》曰：无钟鼓曰侵，《穀梁传》曰：包人民殴牛马曰侵，《公羊传》曰：犄者曰侵，精者曰伐，又《穀梁传》曰：五穀不升，谓之大侵，”岁歉侵人，为一时之风气也。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声鸣之后，又利用行师，可征邑国，暗袭不足，又作大规模之举动也。

三三坤下
三三震上 豫利建侯行师。

豫，象之大者，帝王世纪：“文王作武象之乐。”引申为悦豫。《孟子》：“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太玄拟豫为乐，归藏作马徒象舞之士也。《象传》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称先王其制在周以前，《孝经》：“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殷者作乐之盛，收聚各部落之武力，故利建侯行师。

初六：鸣豫，凶。

豫不可鸣，鸣则禽兽惊跃，故凶。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诗·旱麓》“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传》云：“介，助也，”《舜典》：“擊石拊石，百兽率舞。”豫有百兽，乐器助之以石。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

盱，《释文》：“睢盱也，《说文》云：张目也，”象张目惊视，或迟疑不进之状。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戢。

《释文》：“由，郑云：用也，”《说文》：“戢阙，从戈从音，”按此谓阙其从戈从音之意，予谓音为音乐，戈者执

戈而舞也。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古之优人，其始皆以侏儒为之，《晋语》：侏儒扶卢，韦昭注：扶，缘也，卢，矛戟之柅，缘之以为戏，此即汉寻撞之戏所由起。”观此则朋盍戢，为合而作象舞也。

六五：贞疾恒，不死。

疾，卜辞象矢伤之形，作矧，《说文》：“疾，病也。”大《司巫》：“国有大眚，则帅巫，而造巫恒。”舞时或象矢伤，或象战场中死之状，卜问于巫恒，以为不死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冥即幙，张幕而为象舞也，《秋官·冥氏》：“掌设弧张为阱搜，以攻猛兽，以灵鼓驱之。”冥豫所以拟其情形，成亦指舞而言。太炎《新方言·释言》：“《吕氏春秋·长攻篇》云：反斗而击之，一成幽涂地，注：一成一下也，此则一成者，谓打一下也。《论威篇》云：独手举剑，至而已矣。吴王壹成，壹成者谓掙一也。”（广雅，掙刺也），渝通渝，《左传·隐公六年》：“郑人来渝平”《穀梁》作渝平，传云：“渝者堕也”，舞兵器失手而堕也。

震下 随元亨利贞无咎。
兑上

《说文》：随，从也，此卦为文王以战俘祀于西山，当代指伐密伐崇戡黎诸役，小国附殷者用之为随，归藏作仆，太玄拟之作从，类似现代之“僕从国家”。《诗·民劳》：“无纵诡随，以警无良”，则“随”为一坏名词也，《象传》谓：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嚮晦乃一名词，与“嚮晨”对，《诗·庭燎》：“夜如何其，夜嚮晨。”是也，《说文》：“晏天晴也。”乌谏切“宴，安也。”乌见切晏息之晏，为乌谏切，乃吁之借，《小尔雅·广言》：“晏，晚也。”《论语》：“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大批捕入，将黑而入，天明已久，方能休息，故曰嚮晦入宴息。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官蜀才作馆，招待宾客之处，渝，乐也，于馆舍交欢，分殷之势，所谓伐交。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系即上云拘系之系，《诗·思齐》：“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穀梁·文公十二年》：“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

六三：系丈夫，系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上一爻系小子而失丈夫，此爻则系丈夫而失小子，不能兼顾，只得随之而往，有所求得，居古踞字，系而使之蹲踞地上，便兼顾也。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随人而获得财物，故卜问而凶，所俘之人，尚在途中未至，自表明其事，何咎之有！

九五：孚于嘉，吉。

《诗·雨无正》：“维曰于仕”传：“于往也”《说文》：“嘉，美也，从豆加声”豆，陈乐之而上见也，《文言》：“嘉会足以合礼”俘人而往会也。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享于西山。九五所捕之人，拘而系之，维，车盖维也，吾邑祭享用羊时，置于檻中，以布维之，周以此人享于西山，亦置于檻中，以布维之也，周有用人祀神事。（《洋文化篇》）

巽下
三三 艮上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殷契卜辞五页“不佳蛊”，“贞佳蛊”，章太炎《文始说文》兆𪔐蔽也，蛊与兆同音，训腹中蛊，据释器则为康之转，穀之飞也，亦与痕同字，《说文》训女病亦腹中有虫也，然腹中有虫，令人乍忧乍喜《金匱要略》曰：百合病者，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然，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饮食或有美时，

或有不欲闻食臭时，如有神灵狐惑之，为病状如伤寒，默默欲瞑目，不得闭，卧起不安，蚀于喉为惑，蚀于阴为狐，不欲饮食恶闻食臭，其面目乍赤乍白乍黑，此皆所谓蛊也，”归藏作蜀，葵中蠹也，疑失德为神祟而禳解之，故《象传》谓君子以振民育德。

涉大川越川避蛊也，《郑氏周易注》云：“甲者造作新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过自新之义，后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宁之义。”用辛与丁，为当时普通习惯，《郊特性》云：“日用甲，用日之始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召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三日斋期也。《士冠礼》：“前期三日筮宾”，《天官·豕宰》：“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与其修，前期十日，帅执事而卜日。”注云：“前期所諏之日也，十日容散七日，俟斋三日。”《召诰》之越三日，后三日也，当于十日前卜日，或先甲，或后甲，随所卜而定之。

初六：幹父之蛊，有子考无咎，万，终吉。

虞翻曰：“幹，正”《书·费誓》：“峙乃桡幹，”马注：“桡在前，幹在两旁，”板筑时植于两边，名之为幹，引申为纠正。《诗》·韩奕》：“幹不庭方，”《韩诗章句》云：“幹，正也，”父受蛊之害，子正而治之，故有子考无咎。

九二：幹母之蛊不可贞。

母之蛊即痕，受害而秘治之，不下问于神也。

九三：幹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治法未善，虽小有悔，而终无大咎也。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鲁语》：“面神求优裕于享者也，”父不允优裕以求神，往见之而吝惜也。

六五：韩父之蛊，用誉。

《孝经授神契》：“大夫之孝曰誉”幹父蛊而有孝称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巫覡操蛊之秘术，以傲王侯，神权在巫覡手中，超出政权之上，故傲。观欧洲之教皇，可以知之。旧注以为高隐之士，不事王侯，不知此在遁卦，于蛊卦不相涉也。

兑下
三三 坤上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临，视也，《诗·大明》：“上帝临女，无贰女心。”《思齐》：“不显亦临，无射亦保。”毛公鼎：“肆皇天兵射，临保我有周。”皆以临为神之降临。《皇矣》：“皇亦大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临观二卦相连，以《皇矣》证之，其义更显矣。《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大宫且巷出车，吉。”有事卜临，因之遇事亦称临。《论语》：“临事而惧，好谋而成。”《释卦篇》证明卜卦即扶乩，扶乩者必称某神临坛，《太玄》拟临为𠄎，从守爻会意，扶乩之义极显。《杂卦》：“临观之义，或与或求。”观与之，临则求之也。《归藏》作耆老，耆即蓍，《论衡·卜筮》：“蓍之为言耆也。”扶乩为民求福。故《象传》谓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礼记·玉藻》：“至于八月不雨，君不举。”郑注：“谓旱变也，此谓建子之月，不雨至建未月也，周之春夏无雨，未能成灾，至秋无雨则雩，雩而不得则书旱，明灾成也。”农业紧急之时，雩祭求雨，以救凶荒，凶非泛指，农业之荒歉也。《云汉》：“后稷不克，上帝不临，耗斁下土，宁丁我躬。”郑玄曰：“当文王之时，纣为无道，故于是卦为殷家著盛衰之戒，以见周改殷正之数云。临自周二月用事迄其七月，至八月而遁卦受之，此终而复始，王命然矣。”此又一义也。

初九：咸临，贞吉。

咸即巫咸，卜问于巫咸，而吉也。《说文》：“巫咸初作巫。”《竹书纪年》：“大戊十一年命巫咸祷于山川。”生为殷相，设而祀以为神，《殷虚书契前编》卷一：“贞，出于咸戊。”《离骚》：“巫咸将夕降兮，”降，降临也，《秦诅楚文》：“告于丕显，大神巫咸，”为巫中最有势力之神。《庄子·大宗师》：“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生死，存亡、祸福、夭寿，期以岁月旬日若神。”季咸之名，由巫咸而得，犹江湖术士，以孔明自比，而称小孔明也。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巫咸再降，于吉之外，又许以无不利也。

六三：甘临，无不利，既忧之，无咎。

《书·君奭》：“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隋书·天文志》：“三国时，吴大史令陈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甘即甘盘，齐有甘公，世其业，见《史记·天官书》。

六四：至临无咎。

《周礼·太卜》：“六曰至”是至亦古巫也，石氏当为至之借音。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知通陟，《君奭》：“在大戊时，则有若巫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太卜》：“三曰咸陟。”《封禅书》：“伊陟赞巫咸，巫咸之具，自此始。”陟之临以为大君之宜也。

上六：敦临吉，无咎。

《君奭》：“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保衡或作阿衡，其阿衡之合音为敦。

坤下
巽上
观：监而不荐，有孚颙若。

《说文》：“观，谛视也。”《汉书·郊祀志》：“‘禘之为

言谛也。”《说文》：“谛，谛祭也。”谛视为观谛祭，段玉裁曰：“谛有三：有时谛，有殷谛，有大谛。时谛者，《王制》春曰郊，夏曰禘，秋曰当，冬曰蒸，是也。夏商之礼也，殷谛者，周春祠夏论，秋当，冬蒸，以谛为殷祭，殷者盛也。谛为谛皆合群庙之主，祭于太庙也。大谛者，《大传，小记》皆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观为大谛观谛之地，名之为观。《礼运》：“仲尼与蜡宾之祭，出游于观之上。”观象望气，亦在此地。《左传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观朔，遂登观台以望。”而大谛之观，则与崇拜生殖有关。宋玉《高唐赋》：“昔者先王当游高唐，怠而昼寝，梦巫山之女，愿荐枕席，王因幸之，故为立观，号曰朝云。”朝云观为大谛，谛其祖之所自出也。后世寺观，沿用此称。《魏书·释老志》：“何必纵其盗窃，资营寺观。”观为王者祭祖之地，政令教令，亦从此出。故《象传》谓：先王以省方观民教，称先王此夏礼也。

马融曰：“盥者进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时及神降荐牲，其礼简略，不足观也。”《论语》：“子曰：‘谛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马义本此。然孔子之不观，当有他故，非以其简略也。《说文》：“盥，洗手也，”“荐，兽之所食草。”段玉裁曰：“凡注家曰荐行也者，皆荐之假借，荐者，藉也。故引申之义，为进也，陈也。”荐，席也，吾邑呼草席为草荐，汉帝盥手更衣，常有御女之事，盥训洗手，同时有更衣之礼，《高唐赋》之荐枕席，即盥而不荐之荐。《诗·楚茨》：“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载起，鼓钟送尸，神保袞归，诸宰君妇，废彻不迟，诸父兄弟，备言燕私。”既盥而有燕私，御女，故孔子不欲观，恶其袞也。《释文》“荐本又荐，”《晋语》：“天殃流行，国家代有，补之荐饥，道不可以废于天下。”荐下从

豕，是其所祭有豕神也。《说文》：“顓，大头也，”

《诗·六月》：“四牡修广，其大有顓。”有俘为抖然大汉，用以祀神，可于随之上六而推知之。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大童，有罪之娃子也，详蒙卦，此小人之事，于君子无涉也。

六二：窥观，利女贞。

闕，窃窥之也，既盟之后，备言燕私，然不公开，故偷视之，祭祀，有秘祝。《鲁颂》：有闕宫（详释易）闕观者，当窥之于闕宫也，为女事，故利女贞。

六三：观我生进退。

帝其祖之所自出，观祖先之生我也，《礼记·乐记》：“古乐旅进旅退和正以广”随乐之节而进退也。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宾，参观也，国之大禘，是为国之光。《竹书纪年》：帝尧十六年渠搜氏来宾，帝相七年于夷来宾，帝少康元年丙午，帝即位，诸侯来朝，宾虞公，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皆作客参观大典者也。帝芒元年帝即位，以玄圭宾于河卜辞屡言王宾，宾之本义为祭名，《礼运》：“礼者所以存鬼神，”宾即宾，《左传·襄公十年》：“鲁有禘乐，宾祭用之，”然则宾于王为视禘祭无疑矣。

九五：观我生，君之无咎。

此专为君子禘祭之节目，与童观不同，故初六君子吝而九五无咎也。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庄公如齐，观社，《穀梁》曰：“非常曰观，观无事之辞也，以事为尸女也。”此观其生之例，其者他人也，襄王观高唐，则观我生之例矣。

震下
离上

噬嗑，亨，利用，狱。

《释文》：“噬，齧也，嗑，合也。”《说文》：“狱，确也，从𡩂从言，二犬所以守也。”狱与犴同意，《说文》：

“犴，胡地野狗，从犴，干声，犴，犴或从犬，《诗》曰：宜犴宜狱。”犴从干，干犯也，犯法入牢中，会意兼形声字，狱从言从𡩂，片言折狱，以犬噬之，非仅为守也。古代罪人，多用以饲𡩂。《诗·巷伯》：“取彼谗人，投畀豺噬虎，豺虎不受，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豺虎人，人俱知之，有北即指产野狗之胡地，昊与北不韵，且天非可投之处，当为昊之借字。《说文》：“昊，大白泽也。从大从白，古文以为泽字。”白泽神兽也。《轩辕记》“帝于恒山得白泽神兽，能言万物之神，因问天帝鬼神之事，令写为图，作祝邪文以祝之。”《管子·侈靡篇》：

“周公断指满稽，断首满稽，断足满稽。”其刑甚重，则六二之噬肤灭鼻，已断之头，而为犬所噬而灭其鼻，无可疑。或如晋灵巫噉其羹以噬赵盾，而生噬之矣。有胡地野犬，威逼治狱最妙，故利用狱也。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

《说文》：“校，木囚也，”段注云：“校履灭趾，何校灭耳，履校若今之军流犯人，新到着木犴，何校若今犯人带枷也。”因履校而去其足趾，亦云惨矣。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皮肤在身，噬肤不致灭鼻，《说文》：“𩇑，皮也，从肉声，肤，籀文𩇑。”又：“𩇑、頄、𩇑首骨也，从页，声、”𩇑即𩇑之籀文，与𩇑本为一字，皆读卢，一训皮，一训头，后来孳乳义，本无分别也。《抱朴子·至理》卷：“淳于能肱以理脑，”以肤为𩇑，《诗·狼跋》“狼跋其胡，载疐其尾，公孙硕肤，赤舄几几。”硕肤即硕，传云：“硕，大，肤美也。”毛以𩇑为皮，故训美，然皮决不可称硕也，公孙大头，履赤舄而行，一摇一摆，有如狼之跋胡疐尾。胡，喉

也，与颅相当，舄履于足，与尾相当，描写大头人走路之噬，为之失笑，噬肤之肤，亦当训颅，犬噬犯人之头颅，而曰灭其鼻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以九四例之，仍为犬噬，马融曰：“晞于阳而燬于火曰腊肉。”《左传》谓丽姬害申生置毒于肉，献公祭之地，地与犬，犬毙，噬肉遇毒，当不至有人如噬姬之所为，乃敷药于矢，以毒兽，注在兽肉中，剔除未净，犬噬之而中毒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艰，贞吉。《说文》：“𩚑，食所遗也，从肉仕声，《易》曰：‘噬乾肺，’扬雄说从币。”马融曰：“有骨谓之肺，”食所遗有骨之肺，必犬也。乾读干，乾肉与腊肉相类，金矢，在肉中未出之铜矢也，可利用垦土，艰古垦字见前。

六五：噬乾肉，得兼黄金，贞，无咎。黄金亦为铜矢之属。上九：何校灭耳，凶。

《说文》：“何，儻也，”何，今作荷，儻今作檐，荷枷灭耳，拟脱之越狱，将被犬噬，故凶。《说文》又有獬字，“司空也，从𡗗，臣声，复说狱，司空，”匡颉也，为复审而专制一字，则越狗图逃者，复审而被犬噬可知矣。

离下 贲亨小利有攸往。

《说文》：“贲，饰也，从贝，卉声。”以贝为饰，然观苗族以花围腰而舞，则卉亦兼有义赐贝为政典，故又训班。贝，黑质白章。《吕氏春秋·壹行》“孔子卜得贲，曰不吉。子贡曰：夫贲亦好矣，何谓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黑而黑，夫贲又何如乎？”明指贝而言，武王虎贲三千人，此勇士受奖而佩贝以为徽章者，在武功既成之后。章太炎曰：“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象传》谓‘君

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非谓其舍刑也。

初九：责其趾舍车而徒。

章太炎曰：“言废斩趾代以役作也。”《管子·侈靡》周公断足满稽而民不服。”是当时有断趾之刑矣。

六三：责其须。

章太炎曰：“言废髡首须鬓借刑也。”

九三：责如濡如永贞吉。

濡，鲜泽也，鲜泽而美，能久用，故利永贞。

六四：责如媾如，白马输如，匪寇婚媾。

《说文》“媾老人，白也，从白番声；易曰责如媾如。”释文“输黄云马举头高昂也。”章太炎云：“人文之盛婚礼亦簪焉，屯言刼略班如不进，责言亲迎则可飞输而往也”

六五：责曰丘园束帛戈齐终吉。

凡戈声之字，皆有圆而小之意，以束帛饰丘园，当是剪丝为花。释文“戈戈显见儿。”既全体而言也。

上九白贲无咎。

《汉书·萧望之传》“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礼，致白屋之意。”师古曰：“白屋谓白盖之屋，以茅覆之，贱人所居。程大昌《演繁露》：“古者宫室有度，官不及数，则屋室皆露，木材不容僭施彩画，是为白屋，师古谓白茅覆屋非也。”干宝曰：“白素也，延山林之人，采素土之言，以饰其政，故上得志也。”《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坤下剥：不利有攸往。

《说文》“剥，裂也。从力录，录，刻也，刈、剥或从卜。”

《秋官·柞氏》“夏日至令剥杨木而火之，冬日至今剥阴木而水之。”剥从录，剥木录录也，吾邑谓花纹之美观者为花录，录读卢之阳平声，剥又从卜，象龟甲之裂纹，义与驳相会。《归藏》作分，以刀分之，即为剥也，剥木以构屋，制器用，

有余则以赐人。故《象传》谓厚下安宅。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

《说文》“蔑劳目无精也，人劳则蔑然。”剥床所以饰居，当有光彩，今反蔑然，运否之兆，卜问以为凶也。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

惠栋《周易述》：“辨本作𦵏，古文作𦵏。《说文》采，象兽指爪分别也，古文尚书，辨章辨秩皆作𦵏，今误作平。”辨即采。《说文》“𦵏，搏饭也，从升，采声。采，古文辨字。”床之足与辨如何剥，今不可知，鼎之趾多作兽爪，膝多象髀髀形，床之所剥当类也，近代床面之柱与花板上有刻兽爪形者，故辨在足之上。

六三：剥之无咎。

当剥而剥之，如冬至剥阴木之类，自无咎也。

六四：剥床以肤，凶。

肤即𦵏，已前俗称床头，不可剥，剥之则凶。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左传》闵公二年：“归夫人鱼轩。”注云：“鱼轩夫人车，以鱼皮为饰。”《诗·采芣》“象弭鱼服。”疏云：“鱼服以鱼皮为矢服。”贯鱼者剥木而贯以鱼皮，贯，冒而穿之也，床为宫人所睡，宫人爱之，无不利矣。《天官·宫人》邢。

“掌王之六寝之修，为之井匱，除其不蠲，去其恶臭，共王之沐浴，凡寝中之事，扫除执烛共炉炭，凡劳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共，供也。舍事，任何事也，四川有此方言。疏谓：

“为王巡狩征伐及会同所舍之处。”失之。

上六：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大木上有硕果，不食而伐之，君子用大木以制车，小人分其余以构屋。《象传》谓厚下安宅即此。

䷖

震下
坤上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

复，往来也。初文为复，行故道也。《公羊》宣公八年：“公子逐如齐，至黄乃复。”土圭测日之时，冬至最短，次日复长，至三百六十五日复返原处，影又最短，周以冬至为岁首，一切人事政治，均于此日休息。故《象传》：谓“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至日冬至日也，称先王则其制在周以前。

至日经过，一切恢复，关不闭矣，故出入无疾，即多人俱来亦无咎，一来一往，七日已足。王国维《生霸死霸考》：“余览古器物铭，而得古之所以名日者凡四，曰初吉，曰既生霸，曰既望，曰既死霸，因悟古者盖分一月之日为四分，一曰初吉，谓自一日至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谓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谓自二十三日以至于晦，即古代一月四分之术也。若更欲明定其日，于是有哉生魄，旁生霸，旁死霸诸名，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各有七日或八日。哉生魄，旁生霸，旁死霸，各有五日，若六日，而第一日亦得专其名，书器于上诸名，有作公名用者。如《顾命》：惟四月哉生魄，而王之不悖，固前乎甲子也。静敦云：惟六月初吉，王在舜京，丁卯王命静司射。宄彝云：惟六月初吉，王在郑丁亥，王格大室。敦云：惟二月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宫，丁亥王格于宣榭，初吉皆不日，至丁卯丁亥，乃日者，明丁卯丁亥皆初吉中之一日。至王在邠，在郑，在周邵宫，固前乎丁卯丁亥也。更证之他器，则虢季子白盘云：惟王十有二年，正月初吉丁亥，宣王十二年正月乙酉朔，丁亥乃月三日。吴尊云：惟二月初吉丁亥，未云惟王二祀案，宣王二年二月癸未朔，则丁亥乃月五日，师兑敦云：惟三年二月初吉丁亥，案幽王三年二月庚辰朔，丁亥乃月之八日，是一日至八日，均可谓之初吉也。师虎敦云：惟元年六月既望甲戌，案，宣王元年六月丁巳朔，十八日得甲戌，是十八日可谓之既望也，今伯吉父盘云：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

此器有伯吉父之名，有伐獯豷之事，当即诗《六月》之文，武吉甫所作，必宣王时器，而宣王五年三月乙丑朔，二十六日得庚寅，又如颂鼎颂敦颂壶诸器皆云：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此诸器自其文字辞命观之，皆厉宣以降之器，而宣王三年六月乙亥朔，三十日得甲戌，是二十六日十三日皆谓之既死霸也。此为用公名者也。其用为专名者，如古文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又云：粤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又云：惟四月既旁生霸，粤五日庚戌。《召诰》云：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此皆以旁死霸，既死霸，既旁生霸，既望等专属第一日，然皆不日，惟武成之旁死霸，独日，顾不云，旁死霸王辰，而云惟一月壬辰，旁死者，亦谓旁死霸自壬辰始，而非壬辰所得而专有也。故欲精纪其日，则先纪诸名之第一日，而又云粤几日某某，以定之，如《武成·召诰》是也，否则但举初吉，既生霸诸名，以使人得知，是日在是月之第几分，如《顾命》及诸古器铭是也。”一月分四期，每期约七日，故云七日来复。王弼云：“阳气已舒尽，至来复时凡七日。”弼不用汉易，此注独用六日七分，（详《符号展开中》）为无可奈何之说，释古书而有特例，将何以自解乎？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六二：休否，小人否。六三：来复，元吉。六四：中行，独复。六五：来复，元吉。六六：来复，元吉。六七：来复，元吉。六八：来复，元吉。六九：来复，元吉。六〇：来复，元吉。六一：来复，元吉。六二：来复，元吉。六三：来复，元吉。六四：来复，元吉。六五：来复，元吉。六六：来复，元吉。六七：来复，元吉。六八：来复，元吉。六九：来复，元吉。七〇：来复，元吉。七一：来复，元吉。七二：来复，元吉。七三：来复，元吉。七四：来复，元吉。七五：来复，元吉。七六：来复，元吉。七七：来复，元吉。七八：来复，元吉。七九：来复，元吉。八〇：来复，元吉。八一：来复，元吉。八二：来复，元吉。八三：来复，元吉。八四：来复，元吉。八五：来复，元吉。八六：来复，元吉。八七：来复，元吉。八八：来复，元吉。八九：来复，元吉。九〇：来复，元吉。九一：来复，元吉。九二：来复，元吉。九三：来复，元吉。九四：来复，元吉。九五：来复，元吉。九六：来复，元吉。九七：来复，元吉。九八：来复，元吉。九九：来复，元吉。一〇〇：来复，元吉。

六二：休复吉。休，止息也，从人依木。《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息。”霸反时依乔木休止也。

六三：频复、厉、无咎。未变且二平二王宣，案二王宣，频本作濒，水崖也，从涉，人所实附，频蹙不前，反时遇水，频蹙而过，履石时有危险，终无咎也。《孟子》：“已频曰：恶用是骯骯为者哉？”

六四：中行独复。云益父吉卦令，由望遇之，晋可日八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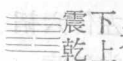
中行中道也，见泰卦。

六五：敦复，无悔。

敦促也，非已所愿，被人敦促而反，然无悔也。《诗·北门》“王事敦我。”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归途迷失，是为大凶，不可以用兵，道路不悉，用兵必败，且累及国君，至于十年之久，尚难恢复元气，以图再战也。

 震下 乾上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以反语为卦名，注家无知其意义者，妄，旺也，无妄，亦旺也。《说文》“𡗗，草木妄生也，从之，在土上。”妄生，即𡗗，亦即旺矣。马融郑玄、王肃训妄望，京房以为“大旱之卦，万物皆死，无所复望。”《杂卦传》：“无妄灾也”。《左传》僖公十九年“卫大旱，卜有事于山川，曰不吉，宁庄子曰：昔周饥克殷而年丰，天或者使卫讨邢乎？从之，师兴而雨。”六韬曰：“欲伐大国，行且有期，玉寝疾，十日不行，太公负之而起，曰：行正有期君不发，天下闻之国亡身死，胡不勉之，玉不言如有病者。”无妄卦即记其事，匪非也，诸人皆以年凶王病，非正不可往，独太公力赞之也，遇灾当重视农业。故《象传》谓：“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章太炎《小学答问》“茂对同谊，时读为播时百谷之时，本籍为蒔蒔育语亦近，谓茂育万物也。”舜典“眚灾肆赦。”初九无妄往吉。往则吉，不往反凶，如太公所云也。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说文》：“菑不耕田也，易曰不菑畲。”“畲三岁治田也。”不耕而有获，不菑而有畲，言因灾而取殷之粮也。《吕氏春秋》贵因：“武王至鲟水，殷使胶鬲侯周师武王见之，胶鬲曰：西伯将何之，无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将之殷也。”

胶鬲曰：竭至？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报矣。胶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行不辍，军师皆谏曰：卒病，请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胶鬲以甲子之期，报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胶鬲不信也，胶鬲不信也，其主必杀之，吾疾行以救胶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陈矣，至殷，因战大克之，此武王之义也。人为人之所欲，已为人之所恶，先陈何益，适令武王不耕而获。”此一事，武王为救胶鬲之死而疾行，疾行速行也，卒病，为士卒因雨而病，不耕而获乃比喻之辞，高注“不耕而获，不战而克也。”若以左传六韬合观，则内容全异“武王疾”为武王病重。“卒病”为猝病，“不耕而获”因年荒克殷而得粮，乃记事之辞，非比喻也。六韬左传为真情，吕览所传，则周人事后之饰词，真象全变，历史似此者甚多，即此事而发其覆耳，有经验之史学家能知之矣。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中，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取其粮掠夺其牛，此周行人之所得而殷之邑人则受其灾矣，或之者，周人主要在作战间有夺牛者，非全军如是也。

九四：可贞，无咎。

有必得之势，可卜问而无咎。《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武王病旺，而望其不旺是为无妄之疾，幸不须服药而愈，有喜也。

上六：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事可偶而不可常，若徇于利而行，则有灾眚，无所利也，卦辞“其匪正有眚。”亦此意也。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畜，大规模之畜牧也。《归藏》作大毒畜，畜字当为复

加，详小畜卦，氏族畜牧，一切当用前人之经验，而大量发展。《象传》谓“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其所得之牲畜也。

家即氏族，逐水草而居，不宜固定区域，即大川亦宜越过，不坐食家中也。

初九：有厉利已。

厉，履石渡水也，详乾卦，涉川虽危，于己有利。

九二：舆说辐。

迁徙之车脱其辐，详小畜卦。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

逐，急走也，贯训调之，故艰，牧群去远，以良马追及也，在野外以舆防卫，则利有所往也，盖移居异地，临时设置，不得不以舆围而闲之也。

六四：童牛之告，元吉。

《说文》“告，牛触人，角着横木，所以告人也，《易》曰：童牛之告。”吾邑呼童牛为告头，古语也，童牛繁殖，而壮故吉。

六五：豮豕之牙，吉。

虞翻曰：“豮豕为豮。”养豕阉割易肥，不割者谓之豮豕，吾邑呼为脚踏，脚者剧之转音，墨子非儒“责髡起”，责髡即豮豕，谓其势奋兴也，豮豕用以传种，老则有长牙，其特征在牙种嗣繁殖故吉。释文“刘云豕去势曰豮。”《说文》亦训豮为豮豕，此为割老年之豮豕，若幼年割去，则此长牙，不可不知也。陆佃谓：“非豮牙之牙，海岱之间，以杙修豕谓之牙，”释文“郑读为互。”即杙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何，擔荷也，详噬嗑卦，四达谓之衢，天然大道，擔荷而行，享于神也。

震下
艮上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郑康成曰：“颐，口辅车之名。”颐为臣之或体，饮食入口，颐之动最著。《典礼》“百岁曰期颐。”注云：“颐养也。”含于颐咀嚼之，所以养也。《乾坤凿度》云：“养身法颐。”《论语》“食不语。”恐其伤害生，有以节之。故《象传》谓：“慎言语，节饮食。”慎言语即孔子食不语之意重卫生也。

《春秋元命苞》“后稷歧颐自求。”《潜夫论·王德志》“姜嫄履大人迹，生姬弃，厥相披颐。”后稷之相以颐为特殊，周姓姬，即由臣加女而得，凡姓之从女，多为后加。（详未济卦）其本字作臣，余详《释易》，祀后稷以求半年，观歧颐之状，谓之观颐，求赐口禄，谓之求口实，不求于他神而求于其祖，则自求也。实，鼎中所实之物，详鼎卦。《仲虺之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引申义也。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殷用龟卜，尔指殷人，朵颐，以花朵灌祭也。详《释九六》。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颠颐，屈伸吐纳，升阳气于颠顶也。毛奇龄《仲氏易》“经为熊经之经。”庄子《刻意》“吹响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释文》“熊经若熊之攀树而引气也。”养形即颐，拂，《子夏传》作弗，弗为弓不正者，弼正之，拂经之形，似弼弓也，吐纳宜在丘上，地静，且有新鲜空气，古人谓得日月之精华，吐纳避人，不可往，往则凶也。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拂颐失宜，常得痲疾，故贞凶，而十年不敢行之，以其无所利也。

九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说文》“耽，视近而志远。从目，尤声。《易》曰：虎视耽耽。”殷注云：“谓其意深沈也。”吐故之时，瞪目凑视，朝阳，如虎视耽耽之象。《汉书·叙传》“三世耽耽，其欲溲溲。”师古注引易作讫。丁寿昌云：“汉易皆不作逐逐，当从卜氏传作攸攸。”《释文》“《子夏传》作攸攸。”《说文》“攸，行水也。”段注云：“行水顺其性，则安流攸攸而入海。”吐纳之人，其欲攸攸而顺其性，气息之出入无声，心不执着，呼吸不用力也。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拂经须在间居之时，若涉大川，则身体劳动，水入毛孔，拂经反有害也。

上九：由颐，厉吉。

由用也。此通义用颐养之方，虽危而终吉，劳瘁或四肢厥逆，多以拂经而愈也。

䷛ 巽下大过：栋桡，利有攸往。

以上六“过涉灭顶。”小过上之“弗遇过之”。知为经过之过。《广雅释古》：“过，渡也。”过而灭顶，是谓大过。

《杂卦》“太过颠也。”颠顶为一字，泽灭木而犹过之。故《象传》谓：独立不懼，遁世无闷。

栋，梁也。《象传》泽灭木之木，指栋言之栋与梁皆为桥，梁从水从木，水上之木也，屋梁屋栋，为孳乳义。《尔雅·释宫》“栋谓之桴。”桴者能浮于水，亦转训为屋栋也，栋与梁有别。《孟子》“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徒杠合音为栋。（杠从工声）步行之桥，车渡则併舟为梁，谓之舆梁。《诗·天明》“造舟为梁”栋桡，桥形曲也，用以渡水，可步而往矣。《管子·形势》解“栋生桡，不胜任则屋覆。”此栋桡之义。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观孟子之言，杠与梁系临时设置，天暖则撤之。故栋仅用长木驾于两岸，防其滑，以茅藉之。《系辞》云：“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用白茅，慎之至也。”错诸地谓以栋措于地上也。孙绰《遊天台山赋》：“藉萋萋之草。”李时珍《本草纲目》：“白茅三、四月开白花，结细实，其根甚长，白轮如筋，而有节味甘，俗乎丝茅。”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栋用杨木已枯而生稊，稊与娣同音，归妹初九“归妹以娣”合而观之为老夫得女妻之兆，此以同音为休咎之征也。《公羊庄公十八年》：有蜮。注“蜮之言惑也”庄公十七年冬多麋，出“麋之言迷也。”如今人喜上眉稍三阳开泰之类，古人早有之矣，《诗·东门之杨》“东门之杨，其叶牂羊，昏以为期，明星煌煌。”杨与羊同音，取其祥也。

九三：栋挠凶。

栋形挠面，行走易颠，故凶。

九四：隆栋吉，有它吝。

隆丰大也，大木为桥，自吉，它，蛇也，详比卦，桥侧有大蛇，则难行矣。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华古音读呼，与夫音近故有士夫之兆。《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华在民俗中亦与婚姻有关也，两性相爱，互称为士女。《氓》“女也不爽，士贰其行。”《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溱洧》“女曰观乎？士曰既且。”皆非泛指也。《国语》“命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以老配少为杂婚以后之余波，国家悬为禁令。则老夫配女妻，老妇配士夫者为少矣。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栋挠屈入水，行于其上，颠蹶而灭其顶，故凶，终于出险，无咎也。

坎下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释文》“习，便习也，重也。”坎，陷也，阱也，此羑里之狱，纣为重坎，俘文王而囚其中，文王维以诚心处之，默祷而享于帝。尚，上也，出狱。则上坎，文王终于有尚矣。《象传》谓“常德行，习教事。”教事，神道设教之事，指演易而言。《归藏》作牵，即牢也。

初六：习坎，入于坎陷，凶。

《说文》“窞，坎中小坎也，从穴从厹，厹亦声，《易》曰：入于坎窞。”初入有不测之祸，故凶。

九二：坎有陷，求小得。

囚犯有所请求，但小得不能多得也。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陷，勿用。

陷中有土埂，坎由此得义，探狱之人，来自坎中，被阻不能晤面，徒入坎陷而已，有何用也。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簋，黍稷方器也。缶，瓦器。牖，窗也。约，草索。吾邑谓之草要，要，亦约也。一樽酒，二簋，用缶盛之，提之以送牢饮，系以草索，由窗中纳入，狱吏虽不许，终得其允诺而无咎也。崔憬曰：“文王于纣时行此道，从羑里纳约，卒免于难，故曰自牖，终无咎也。”牖里以坎有牖，而得名。《汉书·景十三王传》“文王拘于牖里。”知羑为借音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说文》“裊，安也，从示是声，《易》曰裊既乎。”坎中有水，虽未满盈，亦为痛苦，然安心处之，久则水浸入地而与地平，人可无咎也，祇京亦作裊，虞翻曰“盈，溢也，水流而不盈，坎为平，裊，安也。”虞亦作裊，不盈坎则未平，虞训误矣。

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刘表曰：“三股为徽，两股为纆，皆索名，以缚系其罪人矣。”虞翻曰：“狱外种九棘，故称丛棘。”《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左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以棘为防卫，不独狱中为然，文王在狱中三岁，至閔天进贿而后得释也。

离下
离上
利亨贞，畜牝牛吉。

离，从离声，初文为离，虞翻作离，雅雨堂本《李氏易传》亦作离，雌龙也，或作螭。《周本纪》“如虎如羆，如豺如离。”徐广曰：“与螭同。”然则离亦训雌龙矣，伏羲象曰：女媧象月，（详《释易》）有光明之象，月光以夜继昼，故《象传》谓“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是离指女媧也。雌为雌龙，故卜向畜牝牛而吉。

初九：履错然，敬之终吉。

履，离所行之足迹也，错，交错也。《孟子》“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狩猎时代，各种足迹，极为注意，且有专门之名称。（详《文化篇》）神所履尤为注意，姜嫄践大人迹，即其一例，足迹错出，以为雌龙所履，敬之吉也。

六五：黄离元吉。

黄为中央之色，黄龙吉，则黄离亦吉也。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释文》“耋京作经，啞才作啞。”日昃，午后也。《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山林川泽，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奸谓能害人，午后阴盛，为鬼神出入之时，螭于此出，鼓缶而歌，以远送之，否则为所啞而凶矣，缶为周人节歌之器，蔺相如请秦王击缶，杨恽以附缶而歌呜呜为秦声，周之故乡也。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离突然而来，人为离火焚死，而其家弃之也，此事之背景，偶

然失火而入焚死，信为得罪雌龙所致，如今人畏狐，而谓突出之火，为狐所纵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释文》“沱，荀作池。”沱与池本一字，（详《通训定声》）人被焚死，出涕滂沱，哀戚酬神以求庇佑嗟，吁嗟求雨之声，所以酬之也，今人失火，无论如何，受祸，必酬火神，则此风与古同矣。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醜。

王祷于离，因以出征，嘉者神之嘉命也，小孟鼎纪伐鬼方之事，有“折兽”二字，王国维谓即《易》之折首，则王之出征，似为征鬼方矣。丑，众也，折其首领，未获其群众也。《诗·采芣》“方叔卒止，执讯获丑。”

释 六十四卦(下)

䷞ 艮下兑上 咸：亨，利贞，取女吉。

咸卦辞作“昏”，从戊，口象可刺之物，为鍼及箴之初文，今作针，医者所用之砭石。《荀子·大略》“今夫亡箴者，终日求之而不得，非日益明也。”引申为箴规。《书·立政》“用咸戒于王。”箴戒于王也，咸为巫咸，详临卦，因其善用鍼砭，故名为咸。《说文》“巫彭初作医。”医与巫一也。《归藏》作鍼，义同。《召诰》“其不能鍼于小民。”《象传》谓“君子以虚受人。”取箴规之义，用砭时默祷于神，以精神感召，故咸引申训感。

取女，劫取之也，周有劫婚之俗，至今乡僻尚有之，林乐知有之。林乐知《五洲女俗考》：“澳洲土人，以棍击女仆地，取以为妻，常至流血，女家闻之亦不罪，以其妻亦由击仆而来也。”娶，从取女，以劫掠也，女受伤必医治之，而祷于巫咸。《灵棋经》神讖卦，象曰：“太乙将兵玉女在旁，巫咸先，被，除去不祥。”《乾坤凿度》云：“匹配法咸。”

初六：咸其拇。

虞翻曰：“拇，足大指也。”拇受伤而鍼治之。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郑康成曰：“腓，膊肠也。”俗称足肚，受伤走动则流血，踞坐静养则吉，居古踞字。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

随为隋之借，裂肉也，鍼治股伤，执裂肉而缝合，或敷绑之。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说文》：“憧，往来之足音也，吾邑责足音太重之人，曰一走一憧。憧读濁去，特动切，聚众劫女，卜问以为吉而无悔，往来武勇，有朋相从思，语词。《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传，思辞也。《西厢记》作沙，弦索西厢作吵。”

九五：咸其脢，无悔。《说文》：“脢，背脊肉也。”《说文》：“脢，背肉也，从肉每声，《易》曰咸其脢。”

上六：咸其辅颊吉。虞翻曰：“耳目之间称辅颊。”由初至上，象人之足趾至辅颊自然之顺序也。

巽下恒亨无咎利贞有攸往。

《说文》：“恒，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间上下一心，以舟施恒也。”古文恒从月，诗曰：“如月之恒。”周礼司尊“春祠夏苴裸用雉彝鸟彝皆有舟。”注云“舟，尊下台，若今之承盘。”二合上下言之与亟之从二同。舟以承盘，此为测月之用。墨子经说：“鉴六景一，大而必出，说在得。”“鉴者近则所鉴大，景亦大，亦远所鉴小，景亦小，景过正故招。”《说文》：“鑑，大盆也，从金盐声，一曰方诸可以取水于月。”景即影，出即正，亦即其。从盐声，兼会意。《说文》：“盐，盐下也。”白天测日影用土圭，夜晚测月影用盐，盐从皆从卧，卧而视盆内之水，以示月影。日中夜半，同用表观测，以定一月之大小，要七十六年，九百四十月，二万七千七百九十五日。一年十二月，七十六年凡九百一十二月，多二十八月，得十九年七闰，每月为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时间甚长，须有常心，故恒引申训常。《周礼·司烜氏》

“以鑑取明水于月。”此为司烜氏之职掌，烜者恒也。《说文》“恒，竟也，从木，恒声。互古文恒。互从二，从月，即

古文恒。则古文恒即恒。《说文》恒亭邮表也。《汉书·尹赏传》“葬寺门恒东。”如淳曰：“旧亭传于四角而百步筑土，四方有屋，屋上有柱，出亭丈余有大板，贯柱而出，名曰恒表，县所治夹两边各一恒。”测日测月同有表，鑑即置于四柱之上。《礼记·曾子》：“曾子向曰：葬引至于恒，日有食之，则有变乎？且不乎！”日食为月所掩，故于测月之垣不敢轻读。恒即恒，筑土而加土旁，测月在夜，不但时间长，而且迅雷风烈也，不能轻动，故卦象为雷风恒。《象传》谓“立不易方。易方则不辨东西南北，而不易定之矣，古代地旷人稀，地多丛草，夜行以月辨方向，故利有攸往。”

初六：浚恒凶无攸利。

浚，抒也，取出之也。《孟子》“使浚井。”浚恒，抒取四方所筑之土埂也。《祭义》“祭于坛祭月于坎。”所浚者当即此坎。然《檀弓》云：“其坎深不至于泉。”浚而深之至于泉则凶矣。《释文》“浚，深也。”即此意。《象传》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测时能久中则无悔矣。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德，指守候而言，羞，僿羞也。《说文》“羞，进献也。”竖忍之志不足，不足不恒守候，而以僿羞荐于承盘之上，以求于神，不能于朔策有所得，德者得也，向于神以为难行也。《论语》“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吝之病在占于神，不占于神而恒守候则有所得，故曰：不已而已矣。《说文》“占，视兆问也。”

九四：田无禽。田为恒表所在，有坎以阱兽，当有擒矣。不能守候，故无禽。《象传》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久于守候，有所得知月阴类，为妇人卜向则吉，为丈夫之问则凶。《孟子》“女子之嫁也，父命之戒之曰，必敬必戒无违夫子。”夫子，丈夫也。《缙衣》引作“恒其德贞”贞加人旁，郑注云：“侦问也。”

上六：振恒凶。《说文》“橧柱砥，古用木，今以石，从木，耆声，《易》曰：橧恒凶。”恒表之柱下用木为砥，视振义为长，橧恒则表不正，故凶。

䷀ 艮下遁，小利贞。

郑康成曰：“遁，去之名也。”字又作遁，作遂，《归藏》亦作遂，豕走豨豨也。（《详释彖象》）小人当道，君子不愿亦不能与之共事，逃遁而去，所以深恶之。故《象传》谓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灵棋经》遁世卦，困极之象。避世卦，其远遁之象。遁非得已，故小利贞。

初六：遁尾利，勿用有攸往。

尾末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众人先去而已独后，小人将害之，以泄忿立威，此危事也，不如不去之为愈，故曰勿用有攸往。《殷本纪·正义》“《括地志》云：比干见微子去，箕子狂，进陈不去者三日，纣杀比干，剖视其心。”所谓虜也。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脱。说，脱也，见前。逃遁者以皮带系之，然莫之胜，终于逃脱。《论语》“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初六为比干，九三为箕子，六二当指微子也。九三为箕子，六二当指微子也。

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畜臣妾，畜之以为臣妾也。《说文》“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臣妾即奴。箕子佯狂为奴，有疾，狂疾也，伪为疯

狂也。夫文武吉，匪向小人凶也。类同其类，非吉也。刻于干八

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好，安好也。《孟子》“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二人安居海滨，有君子之志，故吉，若老小人则不吉矣。

九五：嘉遁贞吉。

《史记》“殷之太师少师持其玉器奔周。”周见其来而嘉许之，故云嘉遁，然此二人者，不知奔周，而周收之与否，卜向于神而以为吉，与前四爻不同，故独有贞字。

上九：肥遁，无不利。

张衡《思玄赋》“欲飞遁以保名。”曹植《七启》“飞遁离俗。”李善、吕向注皆引易作飞遁，飞颺远去，故无不利，若箕子之去朝鲜是也。《子夏传》“肥，饶裕也。”不过拥多金而逃，无可称述，且历史未闻有此人。

三三 乾下
— 震上 大壮利贞。

壮，大也，从土爿声，其初文为爿即戕之古文抢也，马注壮，伤也，假为戕字。《诗》：“既破我斧，又阙我戕，周公东征，四阙是皇。”戕为当是主要武器，太玄拟之为夷伤也，又拟为格，格斗也，讲武又有一定之法则。故《象传》谓君子非礼弗履。《三国志·华佗传》“若常灸之不过一两处，每逢七八壮病亦应除。”以艾灸为壮，其引申义也。一面医治一面祈祷，利贞二字已包矣。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

《左传》：“于文止戈为武。”止即趾，当时作战趾之作用，大伤趾不良于行，往则凶。然英勇过人终有俘获也。九二贞吉。

九三：君子用壮，小人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罔从网，亡声，俗作罔，羝羊羝羊也。《释文》“羝，马云：大索也，王肃作縲，郑、虞作累，蜀才作累。”在位之君子用枪，其小人用罔，藩即所围之罔，羝羊触之，被罔中大索縲其角，观示五爻辞，君子为王亥，以枪与罔，守其羊群也，小人即牧豎。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羝，壮于大舆之輹。

羊触藩而卜问之，以为吉，盖可决断，不致縲羊之角，仅伤大舆之輹而已，輹详小畜卦，大畜九三：“闲舆卫。”以舆为輹，在罔外，故伤之。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此王亥丧羊于有易也，详释易。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进，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艰，垦治也，见前，羝羊被藩所困，不能前进，又不能乘势脱身，无所利，不如戕土，去杙，而撤其藩，放出之也。

䷢ 坤下
䷢ 离上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晋，进也。从日从𠄎会意。《清华学报》杨树达云：“晋者箭之古文，格伯敦作，象两矢插于器中形，魏三体石经作，下器形虽小变，二矢插器之形，则同，龟甲文及晋邦匱作，器中加点，字形类日可窥见为形变，许君误从日之因，然上从二矢，仍与格伯敦石经无异也。《仪礼·大射仪》云：“俛用锡若絺纆诸箭。”郑注：古文箭作晋。《周礼·夏官·职方氏》云：“其利金锡竹箭，郑注故书箭为晋。”箭以弓射之前进，故训为进，射以观德，故《象传》谓君子自昭明德。

康侯，康叔封也。《古史辨》顾颉刚曰：“康叔即卫康叔，因为他封于康，故曰康侯，又因是武王之弟，故曰康叔，惟康叔一名，书上屡屡说到，而康侯之名，则但见于彝器中，故大家对于这两个名字，有生熟的不同，康叔鼎铭辞云：“康侯作宝尊。”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论之曰：“《说文》封，爵诸

侯之士也，𡗗，古文封省𡗗，籀文从𡗗，此文作𡗗确是封字。

《书·康诰》小子封，传，封康叔名。《书序》封康叔于卫，马注，康国名。《世本》康叔居康，从康徙卫，此铭云康叔𡗗作，系自作，不言卫侯，知作器在克殷以前，从这一篇考证里，我们知康叔在未徙卫以前，是称过侯的。”《释文》“接如字，郑云：捷胜也。”晋为箭袋，习骑射负之于背，蕃庶众多也。康叔用殷锡马众多之机会，演习骑射，昼日而三胜，凡演习者假某方为敌，自己则得胜利，此今日常见之事也，有军事行动而假演习为名，亦今日常见之事也。然则周灭殷之志已决矣。《诗·采芣》“我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有孚裕，无咎。

演习时假定用箭摧毁敌人，财物有所俘获，非真事，故用如字，以形容之。《说文》“裕，衣物饶也，《易》曰：有孚裕无咎。”

六二：晋如愁如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介福，大福也。《诗》：“报以介福，万寿无疆。”哀兵者胜，故演习时作愁苦之状，演毕而王母犒赏之，是时文王在狱中，故康侯用母大妣之命以赏之，穆王见西王母。《尔雅》：四荒有王母国，贵州望谟县原名王母，王母者女子为王主政，知文王未出狱时，一切行政由太妣主之也。

六三：众允，悔亡。

士卒允诺，为王效命，可无悔也。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

鼫，大鼠也，鼠气不阳（详履卦）射之不祥，故卜问而厉也。

六五：悔亡，矢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分得矢者，习射时勿恤之，将往伐殷，而吉，无不利也。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典礼》

“凡遗人弓者，张弓尚筋，弛弓尚角。”《考工记》“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为速也，角也者以为疾也，筋也者以为深也，胶也者以为和也，丝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凡相角，秋鞞者厚，春鞞者薄，犂牛之角直而泽，老牛之角珍而昔，疾疾险中，瘠牛之角无泽，角欲青白而丰末。”晋其角以为矢之疾也，邑指商。《牧誓》“俾暴虐于百姓，可奸宄于商邑。”修治军器，为伐商之用，虽为危事，然必吉利，而无咎也，但文王未出狱，尚非其时，故卜向以为难行，周人心事以六字曲曲传出之。

三三离下
三三坤上

明夷，利艰贞。

《释文》“夷，伤也”。《杂卦传》明夷，诛也”。注家无咏辞。《古史辨》始疑之，以为明夷于飞，与黄鸟于飞，凤凰于飞，仓庚于飞相类，明夷当为鸟名，而鸟无明夷，夷不训伤，然夷其左股，又非训伤不可，疑难甚多。李镜池谓即鸣鹄，然明不训鸣，鹄其左股，亦不可通也，夷，雉也。《周礼》雉氏掌杀草，故书作夷氏。段玉裁《周礼汉读考》“雉氏故书雉作夷，夏日至而夷之。《月令》注引夏日至而雉之，然则夷即雉字。”卜辞雉作𪚩，作𪚪，从佳，从隹，或从弓矢之合书，即雉，省作夷。《说文》以夷为从大从弓，误矣，雉五采，故曰明夷。《御览》九百十七引《汲冢·琐语》“有鸟飞从西方来，白质五色皆备，集平公之庭，公召叔嚭问之，叔嚭曰：吾闻之。师旷曰：西方有白质鸟，五色皆备，其名曰翬，其采为吾君臣，其祥先至矣。”《尔雅·释鸟》“伊洛而南，素质五采，皆备成章曰翬。”孙炎曰：“翬雉白质五采为文也。”明夷即翬雉，雉草今作薤。“《左传》芟夷蕴崇之。”夷亦雉也，夷其左股者，雉左股耳，皆可通也，雉高飞而深藏之。故《象传》谓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艰，肩治也，见

前，如雉氏之职，则利于垦治矣。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雉，飞也，受矢伤，故垂其翼。《诗·雄雉》雄雉于飞，泄泄其羽。”君子于行出猎，三日而不食，以主人之言而有所往，主人旅舍家主也。《孟子》“于卫主颜雝由。”《左传》

“以为东道主。”《左传》昭公五年“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卜楚丘曰，日之谦当鸟，故曰明夷于飞。”《正义》曰：“《说卦》离为日为雉，雉为鸟也。”初九变则为谦，离之为雉，即指明夷之下卦而言。《说卦》卦象，多取于爻辞，离之为雉，取之明夷，又明夷即雉之证矣。于，往也。《桃夭》“之子于归。”传“于，往也。”《崧高》“于邑于谢。”笺于，往也。”《采芣》“于以采芣。”“于以犹言往以也。”《诗》“燕燕于飞。”《吕氏春秋·音初》作“燕燕往飞。”尤为确证。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拊伤左股也。《说文》拊上举也，《易》曰：“拊马壮吉。”壮，伤也，见前。以雉举治马伤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犬首，不可疾贞。《说文》“疾。急也。”擎用乾踞，相见时首之面向宜注意，（见下）犬首之雉，留，为乾踞，不急贞也。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矢入雉之左腹也，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贲见左头奉雉，（见下）出门庭时，望射其左股，果如所期，实获我心矣。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尚书大传》“高宗祭成汤之庙，有雉升鼎耳而鸣，高祖问祖乙，祖乙曰：远方君子，殆有至者。”《士相见礼》“士相见之礼，挚，冬用雉，夏用脰，左头奉之。”云疏：“夏为乾

踞，形体异，故变本称曰踞也。”雉为贽见之礼，故祖乙以为客至之兆，此礼殷已有之，箕子为客乡，见武王必用雉，故曰：箕子之明夷。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雉初飞至高处，为登于天，五采成文，明矣。后飞入地中，文采不见，则又晦也，以高宗之事例之，周人信为吉凶之兆。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其所兆有如是矣。《归藏》云：“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暘谷。”一明一晦，古人所注意也。

䷣ 离下 家人，利女贞。

《书·皋陶谟》“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伪孔传云：“卿大夫称家。”《诗·桃夭》“之子于归，宜其家人。”毛传云：“一家之人也。”卦兼两义而有之，而以前者为主要，家人毕生共处，以诚敬有恒为尚。故《象传》谓言有物而行有恒。《孟子》“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女为家主妇，故利女贞。《论语》“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家人抱括妇人在内，于革命有同样之贡献也。

初九：闲有家，悔也。

马融曰：“闲，闾也，防也。”贾谊曰：“礼防于未然之前，法禁于已然之后。”治家以礼，则闲有家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苍颉篇》“馈祭名也。”古文《论语》“泳而馈。”注云：“泳歌馈祭也。”今人主妇腊月二十四祭灶神，古礼也，女正位乎内，故在中馈吉。惠栋注：“遂读如大夫无遂事之遂，妇道无成，故无攸遂。”疏云：“大夫无遂事，从桓八年《公羊》传文，彼文云：遂者何，生事也。何休注云：生犹造也，专事之辞。”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马融曰：“嗃嗃，悦乐自得貌，嘻嘻，笑声”。王注云：“行与其慢宁过乎恭，家与其读，宁过于严，是以家虽嗃嗃，悔厉犹得吉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六四：富家大吉。
能富其家，无吉于此者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同格，感格也，指太姒而言，马云恤夏也。

上九：有孚咸如，终吉。
用俘虏为奴隶，专制时代，奴隶亦称家人。不谳敦“易（锡）女弓一矢束，臣五家。”令鼎“王曰余其舍尔臣三家。”阳亥彝“遣叔休于小臣，贝三朋，臣三家。”待奴隶以威严为主，始未必吉而终吉也。

三 兑下 睽：小事吉。
三 离上
郑康成曰：“睽，乖也。”睽之本义为目不相视，引申为乘《归藏》作瞿，惊视也，乖则不同，然其始本为相同之人。也乖《象传》谓君子以同而异。志睽 隔能互 相攻错，大事虽不吉，小事则吉也。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以睽隔之故，丧马无人肯逐，而马自行故道而归，虽见此睽视之恶人，亦无咎而无悔矣。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乖而出走，即遇主人于巷，此小事，亦无咎也。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鼻，无初有终。掣者一角俯，一角仰，虞翻曰：“顴额为天，割鼻为劓。”曳车之牛陷泥中，侧其头而力掣之，御者受顴 额割 鼻之刑，不敢再乖僻也，天本训头顶。《山海经》有刑天之国。《康诰》：“劓别人无或劓别人。”此古代通有之刑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离异之妇奔其孤三嫁，而遇其元夫乃初婚者，上九述其三嫁之状，此人伦之变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噬肤详噬嗑卦，《甘誓》“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既被俘矣，即往其宗庙而受噬肤之刑，何咎之有，是无悔也。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涂，泥涂也。说，脱也。见前。《潜夫论·贤难》：“昔有司原氏者。燎猎中野，鹿斯东奔，司原纵噪之，西方之众有逐豨者，闻司原之噪也，竞举音而和之，司原闻音之众，则反辍已之逐而往伏焉。遇夫恶俗之豨，司原喜而自以为获白瑞，珍禽也，尽芻豢，单困仓，以养之，豕俯仰嗷嗷而作容声，司原愈益珍之，居无何，烈风兴而泽雨作，灌巨豕而恶涂淪，遂骇惧，其声出，乃知是家之艾豕也。”白瑞白泽神兽也，详噬嗑卦，出走时见满身负泥之豕，认为鬼神，而以车载之，前面张弓引道，后面弛弓拥护，如结婚之仪式，非至下雨之后，豕身之泥尽去，现出原形，不知觉悟，故曰往遇雨则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此等异事，非《潜夫论》之记载，以为印证，不能解说之矣，古籍散亡，不能尽明，然因此而知以卦象解易，舍事实而求其说于抽象中，失其本真矣。

艮下
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蹇，跛也。《楚辞·九歌》灵偃蹇兮，姣服巫。代表神者称之为灵，作法时一俯一仰，屈膝而作禹步，身服妖异之服，似跛而非跛也，此为周公被流言，祷于神以自解免之卦。故《象传》谓“君子以反身修德。”君子非王非后知为周公也，门人刘先权引《论语·骨相篇》“周公背倭。”补充予说（见江汉学报），最为有见，利西南不利西北，是时周公尚未东征，所谓

“利西南”。于西南作准备也，大人指成王。

初六：往蹇来誉。

《礼记·射义》“则燕则誉。”郑注云：“誉或为与。”容与，舒缓也，卦壇往来，往作跛状，来作容与之状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王臣周公旦也，蹇蹇作法非为自身，乃为王室也，一套官腔，自古已然，周公以管蔡流言，将不利于孺子，因而祈祷。殷代兄终弟及，武王死之后，周公可以继位，徒以管蔡不服，不敢实行，金縢一篇，武王病重，周公请以身代，亦周公所伪造，否则，此忠臣之所为，何以事光人不知耶？“匪躬之故”四字中有许多内容，不可不知。

九二：往蹇来反。

反，翩然转身也。《论语》：“偏其反而。”《诗》：“威仪反反。”

六四：往蹇来连。

连，辇也。《地官·司徒》郑注：夏后氏二十人而辇，殷十八人而辇，周十五人而辇，故书辇作连。《释文》“连，郑云：迟久之意。”辇用多人，缓缓而行，故引申为迟久之意。

九五：大蹇朋来。

作法时举行一次大仪式，众巫俱来，故曰朋来。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说文通训定声》“硕借为蹠。”硕庶同音。蹠即跖，皆从石得声，蹠跳跃也。《象》曰：“利见大人，以从贵也。”利见教主而受赏矣。

坎下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解者，触不直之解廌，神兽也，引申为解禳。《史记·封禅书》“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庄子·人间世》“解之以牛，之白颡者与豚之亢鼻者，与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适河，此皆

巫祝已知之矣。”《淮南·修务训》“禹之为水，以身解于阳
昞之河。”《灵棋经》解祀卦象曰：“冢墓商丘，鬼神上游，宜
祀禳之，方得无忧。”《金匱》“武王伐纣丁侯不朝，太公画丁
侯于册，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剧，卜之崇在周，乃遣使者请举
国为臣虏，武王许之，太公乃以甲乙日拔其头箭，丙丁日拔其
心箭，戊己日拔腹箭，壬癸日拔其足箭，丁侯病愈。四夷闻之
皆俱，各以其职来贡。”拔其箭所以解之。《象传》谓“君子
以赦遇育罪。”君子指太公，赦育者丁侯也，殷周之际重巫
术，迷信甚深，此事决非澜言。《说文解字》“一日人头宜为
甲，甲象人头，乙象人头，丙象人肩，丁象人心，戊象人臂，
己象人腹，庚象人肩，辛象人股，壬象人胆，癸象人足。”近
人多不信，以为其始为人身而造则非，而为人身之应用则甚
确，徐锴本著大一经，即大一下，行九宫之术也。

初六：无咎。

无论何事解之可以无咎，只此二字，包括甚广，非泛设也。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说文》狐妖兽也，鬼所乘之。”桂馥《说文义证》“乘犹冯也，
左传石不能言或冯焉。”言太公矢所自来，陈胜于丛祠中篝火
作狐鸣，秦汉间已认狐为变幻之物。左昭元年传“天狐蛊必其
君也。”《山海经·南山经》“青邱之山，有兽如狐而九尾，食
者不蛊。”则以狐能蛊惑人，春秋时早已有之，太公能射妖
狐，所以炫其巫术之超人也。《灵棋经》拟之为“冢墓高邱，
鬼神上游。”鬼神即狐也。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负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事。《系辞传》“小人而乘君
子之器，盗思夺之矣。”小人丁侯为周以臣篡君而斥之也，寇
指丁侯，当时有事实，不可考矣。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解以刀刺中角，引申之则为刀割，拇足大指也，指太公跋丁侯

足箭而言，朋至斯乎举国为臣虏也。

六五：君子维有解村孚于小人。

君子指在位之人，丁侯也，周为解之，而在下之小人，则俘之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利。

隼即準。《史记》“始皇为人隆準。正义“鼻也。”太公先射丁侯之鼻于高墉之上，以画册置于高墉而中之也，丁公来降，是无不利矣。

䷧ 兑下 损：有孚，元吉，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亨。

损，减也。《归藏》作员，其初文为员。《诗·正月》“无弃尔辅，员于尔辐。”员亦损也，辅所以益辐，辅则损其辐矣，员从贝，贝为古代之货币，损者减其贪财之心。故《象传》谓惩窒欲。

曷，止也，遏之借。《诗·权舆》“于我乎每食四簋。”《伐木》“陈馈八簋。”《玉藻》“朔月少牢，五俎四簋。”《聘礼》“八簋继之黍，其南稷错。”二簋用享，损之至也。文王在狱中亦不过二簋而已。（详坎卦）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说文》“遄，往来数也。《易》曰：‘已事遄往。’已往之事，任其从速过去，可损者酌损之也。《论语》“往者不可谏。”《国语》“而后王斟酌焉。”虞作祀。《说文》“祀祭无已也。”祭之无已，更可以酌损之也。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征，往也，卜问为征凶，故不损之，然亦不益之，以损为原则也。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洪范》“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系辞传》“天地絪縕，

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其致一也。”天地男女，皆仅两方合作，三方则不能一致，故三人损其一人，若仅一人，又必得其友，配为两方而合作也。”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

病急不乱投医，专心以治之，则速愈而有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尔雅·释鱼》“一曰神龟，二曰灵龟，三曰摄龟，四曰宝龟，五曰文龟，六曰筮龟，七曰山龟，八曰泽龟，九曰水龟，十曰火龟。”郑玄、马融、虞翻并同。《广韵》“朋，五贝曰朋。《书》云：“武王悦箕子之对，锡十朋也。”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夏官·司土》“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岁登下其损益之数。”版，户籍也。臣即奴仆，得臣无家，其户籍之数无损益也。

䷧ 震下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为溢之初文，卜辞象皿水溢出之状，（详《释八卦》）《乾坤凿度》云：“造器设益。”益非徒增加，作有益之事，名之为益，爻辞所记，为周公主持迁洛邑，听人之告语，择善而从。故《象传》谓见喜则迁，有过则改。

迁洛邑，渡黎水洹水灋水（见下）故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迁都大事，宫殿及其他布置，大事兴作，故利用为大作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

《西伯戡黎》“格人元龟，罔取知吉”。迁都或有请用龟卜者，周公之心甚决，即益之十朋之龟，亦不能违此议，王用此事享于帝，以示决心，王，成王也，非为暂时之计，故永贞吉。《乾凿度》“王用享于帝，言祭天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有不吉利之事，有孚之为中行者，告公用土圭再测之，故下爻言公从之，而迁国也。此古代堪舆之术也。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中行告于公，而公从之，为之迁国焉，殷人迁都事甚多，于此无涉，太王由邠迁岐，文王迁丰，未闻有公为之主持。《召诰》

“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周公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庶殷丕作。”《洛诰》“予惟乙卯，至于洛邑，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庶殷与六三之有孚合，丕作与初九之大作合，洛邑及黎水、涧水、瀍水与卦辞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合，周公称公，则与六三、六四爻辞合，然则迁国之事，为周公迁洛矣。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孚指庶殷，惠心喜意也，劝迁国为惠心，勿存疑问，庶殷惠我以德矣。

九上：莫益之，或由上，立心勿恒，凶。

迁国有大作，若不增益，或徒事毁旧设备，不以恒心处之，则事不成而有凶矣。

乾下
兑上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说文》“夬分决也，从又，夊象形决。”《诗·车攻》“决拾既饮，弓矢既调，射夫既同，助我举柴。”传云：“决拘弦也。”决即夬，俗作拐，孳乳为决，用为决事之词。西伯阴行善，为崇侯虎所谮，纣俘西伯，对簿王庭，牧誓“今商王受暴虐于百姓，以奸究于商邑。”告自邑，自商邑有人告之也，指崇侯虎，当时西伯力量未充，不能作战故不利即戎而利于自去，有攸往也。《象传》谓“君子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以阴

行善而为紂所忌其文甚明。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壮伤也，详大壮卦，前趾受伤，往用兵亦不胜，徒取咎也。

九二：惕号莫咎，有戒勿恤。

莫从草从日，日在草莽之中，暮地，俗作暮，俘受伤而号惕暮夜，愤恨之，即用兵亦勿恤也。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释文》“頄，翟云：面颧颊间骨也。”《说文》无頄字，当为尻之或体，九为阴器，（详释九六）故尻为尾骨之处，不得在面也，尻受伤，故拐拐独行。若颧颊伤则必不拐拐矣。愠，《释文》训恨，非是。愠与懊同，媪读奥，可以为证，吾邑谓愠为懊气，读欧字去声，遇雨濡湿，劬苦更甚，虽令人懊气，然无性命之忧，无咎也。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臀，髀也，俗作屁，伤尻骨并及其臀，皮肤无有，以致其行次且。《释文》“次且，却行不前，次本亦作趑，且本亦作趑。”《左传》“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迎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文王牵羊悔罪而紂不允，迨献美女又马而后释之也。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吴澄《易纂言》“苋上从草象羊角，中从目，下从儿，象足，旧误作苋，从艸从见，竟解作草名，苋，山羊。陆，平地也。”牵羊谢罪，而不信，复牵羊从苋陆之中道而归，幸无咎也，中行见泰卦。

上六：无号终有凶。

号之无益而终囚于羑里矣。

䷆ 巽下
䷀ 乾上
姤女壮勿用取女。

姤亦作媾。《说文》：“媾，重婚也。”作姤，当为王朝专用

之字，复以女为后也。章太炎曰：“以一阴遇五阳其不可与长明甚，匈奴乌孙，父死或妻后母，吐蕃少女子，率兄弟群伍而妃一人，此虽神圣勿能与异，汉帝常令公主顺乌孙国俗，此所谓施命告四方，盖人道之变也。”《象传》：称“后以施命告四方。”盖唐虞之遗俗，至周末变也。“女壮，勿用取女。”女年未老，后王即从为妻，不必再娶也。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说文》：“柅，络丝柅也，读若昵，易曰系于金柅。”义同庚，《说文》“庚，络丝柅也，易谓之柅，从于象柅形，十又手络之会意。”“续，连也”古文作𠂔，与庚音义同，黄梅呼庚为“约”续之转音，呼柅为转轴，得义于庚。《管子·戒篇》“中妇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为人持接也，未尝得人之布织也，意者‘庚容。不蕃耶！’”此中妇诸子，当为襄公旧人，续配桓公，如唐高宗之于武则天。“庚容”者，食其续配之义，审取义于妳，读若昵，亲昵由此得义，羸，瘦也。当谓种猪，与群牝接交，多而瘦，王注训牝豕，适得其反用语。“此羸者，阳也。”《左传》“既定尔娄猪，盍蹢去艾豨。”此艾豨，非娄猪也，婚礼而系羸豕，由彖神而来，行礼时有秘密之仪式，不能往见，见则凶也。予在长阳见结婚之夫妇，拜祖时闭门不令人见，此必古礼之遗也。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诗》“岂其食鱼，必河之魴，岂其娶妻，必宋之姜。”闻一多谓鱼为女性之象征，包有鱼有取妻之义，女结婚则为男所占，故引伸之而不利宾。《释文》“包本作庖。”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刳婚之人其中有受伤，虽危无咎也。

九四：包无鱼，起，凶。

《说文》：“起，能立也。”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无鱼则失礼，众起而去，是以凶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郑玄曰：“杞柳也。”《孟子》：“以杞柳为杯棬。”《礼记·玉藻》：“母没而杯棬不能饮焉。”包瓜匏瓜也。姚配中《周易姚氏学》：“场人祭祀供瓜瓠。”《诗·信南山》“疆场有瓜，是剥是蒹，献之皇祖。”章，王章也，详坤卦，婚后祭告祖庙，并王章而陈之，有陨有天，战慄戒慎之意。《左传》：“恐损越于下，以貽天子羞。”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姤即蓍，交积材也，角，角弓也。详《晋卦》，睽上九：“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以刳婚之角弓，交积于祖庙也，氏族社会，生男则备武器藏于祖庙，有事则取用之，近赣闽等处，氏族械斗，取武器于庙中，器各有名，临时任意取之，若杀人而为他族所获，指其器上之名，以控于官，其真杀人者为谁，不暇计也，杀人不负责，故其众尚勇，而敢斗观此而姤其角必在祖庙中，古今不相远，而与九五之告祖，亦相连也。

三三 坤下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郑康成曰：“萃，聚也”。萃从卒，此会意兼形声字，卒之聚也。《王制》“三十国以为卒。”注云：“犹聚也”。《庄子·秋水》“人卒九州。”谓人聚处于九州，旧注误。《穆天子传》“赐七萃之士战。”《楚语》：“楚师可料，在中军，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欣之，若合而函吾中，吾上下必败其左右，则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败之。”《乾凿度》云：“聚民以萃。”萃为卒之聚。故《象传》谓：“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诗·小明》“日月方除”传“除，除旧生新也”，除戎器为除旧换新。

假同格，感格也。《诗·蒸民》“天监有周，昭假于下。”《烈祖》“以假以享，我受命普将。”大牲，牛也。《说文》

“牛为大物。”用兵告于祖庙，为王假有庙，利见大人，用以
为军师也，用大牲，以牛祭也。《召诰》“用牲于郊，牛
二。”《洛诰》“王在新邑蒸，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
一。”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无
咎。

俘不终降服，聚而作乱，握，搯持也。若有号呼者，搯持
之，一笑而已，勿悯恤也。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疑
即指此事。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引，牵引也。《史记·秦始皇纪》“诸生转相告引。”作
乱者相告引而并治之，利用禴，以俘为禴祭也，详观卦及《文
化篇》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因其聚而嗟惜之，于已无所利，虽前往无咎，然小吝也。

九四：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位不当之人，因其萃而除
之，大吉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管叔、蔡叔、武庚同时作乱，而皆为位之人，是萃有位矣，
周公虽败，而管、蔡至亲，不以俘虏侍之，故曰匪孚，一劳
永逸，卜问之而无悔矣。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

赍，持送也。资，货也。《庄子·列御寇》“吾以万物为赍
送。”郑康成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洟。”荀爽曰：此本否
卦，上九阳爻见灭迁移以喻夏桀殷纣，以上六阴爻代之若夏之
后，封于杞，殷之后封于宋，去其骨肉臣服，异姓受人封土未
安居住，故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礼记·礼器》：“因名山升中于天。”孙希旦《集解》：“名山五狱也，中，成也，升中于天，谓巡狩至于方狱之下，燔柴祭天，而以治成之功，升而告之。”中无成义。《说文》史从又持中，中简册也。《投壶》：“投壶之礼，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以中为筭。《论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中即历数，史官所执，读书以告于天者也。《觐礼》：“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郑注《土冠礼》：“煮于镬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载。”《归藏》：作称，举也。《楚语》：“祀加于举，天子举以太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祀以太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升者逐渐而上。故《象传》谓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行山陵之祭，可因以见大人，勿忧恼，南征而吉也，此为周王祭岐山之卦，用祭山之升礼，通例也，南征告于岐山，而出兵南征也。

初六：允升，大吉。施雉作鞫。《说文》：“鞫，进也，从本，从中，允声。《易》曰：鞫升大吉。”进祭坛而升中于天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与萃卦六二相类。

九三：升虚邑。

虚，今作墟，丘也，王者祭泰山，筑土为坛，祭岐当亦有坛，虚即坛所在也，虚邑邑中之虚。《诗·定之方中》：“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楚在南，南征而升虚，或即此虚与？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

亨即享。《孟子》：“太王居邠，邑于岐山之下。”祖宗居地之山，重而祭之，不问其高大与否也，六三升虚邑，与邑于岐山

之邑，可用以此证也。《乾凿度》“升者十二月之卦也，阳气上升，阴气欲涿，万物始进，譬犹文王之修积道德，弘开基业，始即昇平之路，当此时也，邻国被化，岐民和洽，是以六四象泽而承吉，九三可处王位，享于岐山为报德也。”

又八 六五：贞吉，升阶。

阶，陞也。《特牲馈食礼》“宗人升自西阶，视壶濯及豆籩，反，降东北面，告濯具。”“主人及祝升。”升降之礼，极为繁数，升阶，先升阶而祭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冥，巾冪也。《周语》：“禘郊之祀，则有全蒸，三公豆饩，则有房蒸，亲戚宴享，则有醑蒸，择其柔嘉，选其馨香，洁其酒醴，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陈其鼎俎，静其巾冪，敬其祓除，体解节折，共饮食之。”息，气息也。《论语》“屏气似不息者。”在巾冪中要静，卜问时不息气也。

二 坎下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三 兑上

《说文》“困，故庐也，止木，古文困。”古文困从止在木上，止即趾，居于木上也。《孟子》：“上者为巢，下者为营窟”。有巢氏构木为巢，即架木而居于树上，后来有居宅，而指巢居为故庐，犹今言老屋也。吾邑谓祖先旧居之地为老屋，印度尚有僧巢居树上者，止在木上，不及居宅之便，引申为困穷，困必求通。故《象传》谓致命遂志。

此卦指文王困于紂而言，紂于文王盖诱而执之，故曰有言不信。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覿，见也，困居木上，既而迁幽谷中，三岁不见，言其久也。《诗·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被困于幽谷，指美里而言。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乾凿度》曰：“天子三公诸侯，绂服皆同色，困之九二困于酒食，朱绂方来，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天子三公九卿，朱绂，诸侯赤绂，（郑注朱赤虽异，而有浅深之差）困之九二有中和，居乱世，交于小人，又困于酒食者，困于禄也，赤绂者赐大夫之服也，文王方困而有九二大人之行，将锡之朱绂也，其位在二，故以大夫言之，至于九五，劓刖不安也，文王在诸侯之位，上困于紂，故曰困于赤绂，夫执中和，顺时变，以全王德，通至美矣，故曰乃徐有说。”郑玄曰：“文王将王天子，制用朱绂。”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其宫，不见其妻，凶。
蒺藜，茨名。《墨子·备城门》“积参石蒺藜”。狱之外有石，又有蒺藜，防犯人之逃逸。文王困于中，入其宫而不见其妻。《系辞传》“《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耶？”艺文类聚六十二，文王在羑里时演易八卦为六十四作郁厄之辞，困于石，据于蒺藜乃伸愤以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浊烦兮，朱紫相合，不分别兮，迷乱声色，信馋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闭牢筭，由其灶兮，遭我四人，忧勤勤兮。”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虞翻曰：“徐徐，舒迟也。”被擒之后，困于金车之上，且徐徐而来，囚车用金，欲其坚也，囚而未杀，故吝而有终。

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割鼻为劓，断足为刖。《秋官·掌戮》“劓者使守门，刖者使守圉。”说，脱也。紂欲劓刖文王，徐而脱其罪，因祭祀而释之也。《乾凿度》曰：“困九五，文王为紂三公，故言困于赤绂也，至于九二周将王，故言朱绂方采。”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

《释文》“藟似葛之草。”《说文》“臲𦍋不安也，从出，

泉声，《易》曰：‘泉声。’

巽下坎上井：改邑不改井，无得无丧，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井象构韩形，·豎象也，卜辞不加点，象四木交加形，井即穿，用以汲水，或用以穿人穿兽，卜辞有穿鹿之文。《孟子》：“人皆曰予智，驱而纳之罟网，陷穿之中，而莫之知避也。”掘井为劳苦事。故《象传》谓：“君子以劳民劝相。”相，节劳之歌也。《曲礼》“邻有丧，春不相。”《荀子》有《成相篇》“掘井不易，故邑改而井不改，汔水涸也。”荀爽曰：“繙者，纆汲之具也。”羸蜀才作累，吾邑谓器之重叠，放置者曰累起来，读力卧切，井涸不用纆汲，累瓶而汲之，瓶易坠损，故凶。《史记》“文王伐崇侯虎，作丰邑，自岐下徙都丰。”邑谓岐丰也。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井涸水有泥而不可食，旧井也，太浅，不能穿兽，无所擒获也。

九二：井谷射鲋，甕敝漏。

射者以×杀鱼，敝，扁也，吾邑谓圆器弄扁者名为别，敝之转音也，甕从敝声，亦读别矣，射鲋者无意射中甕上，甕别且漏也。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荀爽曰：“渫者去秽浊，清之意也。”井有泥，渫而清之，此水可食而不食，我心为之恻然，王有明鉴，令人食之，众受其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

干宝曰：“以砖垒井曰甃。”吾邑曰砌，甃之转音也，未砌之井，防人滑跌淹死，砌之则无咎矣。

九五：井冽，寒泉食。

冽，冷气烈也。《诗·下泉》“有冽酒泉。”《凯风》“爰有寒泉，在谿之下。”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上有幕，收其幕，不覆井上，甯人而有孚，大吉也。

离下
兑上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说文》“革，兽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象古文革之形，**革**古文革从三十，三十年一世而道更也，白声。”今之晒牛皮者，以竿撑之，正象丫形，去毛用手，故从白，非从三十，许说非，去毛曰革，引申为改革。《说卦传》“革去故也。”此通义也，此为武王革命之卦，革命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改朔尤为重要，殷正建丑，周改为建子，革命之事也。故《象传》谓：“君子以治历明时。”《史记》“文王改法度，制正朔。”文王早已革命，孔子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欺人之宣传也。

损初九：“已事遄往。”已，虞作祀，己日可解为祀日，然日无与祀连为一词者，金文有辛子、癸子、乙子、丁子，前人不能通其义。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以为卜辞已作𠄎，位当于双子（详《释图书》）己日即子日也。《牧誓》“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檀弓》“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饮酒，师旷、李调，待杜蕢自外来酌曰：旷饮酒，子卯不乐，知悼子在堂，其为子卯也大矣。”郑注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谓之疾日，不以举乐为吉事，所以自戒惧。”己日乃孚者，甲子日乃俘紂也，紂衣宝自焚而言俘者，武王斩紂悬首白旗之上，（详文化篇）自焚未死而俘之也，周至此天位已得，大仇已报，而无悔矣。故曰悔亡，元亨利贞四字，与乾卦同，此外更无言，不须言也。

初九：鞶用黄牛之革。

《说文》“鞶以韦束也。《易》曰：鞶用黄牛之革。”《书

序》“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考工记·轮人》“革色青白谓之鞣之兽。”《函人》“眡其钻空而窻，则革坚也。”《诗·小戎》小戎伐收，五檠梁朝。”传云：“五、五束也。”车函皆用革，其革坚固，皆用黄牛也。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甲子为六十甲子之始，武王选此吉日，乃革去殷命。《郊特牲》“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可知用甲子为建始之义，后世因纣亡于甲子而以为忌日，当时无之也。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礼器》“大路繁缨，一就，次路繁缨七就。”注云：“五来一币曰就”。以寡击众，本为凶险，危厉之事，有三就之革，而终孚之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命，天命也。《左传》：“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召诰》“遐终大邦殷之命。”《顾命》“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彖传》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本卦指武王，于汤无涉。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文言》“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覩。”武王即帝位，以虎拟之。《说文》“变更也，从攴攴声。”“更，突变革也。”“𧈧乱也，一曰治也，一曰不绝也，从言𧈧，𧈧古文𧈧。”许对𧈧字无确解，不能定为何字。梁伯戈云：“魑方𧈧。”即鬼方𧈧，吾邑谓有勇力为𧈧，即𧈧字，古文从孚，与变之从攴，皆谓勇撲也，虎𧈧变为一字，许误分为二，虎𧈧而有威静伏莽中，突出搏噬，虎之𧈧之变也，孟子以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为武王之勇，武王似虎突变焉。未占者殷之天命已去，武王不须占而纣可俘也。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周召之徒，其位较低，以豹拟之君子有武功如豹之𧈧，殷

之小民畏之，革面来降，不须用兵，征之反凶，任其安居，可以无事，卜问以为吉也。

䷱ 鼎：元吉，亨。

鼎三足两耳，用以烹饪，或用为宗庙祭享之器，而传之于孙。《左传》“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周书》：载史佚迁九鼎三巫，鼎为传国之宝，王者所以受天命也。故《象传》谓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为国宝，故元吉，可以祭享，故亨，亨即烹，即享，详乾卦。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利煎和也，详乾卦，鼎足颠仆，而其中烹调之物，倾覆而出，此否塞之兆，然又为得妾与其子之兆，亦无咎也，以与也（详《经传释同》）否与子为韵，与大过同，知为繇辞也，女主烹饪，得女之象，鼎又用为烹人之物，所谓“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者也。又为得罪人之象，妾从辛从女，女之有罪者也，合之为得妾之象，然不惟得妾而又得其子者，鼎可传子一也，鼎上从贝，下象折木之形，薪木也。《左传》：“其父折薪，其子弗克负荷。”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有子荷贝形，鼎之义与子有关，二也。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实，鼎烹饪之物也。《特牲馈食礼》“羹饪实鼎，陈于门外如初。”《士冠礼》：“若杀则特豚载合升，离肺实于鼎。”即，卜辞象人就食形，鼎中有食物，仇人有疾，不能就食，吉兆也，实疾即为韵。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吉。塞，窒也，雉膏，雉煮熟如膏也，亏，气损也。《汉书·五行志》师古曰：“鼎非举耳不得行。”《士冠礼》：“若杀则举鼎陈于门外。”鼎耳坏而更换之，不坚固则其行窒塞，不便移陈于他处，内有雉膏未食为雨损其热，气不知者有悔心，而

实为吉兆也。《洪范》：“休征曰肃，时寒若日深，时寒若。”气损则寒，为休征矣，革塞食为韵，亏悔为韵。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形渥：京房虞翻作刑剗。京云：“刑在颊，曰剗。”《天官·醢人》疏云：“郑曰糝谓之餗，竹萌曰筍，筍者餗之为菜也，是八珍之食。”筍无脂肪，煮之不能沾渥，清汤而已，当以刑剗为是，足餗渥为韻。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说文》：“铉，举鼎具也，易谓之铉，礼谓之鬯。”前四爻为烹饪之鼎，后二爻不然，此爻为亨祀时卜筮之用，故云利贞。《说文》谓：“古文以鼎为贞”者也。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说文》：“鬯，以木横贯鼎耳而举之，从鼎，门声”。周礼函容大鼎七个，即《易》玉铉大吉者也。”此爻为传国之鼎，置之宗庙，京房以上爻为宗庙之位也。（详符号篇）

震下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说文》：“震辟历振万物者，诗十月之交。”辉辉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嵬崩鬲岸为谷，深谷为陵。”古代森林密，雷雨多，地震山崩同在雷动之内，公羊六九年“地震者何动地也。”近代雷雨与地动无关，此种情形不易了解。《吕氏春秋·制乐篇》“周文王立国八年，岁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百吏皆请曰：‘臣闻地之动为人主也，今王寝疾，五日而地动，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曰请移之。’文王曰：若之何其移之也？”对曰：兴事动众，以增国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见妖也，以罚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罚我也。今故兴事动众，以增国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请改行重善从移之，其可以免乎？’于是谨其礼秩皮革以交诸侯飭其辞令，币帛，以礼豪士颁其爵列

等级田畴，以赏群臣，无几何疾乃止。”《象传》谓：“君子以恐惧修省。”即此事。《归藏》作釐，《说文》釐，“家福也。”病已而得福也。

地动不出国郊，其范围约百里。郑康成谓“雷发声闻百里，古者诸侯之象。”已误地震为雷震矣，不丧七鬯，宗庙在郊内也，初来时恐惧，平息则哑哑而笑。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先恐惧而后笑，危难已过，是以吉也。

六二：震来，厉仪丧具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郑玄曰：“十万曰亿。”具为当时之货币，损失颇大，跻升也，升于九陵之上，畏其陷也。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

郑玄曰：“苏苏不安也。”苏者死而复生。雷电来时几于震死，既而复活，故曰震行无眚，谓已过而未受灾难也。

九四：震遂泥。

《释文》：“遂，简本作队。”《说文》“队，从高队也。”今作坠，国人信雷神有槌击鼓，兼可击人，雷火穿入地中，认为雷坠泥。《梦溪笔谈·物异》云：“世人有得雷斧，雷楔嵒云是雷神所坠，予居随州，得其一楔，乃石耳，似斧而无孔。”是即石器时代之石斧也。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阮元《周易校勘记》：“意，毛本作億。”地动往来甚厉，以意揣之，无丧失朝廷当有事也。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郑玄曰：索索犹缩缩，足不正也，矍矍目不正。”《说文》“索，草有茎叶可作绳索，从糸系。”又云：“索，入家揆也，从宀索声。”二字相混已久，字当作索。“矍，佳欲逸走也，从又持之，矍矍也。”震来厉时，恐有事，索索探视，又

矍矍视人，不知人之逸走与否，走在外更凶，故曰征凶。迨后邻受害而已，免焉，知其无咎，婚媾在四郊之外，由其有言而知之也。

艮下
艮上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说文》：“艮，很也。从七目，匕目犹目相匕，不相下也，《易》曰：艮其限”。朱骏声曰：“艮者很视也，仰目而视，倾目而视皆是，故从匕。”按匕两目也，由艮孳乳之字曰很，不听从也，曰跟足踵也，义实相同，《说卦传》训止，容止也。《汉书·霍光传》“霍光出入禁闥，容止有常，不失尺寸，朗仆射窃识视之。”《诗·抑》“淑慎尔止，不愆于仪。”《鳧鷖》“鳧鷖在泾，公尸来燕来宁，鳧鷖在臚，公尸来止熏熏。”止皆即容止也，以目正其容止曰艮。故《说卦传》云：“成言于艮。”容止有所立之位。《论语》：“不学礼无以立。”学礼时束茅表位曰菴，各有所止立。故《象传》谓君子思不出其位。

周身容止之合乎度与否，系乎背。《淮南·兵略》：“八风屈伸不获五度。”注“获误也”。背之容止合度，则全身不误，以后见于朝廷之中，虽不见人，亦自然合度而无咎也。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止即趾，仪式之合礼与否全在脚趾，有如今日之立正，故艮其趾，可以终身行之，利永贞矣。《玉藻》“凡侍于君，绅垂，足如履齐，颐雷垂拱，视下而听上，视带以及袷，听乡任左，周旋中规，折旋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立容辨，耳无形，头颈必中，山立时行。”此侍于君之容止，而其余可知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腓随详咸卦，拯，举也，正其足肚，而不举其足根，是其心之不喜悦也。《论语》“趋进冀如也。”不举足跟则不能趋而现

抑郁之态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

虞翻曰：“限，腰带处也，夤，肋肉。”限合法度而夤太开张，此大熏其心，气未平而厉矣。

六四：艮其身，无咎。

注意周身之容止也。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虞翻曰：“辅，面颊骨上颊车者也。”辅不开张而缓缓发言，先后有序，则失言少而无悔矣。

上六：敦艮，吉。

敦，厚也，容止厚里吉人也。《论语》“温故而知新，敦厚以从礼。”《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

艮下
巽上
渐：女归吉。

渐，侵也。《文言》“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齐家治国，先防其渐，此为离婚之卦，风俗之不良者也。故《象传》谓：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诗·氓》“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释文》训渐为渍。疏谓“此汤汤之淇水，渐车之帷裳，冒难而来。”皆不得其解，渐车为一名词，与渐台同，送妇大归之车也。《新序》：“宣王毁渐台，罢女乐。”《桓子新论》“王翁好卜筮，信时日，而笃于鬼神，为政不善，见叛天下，当兵入宫日，矢射交集，烽火大起，逃渐台下，尚抱其符命书，及所作威斗。”《甘氏星经》“渐台四星，属织女，束足主暑漏律吕阴阳等。”然则渐与女性有关，而台与车皆用之为名矣。诗人之意，言夫妇乘离，以帷裳之渐车，送渡淇水，此次事变，女无过失，男别有所恋，而有二心，以至于此，知此而女归之义明，归非于归或归宁，乃大归也。《左传》庄公二十七年：“归宁曰来，出曰

未归。”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士昏礼》：“下达纳采用雁，纳吉用雁，请期用雁。”婚礼用雁，故以雁为比，雁为候鸟，其归有期，与女出嫁相似。《匏有若叶》“雝雝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水未泮。”此诗上言“雝鸣求牡。”喻女之淫奔，求男。下言“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卬，我也，即俺。广济有此音，言女在水边待其情人，而以“匏有若叶”起兴，喻女之嫌贫爱富，然则“士如归妻，迨水未泮。”亦劝其及早大归也。笺云：

“归妻，使之未归于己。”与将妻送归之意不符，误矣，干，水畔也，鸿由水中渐上水畔，喻初婚也，时男子尚小，故称小子，男者失之严厉，小有争执，然尚无咎也。予在长阳，见新妇二十，而其夫仅十二三，贵州未成年之童子结婚，其风亦盛，此真小子也，干言为韵。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释文》“磐，山石之安者也。”磐者大石，故云：“由干而至于磐，喻夫妇稍过时日，又能和平相处，衎衎乐也，共饮共食，甚欢乐也，磐衎为韵。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章太炎曰：“言其夫乐邪配妇不执贞与群魄相保，此人道之苦也。”《尔雅·释地》：高平曰陆，由磐上陆岁月又增也，此为山居临水，陆在磐上，平原则否，夫抽壮丁出征未复员，生子不育，中途夭亡，家人拟卖妇分肥，利夫御寇而出之也，陆复育寇为韵。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由陆上木，岁月又进矣，《释文》“桷，榱也。”孔疏云：“伐木而遇榱为桷之技。”桷者所以架屋，妇冀曲全，能得家屋而居之也，木桷为韵。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陵在丘上，比木更高，鸿渐至此，岁月又增矣，前者孕而不育，至此则三岁不孕，再不能留而出之，而妇终莫能胜之矣，夫征不复，妇自不孕，何故以不孕为辞而出之。睽闻等处，男子远商于外，妇有孕亦认为己子，观此而古代之情形更可知矣，无子为七出之一，详《文化篇》，陵孕胜为韻。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陆字重複，朱熹《周易本义》“胡氏、陈氏皆云，陆当作逵，谓云路也，以韻读之，良是。”逵无云路之训，朱熹因其再在睽上而强释之。《诗·兔置》“肃肃兔置，施于中逵。”传云：“逵，九达之道”。此妇既不得留，再嫁时其路甚多，有如九达之道，不受某方之拘束也，鸿羽可用为跳舞之仪饰，喻妇年尚幼，容貌未衰，为家庭之好匹偶也。九五莫之胜而此文亦吉，可知其指再嫁而言也。《九四 或》“鸿飞遵渚，公归无所，于女信处，鸿飞遵陆，公归不复，于女信宿。”《诗》《易》相似，此西周之文学格式也。

三三 兑下 震上 归妹：征凶，无攸利。

归，从止，从妇省，自声，妇从女持帚洒扫也，卜辞作帚妹。《戡寿堂殷虚文字》三十五叶“乙未帚妹丁𠂔𠂔。”《史记·高祖纪》：“吕公曰：臣有息女，愿为季箕帚妾。”知归本作帚也，妹非兄妹之妹，少女也，吾邑生女，多名为某妹，或仅用一字名之为妹，读末戏反音转为末，则读如抹。《晋语》妹喜。《七子·新序》皆作末喜，是今不异于古矣，六三“归妹以须。”须者姊也，若释兄妹之妹，则不可通矣，此为帝乙嫁女之卦，文王尚主，而不免于难，故《象传》谓君子以永终知敝。

商虽归妹于文王，而羑里之囚不可免，征，往也，往而凶，无所利也。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二两爻与履卦同，初缔婚约，向姜嫄行履之仪式，而祷之也。《说文》“娣女弟也。”然不一定为女弟，吾邑生女，亦多名娣者矣，跛，巫尪也，余详《释无》及履卦问于神，以为往而吉，否则不往，不致于被囚矣。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眇，瞽巫也，详《释无》，幽人详履卦。

六三：归妇以须，反归以娣。

《说文》“颀，女字也，贾侍中说，楚人谓姊为颀。”《楚辞》“女颀之婣。”须即颀，周先以须嫁殷，殷答其意而以娣嫁文王，互通婚姻也。

九四：妇妹愆期，迟归有时。

愆过也，婚日已定而改期，是为愆期。《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虽然愆期，不过少迟，为时尚仍不远也。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帝乙紂父也。《说文》：“袂，袖也。”古代袂甚长，便与跳舞，障面拂尘，亦兼用之，袂在袖之端，常以好布接之，此风清末犹然，惟较短耳，君者夫君，指文王也，文王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以娣为公主也，月几望，详小畜卦，选月望为吉日，望其团圆如月也。《古史辨》顾颉刚曰：“帝乙嫁女，嫁到哪里去呢？这个故事早已失传，我已为可从《诗·大明》篇钩索出来，《大明》篇云：“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太任有身，生此文王。”这是说王季之妃，太任，是由殷商娶来的，她是文王的母亲，又云：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子，大邦有子，暉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生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为莘，长子为行，笃生武王，保佑命尔，燹伐大商。”这是武王的母是莘国之女。关于这段文字，前代的学者，都看作一件事，以为莘国之女，即大邦

之子，为文王所娶的，周在文王已甚强大，若娶莘女，国际地位平等，何必如许尊拜之情，而周之称殷商，则屡曰大邦，（《尚书·召诰》）遐终大邦殷之命，《顾命》皇天改大邦殷之命）自称则曰小邦，（《大诰》与我小邦周）恐此诗所谓大邦，也是指殷商的，至颍天之妹，更与帝乙归妹一语，意义相符，缙者继也，太姒若为文王的元妃，为什么要说继，以前的经师讲不通，便想到太姒嗣徽音上去，以为她以继续太任的女事，这样的解释，恐怕诗义还不至如此遇曲罢！如果直讲为继配，则大邦之子，或死或大归，而后文王继娶于莘，遂生武王，文义便毫无扞格。”顾说甚是。予尚有一证。文王长子为伯邑考，而诗言长子乃武王，则武王为莘女之长子，而伯邑考之母别为一人。章太炎曰：“逖观东北徼外诸国，以贵种不可外传，故王姬或婚同姓勋臣，外戚之子孙其牀第媵妾健摄君袂之不如姊有征矣。”

上六：女承筐无实土封羊无血，无攸利。

夫夫妇不能合作，以供祭祀，承，奉也。卦，刺也，女无诚心，故奉筐而筐无实，士无诚心，刺羊而羊无血，乖离至此，家道伤矣。郑康成曰：“宗庙之礼，主妇奉筐米。”《杂记》：“成庙则衅之，饗人举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卦血流于前乃除。”《楚语》：“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其牛，卦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然则实谓米也。

三三 离下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丰，饮食之器，豆之丰满也。文王都丰，设灵台以测日，（详《释卦》）因其为地名，孳乳作酆，因其为土圭测日，上覆以草，孳乳作竈。《说文》：引易竈其屋，知其以观象为重也。

丰为文王建都之地，故《象传》谓君子以折狱致刑。

假，感格也，详莘卦，日影最长最短皆定于日中，而其结果不易，需长时间定之，故曰勿忧，假之，享于祖庙也。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主，火主也，吾邑呼为神灯，兼称木主。《史记》：“武王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配主，后稷庙中之火主也，测日之时，昼以观日，夜以观月，均宜在阴晴之处，夜入后稷之庙，见火主荧荧然，为深夜之象，虽旬无咎，下旬继续工作，则无咎而有进步也。罗振玉曰：“余编收卜辞，凡云贞旬无咎者，不下数百见，皆以癸日卜，自甲至癸为一旬，而于此旬之末，卜下旬之吉凶也，云旬无咎犹易言旬无咎矣。”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
蔀，郑作菩菩，小席也，以小席覆观象之处，日中可见北斗，吾人白昼在竹林中，亦可观此现象也。俘不知此为当然之情形，往观之后，杯弓蛇影，因得疑疾，发若者发礼而誓诺于神也。《檀弓》“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注云：“谓大夫发礼以往。”斗为建星所在，（详《释卦》）亦称北辰。《论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辰即震，为祀龙神，求子者，而辰又在测日斗建之上，崇拜龙神，崇拜生殖，与土圭测日，旨趣贯通，而会归于一。十余年来所见，无疑误矣，记其日月以自考焉，三十三年阴历十一月二十日，记于兴仁县。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

《九家易》曰：“大暗谓之沛，沫，斗杓后小星也。”《释文》“沛本或作旆，谓幡幔也。”肱即玄，《系辞传》：“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法者水平之仪器，吾于释《系辞》已证之矣。沛即法，犹废从发得声也，日食时置水盘于地，以观之，倍加显明，天气适宜时，可见天上小星，丰其沛，日中见沫，即谓此也。吾辈观测时，以手捧盘，古人有相同之情形，故历久而折其右肱非真折之，极度疲劳，肱几折断也。然则六二为观象于天，九三为观法于地耳。《释文》改作

旆，释为幡幔其功用与蓍重复，此不得其说而误改之也。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夷主，吉。

夷，古文作，灵台之桐女也。（详《释彖象》）历法以七十六年为一蔀（详《释卦》）由此得义。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观测有奇零之数，因而置闰，十九年七闰，气盈朔虚无余，命为一章。（详《释卦》）来章犹来年，下一章也，此一章未得完美结果，来章得结果而有庆誉矣。《孟子》“以待来年”。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

丰其屋矣，蔀其家矣，然虚设之而不从事观测，人由外而窥其侧门，其中阒无一人，至三岁之久，而不见景象，凶矣，阒静也，覿见也。

 艮下离上 旅：小亨，旅，贞吉。

《说文》：“旅军之五百人，从从从从，从俱也，𡗗古文旅。”古文旅谓俱止于某处也。卜辞象人执旗，人众有赏罚黜陟，故《象传》谓明慎用刑而不留狱。五百人为小规模之祭亨，是小亨也。”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琐琐，𡗗之借。《说文》“𡗗，贝声也。”琐则为玉声矣，古用贝为货币，途中𡗗𡗗有声，盗闻而生心，即来劫财，此其所以取灾也。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即，就食也。（详巽卦）《天官·掌次》：“朝祀五帝，则张大次小次，设重帘重案，合诸侯亦如之。”注云：“次谓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候处。”怀有资财，于次中就食，购买童仆而问于神也。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旅次被焚，童仆逃亡，卜向以为危也。《周礼·天官·掌次》“凡祭祀张其旅幕，张尸次。”在外且有祭祀也。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释文》“资斧《子夏传》及众家并作齐斧，张轨曰：盖黄钺斧也。”于旅店之处得其齐斧，此首领所失，为被焚所致，我心为之不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射雉亡其一矢，尚有保存，被焚之后，幸有此武器，故终有誉命以赏之，盖次之被焚，为敌人纵火，若矢无存留，危险更甚，观上九可以知之也。

乌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咷，丧牛于易，凶。

此王亥丧牛于有易之事。（详《释易》）先见乌焚其巢，以为野火，相视而笑，后知为敌人所纵，被人突袭而大哭也，咷，详同人卦。

 巽下 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说文》“巽，具也，从巛，巳声。”“𡙇，巽也，从顛，此易𡙇卦为长女为风者。”巽上从= P，罗振玉曰：“凡详书所称 P 字，考之卜辞及古金文皆作𡙇，象人跪。”巽象两人相随之跪，下从巛，卦之承盘也，从顛者，两人跪但见其头，又亦相同，跪者必伏。《杂卦传》“兑见而巽伏。”求神者必斋戒。《说卦传》：“齐呼巽，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齐即齋字，巽者神人之介。《乡饮酒义》“介僎象阻阳也。”僎即巽。《象传》“君子以申命行事。”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卦坛作法，旅进旅退，为武人贞福利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牀为地下之短几，武人跪于牀下，所用之史巫，纷纷然，此大规模之祈祷也，史，祝也。《燕礼》：“祝史师亦就其位而荐

频，颦蹙也，详复卦，颦蹙而祷于神，不敬，故吝。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周易》“事之成者大矣”

李鼎祚《周易集解》“案《谷梁传》曰春猎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田获三品，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庖。注云上杀中心，乾之为豆实，次杀中髀骼，以供宾客，下杀中腹，充君之庖厨，尊神敬宾客之义也。”引见桓公四年，注云：“上杀中心死速，次杀射髀骼死差迟，下杀中肠污泡，死最迟。”李所引语气未完当补入。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

先庚三日丁也，后庚三日癸也。《召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多方》“惟五日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顾命》：“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须林。”此丁癸为吉日之证也，丁癸卜问于神，以为无初而有终，前途无不利，可无悔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吉。

与旅卦当为一事，武人旅次被焚，丧其资斧之后，跪而祷之，卜问以为吉祥也，荀爽曰：“军罢师旋，亦吉于庙，迺斧于君。”云云。

下兑：亨，利贞。”

《说文》：“兑，说也，从几，合声，徐铉曰：当从口从八，象气之分散，《易》曰：兑为口为巫。”兑与说为一字。《学记》：“《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即商书之《说命》。《说文》又云：“祝祭主赞词者，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口为巫。”然则兑、说、祝为一字矣。《周礼·太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一

曰顺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小祝》：“掌小祭祀，将事候禋祷词之祝号，以祈福祥，顺丰年，逆时雨，宁风旱，弥裁兵，远阜疾。”《丧祝》：“掌大丧劝防之事。”《甸祝》：“掌四时之田，表貉之祝号。”《诅祝》：“掌盟诅类造攻说禴縢之祝号，作盟诅之载辞，以叙国之信用，以质邦国之剂信。”祝辞之可征者，有《仪礼》董仲舒救日月祝曰：“炤炤大明，泯泯无光，奈何以阴侵阳，以卑侵尊。”后世咒语，皆由此演变。咒，即祝之别体也，巫祝礼节烦重，须平时练习。故《象传》谓：“君子以朋友讲习。”《论语》：“学而时习之”。亦指习礼学礼也，巫祝之卦祭享卜问之外无他事，故仅用亨、利、贞三字，不赘一辞也。

初九：和兑，吉。

和为应和之和，与和平之稣有别。《小祝》“凡事佐大祝，大丧赞诔，设熬置铭。”又巫祝唱经，一唱而众和，亦和兑也。

九二：孚兑吉，悔亡。《大祝》“大师宜于社，造于祖，设军社，类上帝，国将有事于四望，及军归，献于祖，则前祝。”军归有俘而献于祖，则前祝，兑即祝也。

六三：来兑，凶。

《大祝》“来瞽令皐舞，相尸礼。既祭令彻。”注云：“皐读为祝皐呼之皐，皐者皆谓呼之入。”疏云：“经云瞽人拟升堂歌舞，谓学子舞人，瞽人言来亦呼之，乃入，皐舞令呼亦来入，故郑云来皐，皆谓呼之入也。”此于五礼属凶礼故曰凶。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宁即小祝宁风旱之宁，安定之也。《说文》：“商从内知外也，也从向，章省声。”又云：“向言之讷也，从口内。”祈祷之时口中讷讷有声，人听之不明晰，然可略测其心事，从内以知外，是商兑也。《释文》：“介疾，马云：大也。”《灵棋经》未宁卦，欠安之象，此太公诔丁侯，丁侯有大病而不宁，

谓人喜之也，详上爻。

九五：孚于剥，有厉。

剥，刻木录录也，详剥卦，将丁侯画于所剥之木而射之，丁侯疾有甚于前。

上六：引兑。

引象引弓之状，拔取其箭而赦之也。《金匱》云：“武王伐纣，丁侯不朝，尚父乃画丁侯于册，三月射之，丁侯病大剧。问卜者，占云：出示在周，丁侯恐惧，乃遣使者诣武王，请举国为臣虜。及以甲乙日，拔其头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己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丁侯病愈，四夷闻之皆惧，各以其賁来贡。”此卦有丁侯事作印证，字字有着，与睽卦司原逐豨，皆可遇而不可求，然已足证明《易》所记皆为当时之事实也，太公封神，社会流传，多以为荒诞不经。《俞曲园随笔》：引《金匱》及《史记》以明其有本，孰知其在《易》中大书特书哉？

坎下
巽上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涣，流散也，从水𠂔声，初文为𠂔。《归藏》作𠂔。《说文》：“𠂔，取𠂔也，一曰大也，从𠂔，𠂔省声。”取𠂔二字不易解，𠂔兼会意，非仅形声也。《诗·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汉书·地理志》作方灌灌兮，涣即灌。《吕氏春秋·贵直》：“管子束缚在齐，桓公使人以朝车迎之，被之以燎火，衅之以牺牲焉。”又《孝行览》：“汤得伊尹，被之于庙，爇之以灌火，衅之牺豭。”被除不祥，用火薰为燎，用水洗为灌，即涣，同由𠂔得义取𠂔者以手取水，或火被之也。故从升，在神庙中举行，故从𠂔，𠂔者，以目𠂔求于穴中也。吾邑于病人生疽者，因为白色，认为祸祟，以猫犬之骨秋之，秋即穉，爇之转音，汤爇伊尹以灌火，秋以灌火也，旧历除夕，以大木柴燃烧，终夜不息，吾邑称“𠂔岁火”。涣，即从此得

音，又谓烧水为𩇛水，𩇛亦从此得音也，𩇛为宗教典礼。故《象传》谓享于帝立庙。

假，感格也，详萃卦，祓除不祥，可以出行，故利涉大川，行宗教仪式，故利贞。

初六：用拯马壮吉。

壮，伤也。详大壮卦，以涣礼拯救马伤者而吉也，西医施外科手术，一面洗涤，一面祷告，又有“麦斯麦”术，则专重祷告，中国亦有之，名祝由科。《素问·移精变气论》：“古之治病，可祝由而已，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遇寒，阴居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屈之形，邪不能入，故可移精，祝由而已。”由者繇之借，祷祠也，孳乳为溜。《说文》：“溜，祝溜也。”拯马壮用祝由之术而𩇛之也。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

机即几，神所冯依也，牀中亦设几。《祭统》：“铺筵设几。”《孟子》：“隐几而卧。”神与人皆用几。《说文》

“奔，走也，从夭，𠂔省声，与走同意。”通作搬，奔其几，移去其几也，日者迷信某物在某方，可以作祟，移去则病可愈，或先事移去，亦不发生意外，故搬其几而无悔也。

六三：涣其躬，无咎。

以水灌其身也，耶教有洗礼。《马太福音》“有施洗的约翰出来，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忿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他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佛教用灌顶礼。《大日经》疏：“为令佛种不断故，以甘露水，灌佛子顶。”热带浴身，用水由头顶向下淋，佛教亦沿俗而灌之，非释迦所创也，惟用甘露水为不同耳。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集团举行涣礼，在丘山涣之，夷相女也。（详《释象象》）匪夷所思，非尸所存念也。《吕氏春秋·恃君览》：“渙其群元吉，渙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渙何以多贤，观管仲伊尹之事，可以知之矣。

九五：渙汗其大号，渙王居，无咎。

王者灌洗之后，汗出淋漓，上以大号，又于王居遍渙之，以被除不祥也，天竺国王登位时，以四海水灌于顶上，表示祝福，中国古礼相同。《檀弓》：“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居室落成而行涣礼也，旧注误。

上六：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渙其血，涂以血也，即衅牺犠之意。吾邑人于久瘧或病之缠绵不愈者，或以大血涂于额上，亦古俗之遗，逖，远也。吾邑人咒祸祟，祝其远去高飞，涂血之后，不祥去之，而且远出也。

艮下节：亨，苦节不可贞。

《释文》“节，止也，明礼有制度之名。”节从竹，符节也。《周礼·掌节》“掌乎邦符而辨其用，以辅王命，守邦节用玉节，守邦鄙者用角节，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金也，以英荡辅之，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节。”有期反节，至期则止，引伸为礼节。《荀子·礼论》“情貌之变，足以别吉凶，明贵贱亲疏之节，期止矣。”《太玄》：拟节为度。《象传》“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

苦节，节操之艰苦者也。《灵棋经》：苦节卦，乾阳之象。象曰：“居贫辛苦，无有门户，出入踟蹰，立锥无土。”乾阳性刚而有节操之象，志已定矣，何必卜问，故不可贞也。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自守节操，出入踟躇，不出户庭，可无咎矣。《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时不可出，则不出也。

九二：不出门庭，凶。

户为便门，私人出入，正门则为接见宾客之处。象曰，“不出门庭，失时极也。”人招隐而不肯出，以节自守，人将疑我陷我，凶也。傅青主被迫至于扶病入都，而终不肯出，几于凶矣。否塞之世，小人不愿人为君子，且有讥隐逸为非义者矣。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不守节而失节，则自嗟伤，虽与人无患，与世无争，亦无咎也，此招隐之后，而仍守节者也。

六四：安节，亨。

至此则槁木死灰，无用世之志，安居养性而已。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尚，上也，守之久，心安而甘之，过此以往，品更高尚矣。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前之苦节而卜问以为凶者，平安渡过，而无悔矣，自初爻至上爻，直述一事，初不出，二招隐，三至上亦有次第，不知所指为谁，武王或商容之间，或指商容与？

兑下
巽上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中孚得孚也，周礼师事“掌国中央之事。”故书中为得，孚，卵孚也，从爪从孚，音转为捕，妥音转为抓，吾邑呼孚卵为捕蛋，它即蛇，而读么丫，知妥转抓，六十四卦之孚，皆解为俘，俘旁之人本为后加，而既加之后，本义反被人忽略。《说文》：“孚，卵孚也，从爪从子，一曰信也”。许叔重已不能知之矣，然古义有不可掩者。《殷虚书契菁华》“孚人十，出五人，孚人十，出六人。”《小孟鼎》纪献俘之事，在成王二

十五年，字亦作孚，（详既济）易之成书在二者之间，俘虜之孚亦必作孚，此中孚之孚即俘之铁证也，此为武王俘商之卦。《周书》曾有记载，《世俘解》“武王遂征四方，俘人三亿万有二百，太师负商王纣悬首白旂，妻二首，赤旆，燎于周庙，用簋于天位。”汲冢竹书当作孚，束皙辈翻译改为俘也，鸟孚卵不失期，引申为信。《彖传》以孚为信，而有信及豚鱼之谬说。苏轼《韩文公庙碑》“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沿误日久，以为《易》之用意。似《庄子》海上狎鸥，不知鸥不畏人，人无伎心，可以狎之，而人之信豚鱼决不能知之也，由于孚之训信，凡有孚字之处，种种穿凿傅会。《彖传》之过不亦大哉？武王胜商，集俘于中，或杀或否，似现代之集中营。故《象传》谓：“议狱缓死。”《太玄》拟中孚为中。《玄》曰：“阳气潜萌于黄宫，信无不在其中。”扬雄已不尽知其义矣。

豚鱼吉，以豚鱼祭也。《楚语》“土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白虎通·五祀》：“祀中霤以豚，井以鱼，”在黄钟之中，故祭中霤以豚，井可阱人。（详井卦）俘或由阱而得，故祭井以鱼。王引之《经义述闻》已知豚鱼为祭品，不尽合本义，故未录，然可知以豚鱼祭享为事实，王引之不似苏轼为《彖传》所欺也。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荀爽曰：“虞，安也。”《仪礼》有士虞礼，注云：“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返，日中而祭于殡宫以安之。”俘之死者已葬而举行虞礼，礼毕饮燕，然以有蛇而罢之，它即蛇，详比卦，虞当指纣而言，普通人不为之行祭礼也。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相鹤经》：“鹤，阳鸟也，而游于阴，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淮南·说山训》“鸡知将旦，鹤知夜半。”周以夜半为朔（详释卦）为燕享之时，故用鹤起兴。《说文》：

“爵，礼器也，象爵（雀）之形，中有鬯，又，持之也，所以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是足也。”

靡，乐也。《史记·殷本纪》：“纣使师涓作新谣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司马相如传》：“扬雄以为靡靡之音，讽一而劝百。”此为凯旋后之大燕会，初九不燕，葬灭亡之君，无可乐也，靡旧训分，贵重礼器，不可以分人也。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俘得敌人之后，举行庆祝，或击鼓，或不击，有歌唱者，有喜极而泣者。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月几望，详大畜卦，饮燕而亡其马匹，非大事，故无咎。

九五：也孚攣如，无咎。

攣，拘也，手足拘攣，无逃亡之虑，故无咎。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曲礼》：“凡祭宗庙之礼，鸡曰翰音。”不曰鸡而曰翰音，指凯旋祭享而言。《说文》：“翰，天鸡赤羽也，从羽，韩声。”《逸周书》曰：“文翰若翬雉，一名鸚风，周成王时蜀人献之。”天鸡赤羽曰翰，又加音字以足成一名词者，或如小过卦飞鸟遗之音之类，以为吉祥也，翰音登天，或如高宗之雉登鼎耳而雊（详明夷卦）所欲知者，鸡与中孚有何关系？《牧誓》

“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妇指妲己，妲己以莘女为后，是翰音登于天也，商亡于此女，故周以为戒，卜问曰凶也。

艮下
震上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杂卦》：“小过，过也。”仅取经过之义。《象传》“山上有雷，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盖迅雷风烈必变，畏天之威，不觉其有越常情也。

《史记·周本纪》：“有火自上复于下，流为鸟，其色赤，其形魄云。”卦辞所言，即指此事，其声魄，故云飞鸟遗之音，自上复于下，故云不宜上宜下，赤鸟为兴周之端，故云大吉，然此种祥瑞，虽可祭享，不及享上帝祖庙之尊崇，故云可小事不可大事。

初六：飞鸟以凶。

火自上复于下，飞鸟因之而受凶灾。《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

《说文》“妣，殁母也。”“祖，始庙也。”赤鸟之喜讯，拟过始祖之庙，告之于君，却失道而过，其妣之庙，无意遇其臣，而不及君焉，此臣为谁，当即六五所谓公者，然则其周公、召公、太公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周人观测天象，对于日班，早有三足鸟之神话，（详《释易》）因此对于赤色之鸟，特为注意，当时偶见彤云流动，有似鸟形者，云飞屋顶之后，以为鸟已降矣，适有赤色之鸟在焉，遂以为神鸟而尊祀之矣。予曾见有赤嘴，赤足，尾长杂有赤毛甚多，极似乌鸦者，不知是否即周人所见，然可推知其误认之原因也，赤鸟所在不可轻忽经过，用心防护，敬谨畏慎，若或从而戕之，则凶矣。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不经过而偶然遇之，不可前往，往则危矣，戒之戒之，此言必须遵守，不须长卜问于神也，三四上皆丁宁告戒，若普通之鸟，必不如是也。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弋为雉之借。《说文》：“雉，缴射飞鸟也。”密云不雨，雨点停在空中，日光斜射，折光甚多，在地上遥见赤色，彤云飞动而有鸟形，正其时也，西郊周地也，公弋鸟见赤鸟取而供于

“穴中，需卦求雨亦在穴中，祖庙所在，六二之遇其祖，当即此穴中也。”《周易》云：“需，有孚，光临，王假，无咎。”《序卦》：“需，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是谓灾眚。”《否·畴离祉》。“九家注‘附也’。《序卦》‘雉，属也。’不能偶遇，而执意过之，为飞鸟所冯，则为灾眚。”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之。”既济，尽渡过也，行军渡水，常被截击，极为危险。故《象传》谓君子思患而须防之。

季历奉命伐鬼方，三年乃胜之，为时甚久，有胜有败，故云小利，卜问而以为初吉终乱，上六之濡首，即终乱也。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释文》：“茀，郑云：车蔽也。”《论语》谓武王乱臣十人，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周之军中有妇人，季历亦当有之，妇渡河而丧其车蔽，勿追寻之，七日可得也，七日详复卦。

《竹书纪年》：“武乙三十五年周公季历伐西落鬼戎”。《后汉书·西羌传》：“殷室中衰，诸侯皆叛，至于武丁，征西羌鬼方。”则伐鬼方为王季奉命而出师。《殷本纪》：“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徐广曰：“九侯亦作鬼侯。”鬼方为三大强藩之一，力量不小，故必三年而后克之。小孟鼎纪伐鬼方之事，在成王二十五年，其文云：“王□孟以□□伐鬼方，□□□□□□□二人，□或□□□□□栗孚人万丰八十一人，孚□□□□匹，□车□□两孚牛□百□□□牛羊廿八羊”。俘人至

万三千之多，尚在败后，则季历时之战必更烈矣。鬼方古作畏方，或作𪔐，作𪔑，作𪔒，皆为畏字，王国维《鬼方昆夷獯豻考》：“《春秋》《左传》凡狄女称隗氏者，而见于古金文中则皆作𪔒，（包君鼎、包君盃郑同隗鼎，芮伯作叔隗鼎，邓公子敦玉器皆如此作。）凡女姓之字金文皆从女作，而先秦以后所写经传则皆省去女旁，如己姓之己，金文作改，（苏魏改鼎苏公敦）作妃，番妃鬲虢仲鬲虢文公子敦皆女姓，非匹妃之妃）今《左传》、《国语》、《世本》皆作己字，庸姓之庸，金文作𪔓（杜伯鬲）今《诗》美孟庸矣作庸字，弋姓之弋，金文作𪔔（南旁敦），今诗美孟弋矣。”《谷梁传》：葬我小君定弋皆作弋字，然则𪔒字依晚周之列，自当作鬼，其所以作𪔒，当因古文畏作𪔕，𪔕作𪔖，𪔖旁之丫与𪔗旁之匕，所差甚微，故又误为𪔒，然则鬲𪔒二字之于畏字，声既相同，其出于古之畏方无疑。鬼方之名，易诗作鬼，然金文作𪔐，或作𪔑，孟鼎曰，王𪔐孟以𪔐𪔐伐𪔐方，其字从鬼从戈，又梁伯戈云：“𪔑方𪔒（即𪔒字）其字从鬼从支，二字不同，然皆为古文畏字，按大孟鼎畏天畏，二畏字上作𪔕，下作𪔖，毛公鼎愍天疾畏，敬念王畏，二畏字皆作𪔖皆从鬼从卜，卜与支同音，又卜字之所从，当为支之省字，而或从卜在鬼之右，或从支在鬼之左，此古文变化之通例，不礙其为一字也，从戈之𪔐，亦即𪔑字，凡从支从戈，皆有击意，故古文往往相通，如“薄伐獯豻”之薄。悦今毛诗作薄，虢季子白盘之“博伐”从干，不期女敦之“𪔑𪔒”从戈，师寰敦之“𪔑乃众”则又从卜，可知从卜从支从戈皆，可相通，则𪔐亦畏字也，其中𪔕𪔐二字见于周初之器，为字尤古，其后从卜之字变而作𪔑，从戈之字，变而作威，古威字从戈从女，邾公华邾公恽二钟字皆然，虢叔钟作𪔑，𪔑亦成形之变，而鬼女二字皆象人跪形，形极相似，故变而从女。上虞罗氏所藏古铉有“𪔑亡𪔑𪔑。”亡𪔑即亡畏，此𪔑威畏三字相关之证也。”《乾凿度》曰：“高宗者武丁也，汤之后有德之君

也。九月之时阳爻正位，盛德既衰而九三得正下阴能终其道，济能万物犹殷道中衰，王道陵迟，至于高宗内理其国，以得民心，扶衰救微，伐征远方，三年而恶消灭，成王道，殷人高而宗之，文王挺以校易劝德也。”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说文》：“繻，缁采色，从系需声，读若《易》繻有衣。”傅符之帛，以洁缁包。《汉书·终军传》“关吏予军繻。”苏林曰：“帛边也。”张晏曰：“符也，书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虞翻曰：“袽改衣也。”繻者作战之命令，而有败露，故终日戒也。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东邻殷也，殷祭重杀牛，西邻周也，禴为周之祀典，（详《释无》及观卦）殷杀牛不如周禴祭能受神福也。《殷虚书契后编》上六叶“祖辛一牛，祖甲一牛，祖丁一牛。”又二十五叶“父甲乙牡，父庚一牡，父辛一牡。”其杀之法不一，或沈（贞沈十牛）或卯，（武丁卯六牛）或兼用豕与豮，（妣乙豕一牢，豮三牢）或兼用豕与沈（妣乙豕五牛，沈十牛）或兼用豕与卯，（丁、豕五小牢，卯五牛）或兼用豕与豕（妣乙豕十牛豕十牛），或兼用豮与妣与卯，（辛巳卜贞豮三，大豕五，大卯四牛一月）或兼用卯与沈，（卯三牛沈三牛）以上用罗振玉说。

上六：濡其首，厉。

曳车之牛马濡其首，卦辞所谓终凶也。或曰：人饮酒濡首也，详未济上九。

坎下离上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未济，未渡过而留滞也，汔水涸也。《诗·有狐》“有狐绥绥，有彼淇梁。”绥即刀，行迟刀刀也，行军用车过河，先以舟为桥梁，今先水涸，有小狐踏之而过，亦拟强过之，（舟梁详

大过)而不知小狐之重量与车不同,此不知物性者也。故《象传》谓“君子以辨物居方。”济与不济,居,可居之方位也。

小狐过之,尚且濡其尾,车不可行,无所利也。

初六:濡其尾,吝。

吝,难行也,狐濡其尾,人更不可行也。

九二:曳其轮,贞吉。

用牛马曳车,卜问以为吉,以大过观之,用舟为梁,过河由舟上曳其轮,若有大桥,由桥上直过,不须卜问矣。古时设备不同,舟在水中,两岸有浅水,故既济初九有曳轮濡尾之事。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此水涸不能济,往则有凶,不如改道涉大川,不致为泥所陷也。

九四:贞吉,震用伐鬼方,有赏于大国。

《洪范》:“威用六极。”震用与威用同,大国指殷,与大邦同,(详归妹卦)赫然震怒,以伐鬼方,既胜而殷赏之也,以上九观之,非季历而为文王或武王矣。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伐鬼方有俘获,众君子之光,非独为主将一人也,立战功而尊崇将士之劳绩,亦人之常情。《诗·南山》“乐只君子,邦家之光。”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濡其首,非濡牛马之首,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是为人饮酒而濡其首矣。纣为酒池肉林,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牛饮池中,酒必淋漓满面而濡其首矣。《说文》:“是,直也,从日正。”失是,失日正也。《酒诰》“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庶邦庶事越少正御事,朝夕日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受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韩非子·说林上》:

“纣为长夜之饮，而失日，问其左右，尽不知也。使向箕子，箕子谓徒曰：为天下主而一国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吾其危矣，辞以醉而不知。”此饮酒失正失日之事，虞翻曰：“六位失正，故有孚失是，谓若纣沈湎于酒以失天下也。”纣以胜利得俘而饮酒至于濡首，而失日失正，其亡必矣。上九为纣事，则震用伐鬼方必非季历，而为文王或武王，而文王之成分较多。观成王时有伐鬼方之事，（详既济卦）则殷、周对于鬼方几于用兵不息，未济所纪，别为一事。纣以酒亡国，为兴周之良机，故于全书之末，而郑重言之也。

十二月二十二日释六十四卦，竟论之曰：易注皆以相传为主，其不合于易传者，不敢说也。《说卦》后出，已为事实。《彖传》专释引申义，背本逐末，其真能解易者，独《象传》耳。然而注家必求合于《彖传》，一句一字，必于《说卦》穿合之，易之真相淹没二三千年可惜也。注家但求合于卦象，不问其字句之能通与否，肢解而节桀之，而易亡矣。咸训感《彖传》之说也，九五咸其脢，虞翻曰：“四变坎为脊，故咸其脢”。上六咸其辅颊舌。虞翻曰：“四变离为目，坎为耳，兑为辅颊舌。”能合于《说卦》，而脢与辅颊舌无知之肌肉不能有灵感，不顾也。明夷之夷训份，《杂卦》之说也。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荀爽曰：“火性炎上，离为飞鸟，故曰于飞，为坤所抑，故曰垂其翼。”能合于《说卦》矣，伤明为人，不能有翼，不顾也。王弼注咸之九五曰：“脢者心之上口之下，进不能大感，退亦不为无志。”知其不通而加心之上以补足之，然而脢实在背而不在胸也，其注上六曰：“咸道转末，故在口舌，言语而已。”其言甚巧，然而感其辅颊舌，乃感通他人之辅颊舌而非以口舌言语感人，仍不可通也。其注明夷初九曰：“明夷之主在于上六，上六为至闇者也。初处卦之始，最适于难也，远难过甚，明夷远遁，绝迹匿行，不由轨路，故曰：‘明夷于飞。’曲解至此，仍不能通，盖飞爻在五，初爻潜伏

不动，以时位论，决不飞也。此粗浅事，先儒非不知，而不为改正。尊经之俗，将易过于着深，而又以孔子易传为之准则，不惟不加改正，直根本不置疑矣。欧洲黑暗时代，经院哲学，支配一切。汉武帝定儒为至尊，学术之范围，较前狭隘，以至于今，心理上之桎梏，牢不可破，此中国停滞之主因也。《象传》释本义，而注家不能尽明，大象所言，注家不通其意，多有存而不论者。《彖传》释引申义，注家误认为本义，作为解说之基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说卦》卦象有二种，有系统之卦象，原有之规定也，无系统参错不齐之卦象，则为后来之收辑。观《左传》、《国语》所载，太卜随事而断，递有增加，故其象多为上下经所无，注家不知，而倒果为因，求其密合，本卦不足而用互卦用旁通，再不足，则用大互，用卦变，甚且不得已而用倒互，如猎人之张网，然东西南北必有所获，此其术至焦循之，《易通释》而极矣，儒者不见天地之大全，滔滔者多侗愿轻信之人，理乱不知，国几不国，悲矣！

易传以《象传》最善，解说以郑玄、许慎最善，拟作以《归藏》最善。《御览》八十二引《归藏》“昔者桀筮伐唐而杪占于茨惑曰，不吉。”殷虚卜辞以唐为汤，而古书皆无有，周人盖无知汤之作唐者，则《归藏》为有据之古籍，而非伪作。（详《经子探原》）《玉函山房辑佚》《归藏》卦名之同于周易者，乾屯蒙讼师比履泰否同人大有观复颐大过离恒晋明夷蹇益困井革鼎渐归妹丰旅巽兑节小过未济三十四卦。坤为首卦，特作舆，以示别异，小毒畜即小畜，兼即谦，毋亡即无妄，大毒畜即大畜，诫即咸，遂即遯散，家人即家人，狼即艮，兔即涣，皆易知音。渙即需，蜀即蛊，牵即坎，瞿即睽，员即损，留即升，鼈即震，前人亦有定说。其分配未当者，马徒配随，宝即豫，僕配剥，实即随，分配豫，实即剥林，祸配临，实即噬嗑，所谓丛棘也。其有旧说未定，可由考证而知之者，耆老即临，大明即贲，无色则大明也，钦即大壮。《多方》“有夏

之民，叨愆日欽，剗割夏邑。”《立政》“帝欽罰之。”叨即刀，愆即鑕，二欽字，皆有伤义，即壮也，荧惑即解。《史记·宋微子世家》“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人君之言三，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星移三度。”移者用解禳之术也，规即夬，朱骏声谓规从矢从见，即夬之决拾也，夜即姪，卜辞有爽，与后同，字误作亦，夜从亦得声，汉官有掖庭，后所居也。荔从荔，同力也，岑霏即既济，霏从昨，雨会意，即霁，既济与岑霁义相近也，由其字之不同，正当可考究其卦名之本义，三易之一，尚有《连山》其书亡逸，无可考见。李过《西谿易说》（此书颇僻，予所见为商务四库珍本）元丰中毛渐奉使京西，至唐州，得三墳书于民家，中有山墳，天皇伏羲连山易，其卦爻大异，崇山君云，伏山臣云云，列山民云云兼山物云云，潜山阴云云，藏山兵云云，叠山象云云，其传云崇山君，崇其高，君之象也，云云。伏山臣，潜伏其山，臣之象也，云云。列山民，山有行，列民之象也，云云。兼山物，高下相兼物之象也，云云。浅陋鄙恶，无一毫之价值伪书中亦为最下之品焉。

吾释六十四卦，由社会进化史所得之诏示，而知《周易》之社会背景，与现代不同，由易传非一人所作之诏示，而不受易传全部之拘束，考证之法，汉学及考古学并用，材料以《诗书》、（今文）《周书》、《周礼》为直接证据，而以《史记》殷、周二本纪印证之，《仪礼》亦为重要之材料，而所记皆礼之节，又有助于考证者甚少也，就研究所得，每卦各纪一事，首尾贯串，一字一句，踏实不虚，并无若何神秘意味焉。

《易传》与孔门教学法

近人疑易传非孔子作，此言不全伪，亦不全真，周时竹简漆书，传抄困难，孔门经术口耳接受，至汉初箸之竹帛，孔子未尝作易传，然至汉初仅六传源流分明，易传中决有孔子讲授之成分，先即《史记》考之。

《儒林列传》：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西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本于杨何之家，《自序》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易至杨何八世，司马迁之父谈，从杨何受《易》然则《易》由商瞿至迁，凡十世迁为其嫡传，孔子实有学《易》之事。

《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论语·述而》子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晚而喜《易》”四字最宜注意，孔子早年学礼、学诗，中年周遊列国，归而正乐，修《春秋》，晚年倦遊，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遁而学《易》，与近代士大夫之逃禅，同为不得志之表现也。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而无《序卦》《杂卦》不足十翼之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云：史迁《太史公自序》：称《系辞》为《易》大传，盖《系辞》有子

曰则非出孔子手笔，但为孔子弟子所作，商瞿之徒所授，故太史谈不以为经，而以为传也，至《说卦》、《序卦》、《杂卦》三篇隋志以为后得，盖本《论衡·正说篇》河内后得，逸易之事。《法言·问神篇》易损其一也，虽春心知阙焉，则西汉《易》无《说卦》可知，杨雄、王充尝见西汉博士旧本故知之。《说卦》与孟京卦气图合，其出汉时伪托无疑。《序卦》肤浅，《杂卦》则言训诂，此则刘歆所伪窜并非河内所出。《说卦》方位起于土圭测日，其可疑之处，固不在此，然《史记》之文必无《说卦》钱玄同《重印新学伪经考序》云：《论衡·正说篇》云：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又《隋书·经籍志》云：及秦焚书，《周易》犹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案《论衡》所云：河内女子所得之逸经，惟逸礼为何篇至今尚未考明，逸书则东汉末之房宏，（《尚书正义》卷一引）《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序录》皆云是《泰誓》，《泰誓》之确为后得，非伏胜传书所有，今已成为定案。那么逸易是《说卦》以下三篇亦经隋志证明，亦得确定为后得，非田何传《易》时所有了。戴震云：《说卦》分之为《序卦》《杂卦》。严可均云：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得《说卦》一篇不数《序卦》《杂卦》者统于《说卦》。其说甚是，故韩康伯注本，《序卦》《和杂卦》均附《说卦》传内直至唐石经还是这样。《史记》所云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说卦》即为后出，则非司马迁所及见，然《左传》、《国语》所载卜筮皆用卦象判断，而卦象即见于《说卦》之内，而《彖传》《象传》亦有基本之卦象，则固有未箸于竹帛而为口耳相传者矣，康有为之意似以为《说卦》之外，《系辞》有子曰非孔子所作，而《彖》、《象》、《文言》则无此疑，不知《文言》亦有子曰，康氏失检。且《系辞》《文言》屡称易曰，则不附上下经之后单本

别行。《象传》有可疑之点，崔述《洙泗考信录》：《论语》云：君子思不出其位。《象传》亦载此文，果传文在前与？记者固当见之，曾子虽曾述之，不得遂以为曾子之言，而传之名言多，曾子亦未独节此语而述之，然则是作传者往往旁采古人之言以足成之，但取有合卦义不必皆自己出，既采曾子之语，必曾子以后之人所为非孔子所作也。

儒者学礼习礼，礼必有所立之位，《经子探原》已历言之，故君子思不出其位，为儒者恒用之语，而曾子偶述之，非曾子一人独到之见也。而《象传》此语为艮卦，不同之位，有不同之容止，与君子素其位而行之位相同，此与绵蕞之位有异，言各有当，非必相袋，然以为孔子所作则误矣。

《象传》亦有可疑之点，李镜池《易传探原》云：我们研究《彖》《象》二传比较其思想，释经之法，很有不同的地方，我敢断定他决不出于一人之手。

象传

同人 ䷌ 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

临 ䷒ 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大过 ䷛ 栋挠，本末弱也。

坎 ䷜ 维心亨乃以刚中也。

象传

六二：同人于宗，吝道也。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初六：籍用白茅柔在下也。

上六：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九二：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五：坎不盈中未大也。

《彖》说得位得中，《象》却说是吝道；《彖》说亨乃以刚中，《象》则说未出中，中未大；《彖》说是天之道，《象》则说未顺命，这是怎样解？若说是一个作者作的，这两传前后

不符，教人怎样去相信他的话？原来这两篇是两个人作的，至少是两个人。

我已证明《象传》释本义，《彖传》释引申义，《象传》作者比《彖传》作者高明，则所有之根据，又不仅上列四卦矣。

是故易传十篇，皆非孔子自作，《史记》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一句，为刘歆所窜入。刘歆窜乱《史记》，《新学伪经考》言之甚详。然后人终疑信参半，盖以此事为情理所不宜有，康有为谓：“古人总校书之任者皆有大权，能主张学术，移易是非，窜乱古书先征之今国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群书纪昀主之，算法则戴震主之，而《四元玉鉴》为中国算学最精之术，戴震于《测圆海镜》提要云：按立天元一法见于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数》中，厥后《授时草》《四元玉鉴》等书皆屡见之，则戴震必见其书，而乃不为著录盖欲独擅其术也。”尚有一更有力之证，康有为或不知，即知之亦决不言，《文学》载鲁迅得宋版《张文潜集》与四库本对照，凡文中有夷狄一类辞句，皆为纪昀改削，以媚清帝，若能得宋元明板本，一一对校，窜改必多，人人诵习之书，有骂夷狄者，纪昀未改非不欲改，知改之无益反露马脚也。然则刘歆之窜乱《史记》又何疑焉？抑有当说明者，孔子未作易传，学易则无可疑。钱玄同谓：“《论语》易字是古文家所改。《经典释文》云：鲁读易为亦，今从古是其铁证。”汉儒传注，于古字之假借者有“读若”“读曰”“读为”三列，段玉裁《周礼汉读考》言之甚晰，鲁读易为亦，乃以易为亦之假借，其本字仍作易非有力之反证也。

商瞿传孔子之易，仅有上下经二篇。易传为汉初诸儒所作可据《汉书》定之。

《艺文志》云：《易》上下经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注：师古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易传》周氏二篇注：字王孙也。

服氏二篇注：师古曰：刘向《别录》云：服氏齐人号服光。宜大杨氏二篇注：名何字叔元菑川人。一不取义

蔡氏二篇注：通卫人事周王孙。前《易》《史》于其自引林韩氏二篇注：名婴。是《史》其注前《易》于其自引林

王氏二篇注：名同。申曾刻以明者即前注是前《文粹》

丁氏八篇注：名宽字子襄梁人也。非，郑有人其前，限于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前交王元章·书》

《儒林传》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以下筮之书独不禁，故传授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徒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大中大夫，齐即墨成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丁宽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宽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诂举大义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宽授同郡碭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邱贺繇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学。此天《前交王元章·书》

章句施、孟、梁邱各二篇即上下经，为孔子所传之本，周氏、服氏、杨氏、蔡氏、韩氏、王氏六家，所作之易传，盖即释上下经者，故皆为二篇，否则无此相同之篇数也。《晋书·束皙传》记汲冢竹书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易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汲冢《易经》有经无传，更为有力之证。丁氏八篇，小章句当为二篇，易说当为六篇，六家易传别行或由施、孟、梁邱收集改订成为十翼因此三家各有易经十二篇，此在司马迁以后《史记》中不

宜有十翼也。

易传之义矛盾不一，周王孙诸人，有各人自己之意见，然大体传自孔子《史》《汉》所记传易之人皆为商瞿一派而不及荀卿，荀卿讲学于楚，刘向称其善为《易》而源流则不可考。《释文》序录“左邱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

《汉书·楚元王交传》“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诗》于浮邱伯者孙卿之门人。”此虽叙《诗》及《左传》而不及《易》，然可知荀卿为孔门之别派，故《史》《汉》不叙其受易之源流，而荀卿易学则《荀子》中班班可考。《大略篇》《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易》曰：复自道，何其咎，又云：夫礼者人之所履也。《修身篇》饶乐之事则佞兑而不曲。《天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又云：天行有常，又云：在天者莫明于日月。《臣道篇》不剥脱不砥厉，则不可以断绝，又云：尊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仲尼篇》满则虑谦，平则虑险，曲重其豫。

《礼论篇》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其义散乾《象》《象》《序卦》各篇知其异流同源不能谓为偶合。《吕览》《淮南》在荀卿以后，其义更为接近。《吕览·务本》云：《易》曰复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异，而动则有喜。《召类》云：史默曰：《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淮南·缪称训》：动而有益则损随之，故《易》曰剥之不可以遂尽，故受之以复。《人间训》《易》曰潜龙勿用者，言时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终日无

孔子之《易》汉初已逾六世，所含哲理，代趋微异，《燕京学报》冯友兰曰：《易》之《彖》、《象》、《文言》、《系辞》等是否果係孔子为此问题我们但将《彖》、《象》等哲学思想与《论语》里相比较，便可解决。我们且看《论语》所说孔子对于天之观念。

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

夫子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

子曰：吾谁欺，欺天乎？（《子罕》）

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

据此可知《论语》中所说之天完全系有意志的上帝，一个主宰之天，但主宰之天在《易》、《彖》、《象》等中莫有地位，

我们再看《易》中所说之天。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乾彖》）

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豫彖》）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复彖》）

天地感而万物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彖》）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系辞》）

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暂不必管，不过我们读了以后，我们即觉在这些话中有一种自然主义的哲学，这些话中，决无有一个能受祷能受欺能压人之主宰之天，这些话里面的天或乾不过是一个宇宙的力量，至多也不过是义理之天。一个人的思想，本来可以变动，但一个人不能同时对于宇宙及人生真持两极端相反的见解。如果我们承认《论语》上的话是孔子所说，又承认《易》彖象是孔子所作，则我们即将孔子陷于一个矛盾的地位。

两种思想矛盾不出于一个人，诚然诚然，不过这两种矛盾思想，何以同时出于儒家？孔子所生的社会，是极端迷信的社会，孔子本人也极端迷信。《春秋》中许多灾异，以现代的眼光看，是平常的事，孔子却大书特书，我们可以由此看出孔子的中心思想，也是出于巫祝的儒所必有的思想。《易》是肇端于天文家的，古代的天文家，一面以为天有常行，可以推算，是一个自然之天，即是义理之天。一面认为日食星变寒暖失时为天对人君的警戒，对人类的示威。《说文》以示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而礼、祀、福、禄、祿、祿、祿都从示，又是一个有意志的上帝，一个主宰之天，两个见解，同时存在，宇宙观与人生观略有偏重而已。孔子生于鲁，未习天文，就《论语》所记他一生用全力于礼乐也，似乎不懂得天文，晚年学《易》，有舍弃人生观，而偏向宇宙观的可能，但思想不能成熟，易传是成熟了的思想，是必须再经数传，始能作有系统的发表。

《古史辨》钱穆也将《论语》与《易》作比较的研究，他说：《论语》和《易》思想不同，现在姑且提出三个字来讲。

一、道：（一）是合理的行为，便是吾人应走的路，譬如如“君子之道”“父之道”“相师之道”等。

（二）是行为的理法，这是归纳一切合法的行为而成的一个抽象的意思，譬如“志于道”、“朝闻道”之类。

（三）是社会风俗国家政治的合于理法的部份，这是拿前两条合起来扩大了，譬如“文武之道”、“古之道”、“天下有道”，总之道只是我们人类的行为，其他还有一天道。子贡说：夫子之文章，是可得而闻的，夫子之言天道与性命是不可得而闻的，孔子常说及天命，却不敢说天命，所以然之天道。《系辞》上说的道，却截然不同了，第一：他是抽象的独立之一物，故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又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天地间的变化，照《系辞》说来，只一阴一阳，就完了，那一阴一阳便是道。《庄子》说：“道生天地神鬼神帝。”照《系辞》的学

说来讲天地鬼神也只是一阴一阳，也只是道。所以道是最先的，唯一的。《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又说：“道万物之宗，吾不知其谁氏之子，象帝之先。”《系辞》的道，与老庄的说法相合。第二：他把道字的含义，广为引申，及于凡天地间的各种异象故曰“乾道”“坤道”“天地之道”“日月之道”“昼夜之道”与君子小人之道等。道也与《论语》不同，这也是从一阴一阳之谓道一语里衍化而出的。

二.天：《论语》上的文字，是有意志有人格的，如“天生德于予”、“天丧予”、“获罪于天”、“天纵之将圣”、“天之将丧斯文”、“天何言哉”、“富贵在天”等这是一种极素朴的观念。《系辞》里的天字，却大不同了，第一他把天地并举为自然界两大法象，故说“法象莫大乎天地”，又说：“天尊地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易与天地准”天只是与地为类，是形下的一物。第二：《论语》上是用人事来证天心的，而《系辞》却把天象来推人事，所以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把天尊地卑来定君臣夫妇的地位，也是《系辞》里的思想，孔孟儒家并不如是。

三.鬼神：《论语》上的鬼神，也是有意志、有人格的。所以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系辞》上的鬼神又不同了，他是神秘的，唯气的，和《论语》上素朴的人格化的鬼神截然两种。他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故知鬼神之情状。”均用唯物的说明，绝不带先民之素朴迷信色彩，这是很显见的，所以张横渠要说鬼神者乃二气之良能了。再把《系辞》里单言神字的意义来看多似老庄书里说的自然。如云：“阴阳不测之谓神”，“神无方而易无体”，

“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等皆是。在《韩非子·喻老篇》有一件故事说：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功食禄于宋邦，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这一节话，可明白神与自然的意义。《系辞》说的“神者变化之道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等语，那只是形容自然的进化象天地造叶一样，后来宋儒不明白《系辞》里的神字，本是老庄自然的化身，偏要用儒家的心来讲，所以要求无思无为寂然而思的心体便不觉走入歧路。可见讲《易》是应细心分析的，明得神字即是自然，则自然也可利用，故要利用自然，不得不先知自然的真相，故《系辞》上又说：“精义以至用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又说“利用出入民咸用之之谓神”都是这个意思。老子里说的“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也就是《易》《系辞》里知几，《易·系辞》最高哲学思想，便在把自然界里，千变万化一并归纳于八八六十四个卦里面，叫人玩了卦象，便能知变利用到无不吉的地位，用卦象暗示，来希求人为和自然的合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精妙的理想，只可借他凭借的工具那八八六十四个《系辞》未免太拙劣了。总括的说，《易·系辞》的意思大体是远于《论语》而近于老庄的。

孔子热心做官行道，他的哲学，是统治哲学，用统治哲学迎合皇帝的胃口，以达做官行道的目的。易传的范围，着眼在全宇宙，所以说法不同，韩非说：“道理之也，物各有理，而道尽稽天下之理”事事物物，各有条理，名之为理，事物共有之条理则为道，孔子所谓道，只是社会之条理耳，至于一阴一阳之谓道，与现代理化尤合天之分别见前。《论语》之鬼神为祖光，与其伦理哲学一致，系辞之鬼神为雷电，为物神崇拜，神字从申，即古电字，帝出乎震，震为雷，太阳神，雷神，水

神，火神，均包括于电中，阴阳不测，无方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皆形容电者也。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指妖怪物魅，与自然毫不相涉，其思想视《论语》尤为朴素，钱穆全未了解矣。《易》起于土圭测日，哲学理论极为客观，所凭之六十四个工具，并不拙劣，近日进步之科学，并不远出其外，钱穆之谬误多矣。

孔子以经典教人，易不在内，《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论语》所记学诗，学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不及易，《荀子》虽有引易之文，然如《劝学篇》：“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此类文句，皆不以易并举，惟《礼记·经解》“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挈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易至是始取得经典地位，《礼记》引《易》亦独多焉，《坊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又云：“不耕穫，不菑畲”《缁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表记》“初筮吉，再三渎，渎则不告。”又云：“不家食吉。”皆易之经文也，《易》至此已盛行矣。郭沫若《金文丛考·八卦五行》云：“易之八卦，所托甚古，然可异者，彝器迄未有见，宋人书中，有所谓卦象卣者，凡二具，乃其一字之名，与卦象相似，其一作三（《博古》九卷十六叶《啸堂》上册二叶，《薛氏》三、二叶）又其一作卣（续考古图五卷一叶）按此仅与卦象似而已，决非卦象也。”

张抡《内府古器评》（上卷十七）以第二器之竖作者为渊卣，与鼎字相近云然，然亦必非渊字，古器铭中，凡作一二字之图形文字，殆即作器者之族徽，或花押，其字不可识也。卦象宜于作花纹图案，然于彝器之花纹中，决未有见。基本二卦之乾坤二字亦为金文所绝无，金文与天对立之地字，天地对

立之观念，事当后起，则乾坤对立之观念亦当后起矣。”

上册所举之龙、契二字，确为族徽，八卦本为驱邪之用，似现代之符录。现代金石或瓷器，未有以符录为花纹者，其事相类。战国之末《易》发展取得经典地位之后，然后可以作图案，故汉人有八卦洗（《西清古鉴》卷九）非古代绝无此器，惟较迟耳，☰☷为《太玄》之一方三州三部一家，即争玄器为新莽时所作，郭沫若不阅《太玄》，而言决非卦象亦太武断矣。

易传释《易》，非《易》之本义，欲明其故，须先之孔门之教学法，易本非深邃哲学乃卜筮之书，得有今日之地位，六经褒然称首，符号应用之展开为之也。欲明此理，当先知儒家讲学之态度，孔门教学，为举一反三，（《论语》：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闻一知十（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学术范围之扩大，全在于此。此则虽非孔子所独创，而运用特妙，秦汉诸儒，深知此意，汉武帝治学术以后，每况愈下，思想远不如前。然自易传以至清之焦循皆用此法，追朔本始，述孔门讲学之态度。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子贡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诗云》：“缙缃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礼记·大学》）
《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

《诗》：“云潜虽伏矣，亦孔子之昭，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至，君子之所不及者，其为人之所不见乎！”

《诗》乃孔门重要学术，故曰“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论诗，勿论其本义如何，皆引为人生哲学之佐证，故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子贡之告往知来，即为举一反三闻一知十之要诀，其实切嗟琢磨不即是乐贫好礼，素以为绚，不即是礼后，鸟止丘隅，鱼伏水内，鸢飞鱼跃，皆描写一种自然现象，止之至善与否，鸟不知也，鸢不知上察，鱼不知下察，潜伏孔昭，为诗人之忧心念乱，（下云忧心忡忡，念国之为虐）君子慎独，诗意不如是也，而犹有未尽者。孔子曰：“吾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毛诗·木瓜传》）十赋一诵（出复不暇，又云）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顺安万物，大圣之道几哉！”（《说苑·贵德》）又秦·赵世家本孔子曰：“吾于《河广》知德之至也，而久得，之各反其本，复诸古而已。”（《盐铁论·执务》）《木瓜》之投桃报李，乃礼尚往来，《甘棠》之思，召伯《河广》之望宋远于敬庙宗，反本复古无与也，求而孔子必云云者，其讲学之方，固如是也。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对曰：“夔人也，何其一足也？夔通于声，尧曰：夔一而已足，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三足也”（《国语·鲁语》）

“孔子与齐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来，言周庙燔。’景公出问曰：‘何庙也？’孔子曰：‘是釐王庙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诗》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为人必报以德，祸亦如之。’如釐王变文武之制，而作玄黄，宫室舆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庙，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无乃绝乎！故殃其庙以章其过也。’左右入报曰：‘周釐王庙也。’景公大惊起，再拜曰：‘善哉！圣人之智，岂不大乎？’”（《说苑·权谋》）







《说文》：“夔，神魑也，如龙一足，从父，象有角首人面之形，古。”《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名曰夔。”是夔果为一足，哀公之问不误。唐虞历史多神话，夔龙辈者神话中人物。孔子将神话历史化，故曰乐正夔一而已足，然而非事实也。釐王之庙，偶然被焚，而孔子以诗证之，若天人之际，真有历历不爽者，然而天道不尔也。《论语》：“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考之《说文》社从木，从示，从土。《书》有用命赏于社，不用命戮于社之文，栗即从栗得义，形声兼会意，宰我之对不误，而孔子讥之，儒家曲解文字久矣。何待后人哉？”

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句倨，而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川之谷不疑似勇，懦弱而微达似察，受污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盛不求满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尔也。”（《说苑·杂言》）

子张曰：“仁者何乐乎山也？”孔子曰：“夫山者，苾然高，苾然高则何乐焉？山，草木生焉，鸟兽蕃焉，财用殖焉，生财用而无私焉，四方皆伐焉，每无私予焉，出云风以通乎天地之间，阴阳和合，雨露之泽，万物以成，百姓以飧，此仁者之乐乎山者也。”（《御览·地部引《尚书大传》）

君子之观水，仁者之乐山，爱其风景之伟大，幽美，水之有德，山之不私，其个人主观偶然之感想，然而非君子所计及也。

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事，从一从千会意。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说文》）。王天下所归往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董仲舒曰：“古文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

也（《说文》）士之构造，金文相同，甲文未见，然从士之吉作，非推十合一矣，而从士之牡，其右旁作上，从十（「古为十字」）从一，反为士之所以者合，士，金文作，甲文作，均似且字，与牡之所以从又不同矣，王甲文作，金文作，王，吴大澂以下为古火字，火盛曰王，德盛亦曰王，郭沫若以为牡器之象形，姑不且论，而非从一贯三，则可断言，且姑冯句鑑“佳王正月”王作，则以一贯四矣。孔子论士，盖以推广其由博反约之说，其论王为推广其“一贯”“赞化育”之说，造字者不如是矣。《说文解字》：「士，从一，从止。」

孔子观于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有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欢曰：吁！恶智满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聪明水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圣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荀子·宥坐》）

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者何也？“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孔子曰：“恶！赐！是何言也，夫君子岂多而贱有，少而贵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缜栗而理之也，坚刚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自珉之彫彫，不若玉之章章，《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荀子·法行》）《说文解字》：「玉，石之美者。」

器之满则覆，以其重心在上，玉之贵以其量少而质温润，此自然之势也，持满之道，非器之所知也，玉之有德，非君子之所计也，器与玉必不如是也。《说文解字》：「器，器之名。」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触王舟，止于舟中，昭王太怪之，使聘问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实，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获之，此吉祥”其后齐有飞鸟，一足来下，止于殿前，舒翅而

跳，齐侯大咄之，又使聘问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沟渠，天将大。雨于是如之，天果大雨，诸国皆水，齐独以安，孔子归，弟子请问，孔子曰：“异哉！”小儿谣曰：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应也。儿又有两两相牵，出一足而跳曰：天将大雨，商羊起舞，今齐获之，亦其应也。（《说苑·辨物》）

有鸟九尾，孔子与子夏见之，人以问？孔子曰：“鸛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鸛兮，足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长兮”（《绎史·孔子类记四引衍波传》）

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也？”对曰：以丘之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蜺蛭，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贙羊”（《国语·鲁语》）

此类事有渲染，其应验不必近真，然必有部分为真实。孔子博物，非见而知之，乃闻而知之，且有闻之歌焉谣者，其法今日目为怪妄，而当日且以是称孔子为圣人矣。

孔子曰：“船非水不行，水入船则其没也，故曰：君子不可不严也，小人不可不闭也。”（《说苑·杂言》）

孔子见罗者，其所得皆黄口也。孔子曰：黄口尽得，大爵独不得何也？罗者对曰：黄口从大雀者不得，大爵从黄口者可得。孔子顾谓弟子曰：“君子慎所从，不得其人，则有罗网之患。”（《说苑·敬慎》）

孔子曰：“鸛爵争善，处于一屋之下，母子相哺，区区焉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决上栋焚，鸛爵颜色不变是何也？不知祸之将及之也，不亦愚乎？为人臣而不免于鸛爵之知者，寡矣。”（《吕氏春秋·士容论·务大》）

孔子谓子夏曰：“汝知君子之为君子乎？”子夏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御览》六百二十引《尸子》）

喻言尚多，不具引，此非独孔子也，周、秦、诸子、均喜用

大》。言天不伐地，地不伐人，人古，为天之天，矣。重言
不土是地，次地而圆天，次曰重地，圆曰重天。《圆天·系彖
重天始，周易符号应用之展开(上)。由说不立象四
，由说式成象非，次曰重地始，而不而精式以人古地，圆曰
古吾而，说式王系内辞传，而其补立成象，说式成象始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乾凿度》云：“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郑注“轻清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天地未分以前，为一团混元之气，后则分而为二，与康德之星云说无大异，惟不及其透澈耳。星在古人心目中不甚大，故不能特占一位置，不产生星云说，不足怪也。现代研究地质，知最重之原子在地心，渐轻者渐在上，至砂土而划一阶段，地面之上，为氧碳等，最上则为氢。郑注所谓轻清为天，重浊为地，与现代暗合，则又为康德辈所未言矣。日之大非古人所知而以之属于天。《中庸》：“今天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因而以天地为两最大之形体，天高而上，地低而下，上之有天堂为神所居，下之有冥府为鬼所居。《诗·大雅》“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天堂也。《左传》隐公元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冥府也。此为必然产生之哲学，若如现代知地为球而旋转于空中，地下亦有天，决不意为冥府矣。天所包为恒星之聚团，并非实体决不意为天堂矣，然此为社会群众之思想，天文家有专门之常识，不如是也。《楚辞·天问》“天有九重孰营度之？”九重者以轨道言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共有七重轨道，不动之北辰，为宗动天为一层，地一层共有九重，实际只有八重，比如现代居宅楼上呼为二楼，再上为三楼四楼，连地面共计之也。然此说已为群众所误会，以为天为入之架屋，真

有九重矣，天之形状，古人以为圆形，地则为不可知者。《大戴礼·天圆》“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天圆而地方，则是上下四角之不掩也。”此亦天文家之常识，天循圆周转，故天道曰圆。地则古人以为静而不动，故地道曰方，非地为方形也，假如真为方形，则如立体几何，球形内有内接正方形，而吾古人以为上下四角之掩矣。

帝制时代，君贵臣贱，以天尊地卑，为其哲学根据，此社会意识之反映也。希腊古代哲学，脑最贵，统治全身，余者皆贱，因之聪明人统治愚蠢人为最合理，聪明与愚蠢，是不能平等。《易》中君子小人，以地位分，不以德行分，凡有地位者，皆有德行也，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为时代意识非能历久而不变者也。男为阳男性刚，兽之牡，鸟之雄亦刚。女为阴女性柔，兽之牝，鸟之雌亦柔。天地日月则情形相反，天体柔，地体刚，阳光和煦，而阴气寒肃，和煦似柔，寒肃似刚，然则阳刚阴柔者本为男女两性之称，因以推及于天地，不言其体而言其德，著不息者天，著不动者地，常久而不变，天刚地柔之理于是成立。崇拜生殖与土圭测日两种不同之体系，此作《系辞》者之苦心，亦作《系辞》传者之伟大也，断截分也。虞注“方道也”。《淮南·诠言训》“五者无废，而几乡方矣。”注“方道也”。《庄子·齐物论》作“五者圆而几乡方矣。”方与圆对，指八卦之位，以地言之，物者日月星辰风云之属，（详《经子探原》）《周礼·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变其吉凶，以星土变九州之地物，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类聚群分而吉凶生也。《天·篇》。《说文》“永天垂象见吉凶，三垂日月星也。”《乐记》疏引郑注“象日月星辰也，形，草木鸟兽也。”草木、鸟、兽之变化，人所易见，辰者北辰为不动之宗动天，终古不变化，而郑亦列于天象变化之中者，测日月之变化，立北辰为极（详《释

卦》)四时变化,以辰而知之。然此无与于人事之吉凶,日月星之变,则为天之以吉凶示人,草木鸟兽之妖祥。如《汉书·五行志》所记者为地之吉凶示人,故于吉凶生矣之后,而继述天象地形之变化矣,然而如京房以卦气值日,则如四时之运行,有定者,亦认为有吉凶之分矣。

《淮南·天文训》:“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易专一,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

《乾凿度》云:“易者所以经天地人伦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气以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乐记》疏引郑注“君臣尊卑之有贵贱,如山泽之有高卑也,动静雷风也,类聚群分谓水火也。”合而观之,无余蕴矣。

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

郑康成曰:“摩,迫也。”盪,动盪也,刚柔在此处专指乾坤,地静而天运行不息,相接之处必相摩迫,而万物之动,亦均为刚柔相摩,不摩则不动也,由是而八卦互相动荡。虞翻曰:“鼓、动、雷、震、霆、艮、风、巽、雨兑也,日离、月坎、寒乾,暑坤也,运行往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故一寒一暑也。”所言至今皆为真理,惟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今日之观点,为稍异耳,盖月绕地球而行,与寒带之有寒无暑,热带之有暑无寒皆非所知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易成位乎其中矣。

荀爽曰:“男谓乾,初适坤为震,二适坤为坎,三适坤为艮,以成三男也。女谓坤,初适乾为巽,二适乾为离,三适乾为兑以成三女也。”古人不知精虫卵子之分,混称为精。曰“男女

构精。”男精包女精成男胎，女精包男精成女胎。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即有此种理论，惟託于狐闻之女仙耳，理论为哲学所支配，此亦最适之一例也。《春秋繁露·通失之道》：“天地之阴阳当男女人之男女当阴阳。”大始太始也。《九家易》曰：“始谓乾稟元气万物资始也。”《说文》云：“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阳之始有阴，阴之始有阳，而最初之太始，则为阳，此乾道也，君先臣，男先女，为社会意识之反映。荀爽曰“物谓坤任育体万物资生。”万物皆生于地，为坤所作，成显而易之事也，易知有二，前者训变易，后者训容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此易知也，厚土载物，此简能也。《中庸》：“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知变化之道则不主故常，易则易知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简则易从也，变化之物各从其类则有亲矣，生物不已，物皆资之，则有功矣，夫其亲爱者必久而愈密，其功勋必委绩而光大，以人论之，则可久者莫如贤人之德，可大者莫如贤人之业，天道人事一以贯之，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得天下之理者知贵贱之位，故曰成位乎其中。荀爽曰：“阳位成于五，阴位成于二，五曰上中，二曰下中，故曰成位乎其中也。”此言小误，中者易简之中，非卦位之中，荀所言，为“成位之中”非“成位乎其中”，中在位之外，非位之内也。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设卦以观天象，非观天象后再拟之而作卦，此言最为重要，人鲜注意及之，设卦者设土圭，观象者观日月之象以闰月定四时岁也，先设卦次观象，次系之辞，而明其吉凶，由天象之变，以明人事之变化，不过刚柔推而已。姚配中曰：“刚柔者立本者也，谓画，推，推究也，推刚画之九，推九之柔（之往也），推柔画之六，推六之刚，（亦训往）故相推九六画之变，由变而化则阴阳易”。天道人事卦画各明一义，然卦画之变化，乃由天道人事所得之暗示焉，易全部为动的哲学，变化

由刚柔之矛盾而相推也。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象也。

得则吉，失则凶，由其显于卦象者而推断之。惠栋曰：“悔者忧之象，既忧则悔亡矣，吝者虞之象，不虞渡则吝生矣。”吝，恨惜。避，难行也。《说文》：皆引《易》为证，知必兼此二义矣，变者向前进展之变动，化者向后退减也。《孟子》：“且待化者无使土亲肤。”人死为化，老字从人毛七亦衰退之象也，以卦言之，阳爻在初三五为得位，二四上为失位，阴爻反之。干宝曰：“忧虞未至于得失，悔吝不入于吉凶。”荀爽曰：“春夏为变，秋冬为化，息卦为进，消卦为退。”荀爽曰：

“刚谓乾，柔谓坤，乾为昼，坤为夜。”此以卦言之，推其本原则在测日时，昼之阳光为刚，夜之昏黑为柔也。郑曰：“三极三才也”《周书·小开武》“三极：一维天九星，二维地九州，三维人四左。”左即佐。《京氏易传》：“一世二世为地易，三世四世为人易，五世六世为天易。”六世当即指游魂归魂以所变，由一世至五世而止，无六世也，六爻之中，一爻变为一世，一至二变为二世，一至三变为三世，一至四变为四世，一至五变为五世，一至五变而四反不变为游魂，由是下卦不变，为归魂（详《展开中》）是所谓六爻之动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所变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居即踞，古人席地踞坐，燕居闲居无事之时也，安居无事，则观易之卦象而玩味其卦爻之辞，有事则玩其所变之卦，而玩味其所占之新辞，盖卜卦之时，除阳全得七阴全得八不变者，仅本卦外（详《展开中》）其余一卦可变七卦，所谓六爻之动也，既变之后，合本卦与之卦之辞而详玩，如《左传》《国语》所记者多矣，自天佑之，与受天之祐同意，卜辞则言“受又”又即佑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是故列贵贼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大小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彖者卦辞，述一卦之总象，爻则就卦中之六画言之，爻本宜用不变之七八而易中阳爻称九，阴爻称六，筮法于九六则变，故曰言乎变也，悔吝者指事有疵无大害也。《吕览·侈乐》

“弃宝者必离其咎。”注“咎殃也。”《诗·伐木》“微我有咎。”传“咎，过也。”欲事之无咎须善补过也，孰贵孰贱视爻所处之位。王肃曰：“齐犹正也，阳卦大，阴卦小，卦列则大小分，故曰齐小大者存乎卦也。”吉凶之辨，由卦辞爻辞而明之，介即个。（详《经传释词》）虞翻曰：“介纖也。”《参同契》纖介不正，悔吝为贼，震动也。事虽无咎，尚有小疵，心动而悔之也。姚配中曰：“卦有微显阴阳故有大小，辞有吉凶悔吝，无咎之别，故有险易。”易平易也，之往也。如《左传》所载乾之姤，观之否等卦之所云即事之所占辞为指出之。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及终故知生死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虞翻曰：“准同也，弥，大，纶，络。谓《易》在天下，包络万物，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故与天地准也”。天地风雷观于天文所得也，山泽、水火，察于地理所得也。《礼记·祭义》“以明幽明。”注“幽明谓日照昼，月照夜。”天文地理昼夜观察不同，故知幽明之故。王弼曰“死生者终死之数也。”《大戴礼·本命》“但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说苑·杂言》“死者，死者民之终也。”宋衷曰：“说舍也。”《释文》“反郑虞作及。”姚配中曰：“易之在物自始及终，穷则变，变则化，此终而彼死，此死而彼生，阴阳消息各有舍也。”周

人于月有生魄死魄之称，则死生之义，由月魄引申，终始之义由四时引申，春夏秋冬终有始也。郑康成曰：“精气谓七八也，游魂谓九六也。”《易纬·是类谋》“精气谓七八，游魂谓九六。”《京氏易传》亦有游魂归魂则精神游魂确指卦爻言之，《乐记》疏引郑注“游魂谓之鬼，物终所归精气谓之物，物生所信也。”信伸也，物者妖祥鬼魅日食星变俱括在内，拙著《经子探原》考之甚详，不赘。《淮南》“禹生于石”。谓禹为人精血入石所化，吾邑至今尚有人血入石成精之迷信。《左传》“石言于晋”木石之怪曰罔象，物神教时，木石为人祈祷之对象，或者禹之母向石求儿以血滴于石上，后来生禹即以为石所生，与伊尹生于空桑之传说同有历史背景，此精气为物之一例。昔人不知此义以为石不能生人妄改为禹生于石组矣，苾弘碧血化为元龟亦此类游魂为变，如公子彭生豕人立而啼。《墨子·明鬼》所载杜伯、庄子仪之事甚多。《中庸》“鬼神之为德也，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体物者，凭物而寄于物之中，指精气游魂也。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大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易道由于天地自然之道所启示，故能与天地相似，不违，顺其道而行，不与自然违反。《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荀爽曰“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郑康成曰：“道当为导”，不过，不差忒也，旁薄也。姚配中曰：《孟子》曰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不流者谓鬼神溥行周而复始非流而不反所谓周也。”《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惧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戒惧恐惧不欺鬼神守分安命随时听天故不忧也，坤厚载物，仁厚人之秉地性也。《论语》“仁

者乐山。”星命家谓土多者性仁，亦古义也。“仁者爱人。”人故能爱矣，过，超越也。天地之化，皆在易理中不能超越于其外，然贵贱小大吉凶悔吝又曲成万物而不遗，成者万物自有其成功也，昼夜之道，刚柔消息也，通乎此道是智慧之所从出矣。

千宝曰：“否泰盈虚者神也，变而周流者易也，言神之鼓万神无常方易之应变化无定体也。”方处所也，神无不在，不能专指某一处，故神无方。《诗·行苇》“方苞方体。”注“体成形也。”吉凶悔吝，随事而所示不同，故无体也。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万事万物不出一阴一阳之两相对待，天地父母男女善善恶上正负老少美丑，一切一切数之不尽，皆可以“一”“-”相符号表之，命为一阴一阳道者即此一阴一阳之错综互制而相成。《老子》所谓“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也。《韩非子·解老》“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一事一物各有其条理，万事万物之条理综合观之，则谓之道，道是体，动作是用先有体而后有用，故曰继，凡用皆善，故曰继之者善也，而其成就此善者则物性使然也，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残害之事，层出不穷，然自物之本身言之，则为保存其生命善也，而此情被残害之物，又各为适宜之演进亦善也，见仁见知各随其性情学识而有不同之了解，真理各见一方，任何学术，均无错误又大宇宙中，自星球至地上皆为此九十二种原质所构成，而此九十二原质又为氢所构成，氢为一阴电子绕一阳电子之质，所有物质，皆为此阴电子及阳电子构成，一阴一阳之谓道，今日且有科学根据，此与真理各见一方，拙著《万有乾坤论》详为论证，其理甚长，不多述。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不能了解，不曾注意，二义兼而有之。《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

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惠栋曰：“见仁见知贤知之过日用不知愚不肖之不及，一阴一阳道之全也仁知合乃为君子之道。故《大戴礼·诰志》云：子曰仁知合而天地成，天地成而庶物生。”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至哉坤冲曰：“万物皆成仁功著也，不见所为，藏诸用也。”《荀子·天论》“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侯果曰：“圣人成务，不能无心，神道致物，寂然无情故无忧也。”荀爽曰：“盛德者天，大业者地也。”无有不包，是谓富有，新种日生，是谓日新，生生之谓易，生生代燹，而变易不已。《淮南·精神训》云：“生生者未尝死也，其所生则死矣，化物者未尝化也，其所化则化矣。”在天成象，故成象谓之乾，在地成形，形者法天而生，故效法谓之坤。姚配中曰：“数九六，六爻之动，三极之道，故极数谓由画推之变阳极于九，阴极于六也。”知未来之吉凶也，通而变之使民宜之，易之事也不测不可事先测度也。《中庸》“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科学进化，向来不可测度者而今能测度之，雷电昔以为神而今不神也，印度有大疑不决令其人食神前来供米，唾液沾润者无罪，乾燥者有罪，今知为心理之变化，心恐惧则唾液减少，曾子之母啮指而曾子心痛，今知为母念子过切，发散电波血统同则有相同之呼号，起电波感应也，不测之神，日渐减少，然宇宙之大，构造之细不能尽知终有不测者在矣。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

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旁溥同流，无远弗届，沛然莫之能御也，其在途者则又非不可御而似不羁之奔马，寂静而纯正矣，天地之间，道无不在，庄子言道在稊米，道在瓦甕，道在溺屎，可知其备矣。

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宋衷曰：“乾静不用事，则清静专一，含养万物矣，动而用事，则直道而行，导出万物矣，一专一直，动静有时，而物无夭瘁，是以大生也，翕犹闭也，坤静不用事闭藏微伏应育万物矣，动而用事，则开辟群蛰，敬导沈滞矣，一翕一辟，动静不失时而物无灾害，是以广生焉。”此语虽有理，然稍有牵强，友人廖君谓指生殖器而言，专本作击。《说文》云：“小谨也。”男生殖器萎缩时为小谨之状其动也专，举起时则伸直，其动也直矣，女生殖器平静时两唇相合，其静也翕，动而与男接或生育则张开其动也辟矣，广以面积言，男生殖器举时粗大，是大生也，女生殖器扩张时容量甚广，小孩亦可产出，是广生也，情形完全相合，乾坤虽不专指生殖器然其理论由生殖器所得之启示，则无疑矣。不然天运而左旋，何以见其直，地广大无裂口，何以见其辟耶？易之广大由天地而来，故配天地，变通由四时而来，故配四时，阴阳之义由日月而来，故配日月，乾易坤简之善则以人之至德配焉，人法天地者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之所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论语》：“子张问崇德修愿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文王有取天下之志，演易明否泰之义（详释六十四卦）是崇德也。广业广其王业也，知崇德而先事后得，卑礼事纣，其崇者文王之效天，其卑者文王之法地，而变易之道，

（易代革命之事）行乎其中矣，在狱演易，潜居养性，是为存性，由存性而求生存，是谓存存，道义由之而出焉，所谓门也。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者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圣人作易画卦之人也，天下之事至繁赜简化之，归纳之推求其公例，六十四卦六十四公式也，天下之事，不尽皆天地风雷山泽水火也，拟事之形容，象物之所宜，人事之变动，观其会通，制为典礼，命巫祝执行之（详《经子探原》），卜筮亦典礼之一，故《周礼》有太卜，于是系辞于卦爻以断其吉凶，观于龟甲之每事必卜，及《洪范》所载，卜筮且为典礼之最大者矣，爻者效也教也，圣人以爻教人效法也。至赜之事，非丑恶而无法则，至动之事，非纷乱而无礼制，作易者拟之卦象而后言，占易者议其吉凶而后动，一拟一议以成卦爻之变化焉，以下数条举例。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者，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可不慎乎？鸣鹤在阴，中孚九二之爻辞，拟之之辞，子曰以下，则议之之辞也。爻辞以鹤之倡和比人饮酒时之倡和，并无他义，孔子引而申之，此种引申，因事因时而不同，所谓变化也。郑康成曰：“枢户枢也，机弩牙也。”君子与荣辱以言行为之枢，而言行之发，则如弩牙也。荀爽曰：“艮为门，故曰枢。震为动，故曰机。”中孚三五可以互艮，二四可以互震，然苟说太泥，不悟此言为举例以明变化之道，非《易》之本义也。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例同前，孔子之言，仅释同人二字，于号笑无关，同人九五之辞，仅谓士兵畏商人势大而号咷既战胜则又笑也，其利断金，谓同心之人有坚强之志，其锋利可以斩断金属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措诸地而可矣，藉用白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例同前，大过初六之意，用茅藉桥以渡，孔子释之，物薄而用可重则引申义也。

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例同前，谦九三之意，仅为劳问灾歉，此则引申更远矣。

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乾上九之辞，例同前。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节初九之辞，例同前。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解六三之辞。《释文》：“冶，郑、虞、陆、姚、王肃作野。”郑康成曰：“饰其容而见于外曰野，言妖野容仪，教诲淫佚也。”《荀子·修身》云：“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卦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①

(一) 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郑玄曰：“衍，演也。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五行气通，凡五行减五，大衍又减一，故曰四十九也。”章氏丛书荀汉微言：

“周髀算经商高说圆方勾股之术，而云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生也。若无勾股重差，无以准望高下，禹之治水，非此不理，是九章已具于禹时矣。易系辞大衍之数五十，有用四十有九。孔广森说以勾三股四弦五为本，五十即并勾股弦三方之数。四十九即勾股并而自乘之，数，五十与四十九较，一即勾股较股弦较之数，其说当矣。名之曰大衍者。《说文》衍，衍训行水，禹治洪水，决江河使东注海，此所谓大衍也，以禹使广用勾股故遂称勾股术曰衍云尔。”司马迁报任安书，汉书五行志，俱云“文王演周易。”变衍为演，演训长流，文王更用勾股术于土圭测日，而推广其义。太炎体撰录大衍说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列积埤垛，积五十有五。令诸数皆平方，于末层十之下际距角作一横线，两角各作斜线，上引相遇于首层之顶，则埤垛截为圭形，其广十正纵亦十，以半广求正纵得五十，此大衍之数所由生。以列数乘方求差，则五十必穷，而四十九不穷是何也？五十之半为二十五，析半则中间必空，四十九逆数至一，共分脊之位亦值二十五，则二十五得为中数。取二十五之前一数自乘与后一数自乘，其差一百，递前后各二三四五数自乘，其差亦递为二百三百四百五百。唯后二十五之数值五十，前二十五之数无，以五十自乘求与之相较，而差二千五百者，唯无之自乘耳。五十无对，则其用自穷。虽然五十不可掩也。取二十五递前后诸数相并，无不为五十者，唯五十无可与并，是以五十不自用而用四十九也。非徒五十不自乘，二十五亦不自用也。有二十五前后列数，故分而为二以象两，二十五不自乘，故曰挂一以象三，欲而累，爻中言卦皆累，皆积而累，然。卦数类何余，卦八

二十五递前后各数自乘相差表：（五递数五递天（一））

24 ² = 576	26 ² = 676 (差100)
22 ² = 484	28 ² = 784 (差300)
20 ² = 400	30 ² = 900 (差500)
18 ² = 324	32 ² = 1024 (差700)
16 ² = 256	34 ² = 1156 (差900)
14 ² = 196	36 ² = 1296 (差1100)
12 ² = 144	38 ² = 1444 (差1300)
10 ² = 100	40 ² = 1600 (差1500)
8 ² = 64	42 ² = 1764 (差1700)
6 ² = 36	44 ² = 1936 (差1900)
4 ² = 16	46 ² = 2116 (差2100)
2 ² = 4	48 ² = 2304 (差2300)
0 ² = 0	50 ² = 2500 (差2500)
23 ² = 529	27 ² = 729 (差200)
21 ² = 441	29 ² = 841 (差400)
19 ² = 361	31 ² = 961 (差600)
17 ² = 289	33 ² = 1089 (差800)
15 ² = 225	35 ² = 1225 (差1000)
13 ² = 169	37 ² = 1369 (差1200)
11 ² = 121	39 ² = 1521 (差1400)
9 ² = 81	41 ² = 1681 (差1600)
7 ² = 49	43 ² = 1849 (差1800)
5 ² = 25	45 ² = 2025 (差2000)
3 ² = 9	47 ² = 2209 (差2200)
1 ² = 1	49 ² = 2401 (差2400)

今累取之数，则前后两数自乘之差，必为中间之数之四倍。累取五数，则递前递后两数自乘之差，必为中间一数相乘之八倍，余可类推也。然则累而成奇数者得有中数，累而成

偶数者无之，是故五十不可用，而四十九可用。他数累以成奇数者取其中位，则前后自乘之数，悉有震坎，然唯以二十五为中数者，前后相差自一百二百以至二千四百，皆继齐明书不假筹策而知，是故四十九以下，一切累成奇数亦不可独四十九便于用。”太炎以自乘方解用四十九，合于土圭之法，而勾股相乘亦用自乘相加减，其理易明也。此论筮法，易之筮用蓍。“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周髀云：“数之法出于圆者，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折矩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其外平其一矩。环而共盘，得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五十即积矩之数。孔广森所谓“并勾股弦三方之数。”犹未密合。“既方其外平其一矩。”即太炎截堆垛为圭形之数也。列积为堆垛之数，五十有五，郑玄之说更为有据。此卦之德。《管子·轻重戊》“虚(fú)又作宐伏，姓。戏作九九之数以应天道。”天道曰圆，即蓍德，故虚一不用。马融曰“易有太极，北辰是也。北辰居中而不动，其余四十九，转运而用之，分而为二，象阴阳两仪也，挂一以象三，日月星也。《说文》“示天垂象见吉凶，三垂日月星也。”天象悬挂故象之也，揲阅持也。虞翻曰：“奇所挂之策，扚所揲之余，不一则二，不三则四也，取奇以归扚，扚并合卦左手之小指为一扚，则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故归奇于扚以象闰也。”京房曰：“再扚而后布卦。”挂京作卦。虞翻曰：“谓己一扚复分卦如初揲之，归奇于扚(lè)，两指间相连处并挂左手次指间为再扚，则再闰也，又分扚揲之如初，而挂左手第三指间，成三变则布卦之一，爻，谓己二扚，又加一为三，并重合前二扚为五岁，故五岁再闰，再扚而后挂。”天数五，一三五七九，地数五，二四六八十也。详下：

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荀爽曰：“阳爻之策三十有六，乾六爻皆阳，三六一百八

十，六六三十六，合二百一十有六也。阴爻之策二十有四，坤六爻皆阴，二六一百二十，四六二十四合一百四十有四也。”阳老于九以四揲之，得三十六，阳爻之策，阴老于六，以四揲之为二十四。阴爻之策也，三百六十当期之数，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举成数言之也，大衍之数象太极两仪三光四时，象闰象期，若非出于土圭测日决不能有如是之关联也，此义之晦久矣，皆知其然，莫知其所以然，六十四卦阴爻阳爻各半，共三百八十四爻，阳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六乘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阴爻一百九十二，以二十四乘之，得四千六百零八，相加得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以当万物之数。《庄子·秋水》：“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

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营度也。荀爽曰：“营者谓七八九六也。”姚配中曰：“《太玄》玄图云：极为九营。《大玄》自一至九为九营，则七八九六为四营可知。《太玄》义本此，陆绩以分二挂一揲曰归奇为四营，案再扚后卦，不止于四，且云成易，自宜谓七八九六，下云十有八变成卦。”十有八变成卦者，无论老阳少阳老阴少阴（即七、八、九、六）每爻三变，六爻十有八变也。（详附注）卦爻辞皆只记一事，明一义，占者随事触类引申，不必死于句下，此为占易最重要之事，注易则不能如此。黄鹤楼孔明明卖文王神课，触机判断，亦学得圣人触类引伸之法，天下之能事毕于此矣。《中庸》“鬼神之为德也，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德行指鬼神言之，显者神之现化也，吾邑谓神之现化有灵验者为显圣，寺庙中多有“威灵显应。”四字横额。《秦诅楚文》“告于丕显大神巫咸。”此风亦古矣，道神为一名辞。《荀子·礼论》“郊止乎天子，社止乎诸侯，道及士大夫”。注“道行神也。”《谷梁》：定公

元年：“雩者为旱求者也，求者请之，古之神人有应上公者，通乎阴阳，君亲帅诸大夫道之而以请焉。”道为祭名，应上公即道神。《说文》：“嬭，《甘氏星经》曰太白上公，女妻曰女嬭，（音（前）星象名）。”上公非名，尊称也，应上公即《山海经》之应龙，周所祀之龙神也。《释文》：“祐荀作侑。”酬酢，出行而往来酬酢也，知神之德行，则可以酬酢而侑神矣，子曰知变化之道云云，则上文非孔子之言明矣，与以也（详《经传释词》）可以酬酢侑神也。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故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虞翻曰：“圣人之情，见乎辞，系辞焉以尽言也。”动则观其变，故尚其变，制器尚象见下，象者，法象非物象，器，制度法术，详下。卜与筮不同，卜用龟，筮用蓍，易用筮，而不用卜，此混言之也，占即比即卜辞之因，其后乱蓍乳为稽。《洪范》之稽疑也，占蓍乳为詹。《楚辞》有詹(zhān)何，任太卜之职者也，因蓍乳为咎卜辞因《易》作无咎，咎古音读稽也，问焉而以言问之于神，而以吉凶告人也。《释文》“向又作响”。命而证验吉凶，如响之应声，言其速且确也，来物未来之祸福人受灾祥也，无论远近幽深之物莫不知之。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

参杂入之也，俗称搀杂，吾邑读若餐，五之本义，非数，交五也，小篆作𠄎。《左传》“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以士卒交五编之也，参伍以变，即前所云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在卦位之中，其形为米以其数错综之也。《淮南·泰族训》《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参五，何谓参五？仰取象于天，俯取象于地，中取法于人，此之谓参制君臣之义父子

之亲，夫妇之辩，长幼之序，朋友之际，此治之纲也。”此引申义。《律历志》“传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易》曰参五以变，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而元气转三统五行于天其于人，皇极统三德五事。”此亦引申义于易无涉，观前引论历法之文，可知矣。天下之文，人文也。彖传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通爻之变，知人事之吉凶，遂成天下之文矣。极其数，尽一切之物象，遂能定天下之象矣。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虞翻曰：“天下何思，何虑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故无所为，谓其静也专，谓隐藏坤初，几息矣，专故不动者也，感动也，以阳变阴，通天下之故，谓发挥刚柔而生爻者也，至神谓易，隐初入微，知几其神乎。”《论语》“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无息无为，天道之不言也”。感者人以精神感召之也，天下之故人所占而易尽通之故神。

天易，圣人之所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四人之道四焉，此之谓也。”

郑康成曰：“研喻思虑，几微也。”唯其含蕴极深，故占者之志，无不可感通而求其指示，而人之所作所为，易尽能通晓之，唯其预见几微，故天下之事，得其指示，而底于成，而人事之几微，终能在易道无思无为之中，各有成就焉。道不可须臾离，鬼神亦体物不遗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凡以感通之而已矣。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为而作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耆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先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矣！是以明于天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

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

《京氏易传》：“初为阳，二为阴，三为阳，四为阴，五为阳，六为阴，一三五七九易之数，二四六八十阴之数。”天阳地阴，故天一地二，云云，易至六而止，而人以两手合为十，故类推之而曰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本极寻常解释，而天地之道以用一至十数目演化，有似于以数目弄玄虚矣。印度有数论师，而希腊亦有毕违斯哥一派，盖天地自然之理，常有数可寻，此其故已寓于原子构造中，故天文学亦有波得定律，吾在《万有乾行论》中论之甚详，近代如牛顿、爱因斯坦诸家且专就算式中寻哲理矣。郑康成天一生水之说，纯为一种数学符号，盖水之位为一六，非阴非阳。然京氏云：“阳三阴四，位之正也，三者东方之数，东方日之所出，又圆径一而开三也，四者西方之数，西方日之所入，又方者径一而取四也，言日月终天之道，故易卦六十四分上下，象阴阳也。”三为东方之数，为木。四为西方之数，为金。与郑说仍不冲突，则一为北方之数，二为南方之数，京氏亦必与郑氏同矣。吾人所渴欲知者此种深奥之哲理，何故以数目综计之？大衍之数全象历法，何以有取于天一至地十诸数耶？以京氏之言考核，东方之数三，其源出于圆径一而开三，西方之数四，其源出于方径一而取四，前者即现代之圆周率，后者即平面正方形。以《大戴礼》所记，知当时有圆天地方之说。于是以三配天以四配地，帝出乎震，八卦以震为首，又震为长男，可以继承天位，于是三之配震为有据，兑为少女，与长男各立一端，于是四之配兑又为有据，而七八为一之象，九六为易之爻，又数之不可少者也。十数之中，方圆皆有一，共有七数，所欠二五而已，二五又卦爻之所有，所欠者十而已，而十为成数，推一合十（《说文》士推一合十）不可阙也，奇为阳，偶为阴，于是有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合者，推一合十也，于是以二配南方之离，中女

也，以一配北方之坎，中男也，又因地方，只能配四正，而不能配四维，六七八九无可位置，于是按男女配合之法，而奇偶相配，六配一，七配二，八配三，九配四，极自然矣。而五与十，《月令》疏引郑注亦谓“天五生土于中，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京氏所云分上下也，吾前《释卦》，知土圭测日。载《周髀算经》而京氏圆三径一，围四径一之说。《周髀》各有一图，则此数仍出于土圭矣。

虞翻曰：“以阳辟坤，谓之开物，以阴翕乾，谓之成务。”冒覆也，包有之也，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一生二，二变而为八，八变而为六，三生于万物，而可以道生一统也。人各有志，而以一通之，天下大业，而以一定之，事有疑难，而以一断之，一者易也，其要五十有五之数，互相参合而已，普随时随事有不同之指示，而人不能测之，故其德圆而神，源于周三径一，源于天也，卦爻辞先为制定，而能曲应事务，故其德方以知，源于围四径一，源于地也。姚配中曰：“易不可见，六爻之义明而易道著，故易以贡谓简易变易不易之道，以爻明也，书曰尔母以剑冒贡于非几。”惠栋曰：“《祭义》曰：昔者圣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也，是圣人以此先心之义。”神道设教密不示人，卜筮有秘祝（详释易）《国语·周语》“夙夜基命有密。”《礼记·孔子闲居》“夙夜其命育密。”圣人有位之称，圣人之吉凶即民之吉凶，故吉凶与民同患，然民之吉凶，不一定为圣人之吉凶矣，其神明足以预知未来，其智慧足以储藏已往之经验。《释文》“杀，马、郑、王肃所戒反。”衰也，神武而不衰聪明睿知人也。《中庸》“唯天下至圣，唯能聪明睿知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圣人上明天道，下察人事之故知有神物如易者，创立卜筮之法，预示民以日用之吉凶，礼记礼器注“戒散斋也。”开国之君无不託言祥瑞，为神明所佑，以镇定人心，已

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此皆周秦古训，然则两仪谓阴阳地。《吕氏春秋·大乐》“太极出两仪，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有知不见之见，不闻之闻，无状之状者则几于知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谓之太一。”其言更为明晰。《左传》文公六年“树之艺极”。《考工记·匠人》“置艺以县。”注“艺古文臬假借字。”艺极臬极也，盖立土圭时，树臬于圭上，指北辰不动之处以为极，从事观测，以为标准，故圭臬有标准之训，天地元气浑然弥纶于大宇宙，而以北辰之处，为之提纲，故曰“太极元气，函三为一。”太极以臬极言之，太一，以宇宙言之，由太一而分阴阳，阴指月阳指日，所谓“阴阳之义配日月”也，易从日月会意，易之变易以日月为大，由是而生四时，故四象为四时，阴阳谓之仪者，指观测日月之仪器言之。《后汉书·明帝纪》注：“仪谓浑仪以铜为之，置于灵台，王者正天之器也。”测月之仪，为八尺之臬，（详释卦）测月之仪为恒，有大版贯柱而出（详恒卦），故月宫之神名为姮娥，避文帝讳称嫦娥。汉宫人有常仪即姮娥，亦即恒仪也。四时谓之四象者，春为东方，震也，苍龙之象。夏为南方，离也，朱鸟之象。秋为西方，兑也，白虎之象，冬为北方，坎也，玄武之象。易之卦既託之于伏羲，而伏羲即苍龙，汉墓雕象伏羲以手承日，女娲以手承月，下为苍龙白虎，啣环系组，（均详《释易》）可知两仪四象之关联。下文“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在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陆绩注云：“鸟兽之文谓朱鸟白虎苍龙玄武四方二十八舍经纬之文也。”其所云即为四象，明矣，由是而生八卦，月三日初，生魄，震“☳”象也，八日月魄再生兑“☱”象也，至十五日月魄盈满，乾“☰”象也，月过十五而光渐消，谓之死魄，十七日月初缺，巽“☴”象也，二十三日缺更多，艮“☶”象也，二十九日消完，坤“☷”象也，离“☲”象太阳之黑点，日之精也，其传说为日中有三足鸟，坎“☵”象太阴

之阴影，月之精也，其传说为月中有蟾蜍，（详纳甲及《释易》）八卦不专象日，而象月者多，盖阴历之制定，取决于月象之盈缺也。观《尚书》《周书》有生魄死魄之记载，则知此事为周所注意，于是而四象生八卦之义明矣，周敦颐于太极之上加无极，以统天地，夫有形生于无形，乾坤安从生？故曰有太加易，无极与无不同，质能互变，能可变成物质，（详《万有乾行论》）能为无极，质则大及也。八卦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定吉凶人之事业，知所趋避，而渐光大也，观象于天，观法于地，四时往来，寒暑代谢，莫大乎天地四时也，日月星皆悬象而著明，而日月为大，富贵不限于功名利禄。今之江湖卖卦者，曰正财，曰偏财，曰贵人，此崇高莫大乎富贵也，我刻他为财，相合为贵，易中富贵之说，与平常异义备物制用，指爻庖羲之王天下，至盖取诸夬一段，探颐索隐，钩深致远者，圣人以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拟之象之，即所以探索钩致之也。郑玄曰：“凡天下之善善恶没之众事皆能定之，言其广大无不包也，亹亹没没也。”刘向曰：“蓍之言耆，龟之言久，龟千岁而灵，蓍百年而神，以其长久，故能辨吉凶也。”姚配中曰：“大当作蓍《释文》莫善本亦作莫大，是《释文》本作蓍，案《汉书·艺文志》公羊注《白虎通》《礼运》注皆引作蓍，作大者因上文而误。”（d+n）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神物蓍龟也，仰观俯察，效法天地之变化。《乾凿度》云：“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变之究也，阳动而进，阴动而退，故阳以七，阴以八为象，阳动而进，变七之九，象其气之息也，阴动而退，变八之六，象其气之消也。”郑注云“象者爻之不变动者，九六爻之变动者一变而为七，是今阳爻之变，八变而为六，是今阴爻之变，二变而为八，是今阴爻之

象。”此天地之变化，而圣人效之也，效之以数，所以执简而驭繁焉。宋袁曰：“天垂阴阳之象以见吉凶，谓日月薄食，五星乱行圣人象之，亦著九六爻位得失示人所以有吉凶之占也。”河图洛书，详《释图书》，则之者则倣以著易，非画卦也，象有四象，谓七八九六，非天之四象也，系彖辞于七八，爻辞于九六，所以告人以吉凶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有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祸福无门，惟人自召，不可专仰于鬼神，履信思顺则吉，否则凶也，故引大有爻辞以终结之。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乾坤其易之蕴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桓公读书于堂上，而斫轮以为古人之糟粕，盖最精之言无所不包，非惟书不能尽言，即言之亦不能尽意也。故《庄子》谓“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试以代数言之，两数之立方，其公式为： $(a+b)^3=a^3+3a^2b+3ab^2+b^3$ 此种公式决不能举例，举例则为数学，举其一而遗其全矣，然尚非最完备之公式，其完备者如： $a \cdot x^n + a \cdot x^n \cdot b^{-1} + a_2 \cdot x^{n-2} \cdot b^2 \dots \dots b^n$ 然此亦非道也，此式不过合乎几何三角微积分之用，而非无所不包之公式矣。

夫易者一般之公式也，言不尽意立象以尽之，情实也，伪虚也，人事之情，伪六十四卦可以尽之。《太玄·玄推》曰“离乎情者，必著乎伪，离乎伪者，必著乎情。”非阳则阴，离者不外乎变，故设卦可以尽之也，系辞举其例而已，凡辞之所未有者可以类推之，故可以尽其言也，事至穷极则变，而为反

对物，此通例也。而易则以阳之阴，以阴之阳，变而通之，以尽利焉，鼓之舞之，卜筮之时，崇祀神祈，既舞且鼓，以尽精神之感通。荀爽曰“鼓者动也，舞者行也，言阴阳消长，三百八十四爻，动行相反，以尽易之神也。”试看野蛮人之祭中，印证以中国之古礼，则知鼓舞之足以尽神，为占者言也，非论易也，若荀氏所言与变而通之为复矣，易道尽藏于乾坤之中，故曰易之蕴也，无论何种事物，皆为两相对待，即乾坤成列，易主张对待之变化，故立乎其中也。《参同契》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设位列阴阳配合之位也，乾坤毁则无以见易，对待消灭，则无矛盾，无矛盾则无运动，（详《万有乾坤论》）无运动则无进化，万事万物入休止状态，如月球之现况，则乾坤几乎息灭矣。火之灭为息，从息得义，温度消灭地球死亡，作易者若或知焉，其公式亦神矣。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是故夫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变而通之，是天道之大者也。变而通之，其道者不可见，不可言，有情无形是在形之上，然道又为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为形而上者矣。“形乃谓之器。”故器为形而下，变化者改进无用为有用，去其不适，留其适者，故曰裁。达尔文进化论易中已略具端倪矣。《素问·微旨大论》“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五常政大论》“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其一致也。”九六之变，阴阳之所以裁成也，往来不穷谓之通，推而行之则尽利矣。陆绩曰：“变通尽利观象制

器举而措之于天下，民咸用之，以为事业也。”

圣人见事物之繁颐，而得其吉凶之仿佛，纳于卦爻之中，象之而已，非直比之也，直比之则不足以为公式而尽物宜矣，天下之动观其会通，分之至简，各立典礼而行之。《周礼》一书无所不有，皆存巫祀享祀之内（详《经子探原》），可知易之所谓典礼也，未占之先行其典礼，既占之后用系辞断其吉凶，故谓之爻，爻者效也，交也，卦爻通而交之，人则效法天地也，天下之赜至多，而皆存乎卦之中，天下之动至复，而皆存乎辞之内，遇事化而裁之而不固执，存乎变也。推而行之，而不拘滞存乎通也。惠栋曰：“圣人幽赞于神明，而生著，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埋头苦干默而成之，当机不失，不言而信，存乎个性之行动矣，德，得也，各人所得不同，今言个性或本能也。物亦有之，猫能捕鼠，庄子谓之狸德，著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亦此义若以道德释之则迂矣。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变通趣时者吉凶贞胜也，天地之道贞观也，日月之道贞明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一卦不成足以成象，八卦各有方位，成有排列，而风雷八象在其中矣，八卦不足以尽事，重为六十四，一爻变而卦即变，其总变为 $64! \times 64!$ 足以尽天下之事，而爻在其中矣，以刚推刚，以刚推柔，以柔推柔，以柔推刚，推之则动，而变在其中矣。虞翻曰：“系彖象九六之辞，故动在其中，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者也。”又云：“动谓爻也，爻者效天下之动，爻象动内，吉凶见外，吉凶生而悔吝著，故生乎动也。”易之根本，不外一刚一柔而以“—”“--”象之，变而通之。随时不同，趣时者也，吉凶者卜问之趋吉而避凶，求胜利也。天地之道不可知，而观其日月星之垂象以知之，卜问其可观者也，日月常见，有蚀则明，损而凶，故日月之道，由其明与否，而卜问之

也，天地之动，万古不变。《中庸》：“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貳，则其生物不测。”不貳则一矣。《乾凿度》：“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变之究也，乃复变而为一。”天地之道极其变，而仍归于一，故贞夫一也，贞在本篇仍作卜问。《彖传》则解为正矣。夫乾确人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象此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民，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日月为易，乾示人以象，确然易矣隤块也，地之生物，大块之土而已，故甚简也，所以谓之爻，以其效法天地也，所以谓之象，描写天地之物象也，此均指天地，卦之爻象，动乎内，而事之吉凶，见乎外“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治乐。”故功业见乎变也。《韩非子·五蠹》论之详矣，圣人之情，于卦爻之辞见之，欲人之吉凶，而守其分位也，生生不息为天地之大德，好生之德尚为狭义也，钟鼎彝器皆为传国之宝。《说文》“古者货贝而宝龟。”龟亦宝也，然皆非大宝，大宝者位而已。郑康成曰：“持一不惑曰守。”《孟子》“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则民亦畔矣。《大学》“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古人亦知聚人需财，惟不知其为根本动力耳。荀爽曰“尊卑贵贱，衣食有差，谓之理财，名实相应万事得正，谓之正辞，咸得其宜，故谓之义也。”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荀爽曰：“震巽为雷风，离坎为日月也。”《九家易》曰：“艮兑为山泽也，地有水火五行，八卦之形也。”荀爽曰：“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雉，之属是也。”《九家易》曰：“谓四方四维八卦之位，山泽高卑五土之宜也。”荀爽

曰：“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也。”“乾为金玉，坤为布釜之类是也。”八卦为宇宙哲学，无所不包，上文所言，系八卦构成以后之分配，其简单原则，为一阴一阳，天地鸟兽物宜人身，皆有之，此其最伟大之发现也。

人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器用之发明，由民众经验逐渐改良，制器尚象必无其事。《西游记》红孩儿之风火轮取象于易，似与家人有关，然不能因为发明飞机，此亦最可笑也，作者自觉不妥，故用盖字以疑之。虞翻曰：“离为目，巽为绳，目之重者为罟，故结绳为罟。”离二四互巽，故以巽为绳，然三五互兑，何以不取之，而另制一器乎？此说本无用，就易言易则亦述之。马融曰：“取兽曰佃，取鱼曰渔。”

庖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京氏曰“耜，耒下耨也，耒，耜上句木也。”姚配中曰：“益互坤田，巽震为木损，兑为毁折，损反成益，故斫木揉木巽在上为耒，震在下为耜”。诸家不能言之成理，姚不引旧说而自释之，然益之二四互坤，犹可说也，斫与揉在《说卦》中仅有兑为毁折一词，可以牵合，于是不得已而想出倒卦，益反成损，䷗下卦为兑，可以为毁折矣，然又嫌其作损也，则圆之曰损反成益，易中何处有倒卦曲解至此，亦可伤矣。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虞翻曰。“离象正上，故称日中，艮为径路，震为足，又为大涂坎水艮山群珍所出，震升坎降，交易而退，噬嗑食也，市井交易饮食之道故取诸此。”二四互艮三五互坎，所释未出范围之外，然日中为市，即西南各省之赶场，世界各国人烟稀少之处皆有之，彼无八卦特何取乎？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

利。三。郑康成曰：不天而致，天而致，天而致，天而致。

此一节为错简是以自天佑之句已见前。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三三”。前有脱文，当接使民宜之之后。郑康成曰：“乾为天，其色玄，坤为地，其色黄，故玄以为衣，黄以为裳。”《诗·缁衣》“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绿衣》“绿兮衣兮，绿衣黄裳。”郑所言皆合，然垂衣裳谓其端拱，无为非谓其始制衣裳也。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三三”。

剡木为舟，即独木舟也，剡锐利也，巽为木为风，坎为水，木在水上为舟，此极自然。然注又因楫为手所操而以三五互艮释之，以说卦艮为手也，然艮为山，山上有木有水又何以不言取之以作水锥水磨乎？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三三”。虞翻曰：“否上之初也，否乾为马，为远，坤为牛为重，坤初之上为引重，乾上之初为致远，艮为背，巽为股在马上故乘马，巽为绳，绳束缚物在牛背上故服牛，出否之随，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字字有着其说巧矣，然互卦倒卦不足解释，又用卦变。（详《展开中》）而卦变不足以尽之，仍取三五互巽，此真滴水不漏矣。服牛乘马之利，起于王亥（见前）其时尚无八卦将何以说之乎？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三三”。郑康成曰：“豫坤下艮上九四，休震又互休有艮艮为门，震为日所出，亦为门，重门象艮，又为手，手持二木以相敲，是为击柝，击柝为守备警戒也，四又互体坎，坎为盗，又以其卦为预有守备则不可自佚”。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三震艮相合。姚配中曰：“艮为小木，互兑为毁析故断木兑为口臼之象艮止于下震动于上震，出巽入春之象也。”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离，兑相合，姚配中曰：“离为弦，互坎为木，多心为弧，离为矢，火动而上泽动而下，发矢之象也。”

上居穴居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盖取诸大壮。☳震，乾相合。

姚配中曰：“大壮反遯，☶遯乾艮相合为穴居野处，反成大壮，故易之宫室，震木在上故上栋，乾在下，故下宇，宇屋簷，象乾之覆也，《诗》曰：“风雨攸除，君子攸孚。”又以倒卦解之，然隐遯不即居穴中，需六四“出自穴”。姚以兑口为穴解之，此卦二五互兑以穴解之不更妙乎？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兑巽相合。

姚配中曰：“大过与颐“☶”通，颐震为木，艮象震反为木多节，故厚衣之薪互坤为地，艮为山，故葬之中野，颐中四爻，皆阴虚，故不封不树，无坎离日月象，故丧期无数，期谓从斩衰至缞麻，日月之期也，受以大过，故易之以棺槨，巽为木兑象反巽内外皆木棺槨之象也。”又用旁通（详《展开中》）兑反巽又用三画之倒卦也。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郑康成曰：“结绳者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以书书木边言其事谓之书契。各执其一，后以相考合。”姚配中曰：“夬反为姤，“☱”姤巽为绳故结绳而治，兑为附决坤为文阳，息至五，飞龙上治，故易之以书契，百官治而万民察也。”决即决，不取于夬，而以兑为附决，何以糊涂至此，舍近求远乎，缴绕至此而书契二字终未释，刻即契。《吕氏春秋》“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刻其舟也，夬下为乾，乾为金，金用以刻木，是不可以释为书契乎？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

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惠栋曰：“今之易，古之象，舜曰：‘予欲观古人之象’，即今易书。”象者像其物宜也，彖者断一卦之题材也，天下事物，变动不已，故卦之六爻，皆可变也，吉凶之象著人因而有悔有吝矣。虞翻曰：“爻象动内，吉凶见外。”吉凶悔吝，生于动者也。故曰著，《中庸》“诚则明，明在形，形则著。”又曰：“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耦其德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崔憬曰：“阳卦多阴，谓震坎艮，一阳而二阴，阴卦多阳，谓巽离兑，一阴而二阳者也。”虞翻曰：“阳卦一阳故奇，阴卦一阴故耦。”阳卦以奇为主，阴卦以耦为主，阳一画故奇，阴断为二故耦，阳之德刚，阴之德柔，九六变之则行矣，阳卦以一画为主，其余二画为辅，故一君而二民，阴卦以断画为主，其余二阳为辅，故二君而一民。仲长统《昌言损益》云：“《易》曰阳一君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然则寡者为人上者也，众者为人下者也。”君不可以二，二则乱矣。《荀子》曰：“权出于一者强，权出于二者弱。”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蟄，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大德之盛也。

咸九四爻辞，以证阳卦多阴之义，守柔之旨也，作事之方法，同归而殊涂，作事之计划，一致而百虑，然则何思何虑，顺之

安之而已。信伸也，知日月寒暑龙蛇往来屈伸之道，能伸则伸，不能伸而先屈，亦伸之之道也，其精义之变化入神，凡以至用而已，神者不测之谓，穷神知化，其所得者多矣。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者，必辱；非所据而据者，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将至，妻其可得见耶。

困六三爻辞，反证上文也，非所困而困，徒自取辱，尚无大困，非所据而据，则越礼犯分而身危矣。《韩诗外传》：“《易》曰：困于石云云，此言困而不见，据贤人也，昔者秦穆公困于骰疾，据五羖大夫、蹇叔、公孙支而小霸，晋文公困于驪氏，疾据咎犯、赵衰、介子推而遂为君，越王句践困于会稽，疾据范蠡大夫种而霸南国，齐桓公困于长勺，疾据管仲、宁戚、湿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疾据贤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据，贤人未尝有也。”《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解上六爻辞，待时而动，仍为守柔之义。《说文》：“括，絜也。”《书·太甲》：“往省括于度”，疏：“括谓矢末”成器而后射，以待时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征，小恶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此之谓也。噬嗑初九爻辞，论待小人之道也。

善不吉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

噬嗑上九爻辞，论小人之所以为小人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

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其否九五爻辞，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鼎九四爻辞，所以戒小人也。《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顾乎其外。”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读，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豫六二爻辞，所以戒君子也。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

《易》曰不远复，无祇悔无吉。

复初九爻辞，终结本节之意也。

以上一节，阳卦多阴云云，为作者所提之问题，历引孔子论《易》之文以证之，非孔子所作明甚。吴澄《易纂言》云：“旧本有子曰者，先儒以为后人所加，今并删去，庶俾读者不致生疑。而妄谓《系辞传》非夫子所作。”竖儒乃以欲以一手掩尽天下之目耶？何其愚也。

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

损六三爻辞，论交友之道。縕，烟也。縕，煖也。吾邑谓天气蒸热，有下雨之意曰煖人，读呕字去声，即縕也。《说文》引作壹壹云“壹专壹也，从壶吉声，壹壹壹也，从凶，从壶，不得泄也。”吉凶为《易》所注意，二字从之得义，本作壹壹，可知热气蒸腾，如开水在壶中为天地交构也，象酒气故曰化醇。《淮南·本经训》云：“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地怀气而未阳，阴阳储与，呼吸浸潭，包裹风俗，斟酌万

物，旁薄众宜，以相呕附酝酿而成育群生。”曰斟酌，曰醞酿，亦以酒拟之。《慎子》“天子之所以能长能久者，以其阳中有阴，下降极而生阳，阴中有阳上升极而生阴，二气交合，通为太和，相因而为氤，相显而为醞，以此施生化之功，变化之所以兆也。”《释文》：“壹壹本又作氤氲。”三人损一，一人得友，皆为二人。惠栋曰“阴阳合德故至一。”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与之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益心勿恒，凶。

益上九爻辞，论处下之道。崔憬曰“君子恕已及物若于事心难，不可出语，必和易其心然后言。”

荀爽曰“阴阳相易，出于乾坤，故曰门。”虞翻曰：“合德谓天地杂，保合太和，日月战，乾刚以体天，坤柔以体地。”撰具也。《论语》“异乎三子者之撰。”万物各有一小天地，故云体天地之撰，神明之德，能通晓之也。《九家易》“阴阳杂也，名谓卦名，阴阳虽错而卦象各有次序，不相逾越。”于稽其类也，衰世指阴，文王演易，隐去革命思想，故曰衰世之意。《白虎通·五经》“文王所以演易何，商王纣不率仁义之道，失为人法矣，已之调和阴阳，尚微，故演易使我卒至于太平日月之光明则如易矣。”《荀子·王制》“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彰往而察来，鉴古所以知今也。姚配中曰：“微显谓显明者探其微，阐幽谓幽昧者发其覆。”开者乾坤为门，而易开之也，各卦之象名之而得其当，是为当名，辨其吉凶，是为辨物，正之以言，而断之以辞，其于易道备矣，卦各仅举一事为例，

故称名也，小卦象取之天地风云山泽水火，八类故取类也。大肆，放也，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故肆而隐。郑康成曰：“貳当二。”虞翻曰：“二谓乾与坤也。”得则报之以告失，则报之以凶，振济民之行事，而明其得失之报应也。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共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于本也，恒，德之因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

履礼也，事君以礼为本，故云德之基。干宝曰：“柄所以持物，谦所以持礼者也。”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故云德之本，恒，常也，有常则能择善，而固执之，自贬损所以修德，德日益进则优裕，故云德之裕。郑康成曰：“辨别也，遭困之时，君子固穷，小人穷则滥，德于是别也。”姚信曰：“井养而不穷德居地也。”巽顺能自克制故云德之至，守礼则和而至。《论语》：“礼知用和为贵。”谦以自牧人反尊之，有光辉矣，不远而复，辨吉凶于微小之时而辨于物也，有恒者在环境复杂之中，固守之而不倦也，能自贬损者于人虽先难而后反易也。虞翻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故不设也。”巽称物平施隐而不自表也，反复述九卦之德，文王事纣，所以自保其身者，如是而已，宋儒称为三陈九卦。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师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易以天道明人事，非远之也，随时随事而有通变，故为道屡迁，六虚上下四方，在空中故称虚，于《易》则为大位，不居

守而不变，上下刚柔，互相变易。虞翻曰：“典常要道也，上下无常，故不可为典要。”出入，谓屈伸消长也，有一定之法，则爻象动内，吉凶见外，使人临时而惧也。牵，循也，方向也，初率循其彖爻辞而揆度其吉凶之所向也，既尽也，尽有典常也，然苟非其人不能遵道而行，则道亦不虚行矣。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也。

质体也，要约也，推原其始，而其终亦约之于内是易之体，然也，六爻相杂，有阴有阳，杂处其中，各唯其时物而不同也。干宝曰：“初拟议之故难知卒终成之故易知本末势然。”姚配中曰：“杂物谓阴阳也，撰德天地之撰，万物之德也，中爻二至中中四爻也。”噫，通抑②抑亦约其存亡，吉凶所处可知矣，二四同互一卦，故同功二在下卦，四在上卦，故异位，二多誉，居下位得中道也，四多惧，近于五也，五为君位，近于君则多惧矣。且柔之为道，不能刚健不利远者，亦四多惧之一因，四远在上卦之下也，然其要无咎，以在大卦之中，能守柔道也，三五同互一卦故同功，三在下卦之上，而不及乎三卦，故多凶。五则居上位，而得中，故多功五贵而三贱也，贵与贱较，则柔危而刚胜矣。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其广以平面言之，大以立体言之，范围全宇宙，故悉备也。儒者通天、地、人故有三才之道，详《经子探原》）才即材，质也。

《中庸》“天之生物也，必因其材而笃焉。”天地人各有其质，故曰三材。人道不能独立，或以配天，或以配地，故曰兼三材而两有之。干宝曰：“等群也，爻中之义，群物交集，五星四气六亲九族福德刑杀，众刑万类，皆来发于爻，故总谓之物也。”虞翻曰：“乾阳物，坤阴物，纯乾纯坤之时，未有文章，阳物入坤，阴物入乾，更相杂成六十四爻，乃有文章，故曰文。”惠栋曰：“不当谓不当位，当则生吉，不当则生凶，故吉凶生也。”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盛德二字，极有分寸，有代殷之德，而未达代殷之时也。耶，非疑辞，今作呀，赞叹口气也。危者使平，谓文王易者使倾，谓纣参阅泰否二卦，周人自始至终刻刻戒惧，其要归于无咎而已，此文王演易之本旨，所以戒武周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变通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

乾德至健，健则不息，知险在前，而不为所阻。坤德至顺，顺则承天时行，知有阻在前，而委随以处之，此易知易从之事也，能研诸侯之虑指，西伯所管辖之国而言。文王建顺之德，能说其心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大业。《诗·大雅》“亹亹文王，令闻不已。”《礼器》：“是故天时两泽，君子亹亹焉。”亹亹犹勉勉，云为言语动作也。虞翻曰：“祥几祥也，吉之先见者也。”制器尚象，由象事而知其器，占其事以

推知未来，故占事知来，天地设有尊卑，圣人有天下尊而为君，能成其能也。郑康成曰：“鬼谋谓卜巫于庙门也。”姚配中曰：“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巫故人谋鬼谋。”又云：“六十四卦皆八卦之象，故八卦以象告，告示也，爻言变，彖言象，圣人之情见乎辞，故爻彖以情言也。”一卦之中杂有刚柔，其吉凶即兆于此，变而通之欲其利也，吉凶生于人事复杂之情感，随时不尽相同，故以情迁由于爱恶相攻也，悔吝以爻与爻之远而近而定之，如上所云四多惧，近也是己以情相感则利生，以伪相感则害生也。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举近而不相得之例，将变者心惭，故辞亦惭，疑者无定见，故有骈枝之辞，辞寡者无口过，是为吉人，辞多者气盛，是为躁人，人有善而诬之，则多方设法，以其本不可诬也，故其辞游，操守不贞，饰辞强说，理不直而气亦馁，故其辞屈。是皆凶人，害凶人者凶人反害之，将悔且吝矣，爻彖以情言，专论其情，以终结之，八卦以象告，则上文屡言之矣。

（一）揲蓍之法，先将蓍草五十茎放一茎在旁，只留四十九茎，任意分为两股，在一股提一茎放在某处，然后将两股以四数之一个四、二个四、三个四所余的或一个，或二个或三个，若恰数尽算余四个，两股同样数之，合加其余，与前所放之一茎，聚在一处，将其余依法数之，计之，如是者三次，总计之，其所得为十三者为太阳，以0记之，二十一为少阳，以·记之，二十五为太阴，以×记之，十七为少阴，以“…”记之，每爻三次，六爻共十八次，0九也，·七也，×六也，“…”八也，七八不变，九六则变，如《左传》所云，遇观之否，其记号为：×“…”盖四爻老阴变而为阳则成否卦矣，耆不易得，且手续大繁，后改用有孔之铜钱，一背为单，以·记之，二背为析，

以“..”记之，三背为重，以0记之，三字为交以×记之，一掷即得，不必三次，今术士皆用此法，仅备三文钱足矣，术士多置钱于龟壳而摇，不知龟为卜，钱以代蓍，即筮，系统不同，合而一之，失其旨矣，单者奇数也，归奇于扚，之奇即单也，析者《诗·生民》：“不折不副。”（详释九六）女器官之裂…象其形也，重即重挂之重，交即爻也，吾邑谓铜之背面为幕，读为暝，谓有字之面为马，读若麻，盖周用钱刀，汉仿匈奴之制而铸钱，其匈奴之钱一面有帐幕，名之为幕，一面有马形，名之为马，由幕而呼为曙，由马而呼为麻，音之转也，可知吾邑方言古矣。

（二）王引之《经义述闻》：“噫与抑通，字或作意，又作亿，小雅十月篇，抑此皇父，郑笺曰：抑之言噫，释文抑辞也，徐音噫，韩诗曰意也，《论语》学而“篇求”之与抑与之与，汉石经抑作意，《史记·吴王濞传》“亿亦可乎，汉书作意。”据此则噫亦要存亡吉凶，即抑亦要存亡吉凶也。马融曰噫，辞也，不知其所谓，今以噫一字为句则谬矣。

乙 象 传

象传所释，为卦之本义特录。《系辞传》论爻象之文如下：“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得失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象也者象也，彖也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变通以利，言吉凶以情迁，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前释六十四卦于象皆省略，本篇补之，义当如

是也，上下卦亦逐一再列以便对照。

☰ 乾上 乾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 坤下

初九潜龙勿用，阳在下也，九二见龙在田，德施普也，九三终日乾乾，反复道也，九四或跃在渊，进无咎也，九五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上九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爻象者有韻，顾炎武《易音》、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可参考，不赘。

天左旋运行不已，其德甚健，君子由此体认，得自强不息之道，（初）：荀爽曰“气微位卑，虽有阳德，潜藏在下，故曰勿用也。”（二）：与坤旁通，惠栋曰：“二升坤五临长群阴，德施于下无所不偏。”（三）上下皆乾，三居下卦之末，而接上卦，故曰反复道也。（四）四多惧，反跃而在渊。荀爽曰：“阳道乐进故进无咎。”（五）：造作也，与天造，草昧画义。（上）阳极阴生，故盈不可久，与辨证法质量变化法则画意。（用九）《乾凿度》云：“九者气变之究也。”九为老阳以0变·将变故不为首。《老子》：“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非不顾为首，不可为首也，天道有盈，必有虚，有息必有消，有春夏必有秋冬，天道即天之德。

☷ 坤下 坤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 乾上

初六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六二，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光也，六三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六四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六五黄裳元吉文在中也。上六，龙战于野其道穷也，用六，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坤《释文》或作《象其势》。宋衷曰：“地有上下九等之差，故以形势言其性也。”惠栋曰：“《汉书》叙赞曰坤作地势，高下九则，高下者地之势也。”地厚能载万物君子则之。《中

庸》：“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初）冰凝也。
《周易述》：“坤凝乾，自初始，至上六，而与乾接，故初曰始凝，上曰阴凝，于阳必战。”《淮南·说山训》：“紂为象箸而箕子唏，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故圣人见霸而知冰。”（二）《曾子问》“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则不动，直者以其爻之动也，天玄而地黄，黄从光，得义，黄中通理，地道也。（三）姚配中曰：“当其可之谓时，发伏阳发也，乾坤成既济，以阴从阳，阴阳俱正，故知光大。”（四）四近五而无应于下，慎则不受害也。（五）王肃曰：“坤为文，五在中，或曰文在中也。”上阴至此已尽故穷（用六）惠栋曰：“阳称大地道代终故以大终。”

二二 震下

三三 电 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一一 坎上

初九虽盘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六二，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六三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六四，求而往明也，九五屯其膏施未光也，上六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云以养之，雷以威之，屯军之象，君子以武事经纶天下也。
《中庸》“经纶天下之大经。”（初）四得正，初应之，故志行正，其正在行也，阳贵阴贱，二四互坤初阳在下，以贵下贱也，坤为众为民，（二）乘初阳之上为乘刚，反，复也，二四互坤，坤为母，女生子，复其常道。（三）三与上不应，故往吝，穷指上爻。（四）虞翻曰：“之外称往体，离故明也。”（五）虞翻曰：“阳陷阴中故未光也。”（上）阴穷则变，不长忧也。

一一 坎下

三三 蒙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二二 艮上

初六利用刑人以正法也，九二，子克家，刚柔接也，六三

勿用取女，行不顺也，六四困蒙之吝独远实也，六五童蒙之吉顺以巽也，上九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虞翻曰：“艮为山，震为出，坎象流出，故山下出泉。”山有泉以养草木而泉流不竭，犹君子养童蒙，而童蒙之来亦不竭也，此有德之事，而君子毅然行之。《论语》：“言必行，行必果。”（初）虞翻曰：“坎为法初发之正，故以正法。”谓初阴爻在阳位，往四则得正。（二）二为阳刚上应五柔而接之。

（三）坤为顺阴失位乘刚故不顺。（四）姚配中曰：“远二《京氏》传曰阳实阴虚。”（五）姚配中曰：“坤为顺谓画变成爻也，化则成巽故顺以巽。”五变阳则上卦成巽（上）上有四应，其下为坤，故上下顺也。

——乾下

——需 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坎上

初九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九二，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九三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六四需于血顺以听也，九五酒食贞吉以中正也，上六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坎为水为云，求雨之时，满天无云，云上于天则雨矣，故饮食宴乐也。（初）姚配中曰：“坎险为难初远于坎需止不进故不犯难行。”初与四应不变其常，故未失常。（二）沙中含水衍也，三五互兑为小有言，然兑为祝，终能求得雨也。（三）坎为灾，在上卦故在外然能敬慎之其灾尚远故不败也。（四）《九家易》曰：“云欲升天须时当降，顺以听五。”（五）五得中得正。（上）处终穷之位为不当位然下有三应未大失也。

——坎下

——讼 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乾上

初六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九二不克讼，归而逋也，句下讼患至掇也，六三食旧德从上吉也，九

四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九五讼元吉以中正也，上九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荀爽曰：“天自西转，水自东流，上下违行成讼之象也。”讼之成败，系于其始，故作事谋始。（初）初为讼之始，故不可长，初化成兑为口舌，又二四互离，故其辨明也。（二）讼者必在下位，受讼者必在上位，二为卦主讼之于上患至可以掇去之也。（三）三与上应从上吉也。（四）四以阳居阴，位是失位矣，化而之正则不失也。（五）得中得正处理讼事者故元吉也。（上）穷终之位，虽荣不久故不足敬也。

二一坎下

三三师

二一坤上

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初六师出以律失律凶也，九二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六三，师或舆尸无大功也，六四左次无咎未失常也，六五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上六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以正邦也。

游牧农耕，皆以水为急，地中有水，可以聚处，故君子以容民畜众。（初）初变则坎坏，故失律则凶。（二）二与五应故承天宠，一阳居坤中为师之主，故怀万邦。（三）姚配中曰：

“三多凶，乘阳元应失位，故无大功，谓动成爻也。”（四）惠栋曰：“得位承五故未失常。”（五）二四互震为长子五得中，主持之故以中行，下卦为坎，为中男弟子也，六三舆尸使之不得其当也。（上）虞翻曰：“谓五多功五动正位正功也。”六为阴为小人，居终穷之位，乱邦之小人也。

三三坤下

三三比

二一坎上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初六比之初二有它吉也。六二比之自内不自失也，六三比之匪人，不亦伤乎，六四外比于贤以从上也，九五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上六比之无首无所终也。地上有水，可以建国，而居坤为众万国象，言

先王者不始于文王也。（初）姚配中曰：“初六失位，故特言初六以明有它乃吉，谓化之正五孚及之也”。（二）姚配中曰：“不化故不自失。”（三）三多惧，又为阴爻故伤。（四）五为比之主，四近五外比之五。（五）得中得正坤为顺群坤比之是取顺也。（上）以十八而居终穷之位，无所终也。

乾下

小畜 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巽上

初九复自道其义吉也，九二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九三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六四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九五有孚，攀如不独富也，上九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天苍苍，草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故风行天上为小畜，君子以懿文德修养生息，不尚武也。（初）得正故其义吉。（二）虞翻曰：“变应五，故不自失。”（三）离为中女，而在四多凶之位，三虽得位而亦多惧，不能正之也。（四）四近五可以上承而合五之志也。（五）以阴畜阳四为卦主，五之富以四邻，故不独富也。（上）畜之最高故德积载变化成坎则凶故疑而不即往也。

兑下

履 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乾上

初九素履之往，独行愿也，九二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六三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啞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九四愬愬终吉志行也，九五夫履贞厉位正当也，上九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履礼也，上天下泽尊卑之分，不能逾越故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初）惠栋曰：“初微谓之独震为行，使四变而已应之故独行愿。”（二）在下卦之中兑为幽人（祝也）而为之主故不自乱。（三）姚配中曰“三虽互离目，然失正不足以有明。”所履之二未化成震，故不足与行阴居阳位故不当刚谓伏阳，阳伏

故志刚。(四)承五应初须之正，故志行。(五)得位得中(上)以阳居上而有四应以大而有庆也。

䷊ 乾下

䷋ 坤上

泰 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初九拔茅征吉，志在外也，九二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九三无往不复天地际也，六四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六五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上六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天地絪縕，万物化醇，天地交为下雨长养万物之象，于义当为姤，然而谓之泰者此文王之革命思想，前已言之，纣之不道，天怒人怨，崇侯虎、费仲之徒，为之辅相，不得其宜，以至于七，而周以兴，故隐约言之，不曰君子或先王而曰后，指纣也。《说文》“后继体君也。”武王非继体之君，指纣而言，欲后之继体者以为戒也，左右即佐佑，(初)虽居潜龙之位，而志在九五，故云在外。(二)上应五故光大，光指坤言之，大，阳也。(三)在乾坤二卦之中。(四)宋衷曰：“阴虚阳实，坤今居上，故言失实也。”四五相近，而愿承之。(五)五下应二，二五皆在中，故中以行愿。(上)坤为后，而处终穷之位，人皆叛之，其命已乱也。

䷋ 坤下

䷊ 乾上

否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营以禄。

初六拔茅征，吉志在君也，六二大人否享不乱群也，六三包羞位不当也，九四有命无咎志行也，九五大人之吉位正当也，上九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俭或作险是也，文王以险德避难，囚羑里之时，革命之志已决，纣释放之后，命为西伯，然不可惑以禄而变其志也。(初)志在为君也。(二)居下得中得正，不与群小同流合污也。(三)阴居阳位故不当。(四)四近五其志行也。(五)得位得中。(上)否运终则大命倾，否不长也。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乾上

二离上

— 296 —

中不败也。(三)虞翻曰：“天子谓五小人谓四也。”(四)三五互兑为辨，离为火，故明辨皙也。(五)为人所享之天子故信以发志。惠栋曰：“经曰威如，传曰无备，昭二十三年《春秋传》曰：去备薄威。《尉繚子》曰：“兵有去备，彻威而胜者以有法，故知备为战备也，离为甲冑，为兵戈，故为备，二五易位，离体坏乾威镇物故无备。”(上)姚配中曰：“五阳本伏发而成乾上化顺之为五所祐。”

三三艮下 谦 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初六谦谦
三三坤上 君子，卑以自牧也，六二鸣谦贞吉中心得也，九三劳谦君子万民服也，六四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六五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上六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地上有山，农作物不丰之磽地，荒歉之象也，上下流，积成沃壤有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之象。(初)最下之位故卑以自牧。(二)得位得中(三)二四互坎为劳一阳五阴万民归服之象。(四)坎为法，四得位不变，故不违则。(五)五虽居尊位，不为群阴所服。(上)《九家易》曰：“阴阳相应，虽应不承，故志未得，谓下九三可行师来上坤为邑国也，三应上，上呼三来居五位，故曰利用行用行师，征邑国也。”

三三坤下 豫 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作乐崇德殷。
三三震上

耆之上帝，以配祖考初六、初六鸣豫志穷凶也，六二不终日贞吉以正终也，六三盱豫有悔位不当也，九四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六五，六五贞吉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上六冥豫在耆上何可长也。

雷奋出于地上，武舞之象，故作乐耆上帝配祖考，震上帝坤所配之主考也。(初)失位具在下，故志穷。(二)得中得正。(三)阴居阳位故不当。(四)近五故志大行。(五)乘四刚，居中可变，故中未亡。(上)终穷之位故不可长。

震下 随 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兑上

初九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六二系小子弗兼与也，六三系丈夫志舍下也，九四象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九五孚于嘉吉位正中也，上六拘系之上穷也。

泽中有雷，到处追捕威武随人之象，雷电晦明而不能行故君以向晦入宴息。宴，晚也。《论语》“冉子退朝，子曰何宴也。”吾邑亦谓晚为宴，读岸去声。（初）阳爻在初得正，故从正吉，六二阴爻出门交之不可失也。（二）三五互巽为绳系六二之小子失，初九之丈夫弗能兼也。（三）系九四之丈夫舍六二之小子也。（四）获五，五多功，故明功也。（五）得中得正。（上）在上故穷。

巽下 蛊 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艮上

初六干父之蛊意承考也，九二干母之蛊得中道也，九三千父之蛊终无咎也，六四裕父之蛊往未得也，六五千父用誉承以德也，上九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说文》“风，八风也，风动虫生，从虫凡声”。蛊为五毒所制，而由风生，五毒居山，山下有风，所以为蛊，此败德之事，故君子以振民育德也，振救也。（初）二初失正当变，连上二爻，成乾，乾为父，又二阳在上，故意承考也。（二）居中应五，故得中道。（三）姚配中曰：“上终化应，三故终无咎。”（四）以阴近五非五所尊，故往未得。（五）以阴承阳，故相得德得也。（上）不事王侯，则下降为坤，坤为腹，志之所在可则效也。

兑下 临 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坤上

初九咸临贞吉志行正也，九二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六三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六四至临，无咎位当也，

六五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上六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泽大湖也。《左传》：“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周祀龙神，泽上有地，为临之象。《说文》：“容受也。”泽能受水，故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也。（初）初得位应四故志行正。

（二）坤为顺，兑为命二在兑中未与坤接，未顺命也。（三）六三失位。虞翻曰：“动而成泰，故咎不长也”。（四）阴居四得位也。（五）惠栋曰：“二者居中，行升居五，五亦处中，故行中之谓。”（上）以上临下，故志在内。

䷁ 坤下

䷁ 巽上

观 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初六童观小人道也，六二窥观亦可丑也，六三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六四观国之光尚宾也，九五观我生观民也，上九观其生志未平也。

风放也。《费誓》“马牛其风。”两性放行地上为观，先王以此省方观民，而有人伦之教，方指地而言。（初）阴为小人又居初，小人之道也。（二）《诗》，“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中冓故可丑也。（三）阴居阳位失道，进观四，退观二，皆阴居阴位，未失道也。（四）尚宾者上宾于五也。（五）虞翻曰：“坤为民”。（上）虞翻曰：“坎为志”。未变成坎，故志未平也。

䷲ 震下

䷲ 离上

噬嗑 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

初九屡校灭趾不行也，六二噬肤灭鼻乘刚也，六三遇毒位不当也，九四利艰贞吉未光也，六五贞厉无咎得当也，上九何校灭耳聪不明也。

离为火，即为电，雷电交作，人被殛死，噬嗑之象，先王使民知惧而明罚敕法也。（初）姚配中曰：“震起艮止故不行”。

（二）乘初刚（三）失位（四）光，黄也，见前未变成坤而居坎中，故未光也。（五）得中以柔居两阳之中，故得当也。（上）

惠栋曰：“坎为聪，离为明，坎灭则离坏，故聪不明。”

离下
艮上

贲 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初九舍车而徒，义弗乘也。六二贲其须与上兴也，九三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六四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六五六五之吉有喜也，上九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山下有火，灿然可观。《舜典》“山龙藻火华虫作绘。”此贲之象也，离而明之，艮以止之，故君子以明庶政，无取折狱者二四互坎，为狱（详坎卦）在离艮之中也。（初）坎为车非初所宜乘，故不乘之。（二）侯果曰：“上无其应，三亦无应，若能上承于三与之同德虽俱无应，可相与而兴起也。”（三）惠栋曰：“三与二皆得位，而无应二乘初四乘三嫌有陵之者五上易位，终获其应，故云终莫之陵上为终也。”（四）六四虽当位而体坎故可疑，初应之而终无咎也。（五）阴柔居中心喜之也。（上）贲有阶级，居上而变，在上者之得志也。

坤下
艮上

剥 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初六剥复以足，以灭下也，六二剥床以辨未有与也，六三剥之无咎，失上下也，六四剥床以肤切近灾也，六五以宫人宠终无尤也，上九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山附于地，风雨剥蚀之，剥之象也，坤为地，厚也，艮为止，安也，故上以厚下安宅。（初）阴居阳位，下已灭也。（二）上下皆阴，无亲与也。（三）本身失位，上四下二皆得位不能亲之故失上下也。（四）变则成离，为灾故功近也。（五）虽失位而得中居五故终无尤也。（上）坤为民而乘众坤之上（二、四、三、皆互坤）民所载也，而居终穷之位，故终不可用也。

震下
坤上

复 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初九不远之复以修身也，六二休复之吉以下仁也，六三频复之厉义无咎也，六四中行独复以从道也，六五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上六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雷在地中，奋而欲出一阳始生复之象也，至日冬至日也，一年之始，君民休息，后不出而省方也。（初）潜伏自潜而已。

（二）仁谓初二下之阳仁阴义。（三）六三失位，然苟息至三则得位，故义无咎也。（四）坤道以五为主而四从之。（五）考稽也，为复之主，故自考也。五得中。（上）乾为君阴之极反乎乾也。

——震下

——无妄 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乾上

初九无妄之往得志也，六二不耕获土富也，六三行人得牛，邑人灾也，九四可贞无咎，固有之也，九五无妄之药不可试也，上九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天下雷行，惊蛰之候，草木旺生，无妄之象，先王顺天而动，故茂对时育万物也。（初）姚配中曰：“初得正，四化应初，故往得志。”（二）四化成坤为富未化，故未富也。（三）震为行，坤为牛，坤变为震，行人得牛矣，然坤为所损，则又坤土之灾。（四）姚配中曰：“伏阴可发之正，故固有之。”

（五）五得位得中，动则失位，不可尝试。《论语》：“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上）终穷之位也，故灾。

——乾下

——大畜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艮上

初九有厉利己不犯灾也，九二舆说辐中无尤也，九三利有攸往上合志也，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之吉有庆也，上九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畜牧之富以谷量牛马，（《史记·货殖列传》）谷者众山之中唯见天而已，故天在山中大畜之象也，规模既大，经验须多，

故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初）虞翻曰：“二变正四体坎，故称灾也。”（二）在下不犯之也。（三）居中应五故无尤。（四）虞翻曰：“谓上应也，五已失正上动成坎，坎为志，故利有攸往与上合志也。”（五）皆以阴为阳，所畜故一有喜一有庆也。（上）虞翻曰：“谓上据二阴，乾为天道，震为行，故道大行矣。”

二二震下

三三颐 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一一艮上

初九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六二六二征凶行失类也，六三十年勿用，道大悖也，六四颠颐之吉上施光也，六五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上九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刘表曰：“山止于上，雷动于下颐之象也。”言语饮食由口出入，故慎之节之。（初）贱而在下，不足贵也。（二）得中得正，行则失类也。（三）阴居阳位，故道大悖。（四）与上应为上所施而光也，光，黄也，互坤见前。（五）坤为顺下三爻皆顺而从之。（上）下有三应阳大而有庆也。

二二巽下

三三大过 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一一兑上

初六藉用白茅柔在下也，九二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九三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九四隆栋之吉，不挠乎下也，九五老妇士夫亦可丑也，上六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泽水灭木，为木桥两端有水之象，君子过之，而独立不惧遁世无闷也。（初）柔指阴爻（二）乾为夫，兑为少女女妻也，二远而求之，故过以相与。（三）三得位，然上下皆阳，无辅之者。（四）下以柔应之，故不挠乎下也，（五）巽为长女老妇也，五下而求之，老少非偶故可丑也。（上）居终穷自凶故不可咎也。

坎下 坎 水簋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坎上

初六习坎入坎失道凶也，九二求小得未出中也，六三来之坎，坎终无功也，六四樽酒簋二刚柔际也，九五坎不盈中未光大也，上六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荐常也，坎中常有水，水牢也，君子居牢中修心养性，锻炼体格，故常德行习教事。（初）阴居阳位故失道。（二）失道得中，在坎中，故未出中也。（三）往来皆坎，而上无应，故终无功也。（四）坎刚而四柔故刚柔际。（五）未变成坤，故未光大，光黄也，见前上。（上）得位而终未出坎，降之三则失道也。

离下 离 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离上

初九履错之敬以辟咎也，六二黄离元吉得中道也，九三日昃之离何可久也，九四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六五六五之吉离王公也，上九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虞翻曰：“两谓日与月也。”日月相续，故以继明照四方。（初）辟，避也。四无应无所之故避之也。（二）得中得正。（三）变则化艮为止离日不长，故不可久也。（四）下无应故无所容也。（五）王公之位，一卦之主。（上）：阳居阴位，不正王公已照察之即出征也。

艮下 咸 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兑上

初六咸其拇志在外也，六二虽凶居吉顺不害也，九三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九四贞吉悔亡未伤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九五咸其脢，志未也，上六咸其辅颊吉腭口说也。山泽通气，神明感应，咸之象也，泽在山，而山受之，故君子以虚受人。（初）初与四应故志在外。（二）二得中得正，顺

而应五，则不害也。（三）三五互巽为股志在应上以所执者下也。（四）初应之故未感害阳居阴位，故未光大。（五）上为末志在感上。（上）兑为口说。郑玄曰：“滕送也。咸道极薄徒送口舌言语相感而已，不复有志于其间。”

二二 巽下

恒 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一一 震上

初六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九二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九三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九四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六五妇人贞吉，中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上六振恒在上大无功也。雷风时，月光不现，测天须久待之，为恒之象，立不易方，为测天之主要条件。（初）姚配中曰：“始失而求深故凶。”

（二）二在中有五应故久中。（三）得位，动则失位，而上不应故无所容。（四）失位，又不能变坤，故田无禽。（五）二应五不外求，故从一而终，震为长男为夫，下有初为应，若从五则凶矣。（上）得位有应大阳也，动而为阳，则失应而无功矣。

二二 艮下

遁 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 不恶而严。

一一 乾上

初六遁尾之厉不往何灾也，六二执用黄牛固志也，九三系遁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九四君子好遁小人否也，九五嘉遯贞吉以正志也，上九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天下有山隐遯之处也，君子不与小人合作不恶而严矣。（初）往则变成离，而为矣，不往则无灾也。（二）居中有应其志固矣。（三）四失位变则三居坎中，而疾惫矣。（三）虽为阳为君子在下位故不可大事。（四）四为君子故好遯不遯则阴消至三而成否矣。（五）得中得正。（上）居终穷之位故不疑也。

二二 乾下

大壮 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一一 震上

初九壮于趾其孚穷也，九二九二贞吉以中也，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罔也，九四藩决不羸尚往也，六五丧羊于易位不当也，上六不能退不能遂不祥也，艰则吉咎不长也。

雷在天上，伤残万物大壮之象。《论语》“迅雷风烈必变。”故非礼弗履。（初）四不应故穷。（二）得中（三）居乾之中故壮，若变阴为小人，成离则为纲矣。《仪礼·大射仪》“中离维纲。”（四）上应之故，上往。（五）虽居尊位，而为阴爻，位不当也。（上）得位而三应之故咎不长。

坤下
晋 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离上

初六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元咎未受命也，六二受兹介福，以中正也，六三众允之志上行也，九四鼫鼠贞厉位不当也，六五失得勿恤往有庆也，上九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晋即箭。《考工记·函人》“举之而丰则明也。”注“明有光耀。”光耀出地上晋之象也，射以观德，故君子自昭明德。

（初）初应四，故独行而正，坤为顺，而四在上，未顺，初之命也。（二）得中得正。（三）三与上应故上行。（四）阳居阴位故不当。（五）变则下有二应故往有庆。（上）动则失离成震故道未光。

离下
明夷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坤上

初九君子于行义不食也，六二六二之吉顺以则也。九三南大狩之志，乃得也，六四入于左腹获心意也，六五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上六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明夷，雉也，雉遇险好以头入穴是明入地中也，高飞深藏，故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初）虽居下而得位，义不上往。

（二）二四互坎为则，坤为顺，二得位得中，为坤道，故顺以则也。（三）阳居刚位大得也。（四）坤为腹坎为心，四在其

中，故获心意也。（五）息阳则成坎，故不可息。（上）坤为地而在上离四照之，然上本在坤中下应三而有坎则失也。

䷤ 离下

家人 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 巽上

初九闲有家志未变也，六二六二之吉，顺以巽也，九三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六四富家大吉顺在位也，九五王假有家，交相爱也，上九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风自火出为家人，炊爨之象，治家不尚空谈，故言有物，又须持之以久，故行有恒。（初）初得位居下，故志未变。（二）得中得位而顺于巽五。（三）惠栋曰：“得位故未失动失正象人体坏，故失家节。”（四）四近五以阴承阳而顺之，五二应之四承之交相爱也。（上）化而之正则三应之，故曰反身之谓也。

䷥ 兑下

睽 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 离上

初九见恶人以避咎也，九二遇主于巷未失道也，六三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九四交孚无咎志行也，六五厥宗噬肤往有庆也，上九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荀爽曰：“火性炎上泽性润下故曰睽也。”君子知同而异之道。（初）上元应故避之。（二）虞翻曰：“动得正故未失道。”（三）失位应上遇刚也。（四）四近五相得故无咎。

（五）姚配中曰：“五往之二则二来庆五。”（上）姚配中曰：“疑上下相疑也，火亢于上，泽固于下，上，降遇雨坎离复交阴阳相睽者合矣，故群疑亡。”

䷦ 艮下

蹇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 坎上

初六往蹇来誉，宜待也。六二王臣蹇蹇终无尤也，九三往蹇来反，内喜之也，六四往蹇来连当位实也，九五大蹇朋来以中节也，上六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山上有水有石有泥蹇步之象也，转面而行，故反身修德。
（初）居下失位宜待之也。（二）得中得位，故终无尤。
（三）上有六为应故内喜之也。（四）当位而五实在前近而相得也，阳为实。（五）得位得中，上下皆应而节制之。（上）应三故志在内近五故从贵。

䷧ 离下
䷧ 震上

解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初六刚柔之际义无咎也，九二九二贞吉得中道也，六三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九四解而拇未当位也，六五君子有解小人退也，上六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彖典》“烈风雷雨弗迷。”雷雨并作，此解襁之时也，赦过宥罪，解之目的也。（初）柔应四刚故无咎也。（二）二得中。（三）坎为寇，三在坎上，自我也。（四）失位。（五）虞翻曰：“二阳上之五，五阴小人，退之二也。”（上）阴爻居上得在重坎之上，悖已解矣。

䷧ 兑下
䷧ 艮上

损 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初九已事遄往尚合志也，九二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六三一人行三则疑之，六四损其疾，亦可喜也，六五六五元吉自上裕也，上九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山土下流，于泽，损之象也，减少贪财之心，故惩忿窒欲。（初）上应四与四合志。（二）二得中而上可应五故中以为志也。（三）三五互坤为三人，五失位之正则损一人也。（四）四下之初则成坎而为疾得位不往损其疾也。（五）五得中下应二而祐之。（上）山上之刚爻，不能损之以阳大而得志也。

䷩ 震下
䷩ 巽上

益 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初九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六二或益之自外来也，六三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六四告公从以益志也，九五有孚惠心勿问

之矣，惠我德大而得志也，上九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风有威雷以益之，其威更大，迅雷风烈必变，畏天之威，而迁善改过也。（初）厚即正，德利用厚生之厚初在下非其事也。

（二）二与五应故益自外来。（三）虞翻曰：“失位当变，故固有之。”（四）四近五而益五之志也。（五）四近而二应之，其惠心可勿问，我以阳大居五而得志也。（上）至上则再无可益，而上九失位，须下往而应三故自外来也。

䷀ 乾下

䷁ 夬 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 兑上

初九不胜而往咎也。九二有戎勿恤，得中道也，九三君子夬夬终无咎也，九四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而信，聪不明也，九五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上六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水气由天下降，有似决囚所施之恩泽，故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甫刑》“敬忌而罔有择言在身。”（初）四不应故咎。（二）二得中。（三）上应三故终无咎。（四）四失位未变成坎，为耳三五亦未互离，故聪不明也。（五）上有阴，拚之故未光。（上）虞翻曰：“阴道消灭故不可长。”

䷋ 巽下

䷫ 姤 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 乾上

初六系于金柅，柔道牵也，九二包有鱼，义不及宝也，九三其行次且行未牵也。九四无鱼之凶远民也，九五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上九姤其角上穷吝也。

天下有风，普通求婚姤之象也，风义见前婚有王命，故后以施命告四方。（初）虞翻曰：“阴道柔巽为绳，牵于二也。”

（二）五不应二不能上宾也。（三）阳得位居巽之末故绳未牵。（四）四远于初为远民。（五）五得中得位施命之后也。（上）穷故吝。

坤下

萃 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兑上

初六乱乃萃其志乱也，六二引吉无咎中未变也，六三往无咎上巽也，九四大吉无咎位不当也，九五萃有位志未光也，上六赍咨涕咨未安上也。

泽为水潦所聚，士卒之聚萃之象也，整军经武故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初）初失位，动则成震，而上有艮以止之，故其志乱也。（二）得位得中不变也。（三）三五互巽之正应上故上巽。（四）失位。（五）得位得中，而四在近不能承志，故未光也。（上）虞翻曰：“乘刚远应故未安上也。”

巽下

升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坤上

初六允升大吉上合志也，九二九二之孚有喜也，九三升虚，邑无所疑也，六四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六五贞吉升阶大得志也，上六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荀爽曰：“地谓坤，木谓巽，地中生木，以微至著，升之德也。”顺一作慎，祭祀故慎之，德行步上升也，由小至高大，升以渐也。（初）与上坤同类合志。（二）上应五。（三）上应上六，坤为虚邑。（四）坤为顺，四得位，居坤初故顺事。（五）得中二应之，故大得志。（上）荀爽曰：“阴升失实故消不富也。”

坎下

困 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兑上

初六入于幽谷，幽不明也，九二困于酒食中有庆也，六三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九四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九五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上六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志行也。泽涸鱼困，君子致命以遂其志，打破难关也。（初）居坎水之

下，而失位幽不明也，离为上为明初不在内也。（二）得中困而得中，亦有庆也。（三）以柔乘二刚，虞翻曰：“巽为入二动艮为宫，兑为妻，谓上无应也。三在阴下，离象毁坏，故不见其妻凶也。”兑为羊祥也，远兑故不祥。（四）下应初故志在下，阳在阴位，故不当位，而三阴承之为其倡。（五）二不应故志未得，得位得中，故中直，兑为祝受其福也。（上）乘阳而居高亢之位，故未当，变而应三，行则吉也。

二 巽下

井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三 坎上

初六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九二井谷射鲋无与也，九三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六四井甃无咎，修井也，九五寒泉之食中正也，上六元吉在上大成也。

架木为干，取水而上是井也，汲井掘井均为劳苦之事，故君子以劳民劝相。（初）惠栋曰：“下谓初，时舍子初，非其位也，与乾二同义。”（二）失位无应故无与也。（三）三得位，不能行，行则为重坎故恻也，三五互离为明受五之福也。

（四）兑为口修井口也。（五）得中得正。（上）三阳应之大成也。

二 离下

革 泽中有大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三 兑上

初九鞶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六二已日革之行有嘉也，九三革言三，就又何之矣，九四改命之吉信志也，九五大人虎变其文炳也，上六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泽中有火，乃焚大块，革命之象，君子为改正朔，须治历明时也。（初）潜而在下非革之时也。（二）上应五故行有加也。

（三）得位不变又何往也。（四）兑为命四为革上之始变而成坎故信志也。（五）得位得中革命之大人也。（上）君子革命之辅佐也，乾为头面也。阴为小人，上变革而成阳，则上卦成

乾小人革面矣。

䷶ 巽下 鼎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 离上

初六鼎颠趾未趾也，利出否以从贵也，九二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九三鼎耳革失其义也，九四覆公餗，信如何也，六五鼎黄耳中以为实也，上九玉铉在上刚柔接也。

鼎可烹饪，下象析木形，故木上有火，鼎之象也，鼎为传国之宝，故君子以正位凝命也。（初）上应四为从贵。（二）在下应五，兑为毁折，故慎所之，得中故终无尤。（三）动成坎，为耳，坎又为陷，故其行塞。（四）初应之志信也。（五）姚配中曰：“阳伏五中发而当位，故中以为实。”（上）上刚五以柔承之，故刚柔接也。

䷲ 震下 震 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 震上

初九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六二震来，厉乘刚也，六三震苏苏位不当也，九四震遂泥未光也，六五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上六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姚配中曰：“惊惧远迹，故存雷震，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故恐惧修省也。”（初）虞翻曰：“得正故有则也。”（二）乘初刚。（三）阴居阳位，故不当。（四）虞翻曰：“在坎中与屯五同义故未光也。”（五）乘刚故危行变阳则二应之故大无丧。（上）四不应故中未得五得中而畏之故戒。

䷋ 艮下 艮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 艮上

初六薰其止，未失正也，六二不拯其随，未退听也，九三艮其限危良心也，六四艮其身，止诸躬也，六五艮其辅以中正也，上九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群山矗立不动，故君子思不出其位。《大学》：“于止知其所止。”（初）虞翻曰：“动而得正，故未失正也。”（二）坎为耳，初不相得，故未退听。（三）居坎中故危薰心。（四）得位素位而行，不愿乎外，故止诸躬也。（五）得中，动之正，二应之，故中正也。（上）虞翻曰：坤为厚“阳上据坤故以厚终也。”

艮下

巽上

渐 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德善俗。

初六小子之厉义无咎也，六二饭食衍衍不素饱也，九三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顺相保也，六四或得其桷，顺以巽也，九五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上九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坤故以厚终也。”

山上之木渐上渐高，君子居德善俗，欲其渐臻美满也。（初）虞翻曰：“动而得正，故义无咎也。”（二）不素饱犹今言不白吃。《诗》：“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虞翻曰：“素，空也，承三应五故不素饱。”（三）群丑指初二阴爻。虞翻曰：“三动离毁，故失其道，三动坤顺坎象不见，故顺以相保也。”（四）虞翻曰：“坤为顺，以巽顺五。”（五）得位得中。（上）渐至最末无能乱之者矣。

兑下

震上

归妹 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初九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九二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六三归妹以须未当也，九四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六五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上六、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诗·含神雾》：“大跡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穰。”雷泽归妹，取生子之吉兆，卦各有社会背景惜不尽可考也，周不以婚帝室为荣，惟祈永终天禄，故永终知敝。（初）得位不变，故恒动则承，（二）视而不变，未上应五，故未变常。（三）失位（四）失位须变而应初故有待而行。（五）得中应

二故以贵行也。（上）阴爻阳为实，阴非实也。

䷲ 离下

䷲ 震上

丰 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初九虽旬无咎过旬灾也，六二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九三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九四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六五、六五之吉有庆也，上六丰其屋天际翔也，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

雷电皆至，天地昼晦不能观测，故丰之，然雷电虽威，而不常击人，故君子以折狱致刑也。（初）得位而上无应，故过旬有灾。（二）得位动而应五，故信以发志。（三）虞翻曰：“兑为折，为右艮为肱。”三变体艮而上无应故终不可用也。

（四）失位故不当上承五故吉行。（五）得中四承之故有庆。

（上）《释文》“翔，郑王作祥。”上居未以作翔为是，上在天际也，有三为应可自藏也。

䷲ 艮下

䷲ 离上

旅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初六旅琐琐志穷灾也，六二得童仆贞终无尤也，九三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矣，九四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六五终以誉，命上逮也。上九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山僻夜宿，防猛兽袭击焚火自卫，山上有火，旅之象也，然行军在旅，途中不能久居，故明慎用刑而不留狱也。（初）居下位不可动，动而应四，则四下而成离火，故志穷灾也。（二）得位得中，故终无尤也。（三）下指初二，初变成离，二变成巽，风火相扇，必丧之也。（四）失位，变则互坎为心病，故心未快也。（五）承上而相得，故上逮，逮及也，思及之也。

（上）居离火之上，其义当焚也，坎耳伏故终莫之闻也。

䷲ 巽下

䷲ 巽上

巽 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初六进艮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九二纷若之吉得中也，九三频巽之吝志穷也，六四田获三品有功也，九五、九五之吉，位正中也，上九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

两人相随而跪，如风之偃草，故随风凶，请命于神，故君子以申命行事。（初）四不应，而本身失位，故进退志疑也。（二）得中位。（三）上不应故志穷。（四）得位故有功。（五）得位得中。（上）居终穷之位，故上穷失位变成坎，则陷于凶矣。

兑下 兑 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兑上

初九和兑之吉行未疑也，九二孚兑之吉信志也，六三未兑之凶位不当也，九四、九四之喜有庆也，九五孚于剥位正当也，上六，上六引兑未光也。丽者偶也，明友之象，兑为说，故以讲习。（初）四失位当变而应之，故行未疑也。（二）失位当应而应五，故信志也。（三）失位故不当。（四）四变则初应之，故有喜。（五）得位得中。（上）得位不变，故未光也。

坎下 涣 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初六。
离上

初六之吉顺也，九二孚天涣奔其机得愿也，六三涣其躬志在外也，六四涣其群，元吉，光大也，九五王居无咎正位也。上九涣其血远害也。

行灌礼时，水气蒸腾，风行水上，涣之象也，行礼祷于庙中，故先王以享于帝立庙。（初）居下位得阴道顺也。（二）得中坎中须变以应五，得愿也。（三）应上故志在外。（四）得位故光大坤道也。（五）得中得位。（上）居终穷之位，而三应之，能远害也。

兑下 节 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坎上

初九不出户庭，知通塞也，九二不出门庭，失时吝也，六三不

谁节之嗟又咎也，六四安节之亨承上道也，九五甘节之吉居位中也，上六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水在泽上，不再溢出，节之象也。《礼记·乐记》“好恶无违于内”。注“节法度也。”故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初）居下得位，变则成坎，故不出知通塞也，不变而有四应通也，变则塞矣。（二）失位不变不能应五，故失时极也。（三）失位无应。（四）承五而亨也，（五）得位得中。（上）居终穷之位，而下无应，其道穷矣。

二二兑下

二二巽上

中孚 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初九，虞吉志未变也，九二其子和之中心愿也，六三或鼓或罢位不当也，六四马匹亡绝类上也，九五有孚攣如位正当也，上九翰音发于天何可长也。

风行泽上水波四起，俘集于中而不能出中孚之象也，处置俘虏，不过严厉，故君子以议狱缓死。（初）得位而四应之，故志未变。（二）失位。姚配中曰：“二阴由中发故中心愿也。”

（三）阴居阳位故不当。（四）四与三同为阴类，绝其类而上承五，故绝类上也。（五）得位得中。（上）居终穷之位，而又失位，故不可长。

二二艮下

二二震上

小过 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初六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六二不其君臣可不过也，九三从或戕之，凶如何也，九四勿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六五密云不雨已上也，上六弗遇过已亢也。

舜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以为神迹，古者人多山居，山上有雷，惴惴恐惧，故如舜之不为所迷，则相惊以为天生圣人，而笔之于书，以示后人，而后人之山行者，谨慎而经过之，畏惧之甚，故其行宁过乎恭也，丧过乎哀，用过乎俭，谨慎而守礼

也。（初）居下守柔而四应，可无凶矣，若有凶，不可如何知事也。（二）得位得中，不变而应五故不及其君，四大臣同，为阳类，不可过之也。（三）三得位而初应，伐之则变成坎，凶如何也。（四）失位初应之故不可长。（五）三上互易则成坎，而有雨然三上皆得位而不雨由上之止而不动，故曰已上也。（上）六居上得位，然已过高亢矣。

离下

坎上

既济 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初九曳其轮义无咎也，六二七日得，得中道也，九三三年克之惫也，六四终日戒有所疑也，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上六濡其首厉何可久也。

火炎上而居，下水润下而居上，皆已过难关之象，然君子居安思危当豫防之也。（初）得位有应故义无咎。（二）得位得中。

（三）居重坎之中，而能得位，艰苦备尝，可谓惫矣。（四）得位然居重坎之中，故终日戒而又不能动，故有所疑也。

（五）得位得中而有应六爻皆正吉无大于此者矣，故曰吉大来六十四卦之中，此爻最吉也。（上）得位有应厉不久也。

坎下

离上

未济 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初六濡其尾亦不知极也，九二、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六三未济，征凶位不当也，九四贞吉悔亡志行也，六五君子之光其晖吉也，上九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侯果曰：“火性炎上，水性润下，虽复同体，功不相成，所以未济也。”物者吉凶祸福之征。（详《经子探原》）方，正也。事之未济，君子明辨而慎处之。（初）居下失位不化，不知其所极也。（二）得中有五应，故中以行正也。（三）失位。（四）失位而初应之，故志行也。（五）得中而居离位，下有二应，其晖吉也。（上）未济而亢居于上不知节者也。

《彖传》有数通例，阳爻在初三五为得位，阴爻在二四上为得位，否则失。位一也，上卦为统治者，下卦为被统治者，二也，初爻吉凶不显，上爻既亢且穷，二五为得中，五居中尤吉三也，相接之二爻，上爻对下爻为乘，下爻对上爻为承，四也，六爻皆动失位者宜动，得位者有时亦动，五也，二与四互为一卦，三与五互为一卦，六也，两卦比并，六爻阴阳完全不同，可以旁通，七也，初与四应，二与五应，三与上应，以阳应阴或以阴应阳，八也。《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与物理学之理论一致，而第七八例又与电学同极相斥异极相引相同，客观事物，古今不变，哲人观其会通，往往有相同之点，希腊古代亦有原子说与现代略同，而吾《周易》更有极深刻之电学尤可惊也，吾人席先儒之伟业可不思所以自奋与？上述八例，有见于《系辞》传者，有由《彖传》归纳而得之者，卦爻所系之辞演易者必就其自创之公例而编制之，然亦不过定其大略，若一字一句必于卦象中解释，则凿矣。一卦一事，事者变动不居，卦爻部位有定，势不能一一而牵合之，故《彖传》亦仅言其大略，汉儒之易碎而杂，然与事实相近，宋明则郢书燕说矣。《牙牌数》之词与断皆有自释，与彖象相同，此书若在三千年前，有王者提倡之，儒家附会而阐明之，亦尊之为圣经矣。

乾下
乾上 乾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
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
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阴阳之不同，乾元犹阳气，坤元犹精血也，天地万物皆从此生，元生天地，天地有元，广生万物，万物亦各有一元，推而至于最初，则为浑沌之元气，天地未判之先已有之矣。《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就宇宙言之曰元，就条理言之曰道，以元形容之，此道尤妙矣。何休《公羊》注“无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谓之为气，已为无可奈何之说。《庄子·逍遥游》“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息即气而形容较为概括，譬之空气皆由电子而成，电子又有一阴一阳，生物细胞皆此阴阳电子而生，然不可称之为气，直谓为元可矣。《乾凿度》云：“夫有形生于无形，乾坤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沌论，沌论者言万物相混成而未相离，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畔。”其说善矣，然又觉其近于玄言，不易了解，试即物理化学论之，气液固三态人所熟知也，固体变液体，液体变固体，吾人常见之，今则以科学之力，气体可以液化，而液之化气，不待言矣。地球上九十二种原质，金属、石属历若干千万年逐渐构成，方其在星云以前，全为气质。稍有科学素养者，皆能知之，而此气质固如今日之炭、氢、氧、氮，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灏灏流转而已，是即所谓元也，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元在天地之先，万物资始，而又能统天也。元在祭祀中已有升华作用，六十四卦之元不外此意。

至《彖传》而演为宇宙哲学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其推理之力亦可惊矣，大者赞叹之词。《论语》：“大哉问！大哉孔子！”《中庸》“大哉圣人之道。”《孟子》“大哉居乎？”大哉为儒家习用语。“云行雨施品物流行。行本一作形，万物之形体，皆由云雨而生，流动变化，以普通常识解之，动植物皆需云雨而生活，故云行雨施，而品物流行，然易之意，实

不如此简单也。《易》以云雨象征天地交媾。故董仲舒求雨，令吏民夫妇偶处，以人之交媾，引起天地交媾。宋玉《高唐赋》以云雨为交媾之代名词，而《系辞传》亦有天地姻媾，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之说。故知云行雨施，为天地交媾，由是而生有形之品物，流转不已，易之道为一阴一阳，其义亦由云雨而来。《说文》“阴云覆日也，今云古文或省。”“易昬也，从日一勿。”今云本从云，得义，易之从一，即地，从勿为州里所建，旗今人谓雨止日出为开天，日出地上旗在空中招展，云雨止而天开，是各为易，其后阴训闇阳，训高明，皆孳乳义，然则阴阳二义，由云雨而来，可知矣。明从日月会意，大明者非日非月而为深远无际之光明，盖日月未出之前，既入之后，与阴云满天日月之光为所蔽，皆有光明，其明超日月之上，谓之大明。此光明在阴雨时为日光之透过，早晚为大气之折光，则非古人所知也。

荀爽云：“乾起于坎，而终于离，坤起于离，而终于坎，坎离者乾坤之象，而阴阳之府，故曰大明终始也。”其言似矣，然含糊不透澈。《谷梁》“独阴不生，独阳不长。”天地交媾，乾坤亦交媾，易例阳爻在初三五为得位，二四上为失位，失位则与坤交互而成，既济上坎为云二四互坎在云下，为雨。（此虞翻之义）大明即在坎离，云雨之中澈始澈终也。“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六位卦之六画，即六爻也，二五最善，初爻待时而动，上爻则穷而亢，每位随卦而有其时，时位统一，而有质量之变化，相对论以时间与空间统一，呼为时空辩证法，有质量变化法则，量变到一定之限度，则质之效用成为反对物，斯二者易象皆具之矣，所谓时成，亦由天象而得。

《乾凿度》云：“阳卦以其辰为贞，左行间时而治六辰，阴卦与阳卦同位者艮辰以为贞，间时而治六辰。”六位不象卦，画之固定，因时而成者也，古人谓地不动天左行，周天分子丑至戌亥十二宫卦象画天之行，左行右行，以时而成六位，六

龙者，先儒以乾卦六象爻为龙，初潜龙、龙、四跃龙、五飞龙、上亢龙，然三为君子似龙非龙，不得纯为六龙矣，且六位每卦有之，有阴有阳，阴不为龙，又何以云六龙也。《淮南子》“日爰止羲和爱息六螭，是谓悬车。”（《天文训》作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县车从《御览》引）螭为雌龙，日乘车驾六龙而羲和为御矣，六爻之气建运如龙，乘而御之，庄子所谓“乘天地之正取六气之辨以遊无穷。”者也，辨变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庄子·齐物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无时而不变者也，变以灾祥言。《系辞传》：“游魂为变。”化以死生言。《孟子》“且彼化者无使土亲肤。”一死一生，生命由兹代嬗，而各得其正。《庄子》：“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嬗，始卒若环。”《大戴礼·本命》“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命者天之所赐，性者与生俱来。荀悦《申鉴·杂言篇》“易称乾，通变化，各性正命，是言万物各有性也，昆虫草木皆有性焉。”万物各营其生，而皆性命之正。《春秋繁露·竹林》“正者也，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保合大和乃利贞。”物之相处，在小部分和谐合众，和谐而观之，谓之太和。《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此为儒者之和谐宇宙观，匪惟达尔文之竞争非所知，即克鲁包特金之互助，亦不注意也，乃利贞者，然后各有利而得其生活之正常也。“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二句与上文不连，上言天道，此言人事，作者亦自知之，然必如此云云者，为君主专制，寻出理论根据也。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宏光大品物咸亨，牝马他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中庸》“惟天下至诚。”又云：“惟天下至圣。”至以儒家

习用语，太极元气函三为一，元为乾坤所共有，以专德言之，则有乾元坤元焉，譬之于人，男得乾元，女得坤元，性刚得乾元，性柔者得坤元，屈指数之，而不能尽，然非有严格之分辨也。普通电学，有阴电阳电之分，而电子则以阴电子绕质子不可分离，故夫坤元者亦仅示其特性而已，非于元之外，别有独立之坤元也，由君主专制与男权社会反映出以乾统坤，以君统臣，以父统子，以夫统妻之理论体系，故坤以顺承天，生育为女子所专有，坤亦万物资生矣。资生与发生不同，植物、矿物由地发生，动物则资植物或动物以为生，换一方面言之，植物、矿物亦可云资地以为生，故曰资生。

《说文》云：“顺理也，从页从川。”页即首。《山海经》叙列山脉，云某山经之首，首指山脉，川指水脉，顺者山川自然之文理，一顺而易。《释文》：坤有作《》，即象其顺之形，承者以下承上。《文言》云：“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春、夏、秋、冬寒暖不同，而皆有生物，此地承天意而生长者也。《中庸》：“今夫地一勺土之多，及其广大载华狱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此坤厚载物之义，然其所谓厚者，有穷乎无穷乎，神话中有女娲断鳌足之说，地以鳌负戴则其厚有穷矣，德合无疆，谓四方广大无有穷极。《庄子》：“北冥有鱼。”又云：“南冥者天池也。”南北皆水，冥冥无涯，今日知地为球形，疆域有尽，然用相对论之说，地球亦有限而无边，则谓之无疆亦可矣。《说文》“含𩇑也，宏，屋深响也。”宏通哄。《尧典》“光被四表。”光一作广，一作横，含宏指大水深谷，能发洪响，光大则指其面积也。荀爽曰：“天地交，万物生，故咸亨。”咸训感，天地交感而亨通也，龙马负图，乾为龙坤为马，以地类之，则牝马也，地道柔顺君子事君，其行为当效之矣。《庄子》：“迷阳迷阳，无伤居行，吾行却曲，无伤吾足。”乾阳不迷，坤能顺之，得其常矣，坤位在西南故得朋，东北艮位，与坤反对，故丧朋，然非

其类而丧之，免为故终有庆。“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地静而不动，安贞利则吉矣。

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阴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说文》“屯，难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难从中贯一，一地也，尾曲，易曰屯刚柔始交合而难生。”乾刚坤柔交合而草木生，以震雷动乎坎险之中，通而得正，故大亨贞坎又为雨。荀爽曰：“雷震雨润，则万物满盈而生也，阳动在下造生万物于冥昧之中也。”天造草昧，游牧之际，逐水草而居，宜建侯国，然而有难，故不宁也。

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侯果曰：“艮为山，坎为险，坎在艮下，故山下有险，险被山止，止则未通蒙昧之象也。”

《说文》“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止。”山下坎深之处，草木丛生，蒙昧之象侯依通义训止为停止，非也。姚配中曰：“嗜欲未启，故蒙亨，可教以礼也，二五居中，以二通五，故以亨行时中，教于可教之时也。”荀爽曰：“二与五志相应也。”坎为两旁有水，中夹土埂，刚中之象，初筮告之因其陷于坎中，再筮三筮则以其烦渎而不告，然其再三非故为烦渎以其蒙耳，养之以归于正，此圣功也。虞翻曰：“体颐故养，五多功，圣谓二，二志应，五变得正，而忘其蒙，故圣功也。”

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建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元亨贞吉，位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坎险在前，止须不进，然乾有刚建之德，虽险而不能陷，其义不困穷矣，天位谓五得中得正。姚配中曰：“孚谓二五，二之正应五，故有孚光谓成既济也，六爻正阴阳应故亨贞吉。”《说卦》曰“坎为沟渎。”《考工记》曰“匠人为沟，洫专达于川。”由坎之沟洫可向前顺利涉川，故曰往有功也。

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

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以乾之刚健，而遇坎险，势必争讼，二失位，化而应五，上下相孚，讼稍停息，能乾乾而惕，则中途有吉兆，以坎二之刚自外来而得中也，然终以坎象而陷于凶，而讼不可成矣。姚配中曰：“尚上也，谓五，五中正为卦主，故利见于五，五解其讼。”荀爽曰：“阳乘居二，坎在下为渊。”

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能正众人，是即为正。荀爽曰：“谓二有中和之德，而据群阴上居五位，可以王也。”九二刚中，六五应之，坎险而坤顺之，毒保育之也。《说文》“毒，保也，高土也，从土寿声，读若毒。”《老子》“亭之毒之。”《庄子》“无门无毒四达之旁皇乎。”

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也。比之为辅以坤顺在下，而能从也，坤元用六永贞，又得九五之刚中，故原筮元永贞无咎，坎为水，劳卦也，故不宁，九五一阳，而上下之群阴应之，然坎险在前，其道已穷居其后者凶矣。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光也。六四柔阴，居中，为五阳所畜养，上下俱应，然以阳畜阴，所畜者小矣，以乾而遇巽，刚中而行其志，乃亨通也，坎象半见，而巽风散之，故密云不雨，水气由上散也，周居西郊，而泽不编及，雨施未行也。

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履者从后蹶之，以兑柔而蹶乾刚，兑为说，与乾相应，虎至刚有乾之象，从后蹶之则履其尾矣，然以说故不咥人也，乾刚中正，九五在帝位，履之无咎，以有乾之大明也。

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虞翻曰：“坤阴拙外为小往，乾阳称内为大来。”天地象征夫妇，必天交而下，地交而上，乃能构合而亨通也，乾为阳为健，为君子，坤为阴，为顺，为小人。《九家易》曰：“阳息而升，阴消而降。”故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否之匪人，而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贞也。何罗曰：“无邦者，言人志不同必致离散而乱邦国。”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六二以柔得位得中，与乾相应，上下同心故曰同人，离为火，柴燎祭天，聚于野外，故同人于野，需讼之涉大川，皆以乾言之，则卦虽无坎，乾亦可以涉大川矣，乾健而离文明乾中正而应，乃君子也，天下向之，是能通天下之志矣。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六五以柔得尊位。王弼曰：“处尊以柔，居中以火，体无二阴，以分其应，上下应之，靡所不纳，大有之义也。”乾刚健而离文明，五应乾而时行乎天也。

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艮山在地而高于地，有天之象，而在下卦，此天道之下济也，山高敞，为神所居，有光明之象，坤本卑而居上卦，则地地上行矣，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道也，水盈科而流下，陵谷变迁，地道也，而人鬼之道视此矣，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行谦之善，获谦之福，此君

子之终也。

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侯果曰：“四为卦主，五阴应之，刚志大行，故曰刚应而志行。”坤顺而震动，动有秩序，天地之道如是而已，而况建侯行师之人事，能不动以秩序乎？大刑用甲兵，中刑用斧钺，建侯行师之事，能以顺动，民自服矣，此秩序先后之时义也。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兑泽为柔，震雷为刚，震下兑上，是刚来而下柔，震动而兑说，追随之义也，震之大亨，说以随之，得其正矣，时行则行，天下从之。

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艮乾道，刚上巽坤道，柔下巽风而艮止，不动，蛊之所生也，蛊为巫之事，已详释卦。易即覡，巫覡之道大通，而天下治矣，利涉大川，有蛊事也。惠栋曰：“《白虎通》曰：春秋传曰，以正月上辛。《尚书》曰丁巳用牲于郊，先甲三日辛也，后甲三日丁也，皆接事昊天之日，故曰天行也。”

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虞翻曰：“刚谓二也，兑为水泽，自下浸上，故浸而长也。”兑说而坤顺，长至三则下卦成乾，而坤应之，故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临于六日七分值建丑之月于周为二月，凡值六阅月，至七月而尽，八月则为遯。”李道平曰：“至于八月遯时阳刚渐消其凶甚矣，然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则消亦不久，遯渐成临，故临言凶，遁言亨也。”

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马融曰：“盥者进爵，灌地以降神也。”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故大观在上，九五中正，以神道观示天下，欲民之顺而

巽也，荐牲之礼，简略不足观，故盥而不荐，颙敬也。民敬而信之，故有孚颙若。惠栋曰：“《祭义》曰：‘宰我曰，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子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为神教之至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百众以畏万民以服’，郑注云合鬼神而祭之，圣人之教致之，是其义也。”

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颐之六四变为九四，则成噬嗑，此颐中之物也。崔憬曰：“物在颐，隔其上下，因齧而合，乃得其亨焉，震乾道刚也，离坤道柔也，分则雷动于下，电明于上，合而章明，六五柔得中而上行，六虽失位，而三五互坎，坎为法律，故利用狱也。”

賁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荀爽曰：“此本泰卦，谓阴从上来，居乾之中，文饰刚道，交于中和，故亨也。”离为日，艮为星，乃天之文，然离为阴，则其所往亦小矣，离文明而艮止之，有统制之义，人文也，故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焉。

八二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乾之刚为阴，变尽，故为剥也，阴为小人，小人长故不利有攸往，坤顺而艮止之，有观示群阴之象，阳之消与阴之息，或盈或虚，皆天行之自然也。

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坤阴卦，而一阳来复于下，此刚之反动，顺行以至于坤，故亨，入坤出震，顺故无疾，坤上为西南得朋，则无咎，若以一爻当一日，由坤之上而反复于初，则为七日，天有日月五星之七曜，与天行相合，利有攸往，震之刚可以长，天地之道周而复始，观于复，天地之心可见也。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

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右行矣哉。震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震动而乾健，刚中正其应大亨，此乾天之命也，动而非正，则有灾眚，故不利有攸往，往则天命不佑，观于天有雷霆之灾而可见矣。大畜，刚健笃实，光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健止，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虞翻曰：“刚健谓乾，笃实谓艮。”山接天上，则辉光日新，艮亦刚德，又为贤人，故刚上而尚贤，乾健而止艮大且正矣，乾道运行，不家食而养艮之贤人，利涉大川，六五应乎天也。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艮上震下，有似于口，故曰颐，养正则吉，不正则不吉，养人自养，此天地圣人之道也。

大过大者过也，栋挠本末弱也，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大矣哉。阳称大，中四爻皆阳，大者过也，上下阴爻，本末弱也，二五皆中，而过于刚，兑说在上，利有攸往，乃亨也，大过则利有攸往，可以行则行之时也。

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邦，险之时用大矣哉。重坎故水流不易盈满，水性就下，虽有险亦行过之，而不失其信，坎为心，而能通之，因其刚中也，遇险则水超越而上，然就下不已，仍有前进之功也，星宿有时逆行。《三统历》谓：火星晨始见，去日半次，顺行三百七十六日留十日旅，逆行六十二日复留十日旅，顺行二百七十六日而伏伏一百四十六日伏见共七百八十日有奇，行四百一十五度有奇。”此星有逆行之证，天有险，故逆行，然不可阶而升也。普通所谓天险，指山川丘陵，即《彖》之地险也，王公知险之用，故设险以守其邦也。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地，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

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离为火光，绚丽之象，天之日月，地之百谷，草木皆绚丽，可观重离甚明而二五得正，更为绚丽可观。《释名·释天》“火化也消化物也。”化万物者，莫如火，是可以化成天下矣，宗庙之祭用騂牛騂为火色，离为中女，故畜牝牛也。

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兑坤道，艮乾道。兑下艮下，是柔上而刚下，阴阳二气感应而相亲。郑注云：“与，犹亲也。”艮止而兑说，兑为少女，艮为少男，以男下女，而皆为少，有亲迎之象，是以取女吉也。

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地万物，皆以二气相感而已。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成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震刚上而巽柔下，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皆一刚一柔而相应，能久于其道者也。天地不知其终始，故其道久而不已，然如四时治乱之运，前进而循环不已，故又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四时圣人之功，皆以其能久也。

遁亨，遁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遁之时义大矣哉。初六为阴，小人之象，六二又为阴，小人之道，有继长增高之象，君子之道渐消，惟有隐遁乃得亨通也。九五当位与六二应，二与时偕行，阴浸长，故小利贞，遁必以时其义大矣。

大壮者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六爻皆阳，则阳为老，阳由初而至于四，则阳为大而已壮矣，乾刚而震动，几于阳气充满故壮，天气下降，而雷激动，乾阳大而得正，故曰大者正也。

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画日三接也。离火居于坤上，为明出地上，视柴燎祭天时，火在坎中，则为进矣，坤顺而离丽，火光接天，是为丽乎大明，即乾之大明终始也，离柔道进而上行，为王侯升位之象，君为刚，则臣为柔也，三接。李道平曰：“王接诸侯之礼，觐礼延升一也，觐毕致享升致命二也，享华，王劳之，升，成拜三也。”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明入地中，则明灭矣，蒙大难之时，柔顺之坤道见于外，文明之离道藏于内，文王美里之囚，得释，用是法也。晦其明不露名扬已，造家族之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之佯狂为奴，用是法也。

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巽长女，离中女，两卦皆女，故彖曰利女贞，封建时代家以男为主，女子居室内，故女正位于内，男正位乎外，然此卦实无男也。王弼不得已以六二为女，九五为男，全经无此例，睽卦二女同居，一离一兑，若九二为男，将何以说之乎？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也。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也，百事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离火灾上，兑泽润下，而离为中女，兑为少女，同居而不同行，其象相似，兑说而丽乎离明，六五之柔进而上行，与九二之刚相应，六五以阴而为主，故小事吉，天地男女万物，性情异，而同力合作，矛盾统一，又何防焉，用亦各有时也。

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知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坎险在前，所以困难艮能知

止，所以为知，坤为西南，乾往得中，艮为东北，险阻于前其道穷矣。六二应九五，故利见大人，五当尊位群阴从之，可以正邦矣。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无所往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圻解之时大矣哉！震动而免乎坎险，则险解矣，险之解由于震，而震自坤构成，故利西南以得坤众，坤与震为复，则又来复而无所往矣，然震以往而在上，其得解乃震之功，早获吉矣，天地果木皆赖乎解，解之时亦大矣哉！

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时有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下为乾，而六三之阴以损之，上为坤，而上六之阳以益之，益者在上，其道上行，故虽损而有孚也。荀爽曰：“居上据阴，故元吉，无咎以未得位嫌于咎也。”损而益上故利有攸往。《明堂位》曰：“周之八簋。”《祭统》曰：“八簋之实。”八簋用二，则已损矣，亨于上所以益上也，曷止也，遏之借。《孝经》曰：“春秋祭祀，以时思之。”则用二簋与鬼神感应亦有时矣。且损乾之刚，而益坤之柔，亦有时损益无度，则众心离矣，总而言之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而已。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六四损乾，初九益坤，损上益下，即所以益上，与老子同旨，出发点在维持权益，民说无，即其效，非真为爱民而益下疆也，自上下下，而以柔为用之道大光九五中正六二应之，故利有攸往，巽为木而震以动之可行而涉大川矣。日进无疆者以其动而巽，能用巽之柔也，一损一益，自乾坤二卦而得是谓天施地生，然何损何益，亦当相对而动，故曰与时偕行。

夬夬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汤于王庭，柔乘五刚

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虞翻曰：“乾决坤也。”乾健而兑说，说则和矣，一柔乘五刚，有扬于王庭之象。干宝曰：“夬九五则飞，龙在天之爻也，应天顺民，以发号令故曰孚号，有刚决柔以臣伐君，君子危之，故曰有厉德大即心小功高而意下，故曰其危乃光也。”一阴未尽而在其上，有穷之象，故自邑兴戎为不利，若上六一刚，决尽则为乾，刚长而成吉卦，故利有攸往也。

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巽阴道，以巽柔遇乾刚，故名曰姤，巽为长女，地道也，然不可与父相配曰天地相遇，品物或章或社会意识不同乎？九五之刚，遇中处正，居君之位，而天下大行矣。

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荀爽曰：“五以刚居中，群阴顺说而从之，故能聚众也。”庙为政教市场，聚会之地，致其孝享而聚之，九五云大人得正，故利见而聚之，牛为大物，周测日望天上之牵牛，用牛以祭，乃顺天之命也，天地万物皆有所萃，随时随地观察可以见矣。

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柔指坤，巽长女，亦为柔道，坤升巽上，乃其时矣，巽遇坤顺，九二刚中，与六五应此大亨也，卜得中为用，二五相应，用见大人同气相求，勿恤有庆也，坤位西南，巽位东南二卦皆主南方，故南征吉也。

困刚弇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坎刚为兑柔所掩，坎险而兑说，居险能说，是困而不失其所亨矣，唯君子能之。二五皆刚中，五更得正，故贞大人吉，兑为口而居于上，故有言不

信，尚口乃穷也。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巽象两人跪于床下，有祈祷之义，祈水而水上如耿恭拜井，是其例也，民非水火不生活，井有水养人无穷也，居人之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以土地刚中，不易得水，坎之九五，是其象矣，其来也无所得，其往也无所丧，邑改而井不改，皆为井而已，汔涸也，繙者绠汲之具，涸则不汲，徒劳无功，羸蜀才作累，井涸无水而重累其瓶以汲之，汲水之人可以颠覆是以凶也。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兑为泽即水，与离火相克，互相熄灭，兑少女，离中女，兑在离上，则同居而志不相得矣，已祀也，祀日革而信之，离文明，而兑说之，九五中正而与六二应，大亨以正也。虽然革为冲突之事，不当则失败，革而当，其悔乃亡耳，四时变易，天地之革也，夏、商、周变易汤武之革也，夫革亦以其时而已矣。

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左传》“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鼎有物象，巽孳乳为喂，吾邑谓以口吹火为喂火，读如愤，即巽火烹饪之巽，圣人烹饪，以享上帝，大烹赐铺以养老，年高德劭之圣贤也。大烹祷于上帝，老人之耳聪目明矣，离柔道进而上行，六五得中而应乎九二之刚，是大通也。《彖传》亨皆顺通，其实亨、烹、享为一字，此文之亨，非训烹不可以享上帝之享，亦必为亨，作享者后人所改亨之顺通，本为穿凿附会，至此文而万不可掩，困之贞大人吉，贞之本义亦为卜问，训正亦为穿凿附会，作《彖传》者穿凿附会而说，予亦穿凿附会而释之，然而离本义远

矣。

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论语》：“迅雷风烈必变。”雷震而恐惧，求致神之福也，雷声息后，哑哑而笑，后之有则，知其前之失次也，雷声闻百里，其声远而其威则近，故为可惧，震为长子，周立大宗之制，以长子奉宗庙，主祭器，故可为祭主也。

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上下皆艮，知止之卦，是以时止则止，若不止而行之时则行矣，艮为震之反，震动艮静，不失其时，光明磊落之人也，艮为山，止者止于其山之所，初四二五皆柔，三上皆刚，同极相斥，皆敌应也，人皆我敌，不见亦无防礙又何咎焉。

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巽长女，艮止而进于上，必以渐也，进而九五得位，往有功也，夫进而九五得正，有天之之象，可以正邦，九刚位，且在五为得中也，其巽之进当艮止之时，是可以行，故动不穷也。

归妹天地之大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惩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天地阴阳皆相配合，故归妹为天地之大义，有夫妇而父子兄弟姊妹结合而为家庭，人伦以是始，亦以是终，兑说而震动，婚嫁之象然以兑之少女而嫁震之长男，往嫁而凶，所居之位，不当也，虽结婚而无攸利，以兑柔为震刚所乘也。

丰大也，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崔憬曰：“离下震上，明以动之，象明则见微，动则成务，故

能大矣。”帝出乎震故王感假之，大在震，故云尚大，离为日可照天下，然观于日之昃，与月之食则盈不可久，惟当与时消息而已，天地如此。鬼神与人，亦如此也。

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旅之时义大矣哉。六五以柔得中，而居于外，而六五之阴，即由乾刚而得其阴，又变自坤故曰顺乎刚，巽之顺乎刚与此同义，姚信、蜀才皆用十辟卦之说，此旅三阴三阳为自否来，然巽为二阴二阳，则不能说之矣，艮止而丽乎离明，六五之阴为小，是以以小亨旅贞吉也，旅当其时其义大矣。

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陆绩曰：“巽为命令，重命令者，欲丁寧也，二得中，五得正，体两巽，故曰刚巽乎中正也，皆据阴故志行也，阴为卦主，故小亨。”九五、五二皆为出令之人，可往见也。

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兑为口之口说，以言说人使人悦怿，故说即悦，九二九五皆刚中，六三上六则柔外，九五得其正，故利贞，巫为天与人之中介，故顺乎天而应乎人，以说使民，民劝为之，无往而不可也。

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九二坎刚来居于内巽风动之，水流不穷巽柔道得位乎外，而上同九五之尊位，王假有庙，九五之王在中也，利涉大川巽木在坎水之上乘木有功也。

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坎刚兑柔，刚上柔下，分而不交，而九五之刚得中，坎险在前，穷而不通，其节苦矣，兑说以行坎险，九五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四时之月，有中气，有节气十二之计算，以节气定之，故

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定法度，则不伤财不害民矣。

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兑柔在内，二五之刚得中，兑说而巽顺，故孚九五君位得中可以化邦。荀爽曰：“豚鱼谓四三也，艮为山陆豚所处，三为兑，泽鱼所在，豚者卑贱，鱼者幽隐，中信之道，皆及之矣，巽木在兑泽之上，有似乎舟，中二爻虚，则虚舟也，九五在上乾道天也。

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四阴夹二阳，小者过矣，初四三上皆应，而二五不应，故小者过，而亨也，六二利贞，与时偕行，乾之时舍，亦指六二也，六五阴柔得中，阴为小故小事吉，九四阳刚失位，阳为大故不可大事也。宋衷曰：“二阳在内，上下各阴有似飞鸟舒翮之象，故曰飞鸟震为声音，飞而且鸣，鸟去而声止，故曰遗之音也。”鸟宜居于艮山，震与艮反而在上，故曰上逆而下顺也。

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天道下济，六二为卦主，故小者亨也，初三、五皆刚，二四上皆柔，各得其正，六十四卦惟此而已。《彖传》所云利，虞翻皆变而之正，就失位之爻言之，然此卦六爻得位，亦云利贞非变而之正明矣，此必不可从者也，柔得中谓六二，既济则终于极点，其道已穷，老子所谓“福兮祸所伏。”凡真理推至极端，则变为非真理，质量之变化，作象者已知之矣。

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未济而亦亨，以六五之柔得其中也，汔水涸也，小狐有水不能济，涸则能济，火在水上，有涸之象，然以狐之小，虽济未能出坎中也，坎水在后，故濡其尾，离火在前，水已涸不能再济，故不续终也，初三五宜刚，而皆为

柔，二四上宜柔，而皆为刚。六爻皆不得位，然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仍能刚柔相应也。

丁 文 言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加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幹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加会是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孙星衍《周易集解》“孔子引文言曰元者、亨者、利者、贞者，又引文言曰坤而释其文是元、亨、利、贞四字，坤之一字皆文王之言，以此推之，卦名卦辞，皆文言矣，其下云善之长也，又至柔而动也，刚皆孔子之释文也，前儒未及辨此。”此言甚误，经传各自为篇，彖象文言分配上下经之后，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分别之，文言曰三字系后加，不得云孔子引文言曰，此一误也；若云文言曰元者、亨者、利者、贞者为文王之言，则各篇之彖曰象曰其下无与卦辞相同之文字，知各篇为作者之言，于卦词无涉，元者善之长也，云云，解释文义非引文言而加词以补足之，此二误也；篇中兼释爻辞，爻辞多文王以后事，决非文王所作，此三误也；本篇仅释乾坤二卦。《系辞》云：“仰观以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中庸》云：“文理密察，足以有别矣。”文言者文理之言，省称文言，以理即纹，亦即文也，刘瓛谓依文而言其理近之矣。元训长，而无善义。《大学》云：“以义为利。”利与义不同训。《说文》“桢刚木也。”“榦筑墙牆耑木也。”朱骏声曰：“植于两边者曰干，植于两岸者曰桢。”《尔雅·释诂》“桢干也”。事之干乃桢字之义，与贞无涉，理完词足，仅亨者加之会也，一句耳，盖会为会同之会，嘉者音乐之美，烹饪亨客，聚会时又有加美之音乐，此亨者所以为嘉之会也。作者自知其余三句，文理不足，而加体仁足以长人，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以补足之，以元亨利贞，为四德则必不可通，坤元亨

利牝马之贞，需有孚光亨贞吉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同人于野利涉大川，利君子贞，无一处以四字平列，元利二字必与他字相连，元吉元夫利见大人利用御寇不能单独存在，而以为四德谬矣，然四句见《左传》襄公九年则引申附会其来已久，左传作元者体之长也，亨者德之会也。”德字不妥体为卦体。《诗》“尔卜尔筮，体无咎言。”《金縢》“周公曰体王其无害，元为元筮，可说为体之长。”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潜者也，不 易 世，不成名，遯世无闷，不见事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不易世，不为世俗所移易。郑康成曰：“当隐之时，以从世俗，不自殊易，无所成名也。”是以易为异矣，本字可通不必改训。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用从卜中，卜于神而得中，更事多，阅历多之人，以为可用，庸言庸德其义如此，中庸二字其义亦如此。朱熹《中庸章句》“不易之谓庸”大误。伐，矜夸也，博，溥也。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修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几者动之微，知事之所至，处之得其道，可与几矣，知事之所终，而究其极，可与存义矣。

九四，或跃在渊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此革命家所谓走曲线也然，然非不择手段之谓。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水流泾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睹见也，圣人作则万物利见之，此句为主余则推而论之。

上九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自初九日至此，乾卦之讲章也，为讲习问答之词，文体与《公羊传》相似。

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舍，舍止也。何妥曰此第二章以人事明之。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何妥曰此第三章以天道明之。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刚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又释乾卦一次，元、亨、利、贞，又非四德矣，不徒见龙在

田，利见大人，君德也，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与上文重复，而时乘六龙云行雨施，亦与彖传重复决非一人所作。阮元《性命古训》：“情发于性，故《说文》曰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也，许氏之说古训也，味、色、声、臭、喜、怒、哀、乐皆本于性，发于情者也。情括于性，非别有一事，与性相分而为对，故《诗》蒸民郑笺曰，其性有物象，其行有法则，情、法、性，阴承阳也，郑氏解诗之物则盖言性而兼括情也，郑氏之说，亦汉以前之古训也，易曰旁通情也。《礼运》曰讲信修睦谓之人利，易曰义者利之和，故文言以利属情，以贞厉性也。”惠栋曰：“中庸论君子之道曰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地，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郑波注曰鬼神从天地者也，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圣人则百世同道，但不悖于天地，斯能质鬼神俟后世故云，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易学在孔氏，故《中庸》所论与文言一也。”

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断矣，由辨之不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圣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君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顺犹驯，疑即凝。《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此释坤卦也，内容格式与释乾卦第四则相同，同为一人之手笔也。

戊 说 卦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生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故易六位而成章。

神明之意由蓍表示之，所以赞其幽也。虞翻曰：“倚立参天也，谓分天象为三才以地两之，立六画之数故倚数也。”卦即土圭阳光与阴影，或日阳与月阴，期阴阳皆有变，立土圭以观测之也，爻，交也，天地万物之交合，以刚柔之爻，效之性命之理，即寓于其中矣。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电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天地定尊卑之位，山云下降，泽气上蒸，此山泽通气也，薄通也。《淮南·天文训》：“阴阳相薄感而为雷。”《文选·风赋》：注引《物理》志云：“风阴阳击发物也。”雷薄风而风愈大，风薄雷而雷愈厉。陆绩曰：“射厌也。”姚配中曰：“水火之牡火水妃也，故不相射，阴阳之气出入坎离以坎离交也。”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九家易》曰：“雷与风雨，变化不常，而日月相推，迭有往来，是以四卦以义言之，天地山泽恒在者也，故直言名矣。”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

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于乾。乾西北之卦，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终成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八卦方位，本已备四时日出入之记载，然此仅就测日言之，而非所以明天道也。古人认地为不动而天左旋，每年一周，由正东之震起，而东南之巽南方之离而达于东北之艮，主宰万物之



帝顺天而左行焉，帝者 苍帝伏羲也。（详释易）姚配中曰：“帝乾元也，乾元藏于申宫，周乎八方所在各异，而八卦备焉。”此言甚误，如姚所言，即太乙下行九宫之法，（详下）则齐乎巽之后，当战乎乾，说言乎兑，成言乎艮，相见乎离，劳乎坎，而后致役乎坤焉，于本节全无意义矣。然姚又云：“此明堂之所由立十二月之所由纪，八风七十二候之所验。”

（一）则其言甚是，震东方，于时为立春、雨水、惊蛰，万物萌动之候也。《说文》“絜麻一端也，从系切声。”“切巧切也从刀丰声。”絜齐者万物生长齐一，吾邑俗言轧齐。巽在为立夏，东南，于时为春分、清明、谷雨，物生长已轧齐也。离南方于时小满、芒种，物已炳然。著见中国居北温带，南暖北寒，向明而治，故南面而听天下，地势然也。坤在西南，于时为夏至。小暑、大暑，农作劳役之候也。说悦也，兑西方立秋处暑、白露、露，农作物收获农民悦懌之时也。乾在西北，于时为秋分、寒霜降，天气渐寒阴凝于阳必战也。坎北方，于时为立冬、小雪、大雪草木皆枯，农民生活劳苦之时也。艮在东北，于时为冬至、小寒、大寒，一阳始生，万物成终而成始也。

（二）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燥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

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火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说文》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从示申声。”电阴阳激耀也，从雨从申。”申古电字故知神之本义由雷电而来，所谓帝出乎震也，天地而外，以雷、风、水、火、山泽为最伟大，而配为八神，不言山而言艮者，艮即冈，吾邑呼山脊为艮，浮梁刚谓之冈也。物之终始成就以卦位为最显著，故舍山而言艮也，逮从后及之也，隶从又从尾省水继以火，火继以水，是为相逮，既、完毕也。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说文》鼎下云：“易卦巽木于下者为鼎。”巽即训入俯首入木于鼎以燃之也，离者效之借。《说文》“效二爻也”。雨麗雨犹靡麗也，“从门从效，其孔效，余声。”艮、兑各详本卦。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与十二生肖相同，离为雉，以《尔雅·禹贡》考之，雉与鼠为一物。

(三) 所属之禽不合于卦，位而合于子丑至戌亥，天之十二宫与印度全同，唯相差西宫耳。

(四) 十二视八不足四，故虎、兔、蛇、猴四禽阙焉，十二生肖于中国无意义而印度有意义，则中国为受印度之影响，《说卦》又间接受其影响，秦时佛教已入中国不止一证也。

(五) 姚配中以五行为说，多不可通。

(六) 昧其取义之源也。

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以五行配全身，郑语所谓“土与金木水火杂平八索以成人也。”（详《释八卦》）又上文以十二生肖配十二支此又与十干

相类。《说文》以甲至癸分配身全，曰《说文》以甲至癸分配身全。

(七)可以为证矣。说《文》“天颠也。”天即头顶故乾为天地，象女之妊娠，故为坤腹，籀文震作𩇑，下从鬲，有足之器也，故震为足，巽象人之跪，故巽为股，坎象耳形，故坎为耳，离者丽也，目之所见，故离为目，艮从匕目匕手所用也，艮训为止手以止之，故艮为止，兑即说口说也，故兑为口。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此生殖器之象征也，解见前震上九“震索索视双双。”求于神而得之也。

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驳马、为木果。

杂述各种卦象皆取其象征，然多不见于易，当为太卜随事指断，彙录而存之，惠栋《周易述》所列之逸象甚多，为后人所增饰，则《说卦》所列卦象之来源，可推知矣。《左传》《国语》所述之卜筮，多以卦象为断，卦象诚不可废，然必用此解易，处处牵合则太凿矣，如乾之为君，以九五有飞龙在天之文为父，则因君而类之，为玉为金象其刚健，郑玉府注云：“玉阳精之纯者。”然鼎六五“鼎黄耳金铉。”上九“鼎玉铉。”上卦为离与乾无涉，姚配中谓“发而成乾”。变离之中画为阳，则非鼎而为姤矣，姤四五上三爻，无金玉之象，又何以说之也。为寒为冰，以乾在西北，为积阴之地，而坤之初六“履霜 坚冰至”。则决不可以乾解之。姚配中谓：“坤下有伏乾。”则乾之初九尝何不有，伏坤，何以坤象不一见耶，此种成见如不破除，终堕入魔道矣。吾人必须注意者，卦象除彖象所述外，多在作易之后所定，不可倒果为因，反用之以解易也。虞翻曰：“太阳为赤。”姚配中曰：“有德而行健，马之良

也。”为老马《九家易》曰：“言气衰也，息至已必当复消，故为老马也。”崔憬曰：“骨为阳肉为阴，乾纯阳骨多故为瘠马。”姚配中曰：“《尔雅》骝白驳谓赤白杂疏引王虞云：驳马能食虎豹，则字当作驳，释畜云：驳如马，偃牙食虎豹。《说文》同从马交声。”木果之壳硬，与草果异，故乾为木果。《路史·发挥》引《归藏》“乾为天，为君为父，为大赤，为辟、为卿，为马、为禾，为血卦”。

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震为雷、为骝、为玄黄、为虩、为大涂、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为萑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馵足、为作足、为的颡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

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

坎为水、为沟渎、为矫揉、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为心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乾坤凿度》：“大象八。”以坎为月此最初之义。

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冑、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鼃、为蟹。

离为日同上。为羸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

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为闾寺、为指、为拘、为鼠、为黔喙之属，其于木也，为坚多节。

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鹵为妄为。

各象之义于易义无关，不深究离为乾卦，当读乾湿之乾。

（一）原注云：明堂易易八卦，王居周明堂若帝之出乎震

而周八卦也。《晋书·天文志》董巴议云：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书以象二十四气。《春秋考异邮》冬至十一月阳之气也，阳立于五极于九，五九四十五日，一变以阴，合阳故八卦主八风相距各四十五日。

(二) 天右旋，每卦行四十五日二十四气以八分之各得三气也。

(三) 《禹贡》导谓“鸟鼠同穴。”郑注：“鸟名为鷓，似鷓而黄黑色。”《尔雅·释鸟》“鷓鴣寇雉。”郭注：“鷓大如鸽，似雉雉，鼠脚无后趾。”郝懿行《义疏》：“此鸟浅黄色，文如雉雉，形如鷓鴣，故鷓兼鷓之名。”《释鸟》又云：“鸟鼠同穴，其鸟为鷓，其鼠为𪔐。”《一切经音义》十九引《尔雅》注云“今鷓大如雉，亦言如鷓，似雉雉，鼠脚无后趾，歧尾为鸟，愁急群，飞出于北方沙漠地也，肉美，俗名突厥雀，生蒿菜之间，鸟名突厥雀，转音为鷓，鼠亦名𪔐，突厥即鷓之俗名，一名寇雉而其脚似鼠，是雉与鼠转为一均矣。”

(四) 《尔雅》、《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淮南·天文训》俱无十二肖之记载。王充《论衡·物势篇》：“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势也，丑禽牛，未禽羊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马也。”又云：“牛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申猴也。”《言毒篇》辰为龙，巳为蛇，是十二肖之名，王充以前，已有之矣。然王充为东汉人远在《易传》之后，作易传者之意仍不可考，在王充之前者，有新莽嘉量铭已作𪔐酷肖蛇形，小篆更在其前，《说文》𪔐已也，四月阳气已出，阴气已藏，万物见成文章，故巳为蛇，象形，不古文亥，亥为豕，与豕同，十二肖之中有二肖，然亦仅二肖可考，不能为中国古有十二肖之证，最古者有甲骨文，巳作𪔐，以巳为声之祀则作𪔐，知。《说文》之义不古，豕有时用作亥，殷契卜辞三十一片，壬寅卜大贞，翌三

豕。以三豕为已亥，与《吕览》《慎行》三豕渡河，子夏以为已亥，事正相类，知亥字古确为豕，然仅此一肖之孤证，不能断言中国早有十二肖之说也，然则求之于外国矣。《法苑珠林·住持篇·菩萨》部引《大集经》云：“阎浮提外东方海中，有瑠璃山名之为湖，具种种宝，其山有窟，名种种色，是昔菩萨所居之处，有一毒蛇在中而住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无死，亦是菩萨昔所住处，中有一马，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善住，亦是菩萨昔所住处，中有一羊，修声闻慈；其山树神，名曰无胜，有罗刹女，名曰善行，各有五百眷属围绕，是二女人，常共供养如是之兽。阎浮提外，南子海中，有玻璃山，其山有窟，名曰上吕，亦是菩萨昔所住处，中有一猕猴，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誓顾，亦是菩萨昔所住处，中有一鸡，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法床，亦是菩萨昔所住处，中有一犬，修声闻慈；中有火神，有罗刹女，名曰眼见，各有五百眷属围绕，是二女人，常共供养是三鸟兽。阎浮提外，西方海中，有一银山，名曰菩提月，中有一窟，名曰金刚，亦是菩萨昔所住处，中有一猪，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香功德，亦是菩萨昔所住处，中有一鼠，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高功德，亦是菩萨昔所住处，中有一牛，修声闻慈；山有风神，名曰动风，有罗刹女，名曰天护，各有五百眷属围绕，是二女人，常共供养，如是三兽。阎浮提外，北方海中，有一金山，名曰功德相，中有一窟，名曰名星，亦是菩萨昔所住处，中有一狮（原注此方名虎）修声闻慈；复有水窟，名曰净道，亦是菩萨昔所住处，中有一兔，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喜乐，亦是菩萨昔所住处，中有一龙，修声闻慈；山有水神，名曰水天，有罗刹女，名曰修惭愧，各有五百眷属围绕，常共供养，如是三兽。是十二兽，昼夜常供阎浮提内人天恭敬，功德成就已于诸佛所发深重愿一日一夜，常令一兽游行教化，余十一兽安住修慈，周而复始，七月一日鼠初游行以声闻乘，教化一

切鼠令离恶业，劝修善事，如是次第至十二日，鼠复还行，如是乃至尽十二日至二十岁亦复如是。”按阎浮提即南瞻部州，与乐曰慈，声闻为佛教小乘法中之弟子闻佛之声教，悟而复谛之理，断见恩之惠，而入涅槃者，是佛之最下根也。十二肖纪年，乃以各兽游行，以声闻乘，教化一切同类之兽，周而复始，此于中国无意义，而印度有意义，此必中国受印度之影响。然印度各兽方位，与中国相反，方向相差一象，中国左旋，印度右转，此由亥之为豕，为中国所固有，其位已定于东北，而印度则在西南，依次分配，自与印度不合，然鼠初游行，而中国以子为首，则子之属鼠亦极自然矣。更有进者，东方其山树神，西方山有风神，南方中有火神，北方山有水神，与八卦方位震东方，属木，兑西方，为风，离南方，为火，坎北方为水，完全相合。《说卦传》受印度影响极大，佛教入中国亦必甚早矣。

（五）日人藤田丰人《中国石刻之由来》（见《古史研究》）论先秦时代中印交通颇详，其论《史记·始皇本纪》“禁不得祠”云：此纪事之上文，叙始皇北逐匈奴，沿河禁塞，又在其下云，明星出西方，“明星依徐广说即慧星。”此纪事全然独立，而“不得”二字殆无意义，若上文有何关于祭神之纪事，则可读为禁不得祭祠，然此系独立之纪事。则“不得”必系神名，或祠名，秦之诸祠，有西畴、郾畴、畦畴、密畴、陈宝畴、仗畴等，无所谓不得祠，佛教传入中国，其始译Buddha为浮屠，嗣因忌屠字改称为浮图，后佛徒佛陀之译字出现，中国学者，因习于此种名称，对于不得系Buddha之对音，自然想不到，然若如吾人之解释，不得祠系浮图之异译，则始皇本纪谓三十一年曾禁止之颇饶意味。”藤田丰人之言，或以其为孤证不信。按朱士行《经录》“秦王政四年西域沙门室利房第十八人，始赍佛经来华，王怪其状，捕之系狱，旋放逐国外。”朱为三国魏人，甘露五年赴于阗访求《道行经》原本去秦不远言当可信，

合易传观之，则佛教秦时已入中国矣。

(六)姚配中以牛为土畜，鸡为木畜，豕为水畜，引五行传云：“思之不睿，是谓不圣，时则有牛豨庖人注云牛属司徒土也，五行传貌之不恭，时则有鸡豨庖人注云：鸡属宗伯木也，五行传听之不聪，时则有豕豨小宗伯郑司农注云：“司空主豕，司空水也。”此三畜是矣，然五行传注云，犬畜之以口吠守者属言，庖人注及月令注皆以为金，并以其口吠属之兑也，五行传云视之不明，时则有羊豨注云羊畜之远视者，属视月令注及庖人注并以为火畜，是狗当属兑羊当属离矣，姚知其不合，而以为望文生义，真瞽说也。

(七)《说文》甲象人头乙承甲，象人头丙承乙，象人肩丁承丙，象人心戊承丁，象人鬲己承戊，象人腹庚承己，象人胫辛承庚，象人股壬承辛，象人胫，癸承壬，象人足。

己序卦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为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初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以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者礼也，履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善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有事然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致饰而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

妄物，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释各卦相承之序，傅会牵强，多不可通，饮食必有讼，讼必有众起，理由已不足矣。有大者不可以盈，以喜随人者必有事，可观而后有所合，复则不妄，不养则不可动，皆不通之句，屯者盈也，蛊者事也，临者大也，亦无此训，一弔一渡一挽仿佛，做八股搭题①天搭狗屎，可以说为上天之载，无声无臭②大有其理由焉，然而于本题远矣。《乾凿度》曰：“阳三阴四，位之正也，故卦六十四，分而为上下，象阴阳也，夫阳道纯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阳也，阴道不纯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阴也，乾坤者阴阳之根本万物之祖宗也。为上篇始者，尊之也，离为日，坎为月，日月之道，阴阳之经，所以终始万物，故以坎离为终，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妇之道也，人道之兴必由夫妇，所以奉承祖宗，为天地主也，故为下篇始者贵之也，既济未济为最终者，所以明戒慎而存王道。”释上下经之序胜于序卦多矣。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云：“以上是序述上经三十卦次第的理由，所推测的序卦的理由，究竟是不是作易的人的原旨，我们很不能判定，但这儿至少是一个理由，不过照我的推测，作易的当时，还是那样野蛮和文明交代的时候，绝对不会有这样周到的理由罢了。”序卦之意非不可知，郭以为不能判定，未曾细心研究故也，兹分为卦画、卦义

乾	泰	剥
		
坤	同人	无妄
		

两项说明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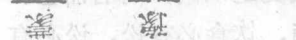
一卦画：麻衣《正易心法》毛奇龄《仲氏易》③有相似之表分两段之列。各卦皆以反对为序，惟乾坤，顾大过，坎离为反复不衰之卦，④

无可反对，则天与地旁通，颐与大过旁通，坎与离旁通，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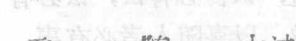
爻阴阳，仍为反对，盖易之“一”



“一”二画，本为反对，则其书用



反对为序，乃极自然之事，屯之后



必为蒙，需之后必为讼，师之后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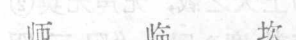
为比，小畜之后必为履，推之各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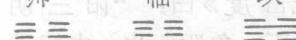
皆然，此极易判定，麻衣毛奇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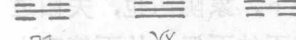
未习科学立此客观之表，惜郭氏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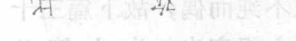
见其书，皇遽下结论也，今所欲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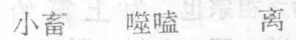
究者，坤后何以为屯？蒙后何以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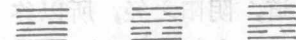
需？讼后何以为师？比后何以为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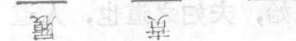
畜？不论其各卦之序，而论其各联之



序，则予之释六十四卦既已释卦名



之义，作易者之原旨亦可推而知之。



二卦义，乾为周之龙旗，后稷封



于郤，屯守建侯，为创业之始，故以





屯次坤农业氏族，求雨最为重要，故以需次蒙，整军经武，扩大力量，故以师次讼，农业未大盛，畜牧仍不可废，故以小畜次比，政治经济双方并进，王业之基础已固而周兴矣。故以泰次履，六十四卦相承之义，观吾所释之卦义，而一目了然。

《序卦》误认为泛论物理，通篇物不可以云云，物然后云云，根本既非，则去之弥远矣。郭氏以在野蛮和文明交代的时候，绝对不会有这样周到的理由，其实并不周通，易传以《序卦》为最粗陋，不足供欣赏也，康有为谓《序卦》肤浅⑤谅哉！

郭以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至受之以泰，为第一段进化，泰者通也，至受之以剥为第二段进化，剥者剥也，至离者丽也，为第三段进化，以证《序卦》有辩证的宇宙观，实则作者之意，只是蝉联而下，并无进化说明，然各卦互相反对，即辩证法对立统一法则，买椟还珠，惜郭氏未看出也。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终久于其所受，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物不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决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于上者，必反于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以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穷大者必失其所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井道不可不革，革物者莫若鼎，皆不通之论，穷大者必失其所居，已极勉强，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两句毫不相涉，直无话可说矣，下经之序，卦画仍为反对，卦义亦可

咸	家人	夬	革	䷵	中孚	推而知之，不赘。郭以有天地至礼义有所错为总结上文，夫妇之道，至遁者退
						
耳	颙	睽	睽	鼎		

遯	蹇	萃	震	巽	小过
大过	解	升	艮	兑	
晋	损	困	渐	涣	既济
明夷	益	井	归妹	未济	

也，为第一个连环物，不可以终遁，至夷者伤也，为第二个连环，伤于外者，至蹇者难也，为第三个连环物，不可以终难，至受之以损，为第四个连环，损而不已，至决者

决也，为第五个连环，决必有所遇，至受之以井，为第六个连环，井道不可不革，至艮者止也，为第七个连环物，不可以终止，至巽者入也，为第八个连环，入而后说之，至涣者离也，为第九个连环，物不可以终离，至未济终焉，为第十个连环。一篇之中，上半释进化，下半释连环，有二观点已为必无之事，其论进化云：“我们看他把万物的生成，归于天地的对立，把国家的成立，归于人众，因食物的斗争，这已是和天造草昧天生蒸民作之君的见解完全不同的，师众之所比集大概就是原始社会——国家的雏形。物畜然后有礼，大概就是国家刑政的开始，由国家与国家的对立，暂时虽然得着小康，结果终归于互相兼并，种种分功易事的经济，产业上大有可观，渐渐生出文化的装饰出来。这是由野蛮进入文明的地域，天下太平了，但是太平的时期，终竟是有穷尽的，一切的事物，泰必否，否必泰，亨必剥，剥必复，一切都有个尽头，一切都是画作连环扣，但这种连环是愈画愈大的。”则是进化之中，已有连环理论矣。其论连环云：“他们把世界看成进化，而且进化的痕迹是取连环的形式，一切都有个尽头，一切都没有绝对的尽头，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不是绝对的相对，相生相剋，相反相成的，这样进展起来，是多么有趣味的一个宇宙观。”则是连环之中已有进化理论矣，何必强为分别？夫进化与循环——不能称为连环——合之为循环向上，乃辩证法之发展观，尚有所立之主要法则，卦序是对立的统一，乾坤、泰否、剥复、损益、鼎革、既

济未济等意义相反之卦名，而序次相承，是否定的否定，《象传》之爻位，初至上含义不同，与《系辞》之二与四，三与五同功异位，是质量的变化，与辨证法略相当。然周易是循环往复，终则有始，衷心无进化观念，《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循环只是气运，《论语》谓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损益百世可知，儒家之社会是定型的，易之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亦为循环而非进化也。

庚 杂 卦

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求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震起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时也，无妄灾也，萃聚而井不来也，谦轻而豫恰也，噬嗑食也，贲无色也，兑、见而巽，伏也，随无故也，蛊则饰也，剥烂也，复反也，晋昼也，明夷诛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迅也，恒久也，涣离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大壮则止，遁则退也，大有众也，同人亲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过过也，中孚信也，丰多故亲寡旅也，离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处也，需不进也，讼不亲也，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所释各卦，皆取两相反对者，作者已深知以反对为序，且通篇有韵，柔忧求为韵，居著为韵，止始时灾，（读菑）未（读鳌）恰为韵食（读塞）邑为韵伏故饰为韵，烂反为韵，昼诛（读祝）为韵类退为韵亲新信（读伸）为韵故旅（读吕）下（读虎）寡（读孤）处为韵，进亲为韵，大过以下有错简，当云大过颠也，颐养正也，姤遇也，柔遇刚也，夬决也，刚决柔也，渐女归待男行也，归妹女之终也，既济定也，未如济男之穷也，颠即顶与亲为韵，吾邑谓物之柔者为壤（读阳平）如畴之转曩，嵬

之转养与刚为韻，行读杭，终在冬韻，转江读张尤为通例，穷在东韻，东韻之字如风读分，冯读凭，则穷可转寤，与定为韻，《楚词·天问》以穷为寤，用其转音也，浅人不知古音，妄更其序，而以刚行为韻，正定为韻，终穷为韻，至刚决柔之柔无与为韻，而取《彖传》之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以足之不伦不类真可笑也。

①八股之搭题，有弔渡挽三法，弔者由上弔下，挽者由下挽上，渡则平过也。

②吾邑某秀才善用成语作破题，有人戏谓天搭狗屎，可作破题乎？应之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此《中庸》成语，破题只两句，用此已足也。

③《正易心法》见《图书集成》《仲氏易》见《皇清经解》。

④颠倒观之仍为此卦。

⑤见前引《新学伪经考》

汲冢竹书与软侯墓帛书

279年汲冢竹书有周易，晋书东晋传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均谓其周易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熹平石经同，杜预以为仲尼书尚未通行于远国，其言合理。帛书将八卦依旁通分为乾坤艮兑坎离震巽四组，再分为乾艮坎震坤元离巽轮流配合凑成下卦，构成八八六十四卦，无彖象文言，有系辞、无大衍之数五十一段，此外昔者圣人之作易也，是故、易逆数也，一段约一百五六十字，今本移作记卦篇首。今本子曰危者安其位也101字，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一四九字帛书系辞无。而见于另一篇尾题作要中，此篇一千六百四十八字，有九门学生问答之词、子贡之名屡见。第三编题为昭力共六千字为作者与繆和，吕昌吴孟张射李平昭力等回答之词，卦名用别字如乾作健，坤作川，无妄作元孟，大畜作泰畜，贲作藁，咸作欽，蛊作箇，习坎作习赣震作辰，巽作筭，中孚作十

变，否作兑作夺履作礼，艮作根，需作濡，言理可通，而象作马，大蹇朋来之朋作侑用冯河不避逆，朋亡之朋作弗，则类似错字。汲冢的易与史书在一处，作为史书，帛书与老子在一处，则与楚人有关。老子为楚之苦县，荀卿为楚兰陵令，是儒家传易至楚，周易本为天文书，前已指出，序卦为对立统一，改为旁通，是一种研究方法，清人焦循即用旁通以寻绎同辞互见之义，自称为孔子语易，韦编三绝，铁挝三折，即用旁通法研究，而以为是周易本来次序，今本为后改不合。魏安釐王孔十不远，只见周易，不能见到十翼。荀卿则为孔门后学，能见十翼。卜用龟、筮用竹。释道騫楚辞音。筮，小破竹也，即竹琰，筮用竹琰或茅楚俗呼茅为蓍。茅，说文：“蓍，嵩属，生千岁，三百茎，易以为数。”此为故书神奇其说。中庸“见乎蓍龟。”神话是孔门假造，大衍之数五十一，即用蓍草筮周易者，此为孟轲一派，荀卿反对孟轲，缺此一段，魏有史官卜筮亦史官之职，汲冢所记可信。帛书则荀门后学所书，并卦名亦写别字，坤可写为“《》”，而误作川，足征其陋，反认为可信，且疑汲冢，真妄说也。

周易符号应用之展开(中)

易传注重哲学，少言条例，然易实有例，汉易之例，各有师传，为易之正统，宋儒易图虽伪，而亦为符号应用之展开，兹分述之。

甲 汉 派

一 四 易

《京氏易传》“孔子《易》云：有四易：一世二世为地易，三世四世为人易，五世六世为天易，游魂归魂为鬼易。”扬雄《法言》“通天地人曰儒。”《周礼·大宗伯》“达邦之天神地示人鬼之礼。”示即祗，人即人鬼，不宜分而为二，然《易》以天道明人事，人为万物之灵，赞天地之化育，并天地并称三才，将人鬼分而为二，以配八卦，亦自然之趋势也。《系辞传》：“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故知鬼神之情状。”别无所谓归魂者，《说文》“鬼、人所归为鬼。”归魂系由人鬼分析而得之也，京氏以四易为序，如图所列，八纯者上下同为一卦，不杂他卦，故曰纯。《系辞》“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三极即三才，动则阳爻变阴，或阴爻变阳，于是一爻变为一世，一爻二爻俱变为二世，一至三变为三世，一至四变为四世，一至五变为五世，一至五变而四不变为游魂，游魂之下卦复原不变，为归魂，所谓“至于五则四反为游魂，下体复为归魂也。”上表无六世卦，以京易考之，六世即八纯，盖其世应以六为宗庙之位（详下），一世至五世，取大宗五世则迁之义，儒家之主要学说也，四易于汉、宋两派关系甚大，故首述之。

二 纳 甲

土圭测日以八卦象月霸之生死，为了解八卦最基本之事，是名纳甲，如下图月之初三日，昏见于庚，明生于下，震（三）象也，八日上弦见丁，明盛于下，兑（三）象也，十五日盈甲明满，乾（三）象也，是为阳息，息者生也。十七日辰见于辛，魄消于下，巽（三）象也，二十三日下弦见丁，魄盛于下，艮（三）象也，二十九日入于乙，魄消尽而明亦尽，坤

出北	川十口 氏金中 中及藏 中欲	三坎戊月精	象丁見日八 丙消象三	南申子酉 長日三十一
癸	甲	央	三離己日精	乙二 入坤九 三盈甲 消乾 束甲
三十日	壬戌藏	于癸	癸	

（三）象也，是为阴消，光以阳爻表，暗以阴爻表之，浅显明白，无逾于此矣，离为日，中阴爻象三足鸟，坎为月，中阳爻象蟾蜍晦朔之间，月藏于癸，下于壬，坎离象也，阴阳相掩而实相通矣。

纳甲即根据上图而作，以十干配八卦，乾象盈甲故纳甲，以壬配之，消乙入坤故坤纳乙，以癸配之，震象出庚故震纳庚，巽象退辛，故巽纳辛，坎戊月精，故坎纳戊，离己日精，故离纳己，艮象消丙，故艮纳丙，兑象见丁，故兑纳丁，乾之内三爻

兑	艮	离	坎	巽	震	坤 乙	乾 甲
丁	丙	己	戊	辛	庚	癸	壬
己	辰	卯	寅	丑	子	未	子
未	甲	己	辰	亥	寅	乙	寅
酉	申	未	酉	酉	辰	卯	辰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丑	午
丑	子	亥	戌	己	申	亥	申
卯	寅	丑	子	卯	戌	酉	戌
						丑	午
						亥	申
						酉	戌
						未	子
						巳	寅
						卯	辰

配甲，外三爻配壬，坤之内三爻配乙，外三之配癸，其所配之十二支，寅卯为木，己午为火，辰戌丑未为土，申酉为金，亥子为水。《淮南·天文训》：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己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凡寅卯皆属木，无论甲寅、丙寅、戊寅、庚寅、壬寅、乙卯、丁卯、己卯、辛

卯、癸卯皆然，戊己辰戌丑未土也，与上下文不称，改为四季，盖辰为季春，未为季夏，戌为季秋，丑为季冬，合之为四季，其修词巧矣。

《参同契·圣人上观章》“三日出为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兑受丁，上弦平如绳，十五乾体就盛满甲东方，蟾蜍与兔魄，日月气双明，蟾轻视卦节，兔者吐生光，七八道已讫，屈折低下降，十六转受统，巽辛见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平三，坤乙三十日，东北丧其朋，节尽相辉与继体复生明，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终，七八数十五，九六亦相通，四者合三十，阳气索灭藏，>卦布列曜，运移不失中，玄精眇难视，推度效符证。”《乾坤设位章》“坎戊月精，离己日光，日月为易，刚柔相当。”《释文》引虞翻《参同契》注云：“字从日下月。”《系辞》谓

“阴阳之义配日月”。然无人论及土圭测日之柔，昧其本久矣。

汉易以五行配八卦，其配之法，鲜有知者。惠栋《周易述》绍述绝业，惜未著义例，一卦有亲，天地为义爻，父母也，福德为宝爻，子孙也，同气为专爻，兄弟也，财为剥爻，鬼为系爻，困也，本卦为母，爻为子，子生母曰义，母生子曰宝。（《天文训》作保）子母相得曰专，母胜子为剥，子胜母曰困，法以八卦六位，各以阴阳而治，六辰（爻辰见后）从世卦命其六亲，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为五行相生，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是为五行相剋。（详《经子探原》）卦体乾兑金，震巽木，坤艮土，离火、坎水，如乾卦金，金生水，乾初甲子水，为乾之子孙，九二甲寅木，金剋木，为乾之财，九三甲辰土，土生金，为乾之父母，九四壬午火，火剋金，为乾之鬼官，九五壬申金，为乾之兄弟，同位伤木。故《京氏易传》乾卦云：“水配位为福德，木入金乡居宝贝，土临内象为父母，火来四上嫌相敌，金入金乡木渐微。”纳甲再变而为纳音，其五行生剋，与纳甲不同。（详焦循《易通释》及《图书集成》）如甲子乙丑海午金，为纳音之规定而纳甲，则甲水属水，乙丑属土，易家不用纳音，此当知之者。

三 飞伏世应

五星绕日而行，自地上观之，由轨道不同，地之本身亦动，有时飞度，有时伏而不见，有时留而不动，有时反似逆行。《三统历》谓“水星去日半次，逆日行二度，一日始留，二日而旋，金星顺行五百四十日有奇，逆行二十八日，留十五日有奇，火星去日半次，顺行二百七十六日，留十日旋逆行六十二日，复留十日，木星去日半次，顺一百二十一日始留，二十五日而旋，逆行八十四日，复留，二十四日而旋，土星去日半次，顺行八十七日始留，三十四日而旋，逆行一百零一日，

复留，三十三日有奇而旋。”此种属地运动，本极平常，然昔人不知，则以为灾祥之兆。《史记·宋微子世家》云：“荧惑守心，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 吾 之 股肱，曰可移于民，景公曰，君子待民，日可移于岁，曰岁饥民困，吾谁为民，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人君之言三，荧或宜有动，于是候之，星移三度。”荧惑即火星，在心星旁 留 而不动，当有十日，其初不觉，候其自徙，至九日而景公忧之，至十日或逆或顺而荧惑已行，史家真以为天为景公所感动也。

有	大坤	晋	艮	剥	艮	观	巽	否	坤	遁	艮	姤	巽	乾	坤
伏坤三乙卯 临世至癸未 土至壬午火起太阴水 降甲辰	飞乾三甲辰 三公建戌寅 积算起癸未 五星从位 轸宿从位 金土分象 三十六候	伏艮四丙戌 居世至甲申 金至癸未土 起太白金 降己酉 二十八	飞离四巳酉 诸侯建己卯 积算起甲申 五星从位 翼宿从位 二象分候	伏乾五壬申 治世至己卯 木至戊寅木 起镇星土 降丙子 三十六	飞艮五丙子 天子建甲戌 积算起己卯 五星从位 张宿从位 金土分气	伏乾四壬午 临世至戊寅 木至丁丑土 起荧惑火 降辛未 二十八	飞巽四辛未 诸侯建癸丑 积算起戊寅 五星从位 星宿从位 土木分气	伏乾三甲辰 居世至丁丑 土至丙子水 起岁星木 降乙卯 三十六	飞坤三乙卯 三公建壬申 积算起丁丑 五星从位 柳宿从位 气分气候	伏乾二甲寅 居世至丙子 水至乙亥水 起太阴水 降丙午 二十八候	飞艮二丙午 大夫建辛未 积算起丙子 五星从位 鬼宿从位 阴阳分数	伏乾初甲子 居世至乙亥 水至甲戌土 起太白金 八辛丑 三十六候	飞巽初辛丑 元士建寅午 积算起乙亥 五星从位 井宿从位 天风气象	伏坤上癸酉 居世至乙己 火至戊辰土 起镇星土 起壬戌 二十八候	飞乾上壬戌 宗庙建甲子 积算起己亥 五星从位 参宿从位 阴阳分数

《汉书·天文志》云：“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常星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其伏见蚤晚，邪正存亡，虚实润陞，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历斗食，慧孛飞流，日月薄食，晕适背穴，抱珥虹霓，迅雷风妖，怪云变气，此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卦起于观象，以飞伏纳于卦象，以为吉凶祸福之端，此极自然之事也，京氏各卦历叙五星二十八宿飞伏由世应而生，见者为飞不见者为伏，人纯以相反者为伏，如乾见坤伏之类自一世至五世用本世纯卦为伏，以世卦由人纯而变也，游魂以本卦上三爻为飞，五世卦上三爻为伏，归魂以本卦下三爻为飞，与下三爻相反者为伏，一卦之六爻。《乾凿度》曰：“初为元士，二为大夫，三为三公，四为诸侯，五为天子，上为宗庙，凡此云者，阴阳所以进退，君臣所以升降，万人所以为象则也，故阴阳有盛衰，人道有得失，圣人因其象随其变，为之设卦，方盛则迁吉，将衰则寄凶，阴阳不正，皆为失位。”八纯以上爻为主，一世为元士，二世为大夫，三世为三公，四世为诸侯，五世为天子，游魂以四为主，用诸侯之位，归魂特点，在同复下卦，故以三爻为主，用三公之位，八纯本卦，则用宗庙之位，所言虽不与《易》尽合，然汉律有鬼薪白粲，则宗庙之规定，在人事为必不可阙者也，兹以乾为例，列表如上，飞伏依纳甲计算。

自一世姤至五世剥，皆以乾为伏，而以所变之爻为飞，姤遁否变在下卦，故就下卦言之，观剥自就上卦言之，其变在上卦也，晋以上卦离为飞，所伏之艮，自剥之上卦来，大有则下卦已变乾，故以乾为飞，而以坤为伏矣，建指斗柄，以月言之，一卦值六月，乾自十一月，至四月己，姤自五月午，至十月亥，皆为六月，遁至大有仿此，庚午即接己巳，由庚午至甲戌，皆依此而下，自甲戌至己卯凡六月，做游魂晋建己卯，晋飞伏在四，大有飞伏在二，故晋建己卯，大有建戌寅，积算以卦

值日，所起之日，即用所值最后一月之干支，乾值月至己巳，即从己巳日起算，姤值月至乙亥，即从乙亥日起算，自己巳至戊辰，自乙亥至甲戌皆六十日，各卦仿此，五星以土金水木火为次，二十八宿，以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昂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为次，乾以参为首，以所飞为乾上壬戌，值参位也，占候二十八与三十六相问，六位六气六象六包四象共二十八、二十四气，每气三候一年七十二候，半年则三十六候也，予所用《京氏易传》为四部丛刊本，讹夺甚多，”乾卦居世二字为一句，不可解，寻震卦云：“宗庙处上六。坎卦云“世立宗庙。”艮卦云“世上见宗庙。”坤卦云“宗庙居世。”巽卦云“宗庙居世。”离卦云“宗庙为世。”兑卦云“上六宗庙在世，而否为乾之三世卦，有上九宗庙为应之语，知居世之上，应补宗庙二字也，乾卦云“建子起潜龙，建已至极主亢位。”知为甲子己巳者，积算起己巳。而姤建庚午，其前亦为己巳，己巳至甲子恰为六月，六十月干支一周，亦应以甲子为首也，乾卦云“天六位，地六气、六象六包，四象分万物，阴阳无差，升降有等。”无二十八之记数，凡三十六之前一卦，皆为二十八，姤三十六候，则乾应为二十八，且六位六气六象六包，四六二十四，加四象恰为二十八也。姤卦云“起乙亥水，至丙戌土。”知为甲戌者，乙亥至甲戌得六十日，而乙亥至丙戌仅十二，与通例不符也，遁下云“与民为飞伏。”遁下体艮，知民为艮之讹，其形亦相似也，遁又云“五星从位起太阴。”陆绩无注，知为水星者以大有升节明夷损坤坎家人蛊蒙困小过十二卦所值太阴皆水也。遁又云：“鬼宿入位降丙辰。”知为丙午者，以遁飞艮二为丙午也，其余各卦讹夺皆可用类推之法，一一改正，晁公武曰“京氏传文字颠倒舛讹，不可训知，适其服习甚久，渐有所窥，今三十有四年矣，乃能以象数辨正文字之舛谬。”今本舛谬如此，不知所辨正何等也？随卦云“计都从位降庚辰。”其前一卦为大过，为箕

宿，后一卦为坎，为牛宿，则计都二字必为斗宿之讹，益卦有计宿二字，前一卦家人为箕宿，后一卦无妄为牛宿，则计宿必为斗宿之讹，益卦宿字不误，而斗误为计，则随益二卦相同，巽卦无星宿，当补入五星从位起镇心，心宿从位降辛卯二句，知为镇星者，前一卦比为荧惑，后一卦小畜为太白，荧惑太白之间皆为镇星，知为心宿者，比为房宿，小畜为尾宿，其牛当为心也，知为辛卯者，巽上纳甲为辛卯也，晁公武此等要节皆未补入，更从何处辨正呼？《乾凿度》曰：“三画以下为地，四画以上为天，物感以动类相应也，易气从下生，动于地之下则应于天之下，动于地之中，则应于天之中，动于地之上，则应于天之上，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之谓应。”

四 卦 变

先以十二辟卦为主，辟者君也，乾坤为六阳六阴之卦，复姤为一阳一阴之卦，临遁为二阳二阴之卦，泰否为三阳三阴之卦，大壮观为四阳四阴之卦，夬剥为五阳五阴之卦，各卦卦爻之阴阳，不外此六种形态。乾坤为诸卦之祖，乾二五之坤，成震艮坎，坤二五之乾，成巽离兑，六子皆自乾坤来也，复临泰大壮夬为阳息之卦，姤遁否观剥为阴消之卦，而临观二阳四阴，大壮遁四阳二阴泰否三阳三阴，又以生诸卦。自临来者四卦，明夷为二之三，解为初之四，升为初之三，震为四之二，阳大而不通，故之三之四而不之五。自遁来者五卦，无妄为三之初，讼为三之二，家人为初之四，巽为二之四，革为上之初。自泰来者九卦，蛊为初之上，贲为上之二，恒为初之四，损为三之上，井为初之五，归妹为三之四，丰为二之四，节为三之五，既济为五之二。自否来者九卦，随为上之初，噬嗑为五之初，咸为三之上，益为四之初，困为二之上，渐为三之四，旅为三之五，涣为四之二，未济为二之五。自大壮来者五卦，需为四之五，大畜为四之上，鼎为上之初，兑为五之三。自观来者四卦，晋为四之五，蹇为上之三，萃为上之四，艮为

五之三。自乾坤来而再见者巽兑震艮四卦，从爻例也，卦无剥复夬姤之例，阴阳微，不能生也，故师同人大有谦从六子例，亦自乾坤来，小畜乃需之上爻变也，履乃讼之初爻变也，豫自复来，地雷复需地豫，乃两象易，非乾坤往来例也，颐小过乃晋四之初，上之三也，大过中孚乃讼上之三，四之初也，此四卦与乾坤坎离反复不衰，颠倒观之皆为此卦，故不从临观之例。师二升五成比，噬嗑上之上，折狱成丰，贲初之四进退无位而成旅，皆据为说，故亦从两象易之例。因《系辞》《彖》而复未出者二，睽已见于大壮，而自无妄来，蹇已见于观，而自升来，此卦变之大概也。

五 爻 变

初三五为阳爻，二四上为阴爻，不合者变而之正，此为虞翻之例，小畜䷈九二：虞翻曰：“变应五。”谓二以阳变阴，而与五之阳爻相应也，大畜䷙初九：虞翻曰：“二变正四体坎。”谓二阳爻变阴合三阳四阴则成坎也。王引之《经义述闻》云：“虞仲翔发明卦爻，多以之正为义，盖本彖传之言位不当者而增广之，变诸卦失正之爻，以归于既济可谓同条共贯矣，然经之位不当者，惟论爻之失正，未尝言其变而之正也，夫爻因卦异，卦以爻分，各有部分，不相杂厕，若爻言初六、六三、六五，而易六以九，爻言九二，九四上九，而易九以六，则爻非此爻，卦非此卦矣，不且紊乱而无别乎？”虞翻爻变之说，不合于彖象传，王引之之说是矣，然经中贞字，本为卜问，不能训正，更何之正之有？若对经文而言，则虞翻之说，为杨朱所谓大道以多歧亡羊，歧之中又有歧焉者矣。

六 互 卦

《系辞》二与四，三与五同功而异位，所谓同功互为一卦也，如屯䷂二至四为一卦则成坤，三至五成一卦则成艮，于是一卦可析之为四卦矣，此普通之互卦也，又有大互，如大过䷛为大坎，颐䷚为大离是也，有连互如豫䷏初至五体比，

☷☷谓初至三为坤，三至五为坎，合之成比，此五画连互也，又豫三至上体师☷☷谓三五互坎，合之成师，此四画连也。《系辞》云：“重门击柝，以待暴客。”《九家易》云：“豫下有艮象（二至四）从外示之，震复为艮，（震倒观之亦为艮）两门对合重门之象也，柝者两木相击以行也，艮为手为小木，又为持，震为足，又为木为行，即持二木夜行击柝之象也，坎为盗，水暴长无常时以待暴客，既有不虞之备，故取诸豫矣。”制器尚象，其言本近于儿戏，又以倒互穿凿付会，逸出常轨，更不足道矣。《京氏易传》履☱☲卦云“分气候，金火入卦。”乾兑皆金，无有火象，此必指二四互离言之也，益☱☲

卦云：“土金入震巽。”震巽皆木，无土金之象，此必指二四互坤为土，而金则由积算起己酉至戊申而得，申酉皆金也，此乃易之常道矣。

七 旁 通

任何学术，达至成熟之后，必推阐之以尽其变，八卦不足用，重之为六十四，又嫌其不足而用互卦倒卦，然如乾坤无可互，坎、离、大过、颐、中孚、小过，可互矣。而反复不衰，倒之无可倒者，不得不用旁通“六爻发挥，旁通情也。”于传亦为有据，旁通者，六位之爻，完全相反者也，虞翻大有注云：“与此旁通”。六十四卦凡为旁通者三十二。《京

旅	节	坤	乾
困	贲	巽	震
涣	丰	离	坎
噬嗑	井	兑	艮
遁	临	师	八同
妄无	升	有大	比
萃	畜大	蛊	随
观	壮大	妹归	渐
晋	需	鼎	屯
讼	夷明	解	八家
否	泰	蒙	革
咸	损	睽	蹇
益	恒	豫	畜小
过小	孚中	姤	复
颐	过大	剥	夬
济未	济即	履	谦

氏易传》剥☶☲卦云：“金土分气三十六。”坤艮皆土，中无

金，此必剥夬䷖旁通，夫之乾兑皆金也，大有䷍卦云“金土分象三十六。”乾金离火，卦中无土，此必与比䷇旁通，其土指比之下卦坤也，汉儒多用旁通，不独京房虞翻也。

六日七分 又卜筮向吉凶，吉凶之事又日常有之，于是以卦值日，用卦之一爻以为主，随其所占而判断之，既便于日用，又不昧于土圭测日之原，诚两得也，下表见易 纬《稽览图》。以坎离震兑四正卦（四方之正位也）为四象，十二辟卦为十二月消息，

己	辰	卯	寅	丑	子
乾 畜小 比 师 旅	夬 革 蛊 讼 豫	壮 大 解 晋 随 需	泰 渐 益 蒙 过 小	临 升 睽 谦 屯	复 孚中 颐 蹇 济未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坤 过 大 噬 既 济 艮	剥 困 夷明 妄无 妹归	观 贲 离大 萃 巽	否 损 八同 节 恒	遁 履 涣 丰 鼎	姤 咸 井 人豕 有大

所余四十八卦分布十二月，每月併消息为五卦，每卦六爻当一月三十日，然月有大小，所主不齐，于是每卦不为六日，而为六日七分，即六又八十分之七日也，十一月建子冬至由中孚起，一岁三

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以六十卦除之，得六日八十分之七，四正不在内，须设法加入，由一减八十分之七，得八十分之七十三，为四正所值之日，四卦共得三日八十分之五十二，而此三日八十分之五十二，即由颐、晋、井、大畜四卦内设法减之，颐为子月第三卦，在仲冬，晋为卯月第三卦，在仲春，井为午月第三卦，在仲夏，大畜为酉月第三卦，在仲秋，恰为四正所值之位也，四卦各六日七分，共为二十四日八十分之二十八，减去四正所占之三日八十分之五十二，余二十日八十分之五十六，以四除之，得五日八十分之十四，于是颐晋、大畜、井、

四卦皆五日十四分也，合之仍为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

$$6\frac{7}{80} \times (60 - 4) + 20\frac{56}{80} + 3\frac{52}{80} = 340\frac{72}{80} + 20\frac{56}{80} + 3\frac{72}{80} = 366\frac{1}{4}$$

此孟喜之说，唐一行卦议传之者也，《京氏易传》积算皆六十日，与此稍异，或谓积算由第六日起，如乾初甲子，积算则由己巳而至戊辰，一卦六爻，爻六日七分，故积算起第六日，不知月建甲巳至己巳，以半年计，故积算即接己巳，与六日七分无涉。

《稽览图》云：“甲子卦气起中孚，太阳一二以上，自雷雷声，当雷不雷，太阳弱不当雷而雷，太阴弱非太平，而杂卦以其度效一辰则可矣，（郑注杂卦九三上六决温，九三上九微温，六三上九决寒，六三上六微寒日七分中一辰效则可也。）唯消息及四时卦当尽其日，（注寒温之气，消息尽六日七分，四时七十三分也）太平之时，太阴用事，（注谓从否至临也）而少阳卦当效。时至则于效分上时，非太平以其卦分效则未可责时至立效也，太阳用事，（谓从泰至遁）少阴卦爻亦如之，……六日八十分之七而从，四时卦十一辰余而从，（四时卦者谓四正卦坎离震兑，四时方伯之卦也，十一辰余者，七十三分而从者得一之卦也）坎常以冬至日始效复生，坎七日，消息及杂卦传相去各如中孚。”此论六日七分值日之法，乍观之不知所谓，《后汉书·郎头传》“父宗学京氏易，善风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气占候吉凶，嘉平二年头上书曰，臣闻天垂象，地见灾符，所以谴告八主，《易内传》曰：凡灾异所生，各以其政，变之则除，消之亦除。（《稽览图》作凡异所生灾所起各以其政变之则除，其不可变，施之亦除）窃见正月以来，阴阁匝日，《易内传》曰：久阴不雨，乱气也，蒙之比也，（《稽览图》作久阴不雨，雾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淆乱也，今立春之后火卦用事，当温而寒违反时节，臣伏案伏伏参察众政，（用京易氏）以为立夏之后，当有震裂消冰之害，

又比荧或失度，盈缩往来，涉历与鬼，环绕轩辕，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礼，不从夏令，则荧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九日，三公卦也，（用京氏易）三公上应台阶，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则寒阴反节……，雷之始发大壮始，君弱臣强从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壮用事，消息之卦也，于此六日之中雷当发声，发声则岁气和，亦道兴也。”以上所言，知汉儒以某卦之阴阳，参合当时之寒温而断其吉凶，此为儒家正统，观《经子探原》即可知之，周祀龙神，以震为主，震东方而为雷声，故于雷声特为注意焉。

九 爻 辰

天左旋地不动，则似右旋，两卦或顺行或逆行共值一年（地不动用旧说释古书当用古代天文知识）此又一种自然之办法也。《乾凿度》曰：“阳唱而阴和，男行而女随，天道左旋地道右迁，二卦十二爻而基一岁，乾阳也，坤阴也，并治而交错行，乾贞于十一月子，左行阳时六，坤贞于六月末，右行阴时六，以奉顺成其岁，岁终次从于屯蒙，屯蒙主岁屯为阳，贞于十二月丑，其爻左行，以间时而治六辰，蒙为阴，贞于正月寅，其爻右行，亦间时而治六辰，岁次则从其次卦，阳卦以其辰为贞，左行间时而治六辰，阴卦与阳卦同位者，退一辰以为贞，其爻右行，间时而治六辰泰否之卦独泰否之卦，独各贞其辰，其北辰左行相随也，中孚为阳，贞十一月子，小过为阴贞六日未，法于乾坤，三十二岁而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万一千五百二十，析复从于贞。”贞打也，打十二宫之某宫数起也，乾何以贞子？坤何以贞未？胡渭谓本《京氏易》乾初纳子，二纳寅，三纳辰，四纳午，五纳甲，上纳戌，为左旋，坤初纳未，二纳己，三纳卯，四纳丑，五纳亥，上纳酉，为右旋。屯贞十二月，蒙贞正月，则又本六日七分，屯为十二月卦，蒙为正月卦也，阴阳者以前后而分，屯在蒙前故为阳，小过在中孚后故为阴，需在前为阳，贞于卯，讼在后为阴，贞于辰，师

在前为阳，比在后为阴，师比皆四月卦，宜贞于己，两爻不能同贞一辰，则师贞于己而左行，比退一辰，贞于午而右行，两卦共十二爻，仍爻值一辰也，泰宜贞正月寅，否宜贞七月申，寅申相冲，则否则贞八月酉，乃不用退行而用随行，于诸卦中别为一例，中孚宜贞子，小过宜贞寅，同为阳辰，小过宜退贞于卯，乃不贞于卯而贞于未，以中孚法乾，小过法坤，此又一变例也，此外复避剥，观避临，大壮避遁，姤避夬，大有辟同人，履避小畜，井避困，升避萃，恒避咸，益避损，贲避噬嗑，归妹避渐，旅避丰，兑辟巽皆相避以济其穷，夫泰否

中孚小过，何以独为例外，前人莫知其义，以予考之，泰否为文王演易时特别注意之卦，兴周革殷，不取逆而取顺，以为开国之吉兆也，中孚为武王庆祝胜利之卦，小过为周初赤鸟之瑞，以法乾坤，非其余诸卦所能比拟也，然以此而推知爻辰为周之旧法，若为汉儒所定，必不以四卦为特例，作兴作之纪念也。爻辰之法，学者健忘已久，而民间结婚，选择吉日，仍沿用不替，盖嫁娶周堂，大月从夫顺行，小月从妇逆行，与爻辰同法，崇正辟谬及历书俱有之，周者周天，堂者明堂，爻辰与大乙下行九宫（详下）皆用明堂，明堂者儒家巫术所自出，（详《经子探原》）此亦最饶兴趣之事也。《离骚》：

“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



辰 爻 泰否
蒙屯



辰 爻 蒙屯
否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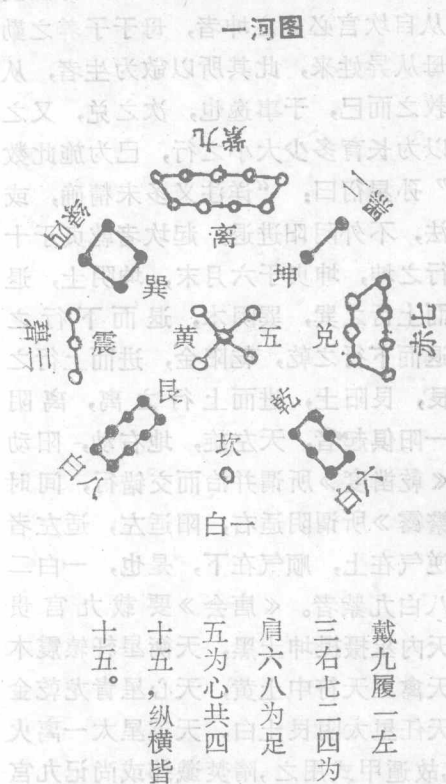
降。”孟陬为正月，斗柄贞于寅，即用爻辰之义，旧注皆训正，正于孟陬为何义，亦不能说，数千年来，以不解解之，未有能纠正之者，古代分天为十二宫，（见前）斗柄每月贞一宫，屈原出生是摄提贞于孟陬之时，语极平易，讲易唯汉儒近真，有明琐碎穿凿，而本相

保存不变，王弼、程颐、朱熹以后迷不知其所自，甚矣其谬也。郑康成爻辰以十二辰之物象，十二次之星象配之，物象与说卦合，星象与土圭测日合，乃周汉旧说也。困九二“困于酒食”。郑注云“二据初辰在未，未上值天禄酒食象。”困在建戌之月，其初为戌，未在建初，后人不知困井之爻辰，与乾坤不同，因而致误。离九三“鼓缶而歌。”郑注云“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艮为建亥之月，土爻贞丑，故云位近丑。爻辰释卦义多穿凿，而其源甚古。汉书律历志云“十一月乾之初九，故黄钟为天统，六月坤之初六，故林钟为地统，正月乾之九二，故太簇为人统。”京易每卦皆有爻辰，合而观之，断非一人之私见，惟其法有不同耳。

乙 宋 派

汉易主象数，至宋而象数之外，歧出图书一派，刘牧陈搏邵雍等倡之，朱熹和之，风靡一世，传之数百年不衰，清代汉学具起，力排宋儒之学说，图书亦在排斥之列。朱熹易本义首列九图，一河图，二洛书，三伏羲八卦次序，四伏羲八卦方位，五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六伏羲六十四卦方位，七六三八卦次序，八文王八卦方位，九卦变，卦变来自汉儒，人所共知。河图洛书，艺文志谓为若干篇，则有图有说，仅有所传之黑白点，无以取信于人，毛奇龄易图原舛，胡渭易图明辨，纪昀四

痺全书提要，攻之甚力，即汉儒解说，亦未有先天后天分之，不能令人置信。余考河图窃自道藏洞真部，洛书窃自太玄，此二书汉书皆以知之，先天图窃自卫元嵩元包，其书即有先天卦图，后天卦图，后天卦有飞伏升降，依汉易为说，先天卦图依说卦为说，宋儒皆有所本，元包为京房一派，合于火珠林，以坤为首，盖拟归藏者，清儒未曾发现，至于河图拟明堂，见于大戴礼记有知之者，而不明其用。洛书合于管子幼官图，远在太玄之前，宋儒更远有所承，宋儒亦不自知，而为清儒唾弃，不明管子，以至如此悲夫。



此图及洛书见洞真部灵图类，一白至九紫与文王卦位全同，惟中多一五黄，知河图按卦位记其黑白之数，又因帝出乎震，而制太一下行九宫之法，太一为北辰，出土圭测日，为汉儒象数之一，宋儒削去，黑白之词，张理《大易象数钩隐图》与《道藏全图》。《乾凿度》云：“易一阴一易合而为十五之谓道，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大一（即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合于十五。”郑注“太

一者，北辰之名也，居其所曰大一，常行于八卦日辰之间曰天

一，天一下行，犹天子出巡狩，省方岳之事，每率则复大一，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中央，以阳出，以阴入，阳起于子，阴起于午，是以大一下九宫，从坎宫始，坎中男，始亦言无适也，自此而从于坤宫，坤母也，又自此而从震宫，震长男也，又自此而从巽宫，巽长女也，所行者半矣，还息于中央之宫，又自此而从乾宫，乾父也，又自此而从兑宫，兑少女也，又自此而从于艮宫，艮少男也，又自此而从于离宫，离中女也，行则周矣。上遊息于太一天一之宫，而反于紫宫，行从坎宫，始终于离宫，自太一行，坎为名耳，出从中男，入从中女，亦因阴阳男女之偶，为终始云，从自坎宫必先之坤者，母于子养之勤劳者，次之震，又次巽，母从异姓来，此其所以敬为生者，从息中而复之乾者，父于子教之而已，于事逸也，次之兑，又之艮，父或老顺其心所爱，以为长育多少大小之行，已为施此数者，合十五，言有法也。”孙星衍曰：“详注义多未精确，或是后人伪托，今考九宫之法，不外阴阳进退，起坎者乾贞于十一月子，坎阳水，进而上行之坤，坤贞于六月末，坤阴土，退而下行之震，震阳木，退而上行之巽，巽阴木，退而下行之中，中兼艮坤，坤阴土，退而下行之乾，乾阳金，进而上行之兑，兑阴金，退而下行之艮，艮阳土，进而上行之离，离阴火，退而下行之坎，一阴一阳俱起者，天左旋，地右动，阳动而之阴，阴动而之阳者。《乾凿度》所谓并治而交错行，间时而治六辰，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谓阴适右，阳适左，适左者其道顺，适右者其道逆，逆气在上，顺气在下，是也，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者。《唐会》要载九宫贵神，天逢星太一坎水白，天内星摄提坤土黑，天衡星轩辕震木碧，天辅星招摇巽木绿，天禽星天符中土黄，天心星青龙乾金白，天内星咸池兑金赤，天任星太阴艮土白，天英星太一离火紫是也。九宫既算法之捷，故遁甲式用之，隋焚讖纬或尚记九宫以示陈搏，遂伪为洛书，于时《乾凿度》未出，后人不能博

考，致为所惑矣。”孙氏之言不易明晰，今更释之如次。

巽四 绿	离九 紫	坤二 黑
震三 碧	中五 黄	兑七 赤
艮八 白	坎一 白	乾六 白

震三 碧	艮八 白	坎一 白
坤二 黑	巽四 绿	乾六 白
兑七 赤	离九 紫	中五 黄

碧三	白八	白一
黑二	绿四	白六
赤七	紫九	黄五

将此图与河图及文王八卦图对照，完全相同，河图用黑白点代数目字而去卦名，其卦位完全相同，文王八卦图则去九宫之黑栏，保存卦位，坎离震兑为四正，坎北离南震东兑西，乾坤巽艮为四维，乾西北，坤西南，巽东南，艮东北，貌变而质不变也。推行之次序由数字顺数之，如下二图一白之坎，进至二黑之坤，二黑之坤进至三碧之震，三碧之震进至四绿之巽，四绿之巽，进至五黄之中，五黄之中进至六白之乾，六白之乾进至七赤之兑，七赤之兑进至八白之艮，八白之艮进至九紫之离，九紫之离进至一白之坎。《周髀算经》

“冬至从坎阳在子日出巽而入坤见日光少，故曰寒。夏至从离阳在午日出艮而入乾见日光多，故曰暑。”冬至斗柄指子，在坎位，周以冬至为正，故从坎始，日东出西没，冬至只能转入坤位，次日出震为春秋二分斜行过

巽，息于中央，春分以后日出艮入乾自然由乾而斜入兑，次日过艮，最后到夏至而斗柄指午而入于离，皆极自然，郑注以乾坤六子为说，不合情理，孙以进退为说，阳进而阴退，其言甚是，然坎为阳水进而土行，巽离坤皆可，何必一定之坤，坤阴

土退而下行，震艮乾兑皆可，何必一定之震，凡此皆不能说，则孙说也，有问题《周髀算经》有眼前根据，惜孙未察觉耳。

洛书之数注明《太玄》，又引范望之注，是明为扬雄而非夏禹矣，《太玄·玄图》“一与六为宗，二与七共朋，三与八成交，四与九同道，五与五相守。”文句稍异，然《洛书》出于扬雄则无可疑矣，扬雄又出于《系辞》之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见前），宋儒则削去小字以售其欺世之技，真可恨矣。《朱子语类》云：“一与六共宗，盖是那一在五下，便有那六底数，二与七同位，是那二在五边，便有七的数。”朱熹非不见《太玄者》，而佯为不知。《语类》又云：“问河图此圣控定了先生曰：天地只是不会说话，借圣人说出来，若天地自会说话，想更说得好，只如河图洛书，便是天地画出的。”朱熹非不见太玄者，大言欺人何哉？邵雍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刘牧与之互易。《大易象数钩隐图》同道藏其伪显然矣。

二 道藏河洛之来源

于此有一问题，道藏河洛二图，为凿空杜撰乎？抑有所受乎？此可注意之问题也。九宫之数，与明堂合。《大戴礼·盛德篇》“明堂者凡九室，二九四、七五三、六八一。”即九宫之法，明堂位疏引《大戴礼·盛德篇》云：“明堂者自古有之，所以朝诸侯。”又引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飨功养老数学士皆在其中。”河图即在其中，书顾命。

越王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

周初确有河图，孔子望古遥集也说“凤皇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汉书·艺文志》有《周易》明堂三十六卷，明堂阳阴三十三篇，明堂阳阴说五卷，习《周易》者必习明堂，而明堂之数即河图，《周易》中有河图，阴阳之数，当即太乙下

行九宫，五行大义引黄帝九宫经云：太乙之始，始于坎宫。太一在坎宫。

与坎水一白对照，是显然的。子华子大道篇“五居中宫以制万物，是以二与四抱九而上跻也，六与八蹈一而下沉也，戴九而履一，据三而持七，五居中宫，数之所由生，一纵一横，数之所由成。”与大戴礼之数合。《系辞传》“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五，一三五七九也，地数五，二四六八十也。五位相得配合而成，河图之数，道藏独传此图，抱朴子遐览篇有三皇内文天地人三卷、玄文上中下三卷等五百余卷，其目甚多，而皆称为道书，此为道藏目录之最大者，而其中有九宫五卷，九宫即河图，玄文即洛书（详下）此为易之别派，由儒家而演为道家，其源流于古为一。

惠栋明堂大道录引说卦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至成言乎艮一段而释之云震东方也者，晋阳太庙也，巽东南也者，东青阳个，南明堂个也，离南方之卦也者，明堂太庙也。

负斧依南面而立，故南面而听天下，听，听朔也，天子当阳故乡明而治，盖取诸此也者，言明堂之法，取诸此也。蔡氏谓人君之位，莫正于此，故虽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坤也者，地也者，坤位未而王四季，故用事于西南，而居中央，西总章个，南明堂个，中央太庙太室也，兑主酉故正秋，总章太庙也，乾西北之卦也者，西总章个，北玄堂个也，坎正北方之卦也者，玄堂之太庙也，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成始也者，东青阳个，故曰成始，北玄堂个，故曰成终。”蔡氏指蔡邕。

《明堂月令论》予在《经子探原》已引过，从略。吾辈既知明堂为儒者之教堂，则明堂之合于卦位，乃极自然，惠以听天下为听朔，与土圭测日契合，文王之灵台即为告朔听朔之用，《月令》：“孟春天子居青阳左个，仲春天子居青阳太庙，季春天子居青阳右个，孟夏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天子居明堂太庙，季夏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天子居太庙太室，孟秋天子居

总章左个，仲秋天子居总章太庙，季秋天子居总章右个，孟冬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天子居玄堂太庙，季冬天子居玄堂右个。”《王藻》：“天子玄端而朝日于东门之外，听朔于南门之外，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此可为惠氏所言之证，张衡《东京赋》云：“乃营王宫，布教颁常，复庙重屋，八达九房。”薛综注：“三宫明堂灵台辟雍也，于其上班，教令者曰明堂，大合乐飨射曰辟雍，司历纪候节气曰灵台。”李善注：“大戴礼曰明堂九室而有八牖，然九室则九房也，八牖八达也。”《后汉书·刘瑜传》云：“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侄有序，河图授嗣，正在九房，陛下设置七臣，以广谏道，及开东序《金縢》史官之书，从尧、舜、禹、汤、文武致兴之道。”然则河图受嗣，为崇拜生殖神所在地，而所谓河图者，即《顾命》所陈（见前），九为河图，刘牧为得其实，邵雍误传，道藏河图非与《易》全无关系者。

试进一步了解明堂阴阳，礼记明堂阴阳录云（惠云引见《牛宏传》及《御览》）：阴阳者王者之所以应天也，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象紫垣、南出明堂象太微，西出总章五渎，北出玄堂象营室，东出青阳象天市，上帝四时，各治其宫，王者承天统，亦于其方以听国事。

所谓阴阳者即上帝四时，与《易》之阴阳同，汉书魏相传云：相明《易经》有师法，又数表采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闻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贷。圣人以顺动，故刑罚而民服，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至，则八风之叙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策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兴兑治则饥、秋兴衰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夏兴改治则雹，明王谨于尊天，

慎于养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节民事居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孰丝麻遂草木茂鸟兽蕃，民不夭疾，衣食有余，若是则君尊民说上下亡怨，政放不违，礼让可兴，臣愚以为阴阳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圣贤未有不繇者也，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家国身亡祸殃，年寿永究，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臣请法之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儿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者各取一时，愿陛下选明经道知阴阳者四人，各主一时，时至明言所取，以和阴阳，天下幸甚。

《艺文志》《周易》明堂等书，观上文可知其概，明堂为宗教与政治合一，洛书亦当相类，汉书五行志引刘歆说禹治洪水，锡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又谓周书洪范篇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人多不信，余为之证实，九畴即九洛，已见《庄子·天运》、《管子·小匡》。

葵五之会，天子使宰孔致胙于桓公，公曰且有后命，桓公召管仲而谋之，管子对曰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有见者，虽曰受命，兹乃失之乎。

管仲所言，图书并举，则当时确有洛书矣，管子幼官图即法洛书而作，即今洪范。“东方八举时节，君服青色，味酸味听角声治燥气，用八数，饮于青后之井。”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木数三，加中央土为八，洪范“木曰曲直，曲直作酸。”南方“味苦味用七数，饮于赤后之井。”水数二，加五为七，洪范“火曰炎上，炎上作苦。”西方“味辛味用九数，用九数饮于白后之井。”金数四，加五为九。洪范“金曰从革，从革作辛。”北方“味咸味用六数，饮于黑后之井。”水数一，加五为六。洪范“水曰润下之井，润下作咸。”中央“味甘味，用五数，饮于黄后。”土数五，洪范“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是幼官图之数，完全用洪范矣。

东方三与八同宗、南方二与七为朋、西方四与九同道、北方一与六共守，中央五加五为十，完全与洛书相同，刘歆谓洛书为洪范，有实证矣。一举再举而至九举，以行政言之，存亡之数九，九会诸侯，以九为节与畴之义合，有旗物有真有刑节气十二日，夏至冬至各九十二日，见轻重已，用意与明堂同，比于古代有特殊意义，河图洛书皆有图，章太炎云：“营制之始，昉乎神治，有神治然后有三治，故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禹之铸鼎而为魍魉，屈原观楚寝庙而作天问，古之中国尝有足矣。”澳大利亚与南亚美利加之野人，尝歪涅其地以为图画，而其图则生人战斗与上古之异事，以敬鬼神。埃及小亚细亚之法，自祠庙宫寝而外，不得画壁，其名器愈陵，当是时，行政之堂与祠合一，故以图为央之政，以扬于三庭，其朝令仪式绘诸此，其战胜奏凯绘诸此，其民训服壶浆以迎绘诸此，其顽梗方命终为俘馘绘诸此，其图也，史祝之且云典祝之，而民乃震动恭恪，不等于神而流贻于图，君八者借此以相临制，便驯扰，于争益便。是则河图洛书有政教之大用，非人所知矣。

三 伏羲先天图

河图洛书虽有问題，然其传授有源流可寻，伏羲先天图于古无征，突出于宋儒，邵雍先天之学，人所豔称，以为继往开来之绝学，而其实先天二字由《元包》窃来。《元包》首坤，地在天之先，故名先天，宋儒暗袭《庄子》《大宗师》“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先天地生而不为久。”加以新解，宋儒本先有圆图而后有横图，横图由圆图而生，观《元包》自见，然宋儒将横图放在前，从《系辞》“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寻出根据，一若圆图由横图而生者，其作伪之技，真巧不可阶矣。

由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由四象生“--”“--”“--”“--”“--”“--”“--”“--”八卦，由八卦生“--”“--”“--”“--”“--”“--”“--”“--”……

“䷀” “䷁” “䷂” “䷃” 十六、由十六生 “䷄”
 “䷅” “䷆” “䷇” …… “䷈” “䷉” “䷊” “䷋”
 三十二，由三十二生坤剥比观……大壮大有夬乾六十四卦，宋儒
 谓之加一倍法，由一生二，为一阴一阳，由二生四，为太阴少阳少
 阴太阳，由四生八为八卦，于（详下注）筮法及《系辞》皆可缘
 饰为说，十六与三十二，则于易无涉，其名无得而称，毛奇龄
 作《仲氏易》讥之是矣，胡谓《易图明辨》云：“说卦传有经
 卦之方位，而无别卦之方位，盖文王所演六十四卦，错综而叙，
 不以其卦为类，故无方位可言，京房六日七分之法，亦不过取卦
 名之义，以为当值冬至，非谓中孚方位，在子之中也，自魏伯
 阳以乾坤坎离牝牡震，艮巽兑，先天之八卦方位始见，而邵子演
 之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离列左右之门，天地之所开辟，日月
 之所出入，于是有乾南坤北，离东兑西之图，又推之于六十四
 卦，为大横图，以定其序，而规横图而圆之，以为六十四卦之
 方位，更有方圆出于其中，是经卦既非乾坤三索之序，别卦又
 失文王所演之旧，虽用京焦分卦值日之遗法，而次序方位，参差
 不齐，其卦气之所自起，不得不拙中孚而用复姤，坎离震兑四
 正卦之主二十四气者，亦改为乾坤坎离，固其所也，然京房之
 分卦值日，以候灾异实有其用，而邵子大圆图则直如《参同契》
 以六十卦象一月升降往来之气，非真有分卦值日之事也，故辟
 卦相去之疏密前后不同，而二分卯酉之中，乃系之临遁，盖此图
 惟明丹道，不主占候，固不必一一求合于卦气也。”胡谓疑为
 道家丹鼎之图，正堕其术中，未尝揭露其真脏所在，朱熹并道家
 之说亦不承认，《语类》云：“伏羲氏当时画卦只与掷筊相
 似，无容心，易只是阴一阳一，其始一阴一阳而已，有阳中
 阳，阳中阴，有阴中阴，阴中阳，二看上面所得如何，再得
 阳即是三，故乾一，或得阴即是三，故兑二，二亦看上所得如
 何，或得阳即是三，所以离三，或得阴即是三，所以震四，阴中阳
 二，或得阳即是三，所以巽五，或得阴即是三，所以坎六，阴中

阴，二看上所得如何，若得阳即是三所以艮七，再得阴即是三，所以坤八，看他当时画卦之意，妙不可言。”是朱熹以伏羲为真画有先天图，于道家无涉矣，然此图传授不明，作伪之迹终不可掩，于是《语类》又云：“先天图直是精微，于起于康节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传，次第是方士辈所传授的。《参同契》中亦有此意相似。”先天图之巧即在次第，既云是方士辈所传授，又云秘而不传，然则所秘者何事耶？朱熹知次第为方士辈所传授，则伏羲画先天图之说，不攻自破，然而先天图之出于《元包》与方士无与其真正来源，朱熹亦不知也，先天图不足以言，论之太繁，试即下文伏羲八卦批驳之，其误显而易见，盖八卦方位图，为上列圆图所简化者也。

四 卦 位

《说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朱熹《易本义》引邵雍曰：“此一节明伏羲八卦也。”又云：“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邵雍曰：“此一节明文王八卦也。”《元包》先天卦图既依说卦，以天地相对，山泽相对，水火相对，风雷简化之，即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卦位（详下），宋儒于圆图既伪记，伏羲自然指此为伏羲卦位，文王八卦之有方位，《说卦》已言之，无有问题，天地定位四句，未尝指卦位，下文又云：“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燥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皆反复申明八卦之用，更何处能容有伏羲卦位插述其中。下文又云：“故水火不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成变化既成万物也。”此申言文王八卦之说又与伏羲八卦同一而不可分，且缺天地一项，又何以说之耶？中国地居温带，南暖而北寒，故以离火居南，坎水在北，东面临以海为龙神所居，而震雷在东，西面、以周在邠岐观之为沙漠而多沼泽，而兑泽在西，《说卦》以兑于地为刚鹵，即

沙漠之象也，四方皆有地理之根据，今邵雍所谓伏羲卦位，其西为坎水与昆仑高丘不合，东为离火，与东海不合，乾南坤北，更何义耶。《道藏》文王卦位从一宫至九宫，即宋派所谓河图，宋儒将文字削去代以黑白点，以神其说，讼言排斥异端，使人不阅《道藏》以掩其迹，宣传之术远非一般人所及，道藏又有八卦司化图，即文王卦位与十二辰六十四卦配合，而与先天图渺不相涉，其法四政各配一辰，四维各配二辰，十干则以甲乙木配东方，丙丁火配南方，庚辛金配西方，壬癸水配北方，六十四卦每格以本卦为首，而以错卦配之，如坎之下为坎水，次为水山蹇，泽水困，火水未济，风水涣，雷水解，地水师，余仿此，此图不见于各家易注，然《京氏易传》乾卦有戌乾亥则其源亦甚古矣。堪舆家之罗盘，即用此图易之哲学，为朴素唯物论，宋儒则完全以唯心观点解释之，不能以大自然教训自己，朱熹理气二元论有唯物之倾向，而其解易仍不能出邵雍周敦颐之范围也。《大易象数钩隐图》有八卦司化图，其言云：“乾职生覆，坎司寒化，艮司湿化，震司动化，巽司风化，离司暑化，坤职形载，兑司燥化。”此解极为重要，夫河图洛书八卦司化三图，《大易象数钩隐图》皆有之，与《道藏》，此书为儒家所常见，非若《道藏》之可以蒙混，朱熹之徒，亦何苦作伪也。

周易符号应用之展开（下）

卜筮并称，卜有兆而无符号，论卜之书，如《史记·龟策列传》及《汉书·艺文志》所载《龟书》五十二卷《夏龟》二十六卷，《南龟书》二十八卷，《巨龟》三十六卷，《杂龟》十六卷，卷数虽多，不能展开成一有系统之哲学，为其本身所限制，卜如算术，筮如代数，故筮能展开而卜不能。自汉以后，拟易之书颇多，而拟龟书无有，以此故也，所拟者皆即八卦之符号，应用而推阐之，述之如次：

甲 灵棋经

拟易之书，以《灵棋经》为最善，师其意不袭其貌，旧本题，东方朔撰，或以为张良受之黄石公，或又谓淮南王刘安所撰，皆无实证，《四库提要》谓：“《隋书经籍志》有《十二灵棋卜经》一卷，而《南史》所载客从南来，遗我良材，宝货珠玑，金盃玉杯之繇，实为今经中第三十七卦象辞，则是书本出自六朝以前，其由来亦已古矣。”余谓棋卦同音，灵棋即灵卦，《山海经》帝棋之台，即卦台，前已说明，此种古义，非汉以后所知前举大通卦，再举渐泰卦，一则。

一上 一中 二下 渐泰卦 待时之象 阴正得位 巽风东南

象曰：安居布业，治产有入，既富且贵，禄位未及。

占法用十二子，刘基序云：“灵棋之式，以三为经，四为纬，三以上为天，中为人，下为地。上为君，中为臣，下为民，四，以一为少阳，三为太阳，二为少阴，四为太阴。”

“一上一中二下，其象为三即巽卦，巽位在东南，故为巽风东

南，阴正得位者。”刘基曰：“二阳在上，一阴居下，三才之位皆得。”上中下为牙牌数所自出，神籤亦有上中下，又将上中下扩充为上上、上中、中平、中下，下下。牙牌数神籤皆有之。象曰蜕变为断曰，其迹粲然可观矣。以繇辞与《史记·龟策列传》对照，知此书甚古，慎德卦：禁令不行，盗瞰我庐，即《史记》之卜闻盗来不来。未还卦：荒用土虚，人民迁居，待年之丰，乃归故庐。即《史记》之卜求当行不行。昌吉卦：少小仕宦，爵禄方兴，即《史记》之卜居官尚吉不吉。大获卦：韩卢走兔，走不伸步，噬兔在前，逐者在后，频频重获，略不得走。即《史记》之卜渔猎得不得。宜祷卦：数见怪异，要诸巫覡，祈祷求福，灾消祸息，大小获安，神祇之力。即《史记》之卜岁中疫不疫。佳丽卦：青牖紫房，中女姬妾，容颜发色，芝兰叶芳。即《史记》之卜有卖若买臣妾。此类言辞，牙牌数神籤亦间有之，然皆为假设譬况之辞，非若《灵棋经》之卦名于繇辞密也。然则此书或其为东方朔，刘安辈所撰矣。

乙 易 林

用《左传》之卦之法，一卦六十四卦，如乾之某，坤之某，屯之某等，其次序一依《周易》，卦辞为四言诗，皆自制。乾之某，序与易同，师之某，其次即乾坤屯蒙需讼比小畜等，需之某，升需为首，其次即乾坤屯蒙讼师比小畜等，每一之卦，以其卦为首，余则依次排列，遇本卦则缺一卦而以下卦连接之，六十四变，共四千零九十六卦，卦系一辞，每三卦为组，其辞如下：乾：道陟多阪，胡言连蹇·译瘠且聋，莫使道通，请谒不行，求事无功。

坤：招殃来蛰，害我邦国，病伤手足，不得安息。屯：阳孤亢极，多所根惑，车倾盖亡，身当忧惶，乃得其愿，雌雄相从。蒙：鹄鵠尸鸠，专一无尤，君子是则，长受其福。卦系一辞，然亦有两三卦共一辞者，如乾之观云：北辰紫宫，衣冠立中，含

和建德，常受天福（需之夬坤之解同）。

四千余首，所作太多，故定此共用之例，而注明于其下：此书为焦贛所作，以卦值日，与京房六日七分不同，京为代分数，焦为整数，此其一，京用孟喜十二月卦，焦用《周易》卦序，此其二，六十四卦，除震离坎兑四正外，每爻值一日，六六三百六十爻，共值三百六十日，而以四正为方内监司，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坎冬至，离夏至，震春分，兑秋分，每日依卦爻断其吉凶，或依六十甲子，以一卦值一日，乾甲子，坤乙丑，屯丙寅，至未济而为癸亥，四正主二正二分如前，此其大略也。

《易林》或疑为伪作，顾炎武《日知录》所举如“彭离洛东，迁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宁元年，火入井口，阳芒生角，犯历天门，窥见太微，登上玉牀。似用《李寻传》语，新作初陵，踰陷难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以为晚出假托之证。然《文选》任昉《竟陵王状》李注引《东观汉记》：“沛献王辅水平五年，京师小雨，上御云台，诏尚席取卦具自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蚁封穴户，大雨将集。”此语见震之蹇，则此书似出焦氏，昭君是福之语，后人所附益耳。《史记·贾谊传》：“贾嘉最好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司马相如传》：“扬雄以为靡靡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皆司马迁死后事，然决不能因此而谓《史记》非迁作也。

丙 太 玄

太玄为扬雄作，拟易之上下经及十翼，集五行及一切术数之大成，雄之目的，乃融合术数及哲学为一体大思精，而所得有限，不及十翼，时代限制扬雄，所思所营，不出当时社会意识以外，雄其奈之何哉？易以三画成卦，重卦六画，玄木三不

六，而定为四，易卦由下而上，玄由上而下，命曰方州部家，易分“一”“--”两种，玄分“一”“--”“---”三种如：

☰	一方一州	中
☷	一部一家	
☱	一方二州	童
☶	一部三家	
☲	三方二州	坚
☵	三部三家	

连画断画，无阴阳之象，以一为一，--为二，---为三，依次而命之，方州部家，即当时社会组织形态，以家为单位，聚家为部，聚部为州，聚州为方，《文选·安陆昭王碑文》：“监督方部之数”《汉书·地理志》“天下方绝为十二州。”由上而下，有政权集中之义，与易之逆数，有革命之意者不同，易八八六十四，玄九九八十一，而天地人三才，则仍旧不变，雄著《法言》谓：“通天地人曰儒”此为其所最注意者。

天玄 中，州，磳，闲，少，戾，上，干，𡗗，羨，差，童，增，锐，达，交，突，僎，从，进，释，格，夷，乐，争，务，事，凡二十七。

地玄 更，断，毅，装，象，密，亲，斂，疆，晬，盛，居，德，应，迎，遇，阕，大，郭，文，礼，逃，唐，常，度，永，昆，凡二十七。

人玄 減，𡙇，守，翕，集，积，饰，疑，视，沈，内，去，晦，曹，穷，割，止，坚，成，阕，失，剧，驯，将，难，劝，养，凡二十七。

八十一以三分之，各得二十七，玄名由卦名而起，如中即中孚之中，周即周而复始之周，磳即磳，与坚同，固也，闲义同坚，与屯之训难相近，其次序不依上下经而依六日七分，然以六十四配八十一，余十七，须以两玄并合者，共十七玄，余则

一玄一卦，方可配六十四，一玄九赞通七百二十九赞，分配三百六十六日，每日约以两赞主之，卦玄分配表如下：

复周	孚中	颐养	蹇勤	济未
临	中	睽	谦	将
美	升	戾	少	屯
泰	干上	益	蒙	闲
交	渐	增	童	过
壮	锐	晋	随	差
夷	解	进	从	需
夬	释	事	讼	侯
毅	革	务	争	豫
乾	畜小	比	师	乐
辟	敛	亲	象	旅
姤	咸	井	人	有
遇	迎应	法	居	大
遁	履	涣	丰	盛
唐	礼	文	廓	睽
否	损	同	节	灶
守	减	昆	度	恒
观	贲	畜大	萃	永
视	疑饰	积	聚	常
剥	困	夷	妄	妹
割	穷	曹	去	归
坤	过	噬	济	内
驯	剧	嗑	成	艮
	失	阙		止

其方州部家，亦有自然之序，一玄三方，一方三州，一州三部，一部三家，如天玄之一州有三部，一部之一家“阳一水下中”二家“阴二火下中周”三家“阳三木上下上”二部之一家“阴四金中下闲”二家“阳五土中中少”三家“阴六水中上戾”三部之一家“阳七火上下上”二家“阴八水上中干”三家“阳九金上上亨”。五行与上中下分配各卦，受《灵棋》经之影响，雄又作《玄首》《玄错》《玄衡》《玄测》《玄摘》《玄莹》《玄数》《玄文》《玄挽》《玄告》《玄图》、以首准《象》以测准《象》以文准文言，以摘莹挽图告准《系辞》，

以数准《说卦》，以衡准《序卦》，以错准杂卦。范望作注析《玄首》分冠八十一家，《玄测》分繫一百二十九赞，亦与今易相似，《玄数》云：“三八为木，为乐方，为春日甲乙，辰寅卯，声角，色青，味酸，臭羴形，浊信，生火，胜土，时生，藏脾，侑志，性仁，情喜，争貌，用恭，撝肃，徵旱，帝太昊，神勾芒，星从其位，类为麟，为雷为鼓，为恢声，为新，为躁，为户，为牖，为嗣为承，为叶，为绪，为赦，为解，为多子，为出，为予，为竹，为草，为果，为实，为鱼，为疏，为器，为规，为田，为木工，为矛，为青怪，为歟，为狂。”凡《洪范》《戴记》天文五行及五际六情之说，均纳于其中。”《汉书·扬雄传》：“观易者见其卦而名之，观玄者数其画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数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昼一夜，阴阳数度律历之记，九九大运，与天终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分为三卷，曰一二三，与泰初历相应，亦有颛顼之历焉。”雄与刘欣同时，欣之三统历，以历与易相应，雄之太玄，亦与历相应，《周易》之来，雄与欣均知之矣。”《玄图》云：“一与六为宗，二与七共朋，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五与五相守。”《道藏》洛书由此而出，宋儒窃之以欺人者，然以胡渭之精核亦仅谓其以《太玄》为粉本，而不言其即为玄图，渭著《易图明辨》有太玄图。

与前道藏洛书比较，惟中心之十与五不同，渭云：“《太玄》有《玄图》篇，而其所谓一六共宗，二七为朋，三八成友，四道同道，五五相守，盖即其图也。范锴昌以是为伏羲生成之位，而刘牧目之曰洛书，蔡元定宗之为河图，其粉本皆用太玄而加以地十。”五与五相守即十，而渭以为五，此其所以误也。

丁 洞极真经

《洞极真经》为关朗所伪托，其书三画成卦，仿《易》

“—” “—” “——” “———”三式，仿《太玄》依天地人三才，而分生资育三传。

生传第一

生式生式生，洪明生

资传第二

资式资式资，天生地育而人资

育传第三

育式育式育，洪明

传有翼，资传翼曰取天地之道曰资，三极之情可见矣。

三式资其象，以制器服。

传曰资其象，制器服也。

三式资其器以辟田里，兴地利。

三式资其用，以化育兆姓。

传曰资用化育兆姓，其道大也。

儒家天神、地祇、人鬼之说，改为天生地育人资，此为一伟大之建树，可以洋洋万言，自成一家，惜关朗之才与学，皆不足以副之，然有可注意者，以太一下行九宫，为宋易之先河，其言曰：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二后右，后圣稽之，以为三象，是故一以为生之式，四以为生之式，七以为生之式，二为育之式，五为育之式，八为育之式，三为资之式，六为资之式，九为资之式，因而变之以成二十有七。

生之下一卦，变育则为涣，中变育则为实，上变育则为兴，此为一阶段。生之下一画变资，则为懊，中变资则为茂，上变资则为达，此又一阶段。生下变育中变资则为序，下变资中变育则为和，此又一阶段，余仿此。《太玄》拟《易》决不与《易》相犯，此书拟《易》拟《太玄》而育即坤，生即乾，涣即巽，

实即离，萌即震，华即坎，安即艮，而止又与人玄犯複，其技之拙劣至此。关朗为大言自壮，谬托其先人得之无名氏，两世不能通其义，有隐士为解说，讲毕飞昇，真妄人也。

戊 元 包

《元包》为北周卫元嵩作，太玄为孟喜一派，本易纬卦气图，元包为京房一派，合于《火珠林》以书，以坤为首，次乾，次兑，次艮，次离，次坎，次巽，次震，盖拟归藏者，其序如下：

太阴

坤 复 临 泰 大壮 夬 需 比

太阳

乾 姤 遁 否 观 剥 晋 大有

少阴

兑 困 萃 咸 蹇 谦 小过 归妹

少阳

艮 贲 大畜 损 睽 履 中孚 渐

仲阴

离 旅 鼎 未济 蒙 涣 讼 同人

仲阳

坎 节 屯 既济 革 丰 明夷 师

孟阴

巽 小畜 家人 益 无妄 噬嗑 颐 蛊

孟阳

震 豫 解 恒 升 井 大过 随

太阴即母，太阳即父，少阴即少女，仲阴即中女，孟阴即长女，少阳即少男，仲阳即中男，孟阳即长男，将八纯分为八组，各组之次序，与《京氏易传》全同，惟京以乾为首，次为震坎艮，是为上卷，中卷首坤，次为巽离兑，《元包》拟《归


藏》，首坤而乾次之，反乎阴阳之序，故太阳太阴之后，不为孟阴孟阳，而为少阴少阳，仲次之，孟最后，此作者有意为之也。《归藏》首坤，为女性中心史影，《元包》有意反《周易》自然之序，而不知男女之有孟仲少，即在女性中心社会，亦无此相反之现象也。

每卦一辞，喜用僻字，《太玄》已开其端，司马光《潜虚》相沿不改，盖已成一种习惯矣。

举例如次：

坤下
 坤上

坤：流卉莫默，彖森圉匿，静而不躁，朴而不饰，群类育，庶物牲植，厥施惟熙，厥勋惟极。（彖音吟，圉音遁，音訛，牲音莘）

 震下 复 咍咍玄玄，雷虬龙旋，气蠢于莫，物萌于困（辰

音虬，困古渊字）

卦辞有传以释之，复传云：“咍咍玄玄微也，雷虬龙旋蛰也，气蠢于莫，阳之动也，物萌于困，芽之生也，昔王由是審造化，察盈虚，以候尔天和，以虞尔人事。”其辞合彖象传而一者也。先天后天之名称始见于此。

后天卦图（依《周易》卦序）

乾坤 颐大 坎离中孚 已上八卦飞伏四对。
 过 小过

泰否 随蛊 渐归 既济 未济 已上八卦飞伏升降皆对。
 妹

屯蒙 需讼 师比 小畜 同人 嗑噬
 大有 谦豫 临观 贲

无妄 遁 晋 家人
 剥复 大畜 咸恒 大壮明夷 睽 蹇解 损益 夬姤 萃升

困井 革鼎 震艮 丰旅 巽兑 误节 已上四十八卦，皆升降反对。

先天卦图（一）（依先天卦序）

乾坤	夬剥	大有 比	大壮 观	小畜 豫	需晋	大畜 萃	泰否	履谦
兑艮	睽蹇	归妹 渐	中孚 小过	节旅	损咸	临遁	同人 师	革蒙
离坎	丰涣	家人 解	既济 未济	贲困	明夷 讼	无妄 升	随蛊	噬嗑 井

颐

震巽 益恒 屯鼎 大过 复姤依前例，太阴太阳为一组，少阴少阳为一组，仲阴仲阳为一组，孟阴孟阳为一组，每一组相当之卦，编为一联，阳以天泽火雷风水山地为次序，阴反之，以地山水风雷火泽天为次序，天地相对，山泽相对，水火相对，风雷相对，即《说卦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风雷相薄，水火不相射，宋儒所谓先天卦位者也。回复三次，第一次以天错其上，第二次以天泽错其上，第三次以天泽火错其上，仍依原定之次序，至三次而尽。如乾为天，次为泽天夬火天大有，雷天大壮，风天小畜，水天需山天大畜，地天泰，八象已尽。于是回复第一次为天泽履，坤仿此，此为第一阶段。兑为泽，次为大泽睽，雷泽归妹，风泽中孚，水泽节，山泽损，地泽临，八象已尽。于是回复第二次，天火同人，泽火革，艮仿此，此为第二阶段。离为火，次为雷火丰，风火家人，水火既济，山火贲地火明夷，八象已尽。于是回复第三次，为天雷无妄，泽雷随，火雷噬嗑，坎仿此，此为第三阶段，每回复一次，下卦即为本卦之下一象，震为雷，次为风雷益，水雷屯，山雷颐，地雷复，巽仿此，至此已尽，是为第四阶段，而所成之三十二对，又各为旁通之卦。

再变则为下图（二）

晋 否 谦

坤复 剥颐 比屯 观益 豫震 噬嗑 萃随 无妄 明夷 艮贲

蹇 渐 小过 遁

既济 家人 丰 旅离 咸革 同人 师临 蒙损 坎节

涣 解 未济 蛊 巽 恒

中孚 归妹 睽 困兑 讼履 升泰 大畜 井需 小畜 大壮

鼎 大过

大有 夬 姤乾

又有二方图，为伏羲先天图，圆图内之方图所自出。

乾 夬 大有 大壮 小畜 需 大畜 泰

履 兑 睽 归妹 中孚 节 损 临

同人 革 离 丰 家人 既济 贲 明夷

无妄 随 噬嗑 震益 屯 颐 复

姤 大过 鼎 恒 巽 井 蛊 升

讼 困 未济 解 涣 坎 蒙 师

遁 咸 旅 小过 渐 蹇 艮 谦

否 萃 晋 豫 观 比 剥 坤

上先天方图，横数一卦变七卦，其本卦皆在下。

乾 履 同人 无妄 姤 讼 遁 否

夬 兑 革 随 大过 困 咸 萃

大有 睽 离 噬嗑 鼎 未济 旅 晋

大壮 归妹 丰 震 恒 解 小过 豫

小畜 中孚 家人 益 巽 涣 渐 观

需 节 既济 屯 井 坎 蹇 比

大畜 损 贲 颐 蛊 蒙 艮 剥

泰 临 明夷 复 升 师 谦 坤

又先天方图纵数，一卦变七卦，其本卦皆在上。

二图皆以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为次。

《元包》首坤，故（二）图必再变，其天地山泽水火风雷，

以两端相对配合，依前法，以顺一下之坤配倒一上之后，顺二下之剥，配倒二上之颐，顺三下之比，配倒三上之屯等等。上下交错以至乾姤而止，于此有一可诧异之事，即宋儒伏羲先天图，完全由此改换面目而成。自坤剥比观，顺数至大过姤，即伏羲先天图右半圆所列之卦序，自乾夬大有大壮逆数至颐复，即伏羲先天图左半圆所列之卦序，可知所谓伏羲先天图者，即由此盗窃而出，秘而不宣。伏羲先天图出于《元包》，《元包》之图，则由世卦三变而得之，是伏羲先天图直接出于《元包》，间接出于京房，为汉易之支流余裔，无足重轻而传者务神其说。《宋史·儒林传》：“穆修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陈搏，源流最远，其图书象数，变通之妙，秦汉以来，鲜有知者。”

《本义》原说：“伏羲四图，其说出于邵氏，盖邵氏得之李之方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长，伯长得之华山希夷先生陈搏图南者，以谓先天之学也。此图圆布者，乾尽午中，坤尽子中，离尽卯中，坎尽酉中，阳生于子中，极于午中，阴生于午中，极于子中，其阳在南，其阴在北，方布者乾始于西北，坤尽于东南，其阳在北，其阴在南，此二者阴阳对待之数，圆于外者为阳，方于中者为阴，圆者动而为天，方者静而为地者也。”《元包》之表，规而为图，有阴阳子午天地方圆动静之象，宋儒研易之心得，吾亦甚佩，然隐其来源，秘不示人，而谬托古帝王与穆罕默德之《古兰经》，托之神所启示，同一可嗤可鄙，一人之名，曰华山希夷先生，曰陈搏，曰图南，郑重出之，以增高其身价，元嵩为还俗之僧，与道士张宾同事武帝，故此图与河图洛书同在道士，为宋儒所窃。或谓伏羲先天图，由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导引而出（图已见前）比较观之，一一吻合，不知宋儒将《元包》之表制成伏羲先天图，再将此图横列，窥知其有自然相生之序，再制为六十四卦先天次序图，以掩其盗窃之迹，不可为其所欺。先天图见道

藏，六十四卦次序图不见道藏，当为陈搏辈所自作，而名其图为先天，天指乾，以坤为首，在乾之先，故曰先天，若如陈搏辈自作之图，以乾为首，不得名先天矣。《元包》有先天后天之名词，为宋儒所沿用，其证一。《元包》用京房世卦，而陈邵亦用京房六日七分之遗法，其证二。《说卦》天地定位四句，《本义》指此节为明光天之卦者，即《元包》所演之次序，其证三。方图以复次姤，为宋儒自作之次序，而圆图则以坤次复，显用《元包》之卦序，其证四。《元包》拟《归藏》故以坤为首，宋儒释《周易》义当首乾而黜坤，然而其方图以坤居首，而乾反居末，袭《元包》而未及改易，其证五。道藏先天图，明言出于《归藏》，而《元包》即拟《归藏》而作，其证六。《元包》有方图二，以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为序，宋儒颠倒之成方图，其证七。相辑《元包》序云：

“嵩益州人，明阴阳历算，陈邵之学，源流相同”，其证八。张行成《元包数总义》云：“相子云《太玄》其法本于易纬《卦气图》，卫先生《元包》其法合于《火珠林》，皆革其诬俗而归诸雅正者也。伏羲始作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四，是名先天，陈希夷所传先天图是也。其数有二，圆图者天也，自一阴一阳各六，变为三十二阴三十二阳者，运行数也，方图者地也，八卦纵横上下，一卦为主，各变七卦者，生物数也，《卦气图》以六十卦为主，一爻当一策，所谓乾坤之策三百六十，当期之日，其于繫辞，则《序卦》之义也。主于运行之用者，天而地之数，故为天地之大数也，《火珠林》以八卦为主，四阴对四阳，所谓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风雷相薄，水火不相射，其于繫辞，则《说卦》之义也。主于生物之用者地而物之数，故为人物之小数也。《卦气图》之用，出于孟喜章句，《火珠林》之用，祖于京房易，末流之弊，杂乱于星官历筭，其事失之诬，其辞失之因，故二君以书为法而归之雅正也。仆本为康节之学，患其难明，乃遍古书之言易者，而旁通之，粗识《元

包》之旨，不敢自私，辄具述之，以示同好。”然则伏羲先天图之袭《元包》张行成已畧知之矣。凡此所述，皆宋儒盗窃之确证，自宋以来，无人悉先天图之底蕴，以其转变过多，不易追寻，吾之所论，亦可喜之发现也。

己 潜虚

《潜虚》为司马光所作，分气，体，性，名，行，命六图，其言云：“万物皆祖于虚，生于气，气以成体，体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气与虚是宋儒同有之观念，非独司马光一人，周敦颐《通书·理性命》：“二气五行，化万物”张载《正蒙》：“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又云：“气块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易》所谓絪縕，庄子所谓生物以息相吹野马者与。”宋儒学术，受佛老之影响，谈理气，谈性命，为其特点，其拟《易》亦有此倾向，《潜虚》直接拟《太玄》，间接拟《易》其气图。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原委以水言，地二生火，天七成之，荧焱以火言，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本末以木言，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卅刃以金言，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基冢以土言，方位数字用《洛书》即用《太玄》以五行为气，亦非司马光一人，周敦颐《太极图》说云：“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光所谓虚，界于无极太极之间，《孟子》云：“夫志气之师也，气体之充也。”故气图之下有体图。

图为宝塔式，凡十层，一等象王，二等象公，三等象岳，四等象牧，五等象率，六等象侯，七等象卿，八等象大夫，九等象士，十等象庶人，率即师，仍用气图之五行错综构成十等，既非宋制，亦非周制，自唐虞以后，无一朝似此种组织，比之京

房分元士大夫三公诸侯天子及扬雄之方州部家皆不及之。

此为阶级社会之必然产物，故曰：“一以治万，少以制象，其惟纲纪乎！纲纪立而治其成矣。”然作者又有调和阶级之思想，故曰：“卿士一，大夫士二，士士三，庶人士四，位愈卑，士愈多，所以为顺也，士虽多，不及半，所以为正也，正顺莫坠之大谊也。”莫即天，坠即地，谊即义。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一与六皆为水，火木金土仿此，由一水至十土，命为十纯，仿八卦之名而命之，十纯既浹，其次降一，其次降二，其次降三，其次降四，最后五配而性备矣。以五性配五行，本为《洪范》旧法，子思、孟轲、司马光承用之。宋儒好言性，故有性图，然不足观也。依洛书之数，一六在北，二七在南，三八居东，四九居西，五十居中，混至昧十有一名在北，容至前十有一名在西，蠢至考十有一名在南，徙至乂十有一名在西，土布于五方，昭一土也处报德之维，郤庸妥三土也，处常阳之维，范一土也，处背阳之维，绩育声兴痛，五土也，处驪通之维，齐中土也，处大中之内，司马光谓：“人之生本于虚，虚然后形，形然后性，性然后动，动然后情，情然后事，事然后德，德然后家，家然后国，国然后政，政然后功，功然后业，业终则返于虚矣。故万物始于元，著于亥，存乎齐，消乎散，讫于余，五者形之运也，柔刚雍昧昭姓之分也，容言虑聆觐动之官也，繇济得罗耽情之沬也，肯却庸妥蠢，事之变也，切宜忧喆戛，德之涂也，特偶曜绩考，家之纲也，范徒醜樛林，国之纪也，裡準资宾战，政之务也，教义绩育声，功之具也，兴痛混造隆，业之著也。”

行图

川元

元始也，夜半日之始也，朔月之始也，冬至岁之始也，好学智之始也，力行道德之始也，任人治乱之始也。

川哀

哀聚也，气聚而物，宗族聚而家，圣贤聚而国。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变图

慎于举趾，差则千里，机止其始

初进而逡而俟其信而利用正

二人偶而繁兽猛而殖

三百毒之聚胜者为主惟物之蛊

四羽毛鳞介冬从其汇

五菟丝之焚附草绝根

六八音和鸣，神祇是听

上云还于山，水泮于渊

解图

慎于举趾差则远也

聚不可苟必进遂也

人偶而繁善以道群也

百毒之聚止害人也

羽毛鳞介聚以伦也

菟丝之焚不知固根也

八音之莫感人神也

云还水泮聚极必分也

各名由初至上，分之为七，以拟十二律旋相为宫，各以七变而乘之之义，元余齐三者，无初至上之数，司马光谓：“元余者物之始终，齐者中也，包斡万物，故无位。”作者之意，欲囊括万有，其力可谓勇矣，而终不能大有成就，则时代困之也。

命图

昧	雍	刚	柔	衰	
二	三	四	五	六	吉
四	二	六	四	四	臧
五	五	五	三	二	平
六	六	二	六	五	否
二	四	三	二	三	凶

依上图除元余齐三者无变不占外，皆列有表，昧以下从畧，初上者事之始终，亦不占，张敦实曰：“命者时之所遇也，吉凶臧否，虽惟时命所遇，然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以其祸福之未定，则稽疑之占，不可后也，兹所占者，至衰至散五十二，以二三四五六之变，观其吉凶臧否之所遇而决，阳则用其显，阴则用幽，然后可以观变而避就也。”潜虚之作，乃欲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矣。

庚 皇极经世

《皇极经世》为邵雍作，侧重象数，冶五行八卦于一炉，自出新意，拟《易》之书，此为最富，全书六十二篇，内元会运世三十四篇，横列甲子，起尧元年甲辰，终五代周显德九年己未，系岁纪事，以验天时人事之得失。十六篇以声音律吕，更迭唱和为图三千八百四十，以穷万物之数。

经世衍易图

太阳一	阳一	
太阴--		动一
少阳一	阴一	
少阴--		一动一静之间
少刚一	刚一	
少柔--		静一
太刚一		
太柔--柔--		

由先天次序演化而出，一动一静之间，先天之太极也，动静者先天之两仪也，阳阴刚柔先天之四象也，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少刚、少柔、太刚、太柔，先天之八卦也。然与《易》有最大之异点，《易》以天地与风雷山泽水火平列，《经世》则以天与地对立，《观物内篇》：“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矣，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一刚一柔交，而地之用尽矣，动之大者，谓之太阳，动之小者谓之少阳，静之大者谓之太阴，静之小者，谓之少阴，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少阴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体尽之矣。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金石火土交，而地之体尽矣。”天之象为日月星辰，地之象为水火土石，风并于火，雷并于石，山泽并于水土，其体系更简矣。三为太阳为日，非乾卦，三为太阴为月，非兑卦，三为少阳为星，非离卦，三为少阴为辰，非震卦，三为少刚为石，非巽卦，三为少柔为土，非坎卦，三为太刚为火，非艮卦，三为太柔为水，非坤卦，在天成象日也，在地成形火也，阳燧取火于日，日与火为一体，在天成象月也，在地成形水

也，方诸取水于月，月与水为一体，在天成象星也，在地成形石也，星陨落而为石，星与石为一体，在天成象辰也，在地成形土地，自日月星而外，高而苍苍者皆辰也，自水火石而外，广而敦厚者皆土也，辰与土为一体。

《观物内篇》：“日为暑，月为寒，星为昼，辰为夜，暑寒

尽夜交，而天地之变尽之矣，水为雨，火为风，土为露，石为雷，雨风雷露交而地之化尽之矣，暑变物之性，寒变物之情，昼变物之形，夜变物之体，性情形体交而动植之感尽之矣，雨化物之走，风化物之飞，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飞草木交而动植之应尽之矣。”其表如下：

目耳鼻口，皇帝王霸，气味色声，易书诗春秋，元会运世，岁月日時，一一配列，此一表中，牵强凑合者极多，

少刚		太阳	
气岁易	石雷术	目元皇	日暑性
少柔		太阴	
味月书	土露草	耳会帝	月寒情
太刚		少阳	
色日诗	火风飞	鼻运王	星尽形
太柔		少阴	
声时秋春	水雨走	口世霸	辰夜体

以星配昼，尤为反常现象，此表中之元运会世，为其所最注意，全部学说，皆植基于此揉合，三统术及汉儒之卦气值日而作，然三统术及儒易，以客观之事实为根据，邵雍则以主观之分析，比而强同之，宜其谬误甚多也。

尚有元之世，会之元，会之会，会之运，会之世，运之元，运之会，运之运，运之世，世之元，世之会，世之运，世之世，各四行，从略依元会运世之序，错综排列，可推想而得之，以六十四卦，每二十四气，自冬至起，每六气为一阶段，按十卦

经世掛一圖

元之運				元之會				元之元			
世之元	元之會	運之元	元之會	會之元	元之運	元之元	元之運	世之元	元之會	運之元	元之會
恒	井	巽	晉	泰	蹇	過	小	咸	夬	壯	大
立春				冬至				元之元			
世之會	元之運	運之會	元之運	會之元	元之運	元之元	元之運	世之會	元之運	運之會	元之運
蠱	農	升	觀	謙	蒙	渙	濟	未	履	睽	孚
大寒				元之元				元之元			
世之運	元之會	運之元	元之會	會之元	元之運	元之元	元之運	世之運	元之會	運之元	元之會
訟	屯	否	比	坤	艮	漸	旅	乾	有	大	畜
雨水				小寒				元之元			
世之世	元之運	運之世	元之運	會之元	元之運	元之元	元之運	世之世	元之運	運之世	元之運
益	革	豫	剝	會	師	坎	解	困	兌	妹	歸
元之元				元之元				元之元			
節				元之元				元之元			

十一卦，挨次排列一元象一年，十二会象十二月三百六十运象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世，象四千三百二十时，（十二时乘三百六十日）其数：世三十（三十年为一世）运三百六十，

会一万八百（三十乘三百六十）元十二万九千六百（十二乘一万八百）如世之世，以三十乘三十得九百，会之运以三百六十乘一万八百得三百八十八万八千，无穷尽之历史，定以公式以比其运会，决其治乱，然不能把握历史核心，何足重视，且历代进化，已为周知之事实，而《经世》则持退化之说《性理大全》邵伯温一元消长图如下：

用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之旧说，一阳初起，如复所表示者，历为子月一日夜半子时，临为丑月丑时，二阳已起，泰为寅月寅时，三阳已起，如此类推，至元之第六。会为乾，阳臻全盛，人之文明，以此时为最盛，唐尧即于此运之第三十运（合前计之第一百八十运）中之第九世（合前计之二千一百五十七世）行其圣王之治，至元之第七会为月午，阳极阴生为姤，政治从此衰落，永不如前，至十二运即月亥之末，而天地毁灭，再有一新世界。其说之不合理，以现代学术衡之，无一辨之价值，且元之元之元之元为冬至，冬至之特点，即在一阳初复，日影明确可验，不用六日七分旧法，舍复用泰，又可名为冬至节耶，泰之后继以损与大畜有何意义，夫既不名三为乾，而名为日，不名三为坤，而名为水，不名三为离而名为星，不名三为兑而为月，不名三为巽，而名为石，不名三为坎，而名为土，不名三为艮，而名为火，不名三为震，而名为辰，则䷗已非复，䷒已非临，䷊已非泰，䷡已非大壮，䷌已非夬，䷀已非乾，姤遁否观剥坤亦然，沿用十二辟卦之旧义，不可通矣，况其所定多穿凿傅会耶？

邵雍又将上图展开，日月星辰四象为声，水火土石四象为音，日日声即元之元，日之日也，日月声，即元之会，日之月也，日星声，即元之运，日之星也，日辰声，即元之世，日之辰

元											日甲
月子一星三十辰三百六十	月丑二星六十辰七百二十	月寅三星九十辰一千八十	月卯四星一百二十辰四千	月辰五星一百五十辰一千八百	月巳六星一百八十辰二千一百	月午七星二百一十辰二千五百	月未八星二百四十辰二千八百	月申九星二百七十辰三千二百	月酉十星三百辰三千六百	月戌十一星三百三十辰三千九百	月亥十二星三百六十辰四千三百
会	运	世									
年一万八百	年二万一千六百	年三万二千	年四万三千二百	年五万四千	年六万四千八百	年七万五千六百	年八万六千四百	年九万七千二百	年一十万八千	年十一万八千	年十二万九千
复	临	泰	大壮	夬	乾	姤	遁	否	观	剥	坤
	开物星之已七十六			唐尧始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二千一百五十七	夏殷周秦两汉两晋三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宋					闭物星之戊三百一十五	

也，其数：日一，月二，星三，辰四，石五，土六，火七，水八，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日日声日数一，为一一乾，会之元，为水火音，火七水八，七艮八坤则为剥，横书之字，以否遁讼姤四卦，而错综之，乾一坤

八，则为否，乾一艮七则为遁，乾一坎六则为讼，乾一巽五则为姤，其数横加而得，其字亦横书之，元之会以下从略。

又以天地四象图观之，则元配太阳，会配太阴，运配少阳，世配少阴，是为天之四象，而地之四象，配少刚者有岁，配少柔者有月，配太刚者有日，配太柔者有时，故又有阴图以补足之。

经世既济阳图

元之元

元之元 和 泰	水 水音八 八坤	日日声一一乾	元之会 和 贲 损	火 火音八 七谦	日日声一一乾	元之运 和 泰 大畜	水 土音八 六师	日日声一一乾	元之世 和 巽 节	水 石音八 五升	日日声一一乾
会之元 遁 和 需	火 水音七 八剥	日日声一一乾	会之会 和 贲 中孚	火 火音七 七艮	日日声一一乾	会之运 和 泰 小畜	火 土音七 六蒙	日日声一一乾	会之世 和 巽 归妹	火 石音七 五蛊	日日声一一乾
运之元 和 泰 大壮	土 水音六 八比	日日声一一乾	运之会 和 泰 睽 睽	土 火音六 七蹇	日日声一一乾	运之运 和 泰 大有	土 土音六 六坎	日日声一一乾	运之世 和 巽 兑	土 石音六 五井	日日声一一乾
世之元 和 泰 夬	石 水音五 八观	日日声一一乾	世之会 和 巽 履	石 火音五 七渐	日日声一一乾	世之运 和 泰 乾	石 土音五 六涣	日日声一一乾	世之世 和 巽 困	石 石音五 五巽	日日声一一乾

经世既济阴图

岁 之 岁											
岁之时 剥	月辰声八五无妄	水水音一一坤	岁之月 睽 夷 观	日星声八六同人	水水音一一坤	岁之月 睽 晋	日月声八七履	水水音一一坤	岁之月 睽 否	日日声八八乾	水水音一一坤
月之时 谦	月星声七五随	水水音一一坤	月之日 睽 蹇	月星声七六革	水水音一一坤	月之月 睽 小过	日月声七七兑	水水音一一坤	月之岁 睽 咸	月日声七八夬	水水音一一坤
日之时 坤	星辰声六五噬嗑	水水音一一坤	月之月 睽 比	星星声六六离	水水音一一坤	日之月 睽 豫	日月声六七睽	水水音一一坤	日之岁 睽 萃	星日声六八大有	水水音一一坤
时之时 贲	辰辰声五五震	水水音一一坤	时之月 睽 艮	辰星声五六丰	水水音一一坤	时之月 睽 渐	辰月声五七归妹	水水音一一坤	时之岁 睽 旅	辰日声五八大壮	水水音一一坤

水一火二土三石四辰五星六月七日八，坤一艮二坎三巽四震五离六兑七乾八，次序与前相反，数目分配之法则同前，岁之月以下从略，上图录《宋儒学案》黄宗羲未见《经世》全书，四库钞本，以《观物篇》四起，亦不全，惟《道藏·洞玄部》有全本，下文所录为王植《皇极经世书解》。

以元经会二

日甲一

月子一

星甲一

泰損

辰子一初年至三十年一世也

辰丑二三十一年至六十年二世也

辰寅三六十一年至九十年三世也

辰卯四九十一年至百二十年四世也

辰辰百二十一年至百五十年五世也

辰巳百五十一年至百八十年六世也

辰午百八十一年至二百一十年七世也

辰未二百一十一年至二百四十年八世也

辰申二百四十一年至百七十年九世也

辰酉二百七十一年至三百十年十世也

辰戌三百有一年至三百三十年十一世也

辰亥三百三十一年至三百六十年十二世也

日甲一，一即一元，月子一，一即一会，星甲一，一即一运，辰子一，一即一世，元与运取十干会与世取十二支，此为一元之端，四象之首，干支之始，太一之初，历元所自起，而皇极四象所由肇也。

星乙二 損

辰子十三三百六十一年至三百九十年十三世也

辰亥二十四六百九十一年至七百二十年二十四世也

甲乙者第二运也，第一运为混沌之先，第二运为天地未开月子一，星甲一，当元之元之元之元为

泰卦，此当元之元之会之元为损卦

星丙三 大畜

辰子二十五七百二十一年至七百五十年二十五世也

辰亥三十六入元一千五十一年至一千八十年三十六世也

星丁四

大畜节一 会中之茅四运

辰子三十七至

辰亥四十八入元至此四十八世一千四百四十年

星戊五 节

辰子四十九至

星己六 需

辰子六十一至

辰亥七十二入元至此七十二世二千一百六十年

星庚七 需中孚

日甲一

月己一

星甲二十一 乾困

辰子二百四十一至

星癸三十 过涣

辰亥三百六十入元至此三百六十世，一万八百年，

一 会已满，犹是天地未开之时也

以经会元六

日甲一 月己六

星癸一百八十 同人 辰子一千八百一至

星甲一百五十一 巽 至茅三甲之

辰申二千一百五十七 唐尧二十

开物之后，人极既立，至是一千四百三十七世，其遽古无传者，四万三千一百一十一年，中史所传洪荒时代也，以《经运世一》云：“尧初年直会之世之世之世同人，”尧甲辰年即位，

甲子二十一年，经世之申二千一百五十七自历元至此，六万四千六百八十年矣。

此表为经世正规推算法，邵伯温以十二辟卦推算，虽简而不易明瞭。

经世所用皆伏羲先天图，圆图论主皇帝王霸之治迹，方图论主飞禽草木之生息，元会运世，用三百六十数，行乎十干十二支，藏闰以通运行，乾坤主之，律吕声音，用三百八十四爻行乎十声十二音，显闰以表万物，坎离主之，盖运行者天也，圆图也，生物者地也，方图也，其用三百六十为岁闰，三百八十为显闰，虽有不同，归于挂一图则同。

下列《经世声音图》即用律吕声音，主飞禽草木之生息者。

五声	四声					三声					二声					一声					正声
衰	妻	○	牛	毛	刁	君	臣	元	干	兄	丁	光	良	回	开	禾	多	日	平		
○	子	○	斗	宝	早	允	引	大	典	永	井	广	两	每	宁	火	可	月	上		
帅	四	○	奏	报	孝	巽	艮	半	旦	莹	互	况	向	退	爱	化	个	星	去		
骨	日	玉	六	霍	岳	○	○	○	○	○	○	○	○	○	○	入	舌	辰	入		
月	辰	星	月	日	辰	星	月	日	辰	星	月	日	辰	星	月	日					
翕	辟	翕	辟	翕	辟	翕	辟	翕	辟	翕	辟	翕	辟	翕	辟	翕	辟				

正音		音一		音二		音三		音四		音五									
开	水	古	□	坤	□	黑	黄	五	吾	安	□	母	目	夫	父	武	文	卜	步
发	火	甲	□	巧	□	花	华	瓦	牙	亚	爻	马	几	法	凡	晚	万	百	白
收	土	九	近	丘	乾	香	雄	仰	月	乙	王	美	眉	□	□	□	□	丙	苜
闭	石	癸	揆	弃	蚌	血	贤	□	尧	一	寅	米	民	飞	吠	尾	未	必	鼻
		水	火	土	石	水	火	土	石	水	火	土	石	水	火	土	石	水	火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是乙声，属第二图，曰日日声之乙也，以至丙丁至庚皆十干之序，其下三图点者，辛任癸之位，无声无字者也。日日声也者，即多良至心七等之声也，下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者，十二位音图之音也，是谓平声辟音者，以天声唱地音，其声皆是平，其音皆是辟也，平声辟音一千六十四者，声有七、音有一百五十二，以七偶一百五十二，即一千六十四之数也。水水音开清者，《皇极》以六律六吕十二音分属坤艮坎巽，坤艮坎巽为水土火石，此古黑以下九音属之坤，《皇极》坤为水，故曰水水音，而音又分开发收闭而有清浊焉。凡音之开口而成，成而清者，属坤也，古黑安夫卜东乃走思者，十二音之中，属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之位，如古是开音，属第一图，曰水水音之寅也。黑属第二图，曰水水音之卯也。其下以次分十二支，若下三分点者，亥子丑之位，无音无字也，水水音也者，即古黑安夫卜东乃走思九等之音也。上和天之用声，一百一十二者，七图中之有声者也。是谓辟音清声者以地音和天声，其音皆辟其声则清也，开音清声一千八百者音有九，声有一百一十二，以九音和一百一十二声，是一千有八也。

四百 黄宗羲曰：“《皇极》之数，一元十二会，为三百六十运，一运十二世，为三百六十年，一世三十年，为三百六十月，一年十二月，为三百六十日，一月三十日，为三百六十时，一日十二时，为三百六十分，一时三十分，为三百六十秒，盖自大以至于小，总不出十二与三十之反覆相乘而已。以挂一图之二百五十六卦，分配凡一运一世一年一月一日一时，各得四爻，其为三百六十者，尽二百四十卦，余十六卦，分于二十四气，亦每气得四爻，以寓闰法于其间，不论运世年月日时，皆有闰也。然推求其说，多有可疑，夫自一年成数言之，为三百六十日，自十二月言之，为三百五十四日，自二十四气言之，为三百六十五日三时，自闰岁言之，为三百八十四日，今以康节之术，案之于历，辰法三百六十，日

法四千三百二十，月法十二万九千六百，岁法一百五十五万二千二百，世法四千六百六十五万六千，运法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三千，会法一百六十七亿九千六百十六万，元法二千一百五十五万三千三百九十二万，皆成数也。在月为三十日，于朔策强二千一百六十，于气策弱一千八百九十，在一年为三百六十日，于岁实弱二万二千六百八十，于十二朔实强二万五千九百六十，既不可施之历矣，乃于二气相接之际，各增一日以为闰，以准一年三百八十四之数，可谓巧矣。然三百八十四日者，有闰之岁也，闰虽每岁有之，亦必积之三岁两岁，而后满于朔实，故有三百八十四日之岁，若一岁之闰策，只四万八千六百，今概之三百八十四日，是岁有闰月也，岂可通乎？且所谓闰者，凡于年月日时者也。就加其说，增此四爻，亦当增于三百六十之中，徒增之于卦，其为三百六十日如故，是有闰之名，无闰之实矣，是故运世岁无闰，而日月时有闰，六者不可一例，一年之日，三百五十四，以闰准之，则少六日，一月之时，三百五十四，以世准之，则少六时，康节必欲以十二与三十整齐之，其奇零岂可抹杀乎？如以康节之数而立法，岁实一百五十七万七千八百八十，朔策一十二万七千四百四十，气策六万五千七百四十五，闰法四万八千八百，由此推而上之，为元会运世，庶可通耳。康节之为此书，其意总括古今之历学，尽归于《易》，奈《易》之于历，本不相通，硬相牵合，所以其说愈烦，其法愈巧，终成一部鹘突历书而不可用也。”黄氏之辨驳允矣，而其言未尽以历合《易》，《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之言，已有之，不始于邵雍，《易》与历不独相通，而且《易》出于历，《释卦》已有证明，邵雍动机，源于汉儒卦气直日，不注意天象无整数，是其一失，此亦术数家之不得已，其术溯天地未剖判以前，源于三统术，三统术依《周髀算经》以十九年为一章，余分俱尽，凡十七章五百一十三年，日月俱在周道之交，会于冬至，命为一会，然不必同在是日子时，又推而上之，积三会

一千五三十九年，日月交会，同在子时，命为一统，然不必同在甲子，又上推之，积三统，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同会于甲子日，甲子时，是为一元。邵雍之元会运世，显係倣三统术，而改统为会，改会为运，加世为三十年，便于以十二乘三百而得三百六十，历元常上溯至若干千年，若干万年，邵雍又由此启示，而朔至未剖评判以前，亦自然之势，其包括皇帝王霸飞走草木则更暗仿騞衍，《史记·孟荀列传》：“騞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迁怪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年，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上至黄帝学者所共闻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礼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窃国不可考而原也。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各符应若兹然要其归必止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衍上推黄帝，雍上推至尧，衍序今以上，雍终宋以上，衍用五德转移，上推下推可以无穷，雍用六十四卦，上推下推，亦可无穷，皆陈其治各有宜符应若兹，其归皆止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然闳大不经，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则雍虽提及飞走草木，如何验？如何推而大之，雍不如衍，而衍为创造，雍为摹仿，雍更非衍匹也。

附

周易新释（即《周易研究》）原目录

释易

易有六义

甲 易为官名

易即覡、覡为父权时代产物、以易为覡之古义。

乙 易为国名

有易即有狄有郃、周人居狄、狄亦即覡、廋为有易属地

丙 易即龙

龙与筮之关系、以文字学证、以历史证、螭为龙之通名、以人类学证、以地质学证、今之龙形为幻说。

丁 周以易为图腾

图腾制度、周以龙为图腾、图腾为伏羲、伏羲以龙纪官、姬昌为苍帝子、图腾又为后稷、龙可畜可食。

戊 日月为易

伏羲画象中日月轮、金乌蟾蜍、兔与桂、乌兔为休咎之征、姮娥介子推之传说、三足鸟为日班、捣药种子、秘社秘官、珠灵卡、禁社龙忌。

己 简易不易变易

三义由测日而得。

庚 结论

三义互相关连、祖宗灵魂、图腾禁物。

释卦

八卦背景为天文历象。

甲 卦为方局形

卦今作罍或作棋、灵棋经为帝台之棋、祭坛为八卦形、各方有祭、然亦无固定方位。

乙 卦易音近

圭易为韵、卦读同叶。

丙 土圭为立卦之始

圭亦读叶、土圭测日、圭尺有五寸、坎血埋玉、沉玉于河、日出入之方位、八卦象月魄、四维已定、八卦相望。

丁 八神将

八方之卦各有一神、四时配八卦、八神之名、八神之关系、冬至为岁首夜半。

戊 文王周公测景台

登封有周公测影台、鄠县有文王测影台、圭卦记土圭测日、为朔、各国历法不统一、灵台相女、观测地点不同、其数亦异。

己 历法

筮法出于日策、地上观察、一年之确定、一月之确定、易与历综合演算、阴历之前必用阳历。

庚 卦位

八方之卦、五方之兆、中位、刘歆故为率合。

辛 全面观察

易传、十二辟卦、消息汉易。

释九六

甲 先决问题

类万物之情、阴阳为天地万物共同点、性器官厌胜。

乙 周初生殖崇拜情形

大比赤阴是始为国、产户不拆裂。

丙 九六二字形声义

九即尻即男阴、九读几、六从入，入即女阴、六读琢。

丁 像爻辞易本身之证

天地姻媾、男女构精、乾坤二物、玄牝之门。

戊 字形之特构

龙凤二字、牝牡土土示诸字、表性器官可顺可倒、且宗祝诸字、实物表象。

己 崇拜时之典礼

祈年丰，以柱血为代表、灌满供花、立少女为尸、布八卦形、祭宾时值羽击鼓。

庚 一般之生殖崇拜

欢喜佛、淫风之害、复杂表象、修正生殖崇拜思想成为哲学、夫妇之愚可以与知、易与礼证据最多、老子哲学。

释无

无为易独有之字。

甲 儒为求雨之巫

儒出于需、儒与需皆读儒、需加人为儒、需为求雨、别制雩字、雩用辛日。

乙 舞雩为无

无为舞时屈一足、天与大均象人形、屈一足象商羊舞、禹步、舞雩有舞、雩祭祷词。

丙 无咎

无咎义甚复杂、卜辞作亡、孳乳作森、咎与血同、咎又同皐、咎又通晷、无咎卜辞作亡咎、无它无恙、无咎与

无囚同意。

丁 雩祭与生殖崇拜

祖封对举、四大祭宾、驰祖、祖为行神、祖为雩祭、社祭尸女、云梦生殖神、桑林祷社、溱洧修禊、熏火涂血、秉荀求子、歌嘘求雨

戊 求雨止雨

一年分五季、夫妇偶处、亥子为水曰、五祀报功、丹书告神、牲血涂祭、驱旱魃席为神所止、击鼓止雨、止雨祭女娲、辰戌丑未为土日、鸣鼓朱丝以协之。

己 水旱丰穰休咎之征

以异物出现为休咎之征、旱之咎征、水之咎征、穰之休征、各种图腾、历书月占。

庚 精气为物

无通于元、精气之气作炁、太极元气含三为一。

释八卦

八卦有崇拜生殖、崇拜龙神、土圭测日之三象、通于一万事毕。

甲 三画成卦

三才之象征、三与九六关系密切、三之各种表现、可解不可解之间一种解释、三代表宇宙、完成和统理万物之势力、三为神数、三有驱恶避邪之魔力、三用精神分析解释、三是男器官象征、三为男阴之征、宗教仪式用三之证、易中三字皆为略数。

乙 卦象

八卦之风、五行先于八卦、希腊古代哲学、印度古代哲学、地水火风时空、五行为五种原质、五行分配卦位、八卦为八祭之代表、八象不一致、祀典较为物质、卦象

以阴阳为解释、祀典形成于生活有密切关系、农业阶段感到自然力伟大、山岳是农业经济动力、泰山似乎受太阳指挥控制、龙与水旱有密切关系、龟为游牧生活子遗、身祷为一种仪式、火为雷电、泽无特祭。

丙 文字起源说

八卦非字以说文证、以钟鼎文证、以甲骨文证、卦爻辞为语彙、八卦非楔形文、八卦为书契、美洲土人记数之符与八卦相似。

释彖象

甲 两种提示

彖象当为动物、崇拜生殖器傍有兽神。

乙 豨神为象

彖为豕走悦、彖与豕为一体、豨豨求牡、封豨为神兽、封豨三种转化、封豨居桑林、太任感彖神、封豨为血旁之神、彖神之图、中空求牡、腰祭求子、四时索祭、一索再索三索、邠从二豕、二希类于上帝、豨神即女娲、豕与婚媾有关、豨韦氏。

丙 象舞为象

象神之图、为尸之代表、爻辞即周公易象、周公伐商逐象、作象舞以彰其功、悬法于象魏、魏阙塑二象为象魏、象魏可藏、赤冀作血、阙中有卦形、索祭于象魏有关、为字从象、二象相对、祀象神庙、象耕仁与夷古文同作尽夷主、相人即象八、老子彖象二神之义、宾相相辞、灵台相女、相为节舞之乐器。

丁 彖象后起之义

彖为一卦之总题、彖为物象、彖口为断、彖象演变之比较、综合考察。

天文哲学与政治。

释六十四卦（上）

释六十四卦（下）

《易传》与孔门教学法

《周易》符号应用之展开（上）

甲 系辞传

太极与星云说无大异，轻清为天，重浊为地，与地质之说合。天堂冥府观念之由来，天道曰圆，地道曰方，社会意识反映，天象四时之吉凶，男女受胎之分别，设卦以观天象，易全部为动的哲学，变化进退由于测日，死生之义由月魄引申，终始之义，由四时引申，精气为物之一例。神之鼓万物无常，方易之应变化无定体，一事一物各有条理综合观之谓之道，一阴一阳之谓道有科学根据。专真翁辟所得之启示，六十四公式，举例明变化之道，五音六律七变，大衍象太极两仪四时闰月期年及三光，易出于土圭测日无疑，应上公为道神。就算式中寻哲理，圆径一而开三，方，径一而取四，仍出土圭，圣人与民吉凶有同有异，太极为有极而最高，北辰为太极，两仪为日月仪测日之仪为臬，测月之仪为恒，苍龙、朱雀白虎玄武为四象，八卦象日月精及月魄生死。质能互变，无极能生太极，易为一般之公式，鼓舞尽精神之感通，对待消灭则无运动，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象之而已，非比之也。德为个性，器用发明由经验逐渐改良，不得用倒卦，互卦倒卦不足又用卦变，又用旁通。吴澄以一手掩盖天下目，二气交合通为太和。文王保身之道，互卦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

乙 象传

补释卦象，象传释本义，初潜上亢与质量变化法则同意，

得位有时亦动。上卦五为中，上爻对下爻为乘，阳爻在五得中得正，上与三应，二与五应，五失位而动，下卦二为中，阴爻在三失位后，以阳爻在五得位，六二得位得中，下爻对上爻为承，得应则行，阴爻在四得位上，以初六阴居阳位失道，大人以初九九四阳爻不应，六二得中得正。阳爻在四失位，初与四应，两爻相邻为接，同极相斥，异极相引，卦象定其大略，一字一句于卦象求解释则凿矣。

丙 彖传

彖传释引申义，乾元犹阳气，坤无为精血，就宇宙言之曰元，就条理言之曰道。星云以前全为气质、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即所谓元也。宇宙哲学，阴阳之义由云雨而来，大明为深远无际之光明，时空统一，爰止义和爰息六螭，乘天地之正取六气之辨、儒者和谐宇宙观，儒家人生观即其宇宙观，坤元仅示其特性，非于元之外别有独立之坤元。地之厚就穷，无疆可谓之有限而无边。震雷坎险，坎险艮止，二五相应且刚中，坎陷五为天位得中得正，乾刚，坤顺，阴阳相应。兑说，九五得中得正，阳大阴小，阳君子阴小人，离文明，雷动，艮乾道巽坤道，离电，离丽，兑女艮男，初应四二应五三应上，离明，坤柔顺，兑泽，巽木，上爻乘下爻，坎水，坎水离火。

丁 文言

文言释乾坤二卦，文言四三字后加，元亨利贞非四德，讲习问答之体与公羊相似，又释乾卦一次非一人所作。

戊 说卦

说卦后出杂陈，卦象多易中所无，帝出乎震，主宰万物之帝顺天左行，二十四气之运行，神之本义由雷电而来，与十二肖相同，受印度影响，与十干相类，太卜随事指断汇录而存之。

己 序卦

序卦后出，不通之句仿佛做八股搭题，次序由卦画卦义而定，各卦以反对为序、反复不衰之卦则用旁通、不论各卦之序，而论各联之序，卦义一目了然。序卦之义惮联而下，未说明进化，对立统一直无话可说，易无进化观念。

庚 杂卦

杂卦后出，所释各卦皆取反对，大过取八卦有错简，末尾不伦不类。

周易符号应用之展开（中）

甲 汉派

一、四易，人鬼不宜分而为二以配八卦、亦自然之趋势。四易于汉宋两派关系甚大。

二、纳甲，纳甲象月魄之生死为了解八卦最基本之事，有光以阳爻表之，无光以阴爻表之，五行配八卦，参同契，一卦有亲，纳音。

三、飞伏世应、行星飞伏留退、观天地而知阴阳之情，非土圭测日不能解释六宗庙之规定不可阙、京氏易传各卦讹夺可用类推之法一一辨正。

四、卦变，以十二辟卦为主，卦爻阴阳不外六种形式，剥复夬姤阴阳初不能生。

五、女变，阴阳爻位不当则变，贞与之正无涉。

六、互卦，互为同功，京易有互卦。

七、旁通，反复不衰之卦，无可倒则用旁通，京易有旁通。

八、六日七分，便于日用又不昧土圭测日之源，合为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雷声特为注意。

九、爻辰，顺行逆行共值一年，贞行本于京氏易泰否为特例，文王演易时特别注意，嫁娶周堂，离骚用爻辰。

乙 宋派

宋易于象数之中，出图书一派。

一、河图 河图由道藏来，河图出于卦位又因帝出乎震而制为太一下行九宫之法，九宫贵神，阴历每月有九宫图

二、洛书，洛书自太玄来，削去小字售其欺世之技，朱熹知之而大言欺人，河洛互易，其伪显然。

三、道藏河洛之来源，周易明堂《抱卜子》有道藏目录，洛书与管子幼官图同，神治人治，祖庙壁画，洛书出于洪范能证实。

“九雉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载之，此谓上皇。”注“九洛即九畴，禹时洛出之书”。则此数称为洛书，于古尤为有据，邵雍刘牧河洛互易，其故即在于此，然洛书所谓一与六为宗者，一加五为六，六减五为一，四九、二七、三八皆同此意，然此可云五位相得，而与所谓四正四维，合于十五者，则又不合，故知河洛为易之别派，而非易之正统，故汉儒易注皆不提及，各史《艺文志》、《经典志》不载其文，惟《道藏》有别传，《抱朴子·遐览篇》有《三皇内爻天地人三卷》、《玄文上中下》三卷，等五百余卷，其目甚多，而皆称为道书，此为《道藏》目录之最古者，而其中有《九宫》五卷，则知《道藏》远有所受，而非凿空杜撰，然若指此为真正之古代河图洛书，尚差一间。

丙 伏羲先天图

河出图，洛出书，见于繫辞，然而汉儒易注，未尝有图，伏羲先天图尤无据，而突出于宋堂古代极为重要，宗教与政治皆于此举行，吾在《经子探原》已详细证明，《汉书·艺文志》有《周易明堂》三十六卷，《明堂阴阳》三十三篇，《明堂阴阳

说》五卷，《易》与明堂有密切关系，《易》为儒家最要之典籍，明堂为儒家最重之教堂，两者有密切关系，亦极自然。

《五行大义》引《黄帝九宫经》云：

太一之始，始于坎宫。

太一在坎宫。

可知八卦与九宫相配，其来已久，《子华子·大道篇》“五居中宫，以制万物”，是以“二与四抱九而上跻也，六与八蹈一而下沉也，戴九而履一，据三而持七，五居中宫，数之所由生，一纵一横，数之所由成。”即是上文之河图。《系辞传》“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言与此合，然不言即河图。《庄子·天运》“天有六极五常，帝皇顺之则治，逆之则凶。”

伏羲先天图，先天图自元包来，伏羲六十四卦元包展开，元包拟归藏，故有先天后天之说，胡渭疑为道家丹鼎之图，坠其术，来源朱熹不知。卦位，伏羲卦位无处安插，道藏文王卦位注明九宫，文王卦位有地理根据，八卦司化图堪舆家之罗盘用之，宋儒完全以唯心观点解易。

《周易》符号应用之展开（下）

汉后拟易甚多

一、灵棋经，拟易之书灵棋经最善，灵棋即灵卦，上为天中为人下为地，象曰即籤中之断曰，与《史记·龟策列传》合，卦名繇词密切配合。

二、易林用左传之卦法，以卦值日与京房不同，易林非假托

三、太玄集五行及一切术数之大成，方州部家即当时社会组织，道藏洛书由此出。

四、洞极真经，仿易仿太玄，天生地育人资，与易与太玄粗犯。

五、元包，太玄为孟喜一派，元包为京房一派，元包拟归

